



譯者的話

在號稱社交公開而實際並未公開的現社會，男女間往往發生一種熱視無視的怪現象：人盡可妻和人盡可夫。一個男人看見一個女人，不問其是否爲己心所真切愛慕，都可以向伊求婚；若有第三人插足其間，那他便格外興奮，非把對方弄到手不可。女人亦然；而且還要加上「被動」的特點。記得中學時代，有一個同學簡直說過這樣的一句話：「誰如果跪着向我求婚，我是一定答應他的。」這話雖未免太幼稚些，但是這樣的弱女子，中國社會實在有的是。即以我的狹隘的相識圈而論，類乎此的人也不知要佔到多少百分比。伊們並非沒有學識和見地，箇性有的也很強，無如到頭來却都做了那些並不頂愛伊們的男人的管家婆。

賣買婚姻尚且有很和諧的；茫然的結合，當然不至於全以悲劇收場。不過比起應有的來是差遠了，而且什九不幸。我認識一位留美的女士，伊每天總得收到未婚夫兩三封快信，生日和耶誕，成包的名貴禮物，更是無庸說起。可是結婚不上三年，那位熱情的先生，居然把伊拳打脚跌了；牛馬幹的勞役，也重重地開始壓到伊的身上。又有一位留俄的女士，和學校裏的一位同胞教授結合。女士起初對他並不十分洽意，但因後者非常殷勤，終于允許同居了。不料那教授一返國門，榮任京官之後，便將其拋到九霄雲外，鄙而不理。

這兩件事實中的女方，固然身心皆蒙痛苦，然而男方，也不見得全部愉快；清夜的悔恨，足爲其往後生命的利刺。

愛的結合，原爲人生樂趣的源泉，也是一種推進人類向前奮鬥的動力。不幸的結合，不單影響個人的幸福，並且足礙整個社會的前進。當我每次聽到此類事件的時候，常有一種莫可名狀的衝動——一種強烈的願望想把此中的因果果盡情暴露，爲來者鑒，而拯青年於生命力的浪費；但是終究因爲筆下的無能而作罷。不久以前看到夏拉特勃雷姆（Charlotte M. Bræmè）著的 *At The Eleventh Hour* 一書，其中敘述，多爲我想說而不能說的，於是我便動筆直譯，以償宿願。

依照原文，本書應名爲「最後五分鐘」；但按諸內容，實以假童男爲更適切，故特改用今名。這是我向著者道歉的一點。此外尚須附帶聲明的，就是本書原有六十一章，現在僅五十八章，計共刪去三章（五八、五九、六十章）。原因是這兩章全係羅拿德的申，把全述書的事實重複說了一遍，徒招讀者的倦意，倒不如把它們刪了。

所非

二五、三、五。

假 童 男

第一章

「做喜樂人與聰敏人爲上；

做誠實人與真心人爲上；

在你未結新愛以前，

甯可脫離舊人爲上。」

一種婉麗清脆的聲音唱着，每一音符的柔美，像似枝頭好鳥在日光下啼唱一般。

約翰潭牧師說道：「我頂疼的克立縛，你想那種調兒配一個傳道師的女兒唱的麼？」

「我想呀？咳，爹爹，我想傳道師的女兒不能唱比它更好的調兒了，這裏全是老實話，並且還包含着優美的道德。那裏去找比它更好的呢？」

約翰潭牧師嚴肅地搖搖他的頭。



「克立綽，瓦次博士做的讚美詩很不差呢。」

女郎道：「我親愛的父親，你去歌詠吧，我倒贊成摩爾的。」

善良的牧師，至此態度益形嚴肅。

「我的乖兒，我早就告訴你母親，給你取克立綽這樣的名字，終不會有好結果的。」

「爸爸，那麼伊和你同意麼？」女郎接着說。

嚴肅的回答是：「說也不幸，伊並不和我同意，否則你早已取了有意識的名字，像愛斯特，黛巴拉等。至於我，我總覺得給一個基督徒的孩子取克立綽的名字，是罪過的。」

此時，最優柔的微笑，流露於女郎的唇緣。

「父親，你既然不喜歡這個名字，那麼爲什麼要給我取上呢？」

牧師先生清瘦的面龐，頓時紅漲起來

「我告訴你，乖兒，這事是這樣的——你母親素來很羅曼，伊還有一種「爲所欲爲」的脾氣。」說話時的語氣，完全是克立綽所慣聽的那種溫和的語氣。「伊知道全球的名畫和名像。伊時常談到那個著名的克立綽女像——伊有一個那像的模型——還有，當你睡在搖籃裏

的時候，伊總說你有和那遠近聞名的克立綽同樣的頭形，同樣的眉毛，同樣的面盤，因而要你取同樣的名字。我聽了幾乎着起慍來，怕監督會聽到這件事情，也許會停我的職；但是已婚的男子，總該了解我之所以屈服的隱衷。你知道法國有句諺語，叫做「婦女所欲者，天亦欲之。」不過在我一方面，總覺得你畢生的小過，必將歸咎於你的名字；別的也沒有什麼。

「你當真相信一個人的名字會影響他的一生麼？」伊很嚴肅地問。

「我以為是那樣的。我往往幻想，自然而然地，以為無論那一個姑娘或婦人，祇要聽見別人在一小時內叫伊二十次黛巴拉；伊少不得變為一個沉着，幽靜，和敬畏上帝的女子；因為聲音之影響人類，實和眼見一般的厲害。孩子，據我看來，這意思已經說明了你一切的特質；你在每五分鐘內聽見克立綽的名字——它連帶着詩詞，藝術，與羅曼——無怪你的觀念和你的思想，都被它上了顏色。」

「父親，這倒是些新奇的思想——你倒可去請求一種專利。假如這些果然有點道理的話，那我願意普天下的女子都命名為最優美的凱特。爸爸，那邊從草地裏走過來的是誰？太陽

照到我的眼裏，我看不清楚了。」

牧師抬頭一望，旋說道：「那是羅拿德諾爾曼呀。」克立梯轉過身來，做着頂動人的些微不耐煩的手勢，又說道：

「父親，從菩提樹那邊過來的是誰？」

牧師想看得清楚一點，把身子向前微斜，答道：「那是克拉武諾哀。」在這當兒，女郎的臉上，隨即泛起一陣玫瑰般的紅雲。「老是湊在一塊兒來的——我相信他們一定是互相監視着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這一類的背後沒有那一個的影子跟着的。」

克立梯踴躍不安地立了幾分鐘，芳心忐忑，不知往草地那邊去迎接羅拿德諾爾曼好，還是到菩提樹下去見克拉武諾哀好。

那古雅的教房原來是一座灰石的建築，窗門全攀繞着玫瑰和玉蕊，這裏面有一條頂美的走廊，滿蓋着窈窕的鬚藤；還有一個饒有古風的園子，和那蘋果樹下的一排蜂巢，以及半罩着蒼苔的日規。萱花，木犀草，卡內訓，都在怒放了。大而鮮紅的玫瑰花，輪球般的白百合花，枝枝含葩的梨樹，還有這兒那兒散在四方的粗樸子。從每一排樹林的夾道中望去，可以

看見那幽雅的禮拜堂和佈滿了古式廬舍的英格蘭瓦德村。

櫻桃樹因果滿而呈朱色，百合花香透染了空氣。約翰潭牧師當晚出去賞櫻桃，見他女兒在那裏驅逐垂涎櫻桃的飢鳥，口唱着舊情與新戀的歌兒。他停住了脚步，望着女兒，暗暗嘲罵伊的名字。他承認人類的眼矇下，再也找不到更美好的畫圖。克立綈的身材比中人略高，加上那些富於溫雅的直接和曲線的輪廓，其瘦俏與莊重，大有小棕櫚的垂柳般的風度，伊豈止美麗而已；這形像，那些曾經賞鑑過世界藝術和寶藏的人，不用說會立刻引起那著名的克立綈之回憶。伊的面盤是鵝蛋形的，頭髮是金黃色的；蔚藍的秋水，合着它們的長而絲樣的睫毛，有意大利天空的色澤。

鄰近幾乎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克立綈潭。伊從十六歲到現在，十九年華，伊的遭遇，可說是一種「純勝利」。男的戀伊，女的妒伊。不差，伊是一個鄉村美人，雖沒有半絲人工的嫵媚，却同伊園子裏的鮮花一樣地妍麗與自然。伊並不是對於這種環境的幽默毫無所感；伊愛看各個追求者的困惑與窘態；但是，伊，伊自己，在最近以前，從不曾熱戀過，伊生長於教房，從不曾過一天離開英格蘭瓦德的生活。

四鄰八舍對伊的戀愛事情都很關心，他們現在全是在眼巴巴地望着；看到新來英格爾瓦德的年青律師羅拿德諾爾曼和村裏高等學校校長的獨生子克拉武諾哀間的對敵，無不半喜半急。有的笑笑罷了，但那班比較老成些聰敏些的人，却搖搖頭，說道，一定沒有好結果的。

克立綈早已將鄰近年青的農商一個個拒絕了——伊是用一種冷靜的溫和去拒絕他們的，這麼一來，反而使大家更加愛慕伊。至於他們呢——善意而心地純正的男子們——並不互相仇恨，在另一方面，因他們同愛克立綈，同被伊所拒絕，似乎反而給他們一種相互的相投——成了鞏固他們莫逆的鏈鎖。然而這一對人之間，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他們是情敵，他們互相仇恨到切骨之深。英格爾瓦特的良民守望着這個暗鬥已經有好幾個月了。有時好像羅拿德諾爾曼能得勝，後來又好像克拉武諾哀更有希望的樣子。

克立綈不是工媚之女，伊也無力抵抗己身之為天生麗質。伊確非騷婦可比；但伊蓄意為愛情而結婚，伊決心去找誰是伊所愛的人——像這樣的終身大事，當然不允許錯誤的存在。在女郎想來，以為能獲得這麼兩個熱烈的情人，是很可自慰的了；可是年長的人總說克立

綈應該當心——這些情敵全是危險分子，和那班老實的土著完全不同。後者之愛伊，都含着頂伯羞的態度。他們送伊的，儘是些用芬芳而普通的玫瑰花紮出的極粗笨的花束。他們向伊求婚，每每用他們自己杜撰的愉悅而眩惑的方式。伊拒絕時，他們便把伊永遠置諸心頭。其間差異的程度，實屬判若明暗。而這些人却是狂熱的人，克立綈已經常常感覺到在他們兩者間的爲難了。現在伊正在困難中；伊猶豫不決，不知伊該先去見羅拿德諾爾曼，還是先去見克拉武諾哀。伊終於那一樣都不做，僅僅對着成熟的杏桃舉起伊的一隻白臂，一若伊看見小鳥在那裏偷宴。但這不過是一種避免從兩者中任擇其一的口實，因爲那邊並沒有小鳥。

第二章

「譚小姐晚安！」一個清晰的男子聲音說，帶着忠貞與誠實的波韻。「昨天令尊說他想找一張本郡的地圖。我剛巧有一張極好的地圖，所以特地把它帶來了。」

「我想爸爸看見一定很高興，」伊一面答着，一面眼珠兒儘管在那裏玩味他那很長的飾辭。「諾爾曼先生，他在日規旁呀。」說着便指示他路徑，好像他急於要見老牧師似的。

「譚小姐，不忙。」他說，「不過，你要我去的話，我當然遵命。」伊抬頭對他微笑，使他不覺得神魂搖蕩。

「我爲什麼要你去呢？呵，諾哀先生來了。」

「譚小姐晚安，」新來的客人說，「令尊昨天叫我把肯斯雷克著的克里米戰爭末冊帶來。」

女郎報以嫣然一笑；羅拿德諾爾曼就此不耐煩地溜開了。

「爸爸見了書一定會很高興吧——他就在日規旁呀；你拿去給他好麼？」伊說。

「不忙，」克拉武道，他暗自奇怪女郎爲什麼又笑了起來。

「我們一同散步到玫瑰花的畫頭好麼？你們有這麼多的種類，」他續說。

這並不是他真正愛看玫瑰，實因他朝日規望去，看見他的情敵雙目炯炯，含着深切的痛恨在那裏注視他，使他覺得頂好玩的緣故。克立締並不對日規那面前眺，很滿意地在克拉武身旁走着。

他們一同來到一枝艷麗的玫瑰花畔，名叫「處女的含羞」，他便停住了腳，採了頂可愛

的一朵。

「克立綽，要是這玫瑰花能替我敘說我所要說的話，每一片花瓣都會和你耳語，多好！

「我想每一種花都有它的意義吧，」伊插嘴道。

「是的，而這「處女的含羞」的特別意義，是嬌怯的戀愛。克立綽，你拿去，試看這些花瓣兒會不會耳語，好麼？」

他越弄越起勁了，越弄越興奮了，因為他看見情敵的兩眼含着深切的痛恨在那裏監視他的每一行動。「一定請你拿着，」他低聲而很懇切地說道；「這於我有重大的意義呢。」

伊終於拿了。在日規旁的瞭望者對此却有些忍不住了。

「我倒想去看潭小姐在那裏幹什麼，」他對牧師說。後者暗暗嘆息。這班急躁的青年們的舉動，在他老人家看來，確實是奇特不過的。此時羅拿德諾爾曼怒氣衝天，取道走去，每一分鐘內，他的憤火增熾，自言自語道：「他有什麼權利可以帶伊到玫瑰花叢去，再用那樣無禮莫逆的態度同伊說話，好像伊是屬於他的樣子？我倒要去教訓他一頓哩！」

當他走到那邊，已經氣喘面青，再也忍不住片刻的等待，來恢復他自己的常態。他看看伊，看看伊那可愛的玉顏，再看看伊手中的玫瑰。突然的刺激來侵襲他，他已不得就在那一刻那間，直撲情敵的喉頭而把他一口氣勒死。不過事實却不然，他只要將伊手中很愛護地捏着的花朵拿過來，也就心滿意足了。

「譚小姐，恕我鹵莽，你沒有看到這些刺麼？」

他一面說，一面隨手將那些會損傷伊白嫩的手指的尖而長的花刺指給伊看。

克拉武諾哀回頭怒容滿面，說道：「那花是我送給譚小姐的，你有什麼權利可以奪去它？」

「任何善良的薩馬立頓人因防止譚小姐受損傷所有的權利。拿玫瑰花送人的時候，是應該注意它的花刺的。」

「你把譚小姐的所有物還伊麼？」克拉武憤然說道。其時克立綈真不知這一場風波，將如何了局——這不是個好預兆吧。

羅拿德諾爾曼不屑去注意他情敵的話，自願自說：「譚小姐，我把這些刺如數拔去後，

原璧奉還。我已不得你生命道上的刺，也能夠一樣容易地拔去它。」

「現在我可並沒有刺呢，」克立緹強笑道。

「刺！」諾哀大叫道：「誰相信像你這樣的人生會有刺？」

諾爾曼回過頭來，炯炯然直釘住他情敵的臉。克立緹見了這種光景，想伊還是出來干預爲上，因爲一對情敵怒目相向，背將爲裂。路一步一步地狹了起來，再也不容三人並行。兩人都伸臂給伊，但伊終於因胆怯而俱加拒絕。伊說：「我喜歡獨自散步，我怕我的衣邊會給花藤帶住了。」

伊獨自前行，兩個大欲互相殘殺的人跟在後面。他們來到一大叢鮮妍的白百合花旁，羅拿德俯身選採了一朵最挺直而最芬芳的獻給克立緹，他的態度是那麼樣的堅決，使伊有不冒大險不得不接受之勢。

「玫瑰花本身原來沒有什麼，」他說：「假如你要顯出它的美處，旁邊還得放一朵百合花纔行。」

伊太優柔去拒絕他，於是便將百合花拿來放在玫瑰花旁。百合玫瑰都在握中的伊，從新

在他們兩人間走着，因為路已經闖起來了。

「爸爸這忽兒要是了解我，過來替我解圍多好呢，」伊暗自籌思。

那時的情景，可說既好玩而又煩人；一個人從伊的路上拾起一枝荆棘，另一個人也就忙着去照顧伊，使伊的衣裳不致觸着那粗劣的守望亭。假如一個人用手攀開樹枝不叫伊給它擋住，另一個人也就在另一邊依樣葫蘆地做着；假如一個人說今天天氣暖和極了，另一個人便說今天天氣真冷；假如一個人稱讚一朵花，另一個人便說它一點兒也不好看。克立綈一陣一陣的焦急着，看他們全是可怕的惡漢，使伊無能為力。青年的農人三三兩兩地大家在教房邂逅，頂怕羞地站着，等待和譚小姐說話，也非一次了。伊只要用幾句堂皇輕鬆的話，便很容易地把他們遣散了。可是這裏伊却不能照樣對付，這些全是意志如鐵的危險家，他們都是準備來得勝伊的，任何犧牲，在所不顧。

「他們能一個個的來多好呢，」克立綈思維着。

忽然，救星來了，伊看見伊父親走過來了，不覺如放下千斤重担一般。他一手拿着地圖，克拉武呢，預備將克里米戰爭那本書交給他。牧師一會兒便參入小隊裏，請他們同到甘美

的樂園——那菓子快要成熟的園子裏去。

「我這兒有點蘋果酒，我想我們就在這些樹下大家來喝一瓶抽支雪茄，怎麼樣？」

克立綈坐在一株折斷的老樹上，手裏拿着玫瑰與百合。牧師呢，在那裏忙殷勤招待客人，使他們大家舒暢。

第二章

這是一個暢爽的黃昏，牧師賞樂着。情敵們很注意地互相監視，看看有無厚此薄彼的事；惟獨克立綈踟躇不安，自語道：「這種事情，總是要不得的。這種聚會，離快意不也太遠麼？」

英格爾瓦德係一美雅的村莊。一面圍着深密的森林，金色的穀田與茂盛的金花菜的草地環抱着它；遠遠地隱現着紫色的山嶺。此外還有一所古式的灰色禮拜堂，名叫聖瑪利亞之光，有烏鴉在鄰近的樹林中造巢。據人們記憶所及，這個禮拜堂大概已有幾世紀的歷史了，但無人能道其緣起。這裏的主教，蘭山博士，因休養身體的關係，二十年工夫，大半寄居於

意大利。在這時期，他的全部責任，都放在約翰潭牧師的肩上。牧師住在教房裏，不出租金，並且使用屬於那屋的園地。他每年有一百五十鎊薪金。他年青早婚，娶了一個美而羅曼的姑娘。伊惜用溫和嬉笑的態度駕馭他；他全為伊所有；不過伊却能使他感覺非常快樂。他十分愛伊，以為天下之大，再也找不出像伊那樣的女子。他對伊處處屈服；平生祇有過一次頂微頂微的反抗思想，那便是伊完全違反他的願望和忠告，堅決要給女兒取克立綈的時候。那時他試想和伊開戰，但終於可羞地失敗了。伊謝世時，他差不多心碎腸斷。村莊上流行着熱病，他懇求伊往別處去避免傳染，而伊却笑道：『我親愛的約翰，一個牧師的太太而怕熱病，伊還有什麼用呢？』

假 童 男

伊終日在那班人中間周旋，看護病人，慰勸憂傷，替遺下的孤兒們謀居處，找朋友，伊那光明美麗的面龐，無時不帶着陽光。直至伊丈夫所預料的憂患臨到伊身上，於是乎就從此一蹶不振了。伊就死於同樣的熱病；那時克立綈還祇有四個歲頭。牧師不再續絃，他想這世界上得有第二個像他妻子的人是不可可能的事。有時他想起如何撫養克立綈的問題，不覺如有所失，莫知所從；可是伊終於在他的照拂下長大起來，長得又開豁，又快樂，又多才；而

唯一的缺點，只是伊生而爲一個美人——驚人的美人。陌生人到過這地方的，都說他們從不曾見過像伊那樣的人，不但如此，而且立刻就說伊酷肖那素負盛名的克立梯，他們甚至預言伊偉大的前程。不過牧師自己，反而嘆息，承認伊的美貌，惟有招致許多被伊拒絕的愛慕者的結果而已。的確，而其中最為資格被選的，便是現在在草地上的那兩個。

伊愛好圖畫，音樂，與文學。這兩個情人可說誰都和伊的性情相洽。所以這兒的問題，只是那一個？羅拿德諾爾曼是個魁梧奇偉的薩克遜種，他的臉端方面坦白——誠實明亮的灰眼中含着兒女的柔情與孩子的真誠。他兩身司法界，但他母親總說像他這樣誠實的人，終難成爲發達的律師。幸而他母親新近從一個現在美國的遠房族兄弟那裏繼承了一筆遺產，每年約有千餘進款，伊決意如數給伊鍾愛的兒子，所以於這一層，倒也沒有什麼。

「羅拿德，你儘管做誠實人吧，你儘可爲愛情而結婚，」伊對他時常這樣說。他們住在英格爾瓦德村郊外一所精緻的屋子裏，名叫菩提叢。

羅拿德的情敵在外表上和他判然不同。他長得黑瘦俊俏；他的烏髮滿頭捲縮；他的八字鬚和深色的鬍鬚，滲起來給他一張使人注目的面龐。他沒有羅拿德那麼高，但他的臉也不壞

——潔淨的像是精刻的貝殼——伴着濃而直的眉毛。克拉武抱負遠大，從他最近出版一本小說黑刺中的黑點，他已經獲得成功。各報都讚揚這本書，並預言他立志爲小說家，將達到勝利的階段。他靠他父親的一個朋友的勢力，在一家雜誌社謀了一個位置。在夏末時，他還得去倫敦一走。他和羅拿德在性情上也各各不同；他有他自以爲是奇才的「毅力」；他有他自以爲是愛情的「熱情」；他生來機警，狡猾，能幹；但是婦孺一見他的臉，便會像信任羅拿德的自然而然的信任他。此外還有一個異點。羅拿德爲男子所追求，因爲他們覺得他誠實的男子氣的品格可親。克拉武呢，比較上多爲婦女所追求，因爲他的面龐長得俊美，又能寫美的小說。羅拿德有堅定的主見；克拉武對不副所望的事，一下子便會厭倦。他們兩人會鍾情於同一女郎，的確是件大神祕的事情，而這個神祕，也許會演成慘劇的結局。

第四章

克立絲那夜輾轉思量，爲生平所未有。愛情與情人，對伊原猶如優閑的音樂。但現在却又來到一個別的境界，一幕悲慘的劇景已擺在伊眼前，好像伊已到了光明的盡頭一般。伊

忘不了那兩人的怒容，和他們間的反對態度，僵死般的禮貌，存心互相破壞的危險的用心。伊一忽兒也睡不安穩——伊每次睡去，便每次從看見他們兩人相爭的惡夢中驚醒，伊好像看出他們的臉上都帶着殺氣。第二天大清早伊便起身，跑到園子裏去整理伊的思想。一種焦急與不寧的感覺纏繞着伊，但伊却不以自己為該責。伊並沒有向那一個獻過媚：兩人都愛伊的事實，又為伊所無可如何。伊那優柔的臉上，此時現出一往深思的神情；伊正在猶豫伊將如何擺佈這件事情。伊同克拉武諾哀相識幾乎三年了，他似乎並沒有馬上和伊發生戀愛。最初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羨慕友善。直至羅拿德諾爾曼加入以後，那種感情才急轉而為戀愛。克拉武常常和伊說說笑笑，或者跳跳舞；也稱讚伊，也羨慕伊，但從未同伊談過愛情，直至羅拿德上台，他也變更態度，因前者對克立一見傾心。

像羅拿德那樣用情專一和盡力的人，可說真不易多見。如果易見的話，那麼這世界，必將成另一境地。他再也沒有心去想第二個人，就是全球最美麗的面龐，也不能片刻奪去他對子伊的心情。他常常對自己說，要是他不能得勝伊時，他願誓死獨身。這確是拯救末世的自私與罪惡的愛之一種。他不像一般人的自欺，却在伊中間自愛；他的愛不像自私那樣空虛——

！爲伊的利益，使伊快慰起見，他願犧牲他整個的生命。他不去向伊明言——他不敢自信；但是他已着手進行去得勝伊——爲了伊的緣故，他願徒手與全世界搏鬥；伊的一舉一動，一掣一笑，能對他發生爲任何事物所不能發生的影響。

「願上帝祝福伊，世界上沒一個人配去愛伊；但如果愛情該獲得伊時，伊終必屬於我，」他不時會這樣叫起來。他對於伊足跡所過的地方，老覺得一種癡狀的柔情想去吻它。假如一朵花或一本書被伊碰過，在他看來，那花那書，便神聖的了不得了；假如伊待一個人好，他便會特別去護衛那個人；假如伊羨慕一樣東西，他便會興奮到發誓。伊從沒有像情人那樣對待過他，但在伊心之深處，早有一個確定的堅信；以爲要是有人愛伊的話，那人一定是羅拿德諾爾曼。克拉武也和伊談愛情了，起初半兒戲地，等到羅拿德一到，他便認起真來。

伊在櫻樹下將這一切前前後後的想着，知道現在已到了在他們中選擇其一的時際。伊竭力測驗伊自己的心，伊到底對於那一個比較多愛一點。伊想起那萬分熱烈地愛伊的人，不禁熱淚盈眶；無如克拉武生得那樣俊美，那樣才智，他能著那樣美麗的書，他能詠那樣風雅的詩！當羅拿德報以默默無語的情眼時，克拉武却同伊講甜蜜的情話。伊回憶有一天晚上，一

羣少年在園子裏吃楊梅和乳酪，每一個人替別人選一句成語，克拉武所選的是些流暢的情話，當時羅拿德深思的面龐，立刻朝伊，向伊看看。

「我沒有念過多少詩，但我知道四句詩，是我所知道的詩中最足以代表我心意的，」他說。伊呢，半笑他天真懇摯的神氣，說道：「羅拿德先生，請你念給我聽吧。」

「我不知道那是誰做的，」他說；「那首詩是給安細亞的。潭小姐，請問安細亞是誰？」

「我倒不知道呢，」伊答：「你問問諾哀先生便知道了。」

「那麼我寧願不知道的，」他莽然道，隨後，用了不少的力，方始回復原來的狀態。」

潭小姐，我不知道安細亞是誰，不過我姑且假定伊是你，我將詩句背給你聽吧：

「你是我的眼，我的心，

我的真切的生命；

你掌握着我身心每部的權能，

生生死死都只是爲了——爲了——」

他臉上和聲音裏的熱情使伊震驚；假如他能在這個機會鼓起勇氣，就在那時候，那地方，繼續他這一番話，直接將他如何愛伊的心事和盤托出，那驚動全英的慘劇，恐怕不致發生——不過當他看見伊的時候，天與地似乎已混做一團，他的面龐發白，震顫得如癡疾病人一般。

「我是多麼愛伊啊，」他暗自叫道。「這樣的狂戀究竟是福星呢，還是咒詛呢？」伊該怎樣措置，伊該選擇那一個情人？

「假如這是一個我比較的愛那一個的問題，我相信我早已胸有成竹；但如果這是一個那一個比較的愛我的問題，我就不得而知了，」伊自相理論，雙頰烘烘地熱着。

伊入世好多歲月了，伊遭遇過那止為婦女們所遭遇的絕無僅有的厄運；然而經此種種，伊永遠忘不了那天早晨在櫻樹下的情景；那時，伊手中握着伊終身的天平。

第五章

一個女子猶豫於兩個男子之間而不能決定伊比較的愛那一個，似乎是件難信的事，不過

在這種情形之下，上述的困難，的確發生了。沒有人能不愛羅拿德諾爾曼，伊已極明白他對於伊的專情；不過伊要在他們中決定的時候，伊的心偏會傾向於克拉武。伊有一種自然的感覺，以為如果伊拒絕了克拉武，那麼，只要經過相當時期，他就會不以為意。同時伊也確曉，如果伊將羅拿德諾爾曼拋開，却一定會使他感到致命的打擊。伊的心和思想，便這樣截然劃分起來，而伊所看定者，終究還是克拉武。從社會的立場觀察，兩人恰恰相等。年青的律師固有良好的家庭和豐富的收入；他必及時永遠繼承他母親目下所享用的一切，也毫無疑義；他是一個能貫徹他業務的多才的律師。沒有人能希望比他更好的地位。在另一方面，克拉武諾哀也有完全繼承他父親在日所積蓄的可能；他急進地在那裏奮鬥做一個第一流的作家——他的工作都是時髦社會的樂器。在他父親所重視的良好家庭裏，並沒有姊妹兄弟同他分潤。他的期許，正與羅拿德諾爾曼的一樣的可觀。所以在社會的觀點上，他們間委實無差別可言。假如他們中有一人富而一人貧，事勢怕就不同了——無如依這俗世的價值估計，他們兩人是一式一樣的。

每個人都興高彩烈地伺候着他們的戀情之進行，但是再沒有人像諾爾曼太太那樣關心了。

。伊對於伊兒子鍾情於女郎的事本來十分明白，有時伊還懊悔他們不該搬到英格蘭瓦德來。伊預料除非克立梯嫁伊兒子，否則，伊兒子的一生，必因此而結果。

有一天可愛的六月清晨，羅拿德醒來便打定主意要在那天向克立梯去求婚。他在床上醒了好一會，靜聽窗外鳥鳴，心中只是回憶些伊對於他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話，每一眼看，想竭力從這些瑣事中尋出伊到底有否愛他的線索。伊總是和藹可親的樣子；伊對於他的態度，總含着類似喜歡與友愛；但是沒有一件事足以安放他的希望，可以自信伊之愛他。「我這樣深切地愛伊，伊總該還愛我吧，」他說。雖然，他還是把這件事耐着，依他所能耐的耐着。疑慮與痛苦驅逐得他發狂了。一切生物似乎全集中於這女郎；除伊之外，他什麼都不看，什麼都不想。

「母親，祝我幸運吧！我的生命懸繫於今天！」他說。他們站在園門口，紫丁香的花香充滿了空間；但是他以後的歲月，反覺得紫丁香氣味傳給他以尖利的悲痛。他把後園子通草地的那扇白門關上，靠在上面同他母親說話。伊老人家的心被他的注視而轉熱。的確，沒有人能不愛伊的兒子。

「母親，今天請你爲我所禱，」他說，將他母親的手握在自己掌中接吻；「要爲你平生所未有的熱烈的祈禱。今天我需要你的慈愛——你的幫助——你的祈禱。今天是我終身的關頭，因爲我再也耐不下去了，我就要去向克立縵求婚了。」

「願上帝祝福你！」伊答道，但那清秀的面上，却泛出一陣痛苦，嘴唇也發着震。伊並不動搖兒子的希望；伊也愛克立縵；可是關於克拉武的事情，伊實在聽的太多了。

「母親，」他說，「如果伊對我說一個「不」字，那我惟有離此他去。我不能過這寂寞的生活。我也許會挺而走險。」

「我兒，你須記住伊即使拒絕你，你却永遠有我；我的慈愛是永遠不會使你失望的。」

「你對我確實是最慈愛的母親；但是，母親，你知道這事情對於我是如何……。」

「羅拿德，據我看來，你似乎在崇拜那位姑娘。」

「不差，母親，我承認我是這樣的，我怕我確是這樣，」他簡單答道。

「啊，兒子，我願替你期望，替你祈禱，愛你，但是你要當心。」

伊便俯身向前去吻他。正當他離開園門的當兒，一個信差氣吁喘喘的跑過來，從他城裏

事務所那邊來的，手裏拿了一個電報；他將電報交給羅拿德。

「理金斯雷——卽來。重要證據已獲，金斯雷先生在此候駕。星期四開庭。——排頓林肯旅館。」

他看電報時，面上的光彩驟然消失，一種蒼白的神色，代之而起。

「母親，我馬上要上倫敦去了，」他說。「我不敢忽視我的當事人的利益；他們找到了已失的證據，現在案件可以勝訴了。我們祇有收拾小皮包的時候了，我得馬上趕往車站去。」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要是可能的話，我必及早回來的，但是，母親，怕那時情形會全變了。」當他們回到屋子裏去的時候，他繼續這樣的說。

「羅拿德，終身大事不是幾天工夫就會發生效力的，」諾爾曼太太說。

「母親，請你告訴克立絲我正想去看伊的時候，催我上倫敦去的電報到了。還有，在我沒有回來以前，請伊對任何問題不要答應——你今晚就到伊那兒去，送些白玫瑰去好麼？」

「好，會去的，」伊答道，一面整理伊兒子的行裝。「羅拿德去，你要多少日子？」

「總要三天吧。開庭時我必定要到的，也許一天內就可以結束；但你總不會忘記帶那個

消息吧？」

「羅拿德，我不會忘記的。」

過一分鐘他們就分別了。羅拿德趕緊向威爾頓車站馳去。他很想路過教房一轉，但那邊離車站有些路程，而時間已極迫促。他在路上遇見克拉武諾哀，不由得咬緊牙齒，握緊兩手。

「上城裏去？」克拉武問。

「是的，上倫敦去，」他答；看見情敵面上一陣和緩而又似乎酷毒的微笑，他便急急前馳，好像魔鬼從背後追來的樣子。

「我不怕，三天之內，決不會有什麼變故的，」他還自言自語的說。那時克拉武諾哀正在因回味他不意的幸運而恭喜他自己。

第六章

這是一個美景的良辰，克拉武不大想埋頭工作。他腦中恰在計劃一部小說，他想在古式

的教房園子裏把他的新計劃再推索一番，一定會獲好果。在那裏他可以得到優美高尚的思想，此外他還想去看克立綈，去看伊而沒有那年青的律師對他佳麗的詞句與優美的詩歌的阻撓。他便出去了。可愛的暖和的下午被鳥鳴蜂聲響得睡夢模樣，他和克立綈在那邊討論新小說的計劃。

此情此景，於克立綈像是獲得天堂一瞥——再也不記得倫敦街上為伊焦思憔悴的人了。這是六月天氣，玫瑰和百合的香氣，一同透滿了空際。年少的作家躺在克立綈身旁的草地上，纏繞着飄渺的綺思；光陰不停留地過去，伊也似乎隨伊興趣的增進而分外的秀美，分外的動人。

羅拿德諾爾曼有時也曾以他平生所遇到的最稀罕的案件講給伊聽，但是它們和英雄美人的命運一比，總覺得枯燥乏味。當克拉武談他計劃的時候，克立綈不時提些建議，或者貢獻些較佳的改善，後來他終於說道：「克立綈，我多麼希望能和你常在一起，得能把我的計劃同你商量啊。」

伊的心中，也期望着同樣的事情，一縷含混的天真的奇疑常常在疑惑：他既然願望得能

和伊常在一起，爲什麼不請求伊那麼做呢？恰在此時，僕人走來說有一個客人在會客室裏要看伊。

「我們這樣的甜蜜，難道你非去不行？」克拉武問道。

「我非去不行，」伊答。

「那麼快一點，克立緹。我巴不得所有的客人都死在紅海裏——他們在這樣可愛的午後來打擾我們，一定是懷着特別的忌恨。望你把他及早打發了——即使這樣，論趣味，實在早已被其打斷了。」

「我們好更新的，」克立緹笑道，急急向會客室跑去，那邊諾爾曼太太已經等着了。當伊進門時，陽光與百合香圍繞着伊的周身。啊！伊是那樣的年青，那樣的美麗！母親的心對伊熱起來了。那透露在俊俏而龐上的光輝與柔情的紅雲，掀起伊老的希望。克立緹看見伊會表現出這種情緒，可知伊愛伊的兒子無疑。伊就牽着女郎的手走到窗前，再也不想到探首望窗外去看看草地；不然，伊就得看見克拉武自由自在地躺在青草地上。

「克立緹，」伊說，「羅拿德因律務上的要事上倫敦去了。他叫我把這些白玫瑰送給你

，親愛的』。克立綽將可愛的花收了，但伊的面色並不改變——非但不因此而稍喜，似乎反因此而快快。

『羅拿德叫我帶個口信給你，』伊繼續說，『就是——他要求你在他未返鄉以前，對任何請求不要應允。』

克立綽忽然桃腮泛紅，忙低頭躲躲在玫瑰花後。

『花園裏有人呵。克立綽，那是誰？不論他是誰，我的話一定句句被他聽見了』，諾爾曼太太忽然這樣說。

『沒有關係的，』克立綽忙湊入道，『他就是諾哀先生——克拉武諾哀。』

就是克拉武諾哀——就是伊頂不願意他聽見羅拿德口信的人。『就是克拉武諾哀！』伊也照說一遍，『克立綽，他似乎很嫻熟，很自在呢。』

『他頂喜歡我們的園子，』克立綽急說道；『他說這樣古式的花卉供給給他的幽雅的思想。』

諾爾曼太太硬生生地接上去道，『對不起驚擾了，知道你別有特約，我決不敢請求見你』

的。』伊替兒子痛心——那真摯愛此女子的兒子——他心愛如焚地離開伊——他現在正在渴
想見伊——他把他的心與意全留給伊，而伊却與克拉武談笑快樂。

『本來我很喜歡與你消這下午，但你這樣忙，等下次再來拜望你罷。』

克立綈記起方才克拉武叫伊馬上回去的命令，也就不留伊了。不過，伊還是不忍看諾爾曼太太面上的痛苦與懊喪。

『可憐的羅拿德！』他母親離開教房時想道。『但願我能替你受苦。』

克立綈手執白玫瑰回到日規邊時，克拉武一雙妒忌的眼只釘着花朵。『我很抱歉聽見了諾爾曼太太的話，』他說。『要是我是個男子漢，要想同一個女子通情，我決不差我的母親去當女大使。』

『伊又不是女大使，』克立綈道。

『克立綈，伊來送那花給你，這點你總不能否認吧，』他答。

『我並不否認，』伊道；『伊是來送玫瑰花給我的。』

『從伊兒子那裏來的，』克拉武插嘴道；『他叫伊送來的。』

「這又不是我的不是，」克立綈道。

他從青草地上站起來了；他那一切優柔的意意與動人的幻想都烟消雲散；女郎一見他黯色的面容上的忌妒，幾乎驚惶失色。

「克立綈，把那些花交給我！」他厲聲說道；「把它們交給我！」

伊回憶起羅拿德的面龐和他母親用心的請求，躊躇者半。他也看出了這躊躇，他比先前更嚴厲地重複申述他的要求。伊便將花交給他，並且將自己也和花一起交給他。他從伊手中把花接過來，撕得粉碎——曾爲羅拿德愛情使者的白玫瑰花——他用腳在它們上面亂踏。伊站在一邊，色變，寂靜，不動；伊猛烈想到伊將羅拿德的禮物交給克拉武而任其蹂躪，不啻伊已經在兩者間擇定其一了。

「克立綈，允許我，從此以後，再不許接受他送來的東西。」

「我允許，」伊說，他的熱情之旋風已把伊捲走了。

「恕我蠻強吧——我自己極羞怯！」他隨即轉變口吻；「但是你該知道我是多麼愛你，我實在耐不住你接他的信息。克立綈，你一定要屬於我的，僅僅屬於我的——假如我妒忌的話

，請你饒恕我——我是迫不得已，我是這樣愛你；一天又一天我在這兒專心一意地想向你求婚，可終不能對你吐露，因為那個討厭的東西像你的影子似的刻不離身。今天我對自己說我要請求了，而正當我們愉快的時際，那人的母親，偏又送花帶信來了。」

「我也是萬不得已呀，」伊賠罪式的說。

「是啊，我的愛，你是不得已。我方才同你生氣，真像發癩；但是你允許我不再接受他的禮物吧。」

「我當然允許你，」伊說，在伊平生最黑暗的時期，伊就記起這一句話來。

「克立綈吾愛，你肯做我的伴侶麼？」他說。「我以全心愛你，我願僅僅為你而生存。你肯做我的伴侶麼？」

伊忽然想起羅拿德的口信，叫伊在他未返鄉以前，不要答應任何請求。

「克立綈，我要回音，」他說，「我不耐猜疑。我相信你是愛我的；你肯做我的終身伴侶麼？」

「肯，」伊答。伊無力去拒絕他；伊對他比世上什麼都愛了。他的臂圍抱着伊；他又在

吻伊的臉與手；他用每一個愛的稱呼叫伊，他對伊發每一個摯愛，忠心，真誠的誓，直等他說的力竭聲嘶，才坐下在伊的脚前默默地自足。

「克立綽，」他說，「今天恰是求婚的良辰。我的可人，沒有一隻在此歌唱的鳥兒，找不到像我這樣可愛的伴侶。我自己豈莫明其妙，我如何能耐着這門長久，不把我的心情告訴你。」

那時沒有人告訴伊當伊和諾爾曼太太說話的時候，他正在那裏打算要不要向伊求婚的事。他用他與生俱來的熱情愛伊，但是，無論如何，他的雄心，總比愛情強得多。他自己說伊雖然美，可是伊並沒財產；所以促進他的愛情驟入活潑的生命的緣故，完全因為他聽到羅拿德的口信。他們是情敵，他耐不下羅拿德去得勝伊。他，抱有為世界一等作家的雄心的人，怎麼可以屈服於一鄉律師的脚下？羅拿德諾爾曼不應該獲得伊；他必得以伊為己有。他的雄心已萌，他非得到伊不可，不管什麼代價。

第七章

就是在那天晚上，牧師立着，從克立綈看到克拉武，帶着無限最嚴重不安的神情。

「克拉武先生，你願和克立綈結婚嗎？」他說，「什麼情人和愛慕者，我都司空見慣，不過克立綈到底是否真的答應嫁你，却不是玩兒吧。」

「伊已經答應我了，現在只等你的同意了，」克拉武說，臉上現着同樣不安的神情。牧師又看看他的女兒。

「那麼羅拿德諾爾曼怎麼樣呢？」他說。

「這可不關羅拿德諾爾曼的事，」克拉武憤然說道：「克立綈有好多愛慕者——伊只能嫁一個，我就是伊所揀選的一個。」

牧師心裏着實中意羅拿德；他對於這人的爽直與誠實，着實比另一個的尖利狡獪的品性來的明瞭，他很奇怪克立綈會毫無父風。

「親愛的孩子，你的確無疑你最喜歡諾哀先生麼？」他問。

「伊此外尚有所愛，也不成問題，」克拉武說；「目前唯一的問題，就是你對於我和克立綈結婚是否同意。」

「諾哀先生，只要克立綈情願，我當然是贊成的；我妄自預測你該知道我們是沒有遺產的。」

「伊的面龐，便是伊的遺產，」克拉武道：「有了伊我再也想別的遺產了。」

「既然這樣，我女兒將和你白頭偕老，可否把你一生的計劃說給我聽聽麼？」

「我可以用幾句簡單的話來告訴你，」那少年半傲慢地說；他想不到牧師對他如此；他的預期，是要比此謙遜些的。「我父親有好幾千鎊公司股票的投資，他將來故後全給我的；父親現在所住的房子和傢具，將來也是我的。我自己在倫敦的一個事情，薪金也不薄；我希望——我意思——在著作上賺一筆鉅款。」

牧師，在他一方面，當然也喜歡女兒的情人稍稍謙遜些；因而他只略略的彎一彎躬，一句話也不回答。克拉武繼續說：

「我提議，不過還須得你的同意，我們馬上結婚——就是，從現在算起，六星期之內。那時我要上倫敦去，我隨身帶我太太同去。初到我想不自備房屋，以後在文壇上地位鞏固了，克立綈要什麼，當然就有什麼了。」

牧師將手放在少年的肩上。

「我很知道我女兒，比世界上什麼人都來的明白。伊所要的，不是一所華麗的大廈，或是一筆大宗的進款，伊要的是愛情。愛情能繁榮或斲傷伊的生命。你須時刻記住，愛情是能使伊快樂的駕乎一切的唯一的事情。」

「我不至於忘懷的，」他答；「宇宙間再也沒有比使伊快樂的喜樂更大了。」

「你在工作中也一定不可忘記伊；伊是嬌養慣的，你如果忽略伊，那伊要傷心的，」牧師道。

「因為我做文章就會忘記我的太太，那是沒有的事，」克拉武道；牧師至此，不由得想像假如現在他是在同羅拿德諾爾曼說話，那麼唯一的忠告，一定是叫他不要太愛情太放縱他的妻子去貽害伊。

「好了，我們可以說事情已經定當了，」克拉武又接上去說。「克立締同意了，我們的婚期就在距今六星期之內舉行吧。我將帶伊上城去。」

「你父親也一定同意的麼？」牧師問。

克拉武不覺大笑道：「老實對你說，我父親自己也大半戀着克立綽呢——他以為再也找不出一個像伊的女子。」

「那就沒有問題了，」牧師道。「諾哀先生，你得記住一件事情——我給你克立綽的時候，就是我給你我們家庭裏的陽光的時候。」

「我知道的，」克拉武道。那時他們兩人的手相遇；然而他們的心並不相投。克拉武去後好一會，牧師自己覺得他巴不得這是羅拿德；至於克拉武呢，乘着西下的日光回家去，想想自己是在用他所善用的熱情戀伊。他已經得勝伊為他的終身伴侶，但是他仍然情不自禁地巴不得他的婚姻是一個更大的社會上的成功。克立綽而為候門之女，或者什麼舊爵祿的遺裔，那就美滿的多了。一旦他的聲名列在世界偉人的第一線上，他和一個鄉下牧師的女兒的婚姻，勢必為他一生重大的障礙。雖然如此，伊那風雅與可愛的事實，總是不能抹煞的。

他一離開屋子，潭先生馬上去找克立綽。他在日規旁的一角上找到了伊。伊坐在那邊惆悵地出神，因為克拉武走得那麼早，伊尋不出他有離開伊的理由。他老人家在伊身旁坐下，露出伊所從未見過的嚴容。

「克立綽，」他開口說，「我從未干涉過你的戀愛事情；我總以為你雖然年青，對於你面前的男子，一定能夠應付裕如。我的意見，要你告訴我，你是否愛克拉武諾哀比什麼都愛？」

「是的，比什麼人都愛，」伊怕羞似地說。

「比羅拿德諾爾曼還愛麼？」他問。

「是的，爸爸，比什麼人都愛，」伊又說：接着，便是數分鐘的靜寂。

「我很贊成你會嫁你所愛的人；不過我差不得甯願你愛了別一個人。」

伊急抬頭看伊父親，說道：

「爸爸，你喜歡羅拿德不是？」

「是，我兒；我不能否認——我也不必否認——我倒喜歡羅拿德。我對克拉武很羨慕，

假如我是把你配給羅拿德諾爾曼，那我就一點兒不担心了。」

「爸爸，你現在担心麼？」伊機慧地問。

「不一定是担心；不過我總有些不放心。諾哀先生那個人想到自己太過，願着別人不足

。羅拿德諾爾曼則從來不想別人，他只記得你。」

「爸爸，你對克拉武未免太酷到吧，」伊低說道。

「克立緋，你以為我太酷到了麼？好，我必因你而去試試喜歡他。有史以來，事情就是一個樣兒，天地末日，結果還不是相同？法國人有句諺語，叫做「常有一個人愛而對方一個人受愛。」你頂愛克拉武諾哀；如果叫我做裁判官，那麼，頂愛你的，實在是羅拿德。」他看到伊面上的不悅，便轉變過來道：「克立緋，我們希望一帆風順。我允許你，因你的緣故，我願真誠地去試試喜歡克拉武，當他真的是我親生兒子一般。」

那夜克拉武獨坐沉思，想判斷今日自己所做的事到底是聰敏還是愚笨——牧師則在自己房裏踱來踱去，想着他是否替那無母的女兒做了在可能範圍內最妥善的事——諾爾曼太太則在長時間地替兒子禱告——克立緋則在做伊那最快樂最光明的前途之夢，而羅拿德則焦急着打算回來。他幾乎自責不該在那天離開英格蘭瓦德；不過他首先的義務是走到他當事人那邊去。他出庭時，勉強將他想念那在天涯的女郎的念頭拋開；但他想命令他的思想，總覺非用九牛二虎之力不為功。後來審理完了；他勝訴了，他的當事人快樂極了，精神也頓覺奮發。

羅拿德要是個好虛榮的人，他必將因讚揚的雨降而自鳴得意，趾高氣揚。英國最著名的律師中之一人問他的姓名，並預言如果他能用心幹去，將來大有得司法界最高榮譽的希望。在任何別的時期，這種樣事情也許能使他快慰，因為他本來喜歡他的職業。現在他却無心於此；他幾乎被那一心只想回去看克立綽向伊求婚的願望所驅狂；他的心如在烈火中一樣焦躁。當火車升火向家鄉的時候，他對自已說，他一到立刻要往教房那邊去；他母親總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的，他不能先回家去；他非馬上見克立綽不可；他不能再耐住他的疑懼。他的心已被柔情灼熱；他是多麼願意能為伊而去奮發於事業，名譽，與權力；他再也想不到他所愛的姑娘已經將他送伊的玫瑰交給他的情敵，任他踐踏。他愈過愈不耐煩，總覺車子走得欠快。他一共不過去了三天，在第三天的晚上，他又來到教房門前了。

第八章

那晚克拉武的父親正在宴高等學校裏的校費。

『克立綽，我巴不得能溜出一會兒，就是一個鐘頭也好的，』他的兒子說道：『我不愛

聽演講。第一，他們總是稱讚父親，然後又互相稱讚；這類把戲使人一會兒便生厭倦。隨便多少葡萄酒他們都會喝下去的，喝了就稱讚學校和英格蘭瓦德起來。我肯願和你攢在玫瑰叢中，克立梯，你就在那邊等我好麼？我馬上就來。」

「我等你好。」「伊簡單答道；「我可以把書帶去看看等你。」
爲要會他的緣故，就是教伊等到半夜也是情願的。

所以等到雅潔的茶點完了之後，牧師照例到屋外走走去，克立梯就到玫瑰花叢裏去等伊的情人。因爲伊父親不大喜歡他，因爲別人雖然慶賀他們訂婚，一說起克拉武，他們總說他自私自利，野心勃勃，所以伊就格外愛他，用一種極甜蜜的女性去愛他。伊總覺得伊應該加倍愛他，以補別人對他之不足。伊自己常常得意揚揚地說：「他是個天才；一個真正的天才，他們全不懂。他們看他所著的書，稱道他的書；但總沒一個人像我這樣明白他的心與靈。」

伊默念他不知何時可來，夕陽的光輝是這般的美麗，鳥兒在唱它們最婉妙的調兒。伊渴望他來；只要他來，這大地對伊便變成天國。伊知道他將如何來法；他將撲伊於懷中而吻伊。

的面部。

「啊，我愛，我的如此心愛的愛人，」女郎在愉快中歌詠着。「比語言所能形容的還要親愛，」伊猝然停止了歌聲，面上一陣紅熱；伊聽見脚步聲；聽見園門開了又關；有人朝着可達日規的那一條路上走來。婉脆的聲音停住了。伊把頭藏在書背後，自己低聲說道：

「啊，我的愛呀——我的愛！」過一忽他的臂就要來抱伊，他的吻就要狂落在伊臉上；但是脚步聲霎時停住了，一種極不像伊所希望聽見的聲音叫道，「克立綈！」

伊的心幾乎被恐懼所窒息——來者乃是羅拿德。他已經看出伊面上的半藏着的喜樂的熱烈；他也看出火燃般的顏色，他以為爲這種種表示都是爲他而起。

「克立綈，」他又叫一聲，「會兒便仆倒在伊脚旁的地上，把頭躺在伊的衣褶裏。」

「克立綈吾愛——我的愛人！我不懂我怎麼能挨到現在。疑懼和痛苦教我發狂了，無用地渴望着看見你和聽你說話使我發狂了。」

此時伊已經會意到快要來臨的事情——就是伊所担心的事情。打發別人本來易如反掌，但猛將一把尖刀刺入這樣愛伊的人的心裏，却沒有這般容易。伊竭力想從他手中取回衣褶，

然而終於徒然。

「克立綈，我怎麼也說不出我是怎樣的愛你，在第一眼看見你時，我便用我的命運式的愛情來愛你；從來沒有一個女子的面龐是我所喜歡的——也永遠不會有了。我的愛人，你是高高在上，猶如天上的星；你是星后，我是你的臣屬，你的奴隸。」

伊竭力想用手按在他唇上阻止他那滔滔不絕的話頭；而他却將伊嫩小的手握住了，滿洒上熱烈的親吻。伊覺得他健壯的軀幹，因熱情的奮激而在那裏震顫，伊對於他說的話無權處置——伊不能用言語去阻止他。

「克立綈，嫁我吧，」他續說；「我情願崇拜你。我願爲你努力工作——你將獲得你心所愛的一切，我的宏厚的愛情願保護你一生。」

此時伊纔回復常態。伊舉手向他做一種「勿作聲」的手勢。

「不，讓我說下去，親愛的。我假使失去你，我就要死了」。說着，便嗚咽起來——那無損於他男子氣的嗚咽；女郎則因悲奮交集而面色乍蒼，因伊知道這宏厚愛情的專與誠。「有時，克立綈，我常常想假使我沒有你，我的一生不知道會成個什麼樣子；那真好比朝一個

巨大的漆黑的漩渦而下望。」

伊還是默坐不動，口裏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握住伊的雙手親吻。

「甘美的白嫩的玉手！」他說，「我夢中常常像此時一樣狂吻它們。克立綈，你願做我的終身伴侶麼？」

他抬起頭來，直望着伊。在這當兒，伊覺得要伊說伊所勢在必說的話去殺害他，還是叫伊死來的容易。

「爲什麼，克立綈？」他叫了起來，「你眼中的光彩不見了，你的玉顏像百合花一般了！是我驚了你不成？讓我把你皎美的面上的玫瑰去吻回來。」

「不，」伊叫道，終於有勇氣說話了。「你一定不能吻我。」

「我願遵命；不過，我的愛人，你爲什麼面色泛白呢？快樂當然不致把紅雲吹散到這般田地的。我快慰，正因爲我跪在此地，將我的真情告訴你。但是，我愛，我的腦筋如同火焚——並不像你那樣冷而發白。克立綈，你爲什麼不同我說話呢？」他的嗓子，帶着痛苦，恐懼，與疑奇——像是有一隻鐵手一把抓住他的心，不許它跳動的樣子。

「克立綽，同我說話罷——我有點疑懼起來了。」

「叫我說什麼？」伊機靈地問道；「我還能說什麼呢？」

「說你是愛我的，我的愛人！說你是願意嫁我的。」

伊靜默了幾分鐘，才說道，聲音啞啞的不像伊的樣子：

「我不能——我甯願死，不願說我所應說的話——羅拿德，我不能嫁你。我抱歉，十分抱歉，因為你這樣愛我。親愛的，我差不多情願捨我的命來拯你於痛苦，但我永不能做你的終身伴侶。」

漸漸地，伊看出他面上可怕的變化。熱情的紅漲忽變為失望的神色，碧眼中的光輝也逐漸消散，他像是已變做頑石。

「羅拿德，」女郎憐憫地叫道，「不要把這事太放在心上——你這樣子使我十分難受。」

秋波內激起淚腺，撲漱漱珠子般地掉了下來。淚珠兒感動了他，使他復活過來。就是到了那種悲憤失望的頂峯，他的第一個念頭還是為伊，而不是為他自己。

「克立綽，請你千萬不要為我流淚，」他說；但伊幾乎難認這是他的聲音。「讓我先明白

——讓我了解。你說你不能做我的終身伴侶不是？」

「不能，」伊答道；「羅拿德，永遠不能了。」

「請你告訴我什麼緣故好麼？」他問。

「啊，親愛的，請你不要問我。我不能告訴你；事已至此，我很對你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克立綈，為什麼不能呢？你還只有對我宣告了半句死刑——把其餘的也告訴我罷。」

「因為，」——伊停了一會兒，然後勇敢說道，「因為我已答應嫁別人了。」

他大吃一驚，像是一把尖刀直刺過來一般。

「你所愛的人？」他問。

「是的，羅拿德，我所愛的人。」

「克立綈，請你告訴我那一個好麼？」過了一兩分鐘，他又柔和地問。

伊暗想遲早總要知道的，比較上還是伊自己告訴他為妙。

「唔，羅拿德，我告訴你。我將嫁克拉武諾哀；他在兩天前要求我的。」

「克立綽，你愛他勝於愛我麼？」他問。

「是，」伊低聲答道。「羅拿德，請你不要惱我——我也是無可奈何呵。」

「不，我知道你無可奈何。沒有人能不唯愛情之命是聽。你收到我的玫瑰花麼？」

「收到的，」伊答。

「你拿到後怎麼樣呢？」他問。

「克拉武——將它們拿去了，把他們毀了，」伊說。

他靜默了一回；他的臉忽變爲窘迫的樣子，放長下來。

「克立綽，我的心已被你摔碎了，」他極沉靜地說，「我這生的最好部分死了。」

第九章

羅拿德去了，克立綽坐在花叢裏，可是在伊的生命中，已留下一件永難磨滅的東西。一小時以前，人生的慘劇與伊還不相識。伊從未測探過這裏面的深奧，伊僅僅知道它的浮面；現在伊看見黑影了；那張蒼白而失望的臉，震顛得像樹葉般的健壯的軀幹，再也不會從伊的

記憶上消散；此外伊那兒還留着一種奇疑，奇疑一個男子會有這樣偉大的愛的印象。伊父親所說的全是真的；羅拿德比克拉武愛伊；兩人之間，毫無比擬之可言，雖然伊比較的愛克拉武。伊的心替羅拿德痛傷，伊但求他允許伊終身做他的朋友，但求他讓伊安慰他；然而於一個生命之最好部分已被摧毀的男子，伊還能有什麼作為呢？

此時，那希冀中的脚音已從樹林中輕輕過來，克拉武用兩手掩住伊吻伊，他用每一親愛的稱呼叫伊，而伊的眉目間總不見有歡迎的喜光。伊自己說：「爲了我已經毀滅了一個高尚男子的愛情。」克拉武看出其中有點蹊蹺，注意着，請伊原諒他的遲到。

「倒不覺得頂久，因爲我並不孤單，」伊答道。

「那我就嫉妒了。你今天真美呢，請你告訴我誰和你一塊兒在這裏——克立梯，你哭過了；你臉上還有淚痕呢；爲了什麼事啊？你不能對我有秘密——一點兒都不能有的。」

「克拉武，這又不是我的秘密，」伊說，他聽到伊聲帶中的嗚咽：「假使這是我的秘密，我願意立刻告訴你。」

他笑了，那笑聲，正在羅拿德深切的失望之後，不覺令伊震恐。

「可人，我猜的到這是什麼一回事。你方才有一個情人在這兒，克立綽，後來你把他遣開了；你於是替他的厄運而憂傷而哭泣。可人，我說的對麼？」他一邊把金髮的頭抱到自己胸前，一邊這樣問。

「克拉武，我替他難受，」伊說。「我哭的幾乎說不出話來。他說我——我摔碎了他的心。當他離開我的時候，他臉上呈現着死氣。」

「胡說，克立綽，」伊的戀人笑道；「人們有死的，有被蟲子吃掉的，但不是爲了愛情，我不相信心碎。」

「但是你常常描寫它們的，」伊含着責備的語氣說。

「我對於不朽的愛情，真誠與恆心，是常常描寫的，」他說，帶着輕侮的神氣。

「那你不是相信的麼？」伊問，伊臉上恐懼之黎明，使他自己回想過來。

「我自然是相信的；但你不必爲被拒絕的情人而不樂，克立綽；你倘能像我這樣知道男子，你就不會。最虔心最失望的情人，不吃飯是永不會去的。從來沒有聽到過有人爲愛情而死。」

「我不相信你，」伊說。「哪，克拉武，我若拒絕你時，試問你怎樣呢？」
 「吾愛，那我必定像一位哲學家似地忍受着。不過，你看，你這樣好，你並沒有拒絕我呢。」

「不，但如果我把你拒絕了，克拉武，你會說你一生的最好部分毀了麼？」伊問。

「不會，因為我一生的最好部分是什麼還得去想一想呢；它到底還是我的心，我的頭，我的腦袋，抑還是我的智慧呢？」

「既如此，」伊嚴肅地說，「可知你並沒有像他那樣愛我。」

「他是誰？你忘了我還不知道情人是誰呢，克立梯。」

「羅拿德諾爾曼，」伊慢吞吞地說。

「我道他在倫敦呀。我早知道你在講他，我既不會笑，也不會耐聽的！」他大聲說道。他的臉紅漲而憤怒。「他怎麼敢到這兒來？」

「他來向我求婚，我回他一個「不」字，」伊說；「但是，克拉武，你相信我吧，他再不會像原來的樣子了。」

克拉武想起他終於完全打敗了他的情敵，他那黯色的臉，馬上露出得意的神氣。

「克立綈，他覺得很難受，是不是？他想來愛你真是妄擅之極。我的愛人，你是我的，可不是？」

「是；不過，克拉武，他是這樣的愛我。你知道他是多麼健壯，然而他竟震顛得像樹葉一般。」

「克立綈，你如果還要講他，我要新忘了。」

「不過，克拉武，至少你也替他難受吧？」

「不是我，」克拉武笑道。「他和我們其餘的人有同樣的機會，我為什麼要可憐他？」他的手雖則攔住伊，這些話又一度使伊震恐。

「愛人，讓我們丟開你的悽慘的情人吧。我只有半小時可以和你在一塊兒，我要一再向你聲明我是多麼愛你。來，可人，不要出眼淚了——還我那玫瑰與笑容。」

他在伊身旁坐下，陽光照耀着他們，枝頭鳥鳴，玫瑰與百合花齊放——而被他所輕視的人的心房已遭摔碎，默默祈禱着他能速死。這全是出他意料之外的事；他絕少虛榮的心理，

他自己永遠承認如果伊答應嫁他的話，將必成爲空前的美舉；但他並沒有預備現在所受的打擊。他處身在樹林的幽靜處也好，那邊他可以在悲憤與失望中大聲呻吟，呼求上天的憐憫與恩援。等到強烈的情緒火性過了——第一次尖銳的可怕的悲痛完結了——他才走回家去。他掃過紫丁香樹旁狠狠起誓——紫丁香的氣味不過加增他的痛苦——在門的另一邊，他母親已經立着等他了。伊那慈和的面龐，帶着愛與深愁。伊馬上迎了上來，手環住他的頸項。「孩子，我知道的，」伊說，「我知道的。」

他勉強苦笑。

「母親，我太遲了，」他說，「恰巧遲了三天。伊對我很好，似乎很可憐我，我相信如果我前請求伊，伊一定嫁我的。不過錯了——伊爽直告訴我——伊頂愛他。」

「他」，我想就是指克拉武哀吧？」諾爾曼太太道。

「是，克拉武哀。算了，母親，願上帝祝福伊，不管伊嫁誰。」

「羅拿德，伊把你的心摔碎了。」

「不差，不過不是伊的不是，母親；伊那樣甜蜜那樣姣柔，就連踐踏一個蟲子都不會的

。這點我是確實相信的。伊並非有意要使我痛苦。伊不能愛兩個人，伊已經選擇了伊頂愛的人。」

「我看伊還是揀了你好，」諾爾曼太太道。

「我們當然是這麼想的，」他愁悶地答；「我爲了我自己，你爲了我。」

「羅拿德，我比你知道的多呢。有一件事可以爽直地告訴你，我決不願我的女兒去嫁拉武諾哀；他太愛美貌了。英格爾瓦德人常常講他許多稀奇的故事。我不相信他會以真誠對待任何生物。」

「不可說，母親！伊愛他呢，單只要伊的愛，一定能夠使他改善的。」

「我希望能夠這樣，」諾爾曼太太道。「啊，我的兒子，我巴不得你不曾認識伊。」

「母親，我倒不是這樣；

「我持之以誠；」無論境遇好歹，

我悲極時感覺得，

既戀愛而復掉失，

比從來沒有戀愛可不好些？」

母親，我相信這一點——我至死還是愛伊的。沒有別的女子能在我心中奪去伊的地位，一忽兒也不能——失去伊的事將成爲我一生永不磨滅的影子——永不磨滅。」

伊暗哭了些時候——伊覺得這是一種對伊的兒子了不得的打擊。他上前到母親跟前。

「母親，」他說，「我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告訴我伊將來總有一天會需要我，將來要有一個時期伊會需要一個男子的勇氣去保護伊，我本來想伊既然已經拒絕我了，我就立刻離開鄉間，不過現在我將住在這裏照顧伊。如果你的話是真的，伊必定會需要一個朋友。」

沒有人知道那天晚上羅拿德如何挨過的。第二天早晨起來，他已老了十年，面上新添着許多綉紋，那些綉紋，就從此一來不去了。後來他們母子間就再也不提克立梯的名字；但是沒有一個字母在他心中稍減其焚燒的程度。

第十章

牧師的女兒和克拉武訂婚的消息，不多時便傳遍全村，而衆口的評論，就難以盡言了。

他在純簡的英格爾瓦德人中間的交際並不廣闊；他不但「覺得」他自己高出他們之上，並且「表示」出來；現在他預備把一向在他們中間長大的姑娘娶去，他們就以向未曾有的程度去批評他。「驕橫」，是他們給他的形容詞中最文雅的一個。他們不懂他；他輕看他們的簡單的思想與習性；他們不懂他那頂不合友道的譏刺。原則上說起來，一個出名的訂婚宣告後，總難得一般人的滿意；大家替羅拿德悲哀，勝於替克拉武高興，全村莊裏的人沒有一個不願爲羅拿德的幸運而歡騰。

雖然，他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攻擊克拉武；不過那些老年人聽到克立綽要同他到倫敦去，都連連搖頭，他們意思是伊這樣遠離故鄉，未免可惜。他們又信著作家原則上不會做良好的丈夫。沒一人能拿出什麼證據來攻擊他，但他們總講着許多關於美貌的奇怪的故事，和他追求美貌的厲害。

說到不會獻媚，結果如何釀成簡單的村女底悲哀——並沒有什麼了不得，不過足夠給那班愛克立綽的人以輕微的不安。惟有伊自己對於這些閒話，絕不爲意。即使每一個可能的罪狀加到克拉武的身上，伊還是一個字也不相信的。伊以純粹的忠信愛他。那忠信是屬於被偉

大的單純所感住的那一類性質。在伊完滿的快樂上，只有一件障礙，那便是羅拿德的痛苦。要沒有那一點，伊就完全快樂了。不過無論如何，伊只能使一個人快樂，而伊又頂愛克拉武。不過，就是在那時，伊尙能把伊自己內心的秘密敏銳地檢查一下，伊一定會發見伊雖則比較的愛克拉武，却比較的尊重羅拿德——伊對他的信仰來的深。何如伊並不檢查伊的心，伊很滿足去遵照伊自己的裁判。

那夏的快樂如碎錦日光般的回到伊的夢中。大清早伊便起身，歡樂的鳥鳴使伊神怡；花的香味如一篇從伊的情人那邊帶來的漫長甜蜜的消息；伊忙於籌備伊簡單的粧奩，每一針綫綉是在愛與柔的意念中作成；而這一切回憶，在日後黑暗的歲月，對之未免心痛。婚期定於八月二十七日。而克拉武笑着同伊說：「克立緹，我們要不是半葬身於花叢中，這簡直不成其爲一個婚禮了。」

「花是愛情的表徵，」伊答；他知道那話是真的。

在後來只有花做伊的同伴的時候，這便成了一個半覺可憐的回憶。當一顆玫瑰花芽從綠葉中撥出來的時候，伊便說，「你該開花在我未嫁時。」當一株百合花開的時候，花心朝着陽

光，伊又說，不知明年有誰來當心你給你水喝哩。『總之，從日出到日落，伊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伊將嫁伊所心愛的人。』

高校校長勞勃特諾哀已經拜訪過牧師，說他對於兒子的幸運非常高興，不過他們小夫妻要上倫敦去，他有點不大在意。

有些寫書的人說世界上一切人，其悲喜正相等；有些人則說人生有時全樂，不管他們後來的歲月如何。其時克立緹可說是完全快樂的。在漫長的夏日，伊終日孜孜做活，伊的情人則每日在伊跟前消磨其大部分的光陰。他念書給伊聽，或者討論計劃，或者談談倫敦的生活，以及那邊如何好看如何好聽的一切。

『我知道一件事，克立緹，』他說，『就是，在倫敦我將有一位美麗的夫人。』

『別人也許不會這麼想吧，』伊說。

『他們非這麼想不可。你將要像我一樣的出名。我們有偉大的前程，我可以確信。我想到這一點，每每覺得焦躁，焦躁那個時候不快快來臨。』

『不過我如果有選擇權的話，我倒情願住在這兒，』伊說，『我想都會生活未必有像鄉村

裏的合我的心意。」

「可人，同我一起的什麼生活，你一定會滿意的，」他答，伊也承認那是真實的。

光陰就這樣快樂地過去。有一次伊到威透去，遇見羅拿德。自從他在悲憤與失望中別伊之後，伊還沒有看見過他。伊覺得他氣色很不好，蒼白而懊喪。

「羅拿德！」伊叫他一聲，語氣中半帶着責備，眼光中同時充滿了憐憫。「你現在從來不來看我了！」

就是一個最溫柔的女子的不自覺的殘忍，也是嚇人的。這位姑娘因拒絕那愛伊的人而幾乎摧毀了他的生命。但是在伊自己想來，伊待他這麼和氣，請他來看伊，還是善意。不知道伊每一句話；不過像一枝痛苦的利箭而已。

「我快要出遠門了，」伊說，「而你連我的近况都不來問一問！」

「親愛的，叫我怎麼做得到呢？我既愛你而又失去你。你想迷路的天使還會去望他們喪失的天堂麼？你想亞當和夏娃回頭去望過天堂的門麼？克立緹，你莫非不懂，來看你，本來應該是無上的快樂的，現在已成爲無上的痛苦了麼？」

「是啊，我懂得，」伊匆忙答道。「我懂得——我時常想到你的，羅拿德。」

「克立綈，當真的麼？親愛的，願上帝祝福你，爲了你對我的一切的善念，願上帝祝福你！我知道像你那樣一顆心裏發出來的念頭，一定純是祈禱之音。我得能看見你，差不多很高興，因爲我有幾句話想和你談談。現在我可以說麼？」

「可以，」伊答；伊那顆柔軟的心，滿蓄着同情，傾向於他。

「克立綈，如果我爲你的愉快而捨身，」他說，「你知道我是如何願意隨便捨棄它的。你也知道我願從我的心之深處並用我靈魂的全力爲你的愉快而希望，而祈禱。」

「是的，羅拿德，那我的確相信的，」伊答。

「當你拒絕我時，我想完全脫離此地，」他說——「拋棄我本來的職業，去投身於一種活動的事業；不過我又想了更妥當的辦法了——克立綈，你猜得出什麼道理麼？」

「不，我猜不着，」伊答，「你難道願意離開你母親麼？」

「不是；我不願意離開你。就是你那最冷淡的友誼，於我仍勝於別的女子的最深的深情；我對你還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不想告訴你。」

「一定要請你告訴我。羅拿德，」伊說。

「那我就告訴你。不過，克立綈，請你明白。我甯可死而不願意對你未來的丈夫暗示什麼不利的事情。我就是有這樣一個念頭，有朝一日你會需要我；所以我將棲息於你的近旁。」伊面上現着不高興的神色，頻頻朝他望望。

「羅拿德，我不大懂，你爲什麼想我有一天會需要你？」伊問。

「我也說不出所以然，克立綈。我正在同母親談話，對伊說我要到別的地方去，霎時間似乎有什麼東西對我說：「你一定要留在此地，因爲伊將要需要你！」我就在那時候決定下來。」

「你對我有這種感覺，真是稀奇，當我將要這樣——這樣——。」

「你意思是你將要快樂地結婚，克立綈？不差，這的確稀奇；這事使我猶豫不決。什麼人都不敢說一場婚姻將何結局；這也許是最快樂的，也許是最愁苦的。誰也說不定；不過萬一你不快樂了，或者需要一個朋友時，我這樣靠近你，總是好的。克立綈，你以爲對麼？」

克立綈默不作聲地站着，面上罩着一層他從未見過的陰影。

第十一章

「克立綈，」羅拿德急叫道，「假如我早已想到却故意來苦你，那我就永遠不饒恕我自己。請你聽我說吧，我已經把我自己的一生分析出來了，同時，你的也在相當限度內構出了。我將長住在此地，在這個認識你愛你的地方——你將遠去；但是我將要遠遠的照顧你；我將要常常去拜望你父親，像兒子般地對他的晚景。我將要探聽你的近況；克立綈，假如你很快樂，你不會需要我，不過你需要朋友的時期到了，還請你記住有我等候着効勞；請你記住我已將我整個的生命獻給那爲你所用的遙遠的期望。克立綈，切記一件事情——我說時，我知道你一定會相信我的——就是雖然我極甘心情願獻我的終身爲你的呼喚而候着，我仍然希望這個需要不至於來臨。我希望你一生充實了愛情與滿意，使你永不需要我的幫助。但如果你需要——請將手給我握一下，克立綈，讓我握住它做一種担保——允許我萬一你需要我的幫助，不論在那一種方式之下，不論需要的是勞力或是智力，或是心靈上的幫助，請你到我這兒來好了。」

「羅拿德，我允許你，」伊說。「我無論如何不會需要你的；我知道我的一生，將爲全部陽光，因爲我爲愛情而結婚。不過，羅拿德，萬一我需要幫助時，我很願意找你去，就是，假令遇到爲克拉武力所不及的一種幫助的時候。」

「克立綽，我得遇見你，實覺非常開懷。我不以你的不愛我而怒；我們的心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我願你把這個印象帶去，就是在這兒，你的家鄉，有一個朋友時時刻刻在留意你，他雖然不常見你；時時刻刻在候着爲你役使，聽你的呼喚；什麼時候都準備着的，什麼事變都準備着的。你願記住這一點麼？」

「願意，」伊說，眼中已滿裝着淚；「我將記住。啊！羅拿德，我真抱歉，我給你這麼大的痛苦。」

「我不承認這些是痛苦，」他答；「克立綽，我倒甯可不受還報地愛你，而不願得勝英國任何其他女子的專情的。親愛的，結婚以後，你現在的生活，將變爲隨在你背後的幻夢，你肯允許我有時來探望探望你麼？我常常到倫敦去的——兩三年一次大概夠了。」

「我希望你來得還要勤些，」伊說；不過伊也明知那種訪問，勢必使他更加痛苦。

「克立梯，我還要見你一次，」他說，「在你結婚那天，我當在那時和你話別。」

他們分別了，克立梯前往威透去，路路覺着煩悶；羅拿德呢，也匆忙奔他的前程。

「只要人家所說的有一半是真的，」他想，「伊就會需要我。伊面上已露着慘愴的曙光。我知道伊的小史將成個什麼樣子，正像此中的最後一頁已揭示於人一般。他把伊娶過去，帶伊離開所有的朋友，所有愛伊的人，帶伊到大而冷靜的城市中去，那邊伊人地生疏，無一熟人，後來他就會遺棄伊。就是現在，人家已經這樣說，現在他快要娶伊的時候，他的一切意念，一切光陰，應該是屬於伊的，而他却尋出時間來伴着那些合他胃口的美女孩子們在幽徑綠叢中徘徊。」

克立梯的吉期終於到了，晴朗而美麗。像克拉武說的一樣，每一件東西都是葬在花中——禮拜堂全用鮮花裝扎着，孩子們的手裏，也滿是花朵。烏鴉是在樹上啞啞啼唱，鐘是在發出諾音，全世界似乎都在歡騰。從大清早起，鄉人都到英格爾瓦德來看克立梯的婚禮。當他們過田埂地走來的時候，大家議論着伊將嫁的人。有一羣婦女圍在一排舊柵欄邊，討論這件事情，其中年長的一個說：

「這裏面的道理我怎麼也不懂，不過照我的意見，伊實在失着了。叫我揀，我是一定揀那律師的。」

雖然這樣，克立綈的吉日依舊是個光明燦爛的好日，它並不因這種不滿而減色。伊穿的是一身富麗的白軟緞，紗罩下面露出一圈橘子花，禮拜堂裏的擁擠，為空前所未有——全英格爾瓦德的人似乎都到了。不但如此，各人對此吉日的興味，濃厚的如同克立綈是他們家中的一分子一般。最感動觀禮的人們的事情，要算羅拿德諾爾曼的到場了。他掙扎了好一會，但他終於要去：他自己說伊的吉日不該有什麼陰影，一點兒陰影都不該有的——伊不該為想到他的頹喪與孤獨而興悲。伊應該在圍繞着伊的親戚朋友中看見他，他願祝禱伊的新生活一路平安。他坐在看不見行禮的地方，但是他還是聽見每一句話。人世間再沒有比那低着的頭與滿是痛苦的蒼白的臉更淒慘的情景。

當禮成受禮物的時候，有一個小包獻給「諾哀夫人。」那小包當即遞給新娘，伊一看便知它是羅拿德的手迹。當伊打開那小包看的時候，伊先生從伊肩上海望了過來。伊口中不覺發出輕輕的讚嘆——禮物是這樣的好看而出乎意外。一串美麗的掛珠橫在軟棉棉的天鵝絨上，

卡片上寫着：「一個真心的朋友的禮物，他願此日即最美滿生活之起源。」

克拉武看了微笑，可是他的臉紅漲得像是^{不大高興}的樣子。

「我們的情敵真是寬宏大量，」他說；「那掛珠很好，克立綈——但是我不信我會要看到你掛他送來的東西。」

「曾經做過你的情敵，」克立綈道；「現在他可不再是你的情敵了。」

「算了，克立綈，讓我想一想，在我沒有准許你之前，你一定不許掛。」

因之羅拿德的禮物，就放在旅行箱的底裏，後來竟整幾個月的不見日光。

一對年青夫婦向車站馳去，羅拿德已早在那邊等着送行了。他對克立綈說了一句匆忙的話，即「請你記住你的允諾，無論什麼不快活或需要朋友的時候，我總等在此地，住在此地的，專爲你効勞——你不致忘記吧？」

「我決不忘記，羅拿德，」伊答道，「你到禮拜堂裏來使我很快樂，還有因爲你那美麗的禮物——我將十分寶貝它呢。」

「我使你快樂麼？」他問，他的面色漸漸變樂觀了。「啊，那雖然使我難堪，我却自慰

我終於能夠到場。」

火車已經開入車站，四面全是些嗚嗚的汽笛聲，腳伏搬工的叫喊聲；在這混亂擾攘中羅拿德仍聽得柔脆的嬌聲問他：

「那麼你爲什麼要來呢，羅拿德？」

「使你喜悅，使你的吉日沒一片黑雲，」他答：伊却立着出神，真不知此生此世還有別的人用這樣大量而犧牲自己的愛來愛伊，能愛伊。幾句言別的話，一番匆促的握手，克立綈的已往的生活，從此遂成幻影。

牧師回到教房裏，只覺得一切的光明，都已離此而逝；羅拿德回到那毫無生趣的日常工作；克立綈呢，在愛情與愉快的蠱惑下，踏進了新的宇宙。

第 十 一 章

在英格爾瓦德舉行的那燦爛的婚禮，距今約有兩年了。牧師看起來已經衰老了不少；人家說他沒了他女兒，鬱鬱若有所失。倫敦他已去過了兩次，但人家很注意他回來時總不大提

起。羅拿德也消瘦得多了，面色也更加蒼白；青春似乎已經離他而去；但他的臉，却從忍勞忍怨之下愈形軒昂。克立綈從未歸寧這一次。伊婉謝伊父親招請的理由是因爲克拉武很忙，他不能輕離倫敦，而伊總想同他雙雙回門。牧師看了信，也說，「很對，我也不願意伊獨自歸寧，因爲這樣看起來很不雅觀。」他雖則如此，總不免有些懷疑爲什麼克拉武那樣不肯忙裏抽閑爲他的妻子快樂快樂。

至於克立綈，生活已大受變動了，夏天雖又臨到，可是伊現在所住的地方，並不見花開，並不聞鳥語。克拉武從來不大想到家裏的舒適問題；他喜歡都市甚於鄉間；無論什麼時候，他寧願在時髦的倫敦市上有兩個房間，而不願在鄉間有一座大廈的。他工餘的時間，多半耗費在聚會和訪問中，因此他的家庭怎樣，他就不關痛癢了。

「克立綈，我們爲一所房子所束縛，是沒有意思的，」他說，「我們只要有一層佈置好的房子，我們什麼時候要走，便可以開步走。」

所以他們就租了一層小房間，一直在那邊住着。

有一天美的五月清晨，克立綈站在會客室洞開的窗口，滿心渴望呼吸一口吹過英格蘭

德的清風，或者看一眼日規旁長着的玫瑰。

真的，他們果然卜居於倫敦最時髦的地段之一。照他現在的用途，克拉武大可以在鄉般間自己的地皮上造一座大廈，不過奧勃雷斯貴爾是一處漂亮的場所，在他看來，那就是一切的一切了。

他們那層房子共有四間。其中最好的一間，照理應該是給伊做一間雅緻的私室的，現在却做了克拉武的書房。他在那邊寫東西，家裏最好的東西如圖畫，花卉，裝飾品等，都放在書房裏。

「你一定想我很自私自利吧，」克立綉，「有一天伊機慧地看他佈置他買來的幾隻好看的花瓶，他這樣對伊說：『不過你知道做小說的時候是需要美麗的環境的。』」

「那麼我刺繡看書的時候怎樣呢？」克立綉問，帶着淡淡的一笑。

「可人，到了時候自然會有的，」他說。

克立綉等着，但那個時候却永不到來。他們從結婚到現在差不多兩年多了，而從來沒有一次置辦是為伊享用的。伊的風采，驚人地進步了，一種文雅的神采，進增了伊的嬌美。伊

那普通衣料製出的頂新的式樣，顯現出伊美妙的身材的綫條。伊的面部，已失去女孩樣的光輝，惟態度上却大有所得。對伊一望，你必定會說伊是你平生未嘗或見的美人，但你不一定會覺得伊是頂快樂的。

門啓時，克拉武進來了——他的臉照常放出喜色，當他看見美麗的夫人的時候。

「克立緹，今天天氣多好！」他說；「太陽光從來不大晒到這角上來的，如果能夠晒進來，房子就很亮了。可人，我們今天吃什麼早飯？」

「照常的味兒呀，」伊答，「倫敦火腿，倫敦蛋，和倫敦碎米薺。」

「你意思頂好將它們全換做一壺從教房花園裏蜜蜂釀的蜜是麼？你的聲音說的夠了。」

「對啊，」伊答。「我剛在看那些黑漆漆的屋子，渴望一見家鄉的樹林。」

「家鄉，克立緹；吾愛，這就是家鄉——不是麼？」

一年以前，那時愛情的符咒還迷着伊，在這種光景，伊一定會站起來把手圍住他的頸子說，「你所在的地方，便是我的家鄉，」但是現在伊只是微笑，在那微笑中，包含着一切。

「克拉武，今天你忙不忙？」伊問。

「克立綽，我應該是忙的，不過這六月的日光在另一方面看來，實在太難了；它使我腐化。我應該工作，而我想出去的意思反而來的多。」

「出去，」伊隨說一遍，「到鄉下去？」

「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有大樹可乘涼，」他答。

伊機驚地看看他。

「我知道我已經在說第一百遍了——但我總不懂你為什麼不住在鄉下，克拉武，你着實在那種地方有益呢。」

「六個月過來可就要把我悶死了，」他說；「我是從人性裏採取感悟的；給我男男女女的社會吧。」

早班郵差送來三封信——一封是出版主人寄來的，滿是些好消息，另一封是另一出版主人寄來的，要求他隨自己的意思寫一篇小說，看到第三封信時，克拉武就格外高興了。

「正是這樣東西——」他說。「薄亥德夫人送我一張寇地方玫瑰花展覽入場券，還要我同他們一起吃飯。看啊，克立綽，做名作家的滋味怎麼樣。」

「看啊，做名作家太太的滋味怎麼樣，」伊釘上一句。「玫瑰花展覽會！啊，克拉武，多麼好看呀！」

「這正是我渴望的東西，」克拉武道。好了，我要和我的工作再會了。」

「克拉武，你可以帶我一同去麼？」伊懇摯地問。「我喜歡玫瑰花，我很想去呢。」

「你看，入場券只准一人入內，」他答，半猶疑的樣子。

「沒有關係——入場券我們好買的。」

「現在不行了，他們都買完了；此外，而且還有午飯——我不能沒有請帖帶你去。我將來帶你到別處去補起吧。」他說。

「我想出去的時候，總是這個老套——你不帶我出去總有緊急的理由的。」

「哪，克立繚，那太不公平了。你知道我業務上的困難——我不得不出去到人羣中混混。」

「那你不能帶我一同去麼。克拉武？」

「有時我可以帶你出去；但是原則上總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得去打扮了，預備馬上動身。」

。』他並不問伊將怎樣消遣這一天工夫——伊將怎樣自娛；從他接到薄亥德夫人的條子起，直到他動身，他從未與一念及伊。

『克立綈不高興，但是我也不得不然，』他自己說。『我不敢把伊介紹薄亥德夫人。如果薄亥德夫人知道我已經結婚，怕我有生之日，伊再也不會給我第二個請帖，而我最高的期望是靠在伊身上啊。伊說已婚的男子總是不活潑而愚笨的。我不信這種學說，伊却反是。此外，還有伊素來嫉妒別的女子，假如我介紹克立綈樣的女子進入伊的隊伍，伊必定會永不恕我。』

至此，他又猶疑一番。

『結果呢，』他續說。『克立綈一定是那邊最美的人物；伊勢必會引起大家的驚羨。我就要被指為伊的丈夫，那時的我，將必因伊而受人注意。但如果我獨自出去，我必因我自己而受人注意。歸根，我想還是沒有伊和我在一起為妙。』

他臨走以前，也曾吻伊，但他毫不提起伊的寂寞。婦女們不能希冀與男子們同樣的往外跑，把這種暗示去鼓勵克立綈，乃是笨伯——伊儘可以自己設法去娛樂。

「假使我回來的遲了，你可以不必焦急，」他說。「再會，克立緋。我回家時，讓我看高興的面龐吧。」

他唱着「再會，可人，再會！」走了。伊從新走到洞開的窗口；但這次伊的心坎上，已萌芽一種新的痛苦。

第十三章

這是個美好的天氣，玫瑰花展覽會成績極稱可觀。空氣是這樣的甘美，並充滿了芬芳的味兒，一切一切，莫不使那最易受外界影響及最易因外界影響而起疑感的克拉武陶醉，昏迷。他從來沒有覺到那樣愉快過。薄亥德夫人一味的款待他。伊是倫敦社會裏的一個權威者，是一位高貴的富麗的女子，伊先生捐棄一切希望，已經有好多年了；伊就是他以及他所有的一切的絕對的主宰；他唯一的塵世的安慰，便是伊的伴從。有時聽到別人說薄亥德夫人如何趾高氣揚，他便聳肩嘆息。他聽說男子被他們的太太征服，便現出哀憐的狀態。他從來不會對伊有怨聲——伊的品格，是超乎一切猜疑的；人家以為伊放蕩，驕橫，與風騷，但是從來

沒有人以輕侮的語氣去攻擊伊。伊講究容貌比任何英國女子來的當心，但終於也不見有人埋怨伊。在公共場所，薄亥德公爵與薄亥德夫人總是在一塊兒的，可是在私下，他們連一句話也難得交談的。薄亥德夫人精敏能幹，雄心勃勃；伊知道伊的地位不致被人攻破，並且伊能幹別人所不能幹的事情。伊所喜歡的事情之一，就是拉攏伊的能幹而顯赫的人；伊素來喜歡作家與畫家；伊對於克拉武的著作極爲心折，要同他認識往來，固已早有此心。他的美貌與那動人的禮貌，使伊喜歡。伊逢人便說克拉武；伊對於他的書，比一切廣告和評論報都來得有效。他覺到他自己的交際，驚人地廣闊起來了。伊讚揚他，讚揚他驚人的才具。伊替他運動他所夢想不到去遊玩的府第的請柬；但是總說一句，薄亥德夫人總不是他所能交往的無上的朋友。這並不是伊想或有意給他一種不良的影響，然而不知不覺之間伊却成就了這個事實。克拉武第一次到薄亥德邸去見伊，是爲了應「便鼓」之約。那晚他大半工夫就在伊身邊，這樣約模過了兩個鐘點，他好比受了什麼高深的教育一般。他聽到許多他從未聽見過的理想與見解。其中最引他注意的——也許因爲感他自身最深的緣故——便是薄亥德夫人所公開表示的什麼已婚的男子，無論他的才具多麼好，極少甚至於絕無機會在社會上獲得地位的一段

意思。克拉武鴉了，深刻地思索着。他早定下了一生的目標——他志在以努力的工作與成就，去博取站在一般人前面的地位。爲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對自己說他必得對這世界焚燒馨香——他非尋求大人物與豐富的社會不可。像介紹給薄亥德夫人這種機會難逢的開端，可說是他有生以來破天荒的遭遇。伊握住他的手，看他如同是伊自己的被監護人似地介紹給那時髦的社會。時髦社會對薄亥德夫人的被監護人總是表示歡迎的，簡單的理由，就是因爲他們總是有財有勢的。

當他初到倫敦的時候，他自己最得意的，是把他那美麗的太太介紹給他的朋友，但那種時期的朋友，如今早已置之腦後了。克立綽如果高興，儘可以去拜望他們；他們現已成爲他所需要的朋友的水平綫以下的一類。他目前在倫敦最顯赫團體之一的中間，以他的美貌，他的溫和的笑容，他的流利的說風去引勸人；但是要鞏固他站在那邊的地位，他必須絕對不提克立綽。他的結論是他的事情，不一定要使它公開——就是如果他喜歡談談他的婚事，便可以那麼做；要不然的話，他也儘可以嚴守秘密。又如果有人慎重其事地問他這問題：「你結婚了沒有？」他當然不撒謊；在那情形下，他就回答，「結婚了」。不過那情形是不大會

實現的。這樣，對於克立梯並沒有什麼不尊重；而在這個世界，一個人還是研究如何上進的好；克立梯還是放在後面爲上。等到他的地位穩固一點的時候，他可以把伊帶出來的。他很鍾愛伊，因伊而自傲，但是在目前，伊祇能做他在社會上的障礙物。那樣，在他進展的開端，也許會遭失敗的。

他帶克立梯上戲院子去覺得十分得意，在那裏伊的美貌受多人的注意。還有到音樂會去，那裏，伊每因喜歡音樂而感覺愉快。現在他卻對自己說，不能再那麼幹了，恐怕薄亥德夫人一班人會撞見他們。其實，他自己早已打定主意，雖則他自己的思想對自己的心意還未清晰型成，他帶克立梯一同出去愈少愈妙，免得爲他的新朋友所看見。他認識薄亥德夫人是在春天；現在已經六月了。他依舊堅持着他的主意。

第十四章

每一個人都在議論大家所認爲爽心悦目的一本書。評論報上稱讚它——大家都買來看——這本書被議論，被批評，被羨慕，直至它懸掛在每個人的唇上——時代的小說，大家都道

樣說。此書名叫被摧毀的幽居，作者克拉武，有一天早晨醒來，已覺名滿天下了。

「你獲得了你一生的大成，」薄亥德夫人道，伊是第一個道喜者。「現在前程全靠你自己了。你自己雖還不知道，這便是您一生的大轉機——從今以後，你一定是前進，或是後退，你再也不能留着老是不動了。」

「我願意得您的幫助前進，」他答道；「但我真不知道我何幸而得像您夫人這樣的朋友。」

「感謝你自己漂亮的相兒和動人的禮貌吧，」伊爽直地說。

薄亥德夫人熱烈地談論他的書，同時還告訴他伊希望下一本更加來的超越。「來，把你的計劃講給我聽聽，」伊接着說。這句話觸動了他的心事。他記起玫瑰叢中的克立綽的面龐，那時他說他已不得同伊討論計劃；現在他已完全佔有伊，而他却反而無暇和伊小談了。

「我不能自己寫一本小說養活自己，」薄亥德夫人道；「可是對於別人的著作，倒是個好判官。下星期四我們先生要有個政治的宴會，請你一定來。我想給你一些有用處的介紹。」

他的得意，非言語所能形容。他現在完全處於薄亥德夫人的勢力之下。在某種地方，伊的確是一個無上的朋友；伊把有地位的人介紹給他。那種有最大幫助於他的人；伊宣傳他的天才，他的動人的禮貌，他的智慧與善惡針鋒的諷刺語，講得人人都渴望一見其人。

「你的成功現在差不多要確定了，」伊對他說；「你所該研究的唯一的問題，只是你的婚姻。我很知道你該娶個怎麼樣的太太，該是那類的女子。」

「你知道麼？」他答，帶着極不安而拘束的一笑。

他的臉紅漲了，他的手發震了。像薄亥德夫人這樣眼光尖利的人，那裏會看不出這些受刺激的表示，不過伊自己以為這表示全是爲了他愛慕伊自己所致。

「你理解力這樣強，我想你決不至于被美貌所蠱惑；只有最懦弱的男子才會被美貌所拘束；你倒不像是個弱者。」

「伊如果看見克立綉，不知道要怎麼樣說了？」他自思道。

「大凡做美人的丈夫的，十之九九會向着那無價值方面下走——伊的美貌使他偏重到一邊兒。我想你一定不喜歡人家稱你諾哀太太的先生，是麼？」

「我想我不會喜歡，」他答。

「我的意思，」伊續說，「我以為一個男人所能充最可恥可輕和最無價值的位置的，便是做美人的丈夫。請你不要自戕在那塊岩石上。你要結婚，對方非一有頭銜的寡婦不可，或者是一個有高位和財產的人，伊能供給給你恰恰爲你所需要的那差額。你懂麼？我也可以算是你的教母；因爲我給你這許多有益的忠告。」

「是，我懂得，很懂，」他慢吞吞地回答。其時他極想將他結婚的事情告訴伊，並且將他自己自私式地愛他太太的事情也告訴伊。良機已過，他終於沒有告訴伊。

他覺得來找他的人越弄越多了，請帖好像雪片般的飛來，使他不得不在工作上實行變通辦理，而昔日克立梯看見他的機會少，今朝却變爲更少了。伊總是拖長着早餐的工夫，伊要想對他說的無論什麼話，都得在那個時候提出；但他現在以爲他自己如果要在社會上發展，一賞素願，非將早飯的光陰完全回到工作上不行。於是，一杯咖啡，就搬到他書房裏去，克立梯則獨自吃飯。伊生性喜樂；他倘若被迫於真正的必要，伊決不以爲意；無如他從伊那邊奪去的工夫，還是拿來去給別人的。一到正午。他的工作完了，他就馬上出去，而伊就不知

他要到幾時才回來。有時他回來換禮服，有時則直到半夜始歸。起初，伊還自在地耐着，因為起初他總是想出些使伊滿意的理由來做口實——伊呢，也深信無疑。伊雖然對於他作樂的範圍知道的不到一半，伊却總是想他的時運不壞。

一天清早當燦爛的陽光使伊回憶到那有青的草和開的花的英格蘭瓦德時，伊又站在那邊看那勉強照耀幽暗的房屋而不可得的亮光，渴望一小時的置身於新鮮的空氣中的生活。也許今天早晨克拉武會帶伊出去。伊覺得不大舒服——隨這夏日的熱氣而來的抑鬱臨到了伊；伊的兩手炙熱，伊的面色蒼白。在甘美的夏風中過一小時，就會把這種種吹去。向來生長於鄉村核心中的伊——在那裏不知有恐懼——被驚於倫敦市上；男子們狂冒地看伊——他們是那樣厲害地看伊！倫敦街市驚動伊；伊不慣那不安定而活動着的人羣。克拉武必定會陪伊一同出去的——會帶伊到當地最瀟灑的人士在馳騁散步的公園裏去的，伊想要求他。

伊添加非常的痛苦在伊親自搬到書房去的那杯咖啡裏，他已經在埋頭力作了。伊進門時，他僅僅抬頭把頭微微一點。伊說不出什麼理由，當伊看他的時候，却起了一陣微渺的寒慄。咖啡裏甘美的香味引得他高興了，他於是放下筆，含笑看伊道：

「克立綈，這真像被一位希臘女神侍奉着。今早晨你何其美呀！咖啡真好！」
伊靠在他椅背上，機警地望着他。

「克拉武，」伊說，「今早晨我覺得心痛。」

伊並沒有看見他臉上一剎那不耐煩的流露，不然，伊一定沒有勇氣繼續說下去了。

「心痛？爲了什麼事，克立綈？」

「我想到外面走走，不是在倫敦，到鄉下什麼地方走走。」

「『出去』的老調兒又來了，」他自語道；但他不作註解。他猛抬頭，臉上現着釋然於懷的神氣。

「克立綈，」他說，「爲什麼不回家鄉英格蘭去小住幾個星期呢？」

「合你一同去麼，克拉武？啊，我多喜歡喲！」

「我親愛的克立綈，你該講理，」他答，黯然色變；「叫我在這成敗關頭來離開倫敦，真是狂妄之極了。我至少有一百個約會得去應酬呢。」

這些話猶如一陣冷風直砭伊的肌骨。

「假使你不能去的話，」伊答，「我們就不必討論了。沒有你同去，我是決計不去的，別人會說你並沒有愛我。」

「胡說，」他說，不由自主地聽到伊喉底的淚音，「像我這樣的人，決不能被束縛於鄉村的狹隘的意念。」

伊默然數分鐘，明明是想抑制自己的情緒。伊仍舊高高興興的說話。當伊發問的時候，伊的聲音極婉轉而清晰。

「克拉武，今早晨你肯犧牲幾點鐘帶我出去走走麼？幾分鐘我就可以打扮好了。」

他躊躇着看他的作品，他的內心早已決定了一個「否」字，但是他必須找一個合理的口實纔好。

「克立梯，我很抱歉，」他說；「你問得真巧，今天我恰恰是頂忙的日子，我必得寫完這個；別人都靜等它呢。完了我還答應到李七孟那邊去晚宴。」

「你不能犧牲一次李七孟的晚宴麼？」伊問。

「克立梯，這可不行；你好像老是不懂的樣子。一個人像在我這種地位，斷乎不能忽略

他的交際應酬的。我非常常站在前窗不可；否則，便會失去我的地位的。」

伊於是走到窗前，屋內唯一的好地方，極沉靜地站着。

「你在想什麼呢？」他問，因為伊的神氣似乎使他不快。

伊很幽靜地回答，聲音中也不帶絲毫怒氣，但此中却含着一種痛苦與厭世。

「我正在懸想你為什麼要結婚，克拉武，」伊說；「你似乎沒有工夫對付妻子。」他笑了。

「我之所以結婚，因為我看見並且愛上了英國最美麗的女郎，」他答。

「我想你所愛的是你自己，不是我吧，」伊說。

那天伊就再也看不見他了。

第十五章

炎熱的七月快要告終了；克拉武的發展，一天勝似一天，薄亥德夫人介紹他英國最有勢力的人。他早已遺忘了他的一班老朋友，而獲得插足於倫敦市上最顯貴的社會。

「看，獨身的結果怎些樣，」薄亥德夫人時時對他這樣說；「如果你也效仿一般愚蠢的青年的作爲，爲太太阻擋了，那麼，無論怎麼樣，你就不要再想顯露頭角；請你記住一個人游泳自如的地方，兩個人就要淹死了。」他雖然知道這些都是假偽與似是而非的觀念，但他仍舊讓它們影響他。

顯赫的報告送到英格爾瓦德去了，送到高等學校的校長那邊去了。他聽到他兒子交接上了那班朋友，不覺驚奇萬分。他讀了兒子的信，自豪之心，油然而生。他並不因他兒子交遊了那班有財有勢的人而歡喜，實在是爲他兒子會見了一班才子學者而歡喜——就是那些名聞當世的人，就是這一層仰他歡喜，克拉武會和一個伯爵兼大政治家聚過餐，也會和一個候爵兼大政治家共過席。他並沒有想到在這些交際榮樂中並沒有提起他兒子美麗的太太的奇怪，他夢想不到克立緹會故意被棄在後面，免得克拉武已婚的事實，引起人們對他的偏見。教房裏並沒有得到這樣熱鬧的報告，克立緹不時寫信去，但是伊的信裏，從沒有半句怨聲，不過那些信，總不像一個快樂的女子所寫，這一點牧師那裏會不覺得呢？

羅拿德跑去看看他，兩口兒夜復一夜的在園子裏日規旁消磨，談談他們兩人所愛的一個

人。有一天晚上牧師似乎非常憂鬱，後來他終于不得不對羅拿德敘說心事了。

「今早晨我接到克立綈一封長信，」他說，「伊覺得倫敦的夏季生活難受極了。我着實有些擔心呢。」

「担什麼心呢？」羅拿德問。

「我也說不出——好像是黑影般的；我總覺得伊不大快樂。伊並不是出怨言，可是伊信中的口氣，壓根兒悲慘得很。」

「我聽說克拉武得意得很呢；他父親告訴我他同谷雷漢伯爵吃過飯，伯爵絕口稱讚他的天才和著作。他好像在社會上活動得很；同時，他不久將到達成功的頂峯。」

「不差，那點我也相信的，」牧師頂灰心地說；「他實在非常能幹；不過我以為雖然如此，克立綈總不見得快樂的。」

「我們向好的方面希望吧，」羅拿德嘆道。「有一件事情你老人家可以安慰的——就是伊嫁了伊所愛的人。」

「不過爲什麼我們老是沒有聽到伊的消息呢？——爲什麼總沒有一件事情提到克立綈的

呢？」牧師叫道。「我們只聽見克拉武和這個大人物宴會，和那些偉人會晤，爲什麼克立締的名字從來沒有提起過呢？羅拿德，你知道我向來所愛心的事情麼？這就是——就是伊有意地被禁錮在後面。」

「假如我也這麼想，」羅拿德的面部受熱般地紅漲了，「——不過現在沒有人可以去干涉了。」

「我始終就以爲他是頂自私自利的；我對於他不滿意當中的一點，就是他第一總是想到他自己，而要每一個人每一件東西都屈服在他的下面。」

「下星期我有事要上倫敦去，」羅拿德道。「我用去拜望伊麼？」

就是在遼遠的期望中——就是轉一個想去看伊的念頭，就是聽到他自己的聲音，他那健壯的軀幹，也會震顫起來。牧師抬頭現出心事寬放的神氣看他。

「羅拿德，我希望你去，我自己已經去過好幾次了。但當時伊並不向我訴苦，我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似乎待伊很好，很顧着伊。可是伊已經失去了伊那嬌柔的微笑以及且作且歌唱的故態。伊無形中給我一種「一個人在竭力打開疑難問題」的印象。你如果能夠

去，我當然是頂高興的，羅拿德；有人去望望伊，我總覺得開懷些，可憐的孩子！我從來沒有喜歡這門親事過，也是永遠不會喜歡的了。」

在七月的最後一星期，羅拿德上城去了。他先到林肯旅館，他的公事在那邊。等事情辦妥後，他就到奧勃雷斯貴爾去。那地方的幽暗，嚇了他一大跳。他奇怪一個生長於芳草堆裏的人怎麼耐得住這個。當他詢問諾哀太太在什麼地方的時候，他的心跳的厲害，面龐也倏然變色了。他遞進了他的名片，使伊有工夫攷慮見與不見的問題。女傭匆匆回來報道諾哀太太亟望見他。

他被引到一間屋子裏，佈置得很不差，的確不差，但是暗的使他最初連方向也辨不清楚，那時，在幽暗之外，一位面色蒼白的美貌女子出來了。

「克立絲，」他叫了起來，伸手握住伊的手。一陣強烈的愛情與痛苦湧上心頭，就像他這樣健壯，也竟有不得不竭力鎮靜之勢，因為那種情緒，似怒濤般地衝激他。他自己也說在那時候，他才知道他是如何愛伊，直到那時方才知道。

伊溫柔地，帶着不可抗的柔和的動作引他坐在一把椅子上，輕描淡寫同他談天，使他看

不出伊早已看到他的勃發的情緒。

「這幽暗的房子嚇壞你麼？」伊問，「我幾乎忘了太陽光是個什麼樣子。我似乎覺得每一樣合時的東西就是幽暗的和沉悶的呢。」

「這房子黑極了，」他說。「你一定想念教房裏的園子吧。」

他看見伊面上痛苦底顫動，聽伊接着說道；

「請你把園子裏的一切講給我聽吧。今年玫瑰花好麼？鴿子可是仍舊在日規的周圍做窠兒……請你告訴我；就是聽聽，也猶如渴死時得水喝一般的好。」

他偵察出伊話裏的每一字內，都含着激情與痛苦的音韻。他自語牧師說的不差。克立綈果真不快樂。他把關於花，菜，蜜蜂的每一件瑣事都講給伊聽，他又講給伊聽他如何同伊父親一塊兒消遣晚上的光陰，如何常常提到伊——伊坐着靜聽，他見伊淚已盈眶；他覺得伊已忘懷目前，回到家鄉的老花園裏去了——又成爲一個快樂的孩子；他又見伊的淚如雨直下，他知道伊自己毫不覺察。

「你想這多奇怪啊，我會在這黯黯的倫敦房子裏同你談天，」伊說：「這真像一片舊的

生活忽地被割去而換上了一個新的。」

他對着微笑，隨即打下了堅定的主意——因時機需要它——他發問：

「你先生在什麼地方？」

他不能不看見伊臉上霎時顯露的紅雲：

「他不在家，」伊幽靜地答道。

「我盼望我能看見他，」羅拿德說，「我本來想今天其餘的工夫要求他的款待的。」

「我很歡迎，」伊簡單的說。「我們可以儘管談談英格爾瓦德。我不知道他回來不回來

——他的邀約，多時候把他耽擱在外面的。」

至此羅拿德更加精細去觀察伊；的確，在美量上伊已經長進了——伊那消瘦文雅的身材更發達的完全了；伊面上減了些歡愉，但同時却增了些思想，還有面上的態度也進步了，不過瘦而蒼白，並帶着厭倦與抑鬱。他見了滿心驚疑。

「你氣色不大好吧，」他溫柔地說；「我覺得倫敦好像不大合你脾胃的樣子。」

「於我不大相宜；不過現在既然已經是我的家，我總得使其舒適，」伊答。

「你也出去走走麼？」他問。他又看見伊面上的窘態。

「沒有像我所喜歡的一半；不過這一部分也是我自己的不好——我在街上老是那樣慌張，克拉武呢，又沒有多大空閒。」

沒有一句埋怨——沒有一句說及他怎樣日復一日遺棄伊——伊怎樣通宵坐等他；連一個字的怨聲都沒有，可是真情早已大白於面上，那些厭倦容忍的紋痕，以及昔曾為喜悅的嗓子裏的那種倦怠的音調。

「克立綈，你為什麼不到英格蘭瓦德來呢？」他問，不自覺地又回到舊日的稱呼。

「我不喜歡一個人回去，目前克拉武又太忙，」伊說；他懂得伊不願第一次歸寧就沒有丈夫伴着。

他們又談談克拉武的得意，他怎樣完全脫離了舊的生活；他的時髦的交遊；他怎樣在時髦世界上步步前進。

「你呢，克立綈？」他婉轉的問，「你不像在這時髦社會上的成功也有分兒呢。」

「羅拿德，你不懂倫敦的生活。一個男子在社會上着實是單身容易上進呢。」

「我倒不信，」羅拿德道，說着，又忙自帶住。
他等到十點鐘，還不見克拉武的影蹤，只得就此告辭，替伊更加納悶。

第十六章

在培爾格來維亞地方的大廈中間，有一座迥異於鄰屋的屋子，每一處看起來，都可以說它是寶石。它的建築法與裝璜，都是十分精妙，天花板是仿勃仁的粉飾法。在倫敦算是頂好的；有些壁畫而且是無價之寶。屋子是仿意大利別墅的式樣，有一寬大的白的大理石階梯，一間美麗的過弄，和那大而又高的房間。寬闊的走廊裏滿是些圖畫，雕像，與花卉。客廳，是倫敦最上雅的一間，門通一間長而美的暖花房。目前這座大廈爲飛，敵帥特夫人，就是敵帥特侯爵的有錢的寡婦所居住。那侯爵在一年前逝世了，遺下一筆大財產，就給那無人管束的女屋主。

伊父親，奧斯丁陸軍大佐，在西班牙旅行的時候，娶了一個美貌的西班牙女子。有人說伊是一個極退拿人，並含有西班牙最古最廣的血統。陸軍大佐從沒有帶伊到過英國，也從未

給伊入過社會，但他熱烈地崇拜伊。伊過了兩年便謝世，留下一個女兒，就是飛，曾經在巴黎，德國，受過高等教育，十六歲時才回父家；他呢，沒有幾個月工夫也就死了，將他的獨生女兒托他最老的朋友，敵帥特候爵，保護。伊生來多姿，多情，但非常固執，一定要以自己的力量入世。伊對老候爵毫無愛情，連假做愛他的表示都絲毫不曾有過。他娶了他的被保護者，但他所忍受的是什麼，他同伊同居的生活是怎樣，從來沒有人知道過。伊從來沒有好好待他，伊却似帶一陣嬉笑的旋風在他的生活中，使他不知所措，亦不知所云，兼且不知如何清醒他的思想。他很愛伊的黑俏和經久的活潑；但他婚後活得不久——他死時，伊還只有二十歲。他的榮銜與財產，全遺給他親族第二房，只有他在日的儲金全歸伊承繼。二十歲時伊就成爲這大產業的主人，伊就決定過那快樂的光陰。第一件事就是買培爾格來維亞的住宅，不多時伊不但芳名四揚，並且交遊廣闊了。伊美而性僻。伊的好友，便是薄亥德夫人。伊們兩人的習慣，嗜好，觀念，多半相同，故覺情投意合。

六月裏有一天兩朋友坐在敵帥特夫人的私室裏，空氣中滿載芬芳；窗門展開着，一陣陣的香氣從晾台上吹進來。珠簾低垂，房間裏現着淡柔柔的光線。薄亥德夫人自身是一個美女

，伊穿着淡藍透紗的晨服，看起來既美麗，又文雅，合着那受過高等教育的風度；而敵帥特夫人，看起來却比較的可愛而重感情。伊具有伊母親的西班牙美麗——一張富麗的臉，黑而明亮的眼珠；挺秀而濃色的眉；一叢如絲般的柔髮，黑的像烏鴉翼兒一般，帶着天然的縐紋。

「今天多熱啊！」飛懶洋洋地說。「這種天氣使我感覺整個的人生厭煩。」

「那麼試一試新的如何——例如一個情人？」薄亥德夫人提議道。

「但那也有種種麻煩的事情，」飛答，「你可知道我生平實在從來沒有踏入過情海？但一旦我實行了，願上帝祐我和我所愛的人！」

「爲什麼呢？」薄亥德夫人問，伊對於熱情的重視是不大慣的。「爲什麼呢？」

「因爲，」伊答，「別人脈管中只有血，我却有火。」

「我說那很不好，」薄亥德夫人笑道。

黑亮的眼珠閃耀着。

「薄亥德夫人，你進一步知道時，你就不會笑我了，」伊幽靜地說。「火總比你們英國有些女子的冰好一點吧。」

薄亥德夫人起身前去吻伊。

「飛，我沒有意思要來動你的怒，」伊說；「你這樣的真摯，我這樣的浮淡。我如果是動了你的怒，還要請你原諒。像我們這樣莫逆，其間斷不容有什麼隔膜。」

敵帥特夫人仰起伊那美麗的面龐去回吻伊。

「你並沒有動我的怒，不過西班牙女子——我就是其中之一——比英國女子戀愛得專心——至少，我敢說，來得比較熱烈的多。我一旦愛了什麼人，那種愛必將成爲我的命運。」

「那你絕對和我不同，」薄亥德夫人道。「我以爲一個情人是絕對的必要的。我非有一個人爭爭口角做做朋友不行；我非有一個人送花來給我稱羨我的衣服和我一同馳騁不行！」

「不過，」飛叫起來，「你的先生可以包辦那一切的。」

「那不漂亮，」薄亥德夫人冷靜地說，「此外，一個人常常看見一張面龐，也頂容易惹厭的。我從來不會耗費我絲毫的熱情於一班追逐者的身上，我們只要互相稍爲有點兒厭倦，我們就反目分開了。」

「可是我不能那樣玩弄愛情，」敵帥特夫人道。「我對於愛情是非常重視的。」

「好，照你所說的做去吧——飛，擺脫它吧，」薄亥德夫人道。「我知道這是可怖的熱病和脫不掉的痛苦。我很知道它滿著着幻景，怪想，與夢影，我很知道它是海市蜃樓；即使上帝佑你，賜你以你所愛，失望仍必如夜晚的隨日而蹤至。我已經有過經驗；我不欲再事追求。我對於每一個盼望度安逸暢快與平穩生活的人的忠告，便是「願他擺脫愛情」。」

飛對此爽直的忠告，只會發笑。

「我也不頂確實，」伊答；「我對這問題並沒有詳密的考慮。我並不是為愛情而和敵帥特候爵結婚的——真的，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字兒——不過這一層我覺得是確定了的，就是我一旦結婚，必因為愛情而結婚。」

「得，那麼不要教它攔着做幾年後的事吧。」薄亥德夫人道。「那件事情遇到之後，你也許會放棄一切。」

「現在可還不是時候呢，」別一個笑道；「因為現在沒有一個為我比愛我自己更愛的人。」

「愛情所能有的最好的模樣，」薄亥德夫人道。「你今晚到威透兒夫人那邊去麼？」

「不，我不想去了。我不喜歡他們那邊所遇見的人；他們都是頂討厭的。」

「和我回到諒茂家去吧；那邊全是雅人呢。」

「我想我要的，」敵帥特夫人懶洋洋地說。

「我介紹你倫敦最雅的一個人。」

「那是誰呀？」飛問，含着就是最雅的人也不是奇異的語氣。

「克拉武諸哀名小說家，你看了黑刺中之黑很喜歡，我要把那作者介紹你呢。」

「認識一位作家我倒喜歡的，」敵帥特夫人道，精神稍稍振作。這便是悲慘的連索的第一環。

第十七章

那晚敵帥特夫人並沒有特別打扮的嬌豔的故意，而事實上却做到了。那班愛慕敵帥特夫人的人都說伊從來沒有像那夜的美麗。伊的朋友，薄亥德夫人，已在伊面前，還有克拉武，可說是眼前到場諸人中最優秀最偉大的「獅子」。薄亥德夫人給他以美評與佳句的惠利。

「快樂期待着你呢，」伊說。

「薄亥德夫人，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問。

「一件可以教今天成爲吉日的事。克拉武先生，老老實實告訴我，你見過真正的美人麼？」

他回想了一回家中那張時時被陰影遮住的美麗的面龐，打了一個嬉笑的躬答道：「現在我看見一個了，薄亥德夫人。」

「你勢必這樣說的；不過一個人希望於名作家的，當然還要新奇些。把我自己的問題丟在一邊，你真的看見過美人不曾？」

「我想我見過的吧，」他答，當時想起克立綉可愛的頭在他的面前。

「那麼伊是屬於那一派的呀？」薄亥德夫人問。

「白嫩溫文，像雕像般的，」他答。

「白嫩，得，今晚給你一個黑俏的，你才知白嫩在伊面前遜色呢。」

「我很高興得這消息，」他說，心中又湧現一陣「幸者薄亥德夫人會一點都不知道他

已婚的事實。」他從不曾想到把這件事瞞下，就是對克立綽不忠。那俗世的婦人用嬉笑的雙目注視他。

「你知道，你是我所寵愛的人，」伊說。

「我聽了實在無限快樂，」他答。「我真不知道我怎麼會這樣運氣。」

「部分的理由是因為我愛慕你的著作，你的天才；還有一部分呢，因為我——我並不想諂媚你——因為我並且羨慕你本人；全部說起來，就因為你合我的脾氣。無論它的動機怎麼樣，我總之是喜歡你。」

「我實在太高興了，」他答。

「你一定會問我這種種安排爲了什麼，」薄亥德夫人道；「我告訴你吧，我不是時常很肯定的忠告你不要結婚麼？因為你的地位，我頂確實的相信，「一個少年結了婚，他的一生就完結了。」不過現在我却有點兒理由要改變向來的主張了。自然，沒有充分的資力而結婚，徒使妻孥的負擔阻礙你在社會上的前進，是一件事；同一個富有的繼承人結婚又是一件事。今晚我將介紹你英國最顯赫的女人。讓我悄悄告訴你，伊是很有錢的，誰娶得伊，誰就可

以在社會上獲得一種安榮的地位。」

克拉武只是且笑且嘆。

「一位美人和富有的繼承人，薄亥德夫人！我想伊一定不屑理我吧。」

「伊很羅曼的，伊對於我介紹你的意思，似乎很高興呢。此外還有一件好不過的事——伊平生從來沒有同什麼人發生過戀愛。我意想那還是一方潔淨的田野。」

「薄亥德夫人，你真好，這樣留意我的事情，」他鬚髯鬚地說；「不過我不知道你賜給我這個介紹是否得計。那位夫人也許不能加我以青眼吧。」

「我很知道伊會喜歡你的，」薄亥德夫人道；「伊也像你一樣羅曼，充滿了詩意和幻想；伊雖則說愛情和情人，沒一樣於伊有興味，我可不相信，我並且可以預言伊會深入情海——為愛情而結婚。給聰敏人一個暗示就夠了。」

他要是真有真誠或正義的知覺，應該將事實的真相告訴伊，或者拒絕參加。他連那一種覺悟都沒有，否則他必然擇一而行；而事實却如此，他自己打定主意，說他還是看看這生客是個什麼樣子，同一位美而且富的繼承人過幾個快樂的時辰爲上。當他自語他多麼傻，在不知

世界將怎樣替他安排之前娶了一個妻子以自縛的時候，他一再咬牙切齒。

一小時之後，他已站在一個生平所未曾見過的美人面前——一個眼眉髮都烏如黑夜而容貌美豔的女人；金鋼鑽在伊髮上衣上閃耀時，覺得如火光一般。伊外衣的摺縐，文雅地繞着伊；一股美妙尖銳的香氣，從伊那豔盛的拖地的飄帶裏冒出來。他正在對伊鞠躬，昏眩得像一個直當着太陽光的人一般。

「今天得遇見先生，實在榮幸之至，」一種嬌脆的聲音低低說道，每一音符帶着愛撫之情；薄亥德夫人站在旁邊只是微笑。伊相信將這兩口兒拉攏，委實是伊能力所及中最善的善舉。「我拜讀過大作——黑刺中之黑——諾哀先生，我還羨慕那本書，不幸的，現實的人生，沒有書裏面的人一半的良好。」

「你以為這樣麼？這個問題，容我將來同你討論吧。這一舞你有約麼？」
他們倆一同走去；薄亥德夫人看了微笑。

一個鐘頭以後，跳舞停止了，歐帥特夫人有克拉武不斷地侍奉，最先走到暖花房裏去，那香氣四溢的花叢，原是最足調情的地方。過一會兒，伊又嫌它太熱，於是一同緩步到草地

上，那邊的紅燈大如星宿，風，因為夾着玫瑰的香氣而甘美。

「這裏好一點，」飛道；「我多贊成在月下跳舞——這樣一定加倍的羅曼加倍的美妙。」

「

「再加上那「靠不住」，」克拉武笑道；「十夜月亮，倒有六夜是蒙着面的——那六夜我們該怎麼辦呢？」

「啊，我把那一點忘了，」伊道，「我還在想每夜都有今晚的亮呢。」

「人們對於月亮的觀念真是各式各樣，」克拉武道。「據我所知道的，有些人當它是夜間的皇后：美秀，幽靜，文雅，有些人又以它爲一切冷酷，多變，和任性的要素。敝帥特夫人，你站在那一方面呢？」

「我愛月亮，我相信它。」伊答；「我常常想有一天我們得多知道它一點，或者下一代的人能夠多知道它一點。你看過勇爾斯浮爾的月中旅行那本書麼？你想那種事情可能麼？」

「在生命握住了目前的限制的情形之下，我以爲是不可能的，」他答；「將來人對電氣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時，他們或將得到較長和較充實的生命；現在他們已能在幾分鐘內將思想

傳渡海洋；那還不過是事情的開端——電氣在幼稚時代——充分發達的時候正不知要怎麼樣呢。」

「我從來不大想到這些事情的，」伊慢吞吞地說。

「我倒常常想到的，我相信電氣的稀奇無窮盡；我有時獨自懸揣，不知它要到什麼地步。」

「像我們這班漂亮圈裏的人，很少注意科學的事情的；一頂帽子的樣式，一件衣裳的配法，一隻寵狗的名字，倒反當一件事情；其實這究竟是些煩人的瑣事罷了，」說時，聲音間帶着三分惋惜。

「瑣事湊成生物的數量，」他引用道。「敵帥特夫人，你一定會想我是個乏味的同伴吧。我不是請你到明月下來談科學哲學的。」

「我喜歡；我並不厭聽，」伊溫柔地說；伊真的聽着，並且現出伊從未對別的男子有過的雅度與忍耐。音樂的驟然停止使伊中止。

「從我們出來後，多少舞舞過了？」伊問。

「我倒說不出——我沒有計過時候，」他答。「也許我們在這裏已經一年，也許還只有半點鐘，我不能說那一個。」

「你計算過甚麼？」伊問。

「我只有看見一顆，它的光這樣的亮，使我再也看不出別的。」

「我們的哲學，或者說是我們的情緒，或者是隨便什麼東西，現在得告個段落了，」伊說。「我受過許多舞的約，我全把它們忽略了。諾哀先生，你要教我給煩死了。」

「我情願爲你在這裏所消磨的工夫而以隻手打全球，」他答。說罷，二人悵然離月光與衆星而入舞場。

第十八章

克拉武回家後，忽忽若有所失。那烏亮的雙眸，似乎在焚燒他的腦袋，那輕溫的聲音，不肯離耳而去；還有不知在什麼地方，是一朵伊送他的半萎的蓮花。

他眩惑了——這不僅是爲了伊的美貌而眩惑；伊的頭銜，財富，與天才，也都與有力焉。

。伊負有宿古尊貴的姓氏，伊原是個被半個倫敦時髦社會所追逐的人。不止一個王士裏的貴族把他的冕冠放在伊的腳前；然而伊，這樣的美貌與貴顯，偏偏垂青於他。在這年青作家看來，的確是異乎尋常——不過並沒有異常——他知道他自己也是美貌多才。「爲了這種種，婦女們那得不愛我呢？」他自語道，帶着十足虛榮的一笑。「伊也不是第一個呢。」

他眩惑了，當他來到自己門前，回復了車子，黎明的新象，已佈上了大地。他還是被那黑而耀的美人所迷醉而在半狂。他用門鑰匙輕輕地開了門，走上樓去。會客室門開了，只見克立綈，站在那邊，蒼白而疲倦，在這極早的黎明。灰色的燈光照到伊的臉上，清清楚楚露出疲憊的紋痕在那可愛的唇緣與美麗的秋波。伊的顯現，對他直像是冰冷的瀆水浴一般——蒼白的臉，帶着默責的神情，金色的髮，瘦白的手——這猶如他猝然遇見別一個世界裏的精靈。他猛地搶過伊手中的臘燭，怪叫一聲道：

「這算什麼意思？難道一個男人不能夠出去幾個鐘頭回來不致見他的太太像鬼樣的出現麼？」

「克拉武，我不是出現呀，」伊說，「我不過在等你呵。」

「我早就告訴你不要等我。要是下次我回家時再這樣被糾纏，我會不回來的。」

伊臉上慘白與厭世之忽現，眼中驚奇與愛傷之退至，却鎮靜了他。他對伊這樣兇狠說話還是第一次，而這番話，恰如寶劍般直刺伊心。他這纔放低了聲音，說道：

「現在已經早晨四點鐘了，於你太遲了；你爲什麼等着呢？」

伊聞聲驚恐，連連往後退去。這種樣子，是伊所從來沒有過的。

「時候遲了，我焦急着你。我害怕起來，我便睡不着了。哎呀，克拉武，你真的怒我麼？」

「克立締，」他道，當他看見伊胸部起伏頻速，碧眼已淚汪汪欲滴的樣子，「像這樣遲的時候，你要是哭起來，我又要出去了。」

伊站在他面前，面色和伊身上那件梳粧衣一樣的白。伊的身體，已疲倦的萎靡不振；伊冷靜地望着他，但這完全是失望的冷靜。

「克拉武，我想不到你會這樣兇狠對我說話，」伊道。

「我也想不到你會這樣蠢笨的做。我不要再這樣子受注意，受哭泣，受坐等，而使我煩惱。」

。切切記着我有我處世的方式，我得依照我自己的意志做去。」

當他走開時，一朵半萎的蓮花墮在地板上芬芳撲鼻。伊俯身檢了起來，但他立刻急蹣地從伊手中奪去。

「給我，」他一邊說，一邊將花奪去。

伊眼看他端水在玻璃杯裏，頂溫柔頂愛護地將它放在水裏，伊的眼睛含着驚訝的神色跟着他。

「克立綈，我們談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續道，「讓我一次爲數總告訴你，我不許什麼樣的干涉加到我處世的方式。我倘若要爭榮於世，我得廁身交際場中；我倘若要入交際場，我又得聽從交際場中的慣例，你懂麼？」

「懂的，完全懂的；不過你爲什麼把你我的利害分開呢？爲什麼不帶我一同到交際場中去呢？」

他就以伊所從未見過的最憤怒最兇狠的態度對着伊。

「我這一生可沒有你的地位；你難道看不出麼？」他停住不說了，這說話的勁兒連他自

已聽了，也吃了一驚。伊臉上與唇上的血色全沒有了，蒼白得如死人一般。伊震顫的好像被什麼人狠狠打了一拳；伸出伊的兩手，好像想遠開眼前什麼可怕的東西。好一會纔慢慢吞吞說道：「你這一生可沒有我的地位；那你爲什麼要教我進去呢？」

「我不知道——我大概是發癡了！」他大聲說道。他那說話的兇狠，連他自己也驚恐起來；他覺得慚愧——慚愧他自己的脾氣和言語。

「克立綈，我是沒有意思的。你觸動了我的怒——你使得我說不是我心裏所要說的話。」

「可是你已經說了，」伊很憂悶很緩地回答。

「男人不是好脾氣種子，」克拉武道；「如果有什麼比別的更可惱的事情，那便是一個人快快活活了一夜回家來看見一個死色的埋怨你的太太坐等着你。這正似看見了一個鬼，實在是這樣的；聰敏的女人不會有這種舉動的。」

「我發誓不再這麼了，」伊說，轉背向着他。

「克立綈，你發脾氣了，」他說。他能說他所要說的話與他所自願的事，不過如果是伊

有意來激他的怒，那當然是另一件事了。『你不該發脾氣；你自己想想你對我的觸犯。』

『我再也不這樣觸犯你了。』

『克立綈，你現在索性發起怒來了，』他叫道。

『不，我生平從來不發怒的，』伊道。

『我倦極了，』他攔住說道；『早晨不要叫我醒——讓我睡着。』

伊對於自己毫無思慮，毫無眷顧——並不想入睡或休息。伊默然向他望了幾分鐘，纔說

道：

『我奇怪你到底還是我在英格爾瓦德所認識的那個克拉武不是？』

他站起來，口中喃喃發誓道：

『讓你一個人罷！你想早晨四點鐘是攪嘴的時候麼？女人從來沒有一點知識的；收場罷。』

。

不到幾分鐘的工夫，他便沉沉睡去，伊乃悄然起身，回到那幽暗的會客室裏，就是伊等

候了好多時候的地方。他的話刺入伊的心窩，而其傷痕，已在汨汨地流血。有些做妻子的一

下子就會過去，不大再去想到，可是於伊，這樣被寵容愛護的人，這一席話可就像死刑的宣告了。

這究竟是不是在英格爾瓦德極端崇拜伊的同一克拉武；是不是帶伊離開家鄉，父親，朋友——羅拿德，和伊所親愛的一切的同一克拉武；是不是向伊求婚，日復一日，用着那樣溫柔的順從，告訴伊他的生命懸繫於伊的愛上的同一克拉武？那一個克拉武，崇拜伊，把他的心放在伊的腳前，告訴伊伊是最可愛最親愛和最好的人。這一個克拉武，擺出冷酷的面龐，說出苛刻的諷刺的言語，像一點也不愛伊的樣子。結婚使他變成這個樣子麼？伊總是百思而不獲。在伊想來，他應該因為伊的捨棄世上一切而格外愛護伊。但他說：「我這一生可沒有你的地位。」這是真的麼？這可能變為真的麼？他難道用那樣熱烈的愛來求伊的婚來得勝伊，不過發現伊是他的贅疣麼？怎麼會到這種田地呢？在伊純愛的直率裏，伊真是難以明白。他同伊說過，美麗的太太，能給他以莫大的幫助；現在他反而以伊為可恥，從來不願意帶伊一同出去。伊記得他同伊這樣說過：「我巴不得有你時時和我在一起，共同討論計劃。」現在伊時時和他在一起，他反而耐不住伊在他書寫中相擾。伊自語道：「他向來以我為美的，

難道我的美已經失去了不成？」

不過，其中最劇心的刺痛，還是那朵半萎的蓮花。伊自然而然地覺到那花是女人戴的；那人是誰，他爲什麼那樣溫柔地寶貝它？伊暗哭，一直等到送牛奶的尖嗓子的叫喊，清道夫的沙喉喘，報販的嘈雜聲來提醒伊天已亮了，伊才洗面換衣，勉強裝作夜來安眠的樣子。克拉武中午時懶洋洋下樓的時候，伊已爲他預備好一桌頂引人垂涎的早餐。伊笑容可掬地去迎接他，他乃大釋於懷。

「克立綈，我累極了，」他道：「你有什麼好東西給我預備好了麼？」

伊揭開盆上的蓋，露出他最喜歡的美味。

「好一個賢德的太太，」他笑道。「說起來，克立綈，昨夜我暴躁麼？我回家時真累極了，不大記得當時的一切了。你坐等，教我發惱；下次再不要那麼樣了。」

「你放心，我永不再那麼樣了，」伊幽靜地答。

「克立綈，你沒有生氣吧？」

「不，我不生氣，」伊道。不過一看伊，他就看出伊面上已經消失了些永難回復的東西

；伊聲帶中的鈴音也沒有了，正和伊心中不見了陽光一般。

第十九章

跳舞會的次日，敵師特夫人留戀在伊那間雅麗的客廳中，確信克拉武諾哀一定會來望伊。伊自己也莫明其妙爲什麼要這樣渴望他的到來——他原來打動了伊的興味，還有他長得好。伊羨慕他那張黯色而聰敏的面龐，但是伊沒有那樣敏銳去看出他嘴旁的紋露和目中的神態，那二者足以表明他品性的線索。伊愛慕他過於生平所遇到的任何男子；伊喜歡同他談天；他們別離並不久，而伊却爲了他們何時得能重逢的事而焦急。伊覺得同他談天是再快樂不過的。

這位年青的寡婦有說不出的不安與反常。當伊披卷閱覽，伊馬上覺得自己却在那裏回想他對伊所說的話了，霎時間又竟會到如果伊能看一本他所著的書，那就一樣了，差不多同他談天一樣了。伊一想到，立刻實行。伊記得去年接到過通知，說著黑刺中之黑的那位名作家新出一本小說，叫做一個女人的悲哀。伊於是提筆寫了一張字條，着人送到圖書館去。不一

會，使者拿着書回來了。伊當即專心一意的看書。這原來是一部動人的小說，這是他的作品中最傑出的一種——一部纏綿的哀情小說，飛就如飢渴般地細看每一字句。他對愛情多透澈呀。其中的女主角像是伊自己，伊並不急於得戀，而時機至時，伊却戀的得當。

「一個熟睡的心靈，」飛自思道；「那猶如我。我的心靈一直睡着。我想克拉武正在喚醒它呢。」

書陡然從白嫩而滿飾的手中落在地上。他所描寫的事情是說不盡的甘美，他能把筆尖上的話弄得這般甘美，口上的愛情，更不知要怎樣了？

「我以為，」敵帥夫人道，「他一定比世上什麼人都會弄情。」

這是個天朗氣清的午後，珠簾低垂以却活躍的光線。那女人的影縱似乎遍達了全室。猝然舉目一望，但見伊所思慕的目標已在眼前。這時候伊雖欲自制，無奈桃腮早已泛紅。伊就把富麗的外衣擦在一邊，給那來客一種坐在伊身旁的表示。

「我正在想你，」伊說。「多奇怪我一抬頭你便在這裏了。」

「我想你大概沒有聽見我的名字或者聽到我進來吧。我倒想知道什麼事情使你這樣專心

「一意，敵師特夫人？」

「我告訴你，」伊答。「今早晨我差人去拿你的大作，其時我想看看它一定頂像同你談天似的。」

「那麼是不是你想過要同我談天？」他溫柔地問。

「這個我可不能告訴你——我也許會使你虛榮。」

「那本是什麼書？」他問道。

「一個女人的悲哀。那本小說我喜歡極了。我想那是我所看過的書中最纏綿最悲哀的一本。」

「那麼你怎麼樣想我呢？」他問。「你一定得告訴我，因為你差不多允許我的。」

伊臉上的紅雲更甚了，烏亮的雙眸只往下望。「我在想，」伊道，「你能把愛情描寫的這樣美麗，你一定會做一個頂流利的情人。」

「你當真這麼想麼？」他問。

「我想是這樣的。我看過不知幾百本小說了，但是從來沒有一本像這樣的喜歡過。」

「若說一個作家忘記他自己所做的書，那是不通的，不過我記不清你所說的是那一幕。我可以同你一起翻閱一遍麼？」

因為要和伊同看一本書，他不得不靠近伊坐着，以致伊的黑而香的烏髮不止一次的觸着他的頭髮，而書中的字行，又發香的厲害。書看完時，兩人相對默然。伊的靜默，為的是有些新而美，速而銳的東西充塞着伊的心；他的靜默，却因他已目視漩渦起於脚下。他不禁喪然太息，伊對着他頂溫柔出神地望着。

「我不懂你為什麼要嘆氣？可是爲了女主人翁的命運？」

「不，我想是爲了我自己的心靈吧。敵帥特夫人，你的房子多暖和，而這裏的空氣，吸呀，又給香氣壓倒了。」一股對此美貌動人的婦人的情火，湧起他的心頭，然而這却全不中用了，不中這地上之用了——他家中已有妻室。

「再請坐罷，」敵帥特夫人道；「我要同你談天呢。你爲什麼在屋裏踱來踱去像——叫我說什麼——像一隻被擒的獅子？請坐，我們來談談詩詞罷。你可知道你是普天下可以教我同他談詩的唯一的人物？那不也奇怪麼？」

「這大概是因爲你自己便是詩，我就是可以拜讀你的唯一的人物。」他答道。

伊的美貌之魔克服了他。他從新坐下；他們從詩詞的純潔的甘美的境界，漂流到羅曼的危險的岸畔。「猶如滴滴水聲」，他念道，伊望着他只是微笑。「真奇怪那是你的愛句——它也是我的愛句呀。我以為大地之上，再沒有像滴水那麼幽雅的音樂了。我倒想去玩玩那哀改拉呢。」

「我也是這樣，」他道。

至此又是一片靜寂。伊差不多很奇怪他爲什麼不說他想同伊一塊兒去玩玩。

「這實在奇怪，」伊過了一會兒說，「我們的嗜好和性情多像——我們具同樣的思想，說同樣的話。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我倒知道，」他答；「不過我不敢說。」他聲中的熱情與鈴音，驚動了伊的心靈。這可不行；這簡直是拿火來玩了——這簡直將玩具刀變做寶劍了。伊願將詩詞與愛情暫且擱起，從事談談普通的事情。

「你喜歡上戲院子麼？」伊問道。

「差不多比什麼事都來的喜歡，」他答道。

「我也是的。我在斧頭與冠冕之間那新戲裏聽到不少的神奇。諾哀先生，你可要去看麼？」

他看過不止一次了，但是他不告訴伊，恐怕失去同伊一塊兒的那一夜機會。

「我喜歡極了，」他對敵帥特夫人道——「比什麼都喜歡。」

「我定明晚上去看，」伊道。「薄亥德夫人已經包好了廂。你和我們一塊兒吃晚飯好麼？薄亥德夫人和漢倫大佐都來的。飯後我們可以一同去。這樣將成爲一個快樂的小隊。」

「沒有事使我感受比這更榮幸的了，」他答。事情也便這樣決定。他臨走時，鐘已打六句——他差不多來了三個鐘頭。

「把我嚇一跳怎麼我已經來了三個鐘頭？我只覺得是三分鐘呢。」

「光陰飛鳥，」伊道；「這三個鐘頭無限暢樂，不久請您再來這兒坐坐。你說話與衆不同，我喜歡極了。」

再沒有比伊對他的款待與客氣更好的歡迎，再沒有比伊招待他更來的真誠與雅禮。他幾

乎傲然返家，他的自尊心十分強烈。伊，那出身高貴而富有的女人，多麼尊重他。爲了看他的書不啻同他說話的緣故，伊特地差人去拿他所做的小說。多優柔的菲維！胸襟稍爲不雅些的女人，斷斷想不出這種樣的事情。他從他怒放的心花裏唱出片片戀歌。他並沒有看見克立。近來面色越加蒼白了；伊等他一同吃晚飯，他就遲到。他很匆忙地吻伊。

『克立，把一點兒濃咖啡給我，』他道。『飯後我要休息一個鐘頭，因爲我今夜要寫得很晚。明天我要出去，我來不及了。』

他們倆坐下晚餐時，中間分明是顯著的異樣；他是漲紅了臉，興奮，話頭長得很；伊則冷淡，慘白，默然無話可說。但是他自己太快樂了，沒閒暇注意到伊。他吃完了飯，就去躺下。一個鐘頭滿了，伊拿了一杯咖啡去喚醒他。

『克立，今夜可不要坐等我了，』他預備提筆時對伊說，『我一定寫得很遲。晚安吧』

伊看看錶，正是十點鐘。伊只覺得寂寞，心酸，與厭倦；無事可做，無書可看，還是想想家園，想想那顧念伊的快樂的父親，那只有伊不想世上其餘一切的羅拿德。這生活和那生

活差的多遠啊！這和伊所希冀與期待的又差的多遠啊！在伊結婚之前，婚姻於伊猶如一種理想的生活。伊原來相信伊會常常生活於愛護與柔撫的空氣之中。然而事實告訴伊，伊不在伊丈夫的人生中，在他的一生裏沒有伊的地位。「那麼他爲什麼要娶我呢？」伊自問道，滴下酸心的淚來；「他不愛我，他爲什麼要娶我呢？」

這一點伊從未會悟過，就是鼓勵激發克拉武的感情的，並不是愛；倘使當時沒有別人要想娶伊，他決其不會這樣子的。所以與其說是他對於伊有真正熱烈的愛情，毋甯說是他要排斥別人，激動別人的妒念，顯出他自己的權威。他羨慕伊，他沒有事好消磨消磨光陰，所以老是同伊在一塊兒。他幻想着他如何深深鍾情於伊，實際上他對於伊並不那麼樣。此外還有一種動機——他在和羅拿德同時出發的賽場上，他得戰勝後者才能甘心；他忍不住吃個敗仗。羅拿德的愛情是純粹爲了克立絲，克拉武則最愛他自己。當伊長夜寂然孤坐的當兒，這種種隱隱約約的提醒，都匯聚起來。

第 二 十 章

戲院子客滿了，每一到場的觀衆的視線，幾乎都注定了一個方向，不向台上，而向一個包廂裏的美女——一個穿一套富麗濃黑的紗衫的女人，滿身飾着無價的珠寶；伊的烏髮，白嫩的胸膛，豐滿的裸臂上，珠寶閃爍的同火花一般。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伊一行動，光耀似乎全在那上面集中了燃燒了。伊的美中含着別緻，伊的裝束富於藝術；伊和周圍的英國女子不同，猶如一隻羽毛光彩的烏鶻然和日而馴的鴿子不同一般。在場的人都相互問着伊究竟是什麼人，交頸結耳起勁的什麼似的。伊就是敵帥特夫人，一個交際場中的美女和一個富有的寡婦。

「伊不見得一輩子做寡婦的，」不止一個人這樣說，他們又對伊身旁那個黑而美的男子很有意思的笑着。

薄亥德夫人也在那邊，漢倫大佐站在伊的椅子背後。薄亥德夫人看到他們兩人專心一意的樣子，幾番暗暗自喜。

「魔術在發動了，這而且是一種頂靈的魔術。我知道飛喜歡他的，」伊想着。「從伊的神氣看來，我就知道，我從來沒有看見什麼人同伊說話有過這樣的神氣。」

其時正在台上的是瑪利丟斗。伊的面前，就是一張怒容滿面，神色嚴厲，被愛的丈夫的照片。克拉武覺得觀衆對於這幕的喝彩，沒有到它應得的一半——他不但覺得，而且也這樣說着。敵帥特夫人兩眼朝他望望，說道：

「這真是個殘酷的世界！大家對於勝利者的同樂，竟遠勝于對於不幸者的同情。」

「這也許因爲不幸的妻子不大引得起多大的同情吧，」他道；他的面前隨即現出克立綉美而慘白的面龐。伊是一個不幸的妻子麼——天下人會對伊表同情麼？

「我倒不知道，」敵帥特夫人道。「我，就是一個極端對不幸的妻子表同情的人，我耐不住那班犯了忽略，冷淡，和惡意的罪名的男人。要是可能的話，我一定要使所有不好的丈夫們，都受國法的處分。」

「我怕那時世界上的事情沒有人幹了，」克拉武笑道。

「爲什麼呢？你以爲世上的男人全是不好的丈夫麼？」伊問。

「我想大多數女人都想伊們應該有更好的丈夫吧，」他答。

「我幸喜上天不會教我做被忽略被傷害的妻子。這樣子我是耐不住的。我能忍耐一切有

理的事情，可是對於忽略和遺棄，抗拒的精神多着呢，」敵帥特夫人道。

「永不會有人會——肯——遺棄你的，」他道，「你」字上的語氣特別的重，克立綽可愛的面龐又呈現在他的眼前。這女人可是更美麼？

「我不敢斷言，」伊道：「我以為只有一件事可以避免丈夫的遺棄和妻子的埋怨。」

「那是什麼？」他問。

「完善的愛情——公平的愛情；夫妻間的愛情在心坎與深度均等。」

「你想那可能麼——湊得這麼巧麼？」他問。

「難得也會有的，」伊答。「我如其是英國瑪利皇后的話，我一定教那暮氣沉沉的英王愛我，否則我就遺開他到西班牙去。」

「伊不能不愛他——而他則永不能愛伊，」克拉武道。

「那就是世界上大半結婚人的情形——愛情完全偏落於一方面的。」

「敵帥特夫人，你似乎對這很有研究呢，」他慢吞吞地說。

「我對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興味，」伊道：「我的觀察，多半是從旁人的生活中得來的

，並不是從自身上得來的。我對我先生就是頂尊重的。」

他低下頭去，低到差不多快要碰着敵帥特夫人的白肩。

「敵帥特夫人，你沒有談過一點兒愛情。」

「我不能，」伊答——「我對於這事什麼都不知道。」

「要是我有福氣教你，我願禱天求之，」他使勁地說。

伊望着他嬉笑地隱隱地弄媚。

「你一定能夠做一個良師。」從那時起，他們就不再注意台上的戲。戲散場後，薄亥德

夫人邀他們到伊家裏去。

「我戲後總是要吃些夜點心和半瓶葡萄酒的，」伊說，「請你們加入罷。」

他的心和天良都對他應該回到家到克立梯那兒去了；近來幾天他差不多不大看見伊，

伊一定覺得頂冷靜了。薄亥德夫人笑容滿面的回頭向他說：

「你，至少，沒話可以推托吧，那是未婚男子生活的無上自由——沒有太太預備着一頓

教訓，在家裏等着他——諾哀先生，你是個快樂的男人。」

「他將來還要快樂呢，」漢倫大佐道：站在薄亥德夫人身旁。

「你的眼光真厲害，」伊道。

克拉武，因為要表示出他未婚人的自由，便和薄亥德夫人一同去了，直至早晨一點鐘以後纔與辭而別。

在那戲院子裏注視敵帥特夫人的人羣中，也有羅拿德諾爾曼其人。律務促他到倫敦來幾個鐘頭，他因為這齣新戲的內容已經看過大半，故而決定去一觀。他決於第二天回去，當晚也就沒空閒去望克立梯。可是他一見戲場中的情形，不覺勃然大怒。他也是萬目睽睽好奇探問那女人中之一個；他看見克拉武對伊的殷懃，十分詫異。克立梯在什麼地方？為什麼伊先生在這兒專心一意對一個交際花——那人有意選擇他的——？

「這也許沒有什麼意思的，」老實的諾爾曼自語道。「我不相信老蛇竟懂得這班俗世婦女的排場，習尚，禮貌，和私情。」

不過，夜漸漸地入深，他見台上這樣動人，而他們倆竟一看也不看，老是在互相吸引着，他的詫異更甚。女人怎麼可以同一個已婚的男子這樣公開的調情？敵帥特夫人當然知道他

是個已婚的人，不但已婚，而且他太太是英國最美的美人中之一位。他到此茫然不解。戲還沒有了，他就決定，雖然時候已遲，他常用雙倍車資雇車往奧勃雷斯貴爾去；他對克立綽滿懷着焦急和不安。

他進門時，伊獨坐在慘憺幽暗的室中，太愁苦了，既不能做活，也不想看書，伊聽見車聲時，恰恰在想家，想父親，想羅拿德。

「克拉武今晚回來的倒還早，」伊忖道。不過心窩裏覺不出歡欣，面龐上看不見光輝。即使事實真是如此，他也是爲了要寫小說來的。伊打了一個寒噤，自告此來決不是爲伊。

門啓時，伊聲不響氣不透地坐着。克拉武不喜歡表示的；伊已經受過教訓了——履聲走近時，伊連頭也不去回顧。羅拿德一見伊那悽涼寂寞，垂頭喪氣的情形，頓覺怒火直冲，痛上心頭。克拉武諾哀爲什麼要將伊從他手中奪去呢？他情願愛伊崇拜伊直至他生命之終點！——克拉武不過遺棄了伊。當他開口叫伊時，伊猝然回過頭來。

「諾哀太太——克立綽——我希望我沒有驚動你吧。」

伊回叫他時，嗓子間帶着痛苦的激情，然後恢復常態說道：

「可真奇怪，我剛巧在想你時，你就來了。」

「這樣說來，你已給我頂大的榮耀了。克立綈，你身體好麼？你看起來消瘦慘白得多了——我很難受呢。」

「多爲了熱氣，」伊道，「你這樣住在英格蘭瓦德綠蔭下的人，怎麼也不會知道倫敦的熱氣。」

「不過，克立綈，——老稱呼又來了——你一定要允許我說明我所以來做夜客的緣故。不，謝你，我不坐了；車子在門外等着。我在城裏不過幾個鐘頭，我對那齣新戲聽得很多了，所以我決定去看一下。」

伊是那樣全不介意，他不由得覺到伊還不知道伊先生也在那邊。

「戲做了一半，」他接着說，「我就出來了，我覺得不來看你一眼，不能回去。這就是我深夜來看你的緣故。你肯原諒麼？」

「我得見你實在太高興了，不管它是什麼時候兒。你不能等一會給我點家鄉的消息麼？」

「克立綈，我抽出五分鐘來同你說，」說着，便將伊家鄉的事情一一告訴伊；伊父親近况如何，花園的景色如何，伊老友和熟人的近况如何。伊聽了，面龐上回復了些本來的顏色，眼睛也回復了些本來的光輝。

「克立綈，現在我得走了，」他道。「我滿載着給老朋友們的愛而去。」

「是的，一大部分給你——我的頂真頂好的朋友，」伊道。

他臨別時，將伊的手緊握掌中。

「克立綈，請再允許我，」他道，「萬一你遇到什麼困苦——萬一你需要朋友或什麼幫助時，來叫我好了。」

「我允許你，」伊答。

第二十一章

「克拉武認識敵帥特夫人以來，就快三星期了。在這三星期中，他追隨着伊如影之於形。

薄亥德夫人出城去了，因此他們的朝夕晤談，更沒有絲毫阻擾。六月老去，炎熱的七月來臨

。薄亥德夫人同了一羣朋友和賓客，往考斯去，伊時時有信來叫伊朋友也去，可是終於無効。

一天早晨，赤帝威臨全城，樹葉全呈棕色，克拉武藉口送書，往訪敵帥特夫人，目的却在在伊那涼爽客廳裏暢敘終朝，什麼題目先來，就談什麼問題。伊還是照常的笑容相迎。

「你來了我真高興，」伊道；「今早晨我只覺困熱，沒精神；我極想洗耳靜聽。請你把窗稍爲打開一點，掛下了簾子，風雖然小，也可以透進屋子來不好麼？好了，現在請你將最好的詩念給我聽；要是我睡着了，還請你不要生氣；這種天氣，什麼事都得原諒的。」

伊着一件白而柔軟的紗衫——不戴珠翠，除了胸前一朵豔麗含情的花以外，再沒有別種顏色。暑氣奪去了伊臉上不少的喜色，又在伊眉目間加上不可抗的倦態。在伊一切的富麗之下，從不會有如目前一半的可怕；而克拉武呢，他的心因愛，懼，悔，驕，各種情緒的交集而狂跳，開始念伊所提議的關於海的那幾句幽美的詩：

「清潔之母，以人們的生命爲食，

人們說，你是狡獪而殘忍；

你拿了去，你不再趙壁——

你充滿了死者，且如他們一般的森冷。

但你那兒所從出的死是最壞的，

你以我們的死者爲食，哦，母親，哦，海神！

但你究竟何時餵我們的心，或何時，

會給我們愛情，何時又拿回個乾淨？」

「那是些有力而頂美的句子，」敵紳特夫人道：「它們給人們以洋海的壯意。但我所念過最美的，總要推密戚辣特的海洋了。你看過了沒有？」

「不，我沒有看過，」他答。

「那我願給你去找來——什麼人都該念它，」伊道。「那是我生平念過最神奇的詩——你看了准喜歡。講起洋海，我記得了，昨天接到薄亥德夫人的信，伊請我到考斯去。」

伊見他面色忽變，像是被恐懼窒住了。一會兒面呈蒼白，握住書的兩隻手，也抖將起來。

「你——離此上別地方去——我連做夢也沒想到這回事。」

「我並沒有說我准去呀。」飛道——「你却忽的跳到結論去了。我不過說薄亥德夫人想我去。」

「你不會去的，」他叫道，「你千萬不要去。」說着，他的手不知不覺地去尋伊的手。

「你要出城去麼？」伊低聲問道。

「不，我不能離倫敦。」

「那我就去，」伊答；當中又是一會靜寂——他們倆均忘了洋海。

「敵帥特夫人，你待我真好！」他溫存地說；「我該怎樣謝你呢？」

「你說什麼我待你好，我待我自己好呀，」伊道，「你的同伴使我喜悅；我幹麼不去培養，不去追求；人生樂事能有幾多，我爲什麼要失去它？」

「你真好，以此爲樂事，」他喃喃道。

「我不以爲然；據我想來，我們兩人在這世上各各都是孤獨的；你從來沒有同我說起過親戚朋友，我猜想你大概是沒有的吧。」

要想告訴伊他原有父親與妻子的衝動極強烈。他也不理該屈服於此衝動，像人們有時屈服於良，善的天使的呼聲麼？他舉目四望奢華的房間；假令他告訴了伊，那他勢必和此地光亮多太陽的光陰永別——和那珍貴的小吃，上等香檳，美女，以及智慧的夥兒永別——和那為他生命之光的嬉笑以及可愛的玉貌永別。他爲什麼要爲畢竟不過是一種幻想來拋棄這種種呢？不，他決不出此。這是他的天國，這樣一個奢華麗都的神國，他怎能拋棄它！他爲什麼要拋棄它呢？因此他望望那溫柔南面的妓容，隱飾地說道：

「撒帥特夫人，我果然是，我想你總不該孤獨吧。」

「我不以爲我恰恰是大家所以爲孤獨的孤獨，」伊道，「不過我的確沒有我所屬意的親屬。我母親的親戚都在西班牙，我連伊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我父親有幾個堂兄弟，但他們從來沒有來注意過我，如果我明天進修道院，沒有人會出來說句「不准」的話；如果我要到美國去，或者同社會主義者合作，一樣的沒有人出來說個「不」字的。沒有人會注意我的行動。如果我明天出嫁，也沒有人會說「願上帝祝福你！」」

在伊說話的聲音裏，有一種淒涼的音調，爲他所從未會聞。

『雖然如此，』他說，『你還是有全世界在你的腳前。』

『一種世界，』伊答——『一種從未使我感覺到有趣味的世界。』

『那我很知道，』他答道。

伊那電光一般的雙眸，閃爍着看他。

『你勢必知道，』伊說，『我不是埋怨。我常見世界上最顯赫的婦女，就是最寂寞的。』

『我也是這麼想法——不過，敵帥特夫人，我可以冒昧對你說一句話——你肯允許我不生氣麼？』

『無論你說什麼，我永不生氣，』伊答。

『你不會再孤獨，像你現在已經賜我這和你爲友的榮尊，可不是麼？』

粉臉上即時蓋上一朵紅雲。他爲什麼不更明白地說，對伊說他很愛伊呢？伊暗自疑問——他爲什麼單是逗留在友誼的圈子裏，當伊急於望他脫離？

『若蒙不棄，我願長爲卿友，』他說。『我願站在你和那足以朦混你一生的一切憂傷，』

一切過慮，一切黑影之間——你肯照我這個便利麼？」

「肯，」伊低語道；說罷又是一陣靜寂。

「你在想什麼，敵帥特夫人？」過了一忽他這樣問。

「前幾天我看一本書，」伊且笑且答，「說，無論男女，沒有一個人獨自跨上生命的道路的，要不是有個好天使引導着，便是有個惡天使。我在想天把你我兩人牽在一起，正不知是凶是吉。」

他望這爽直坦白的話後退——它們以悔與恨擊破他的心房。他知道引他到伊這邊來的，並不是什麼好勢力。

「這怎麼會是凶呢？」他又隱飾地問道。

「我不得而知——我想這總該是言吧。無論什麼，凡使我們快樂的，總是爲我們的好，不是麼？」

「我想這個全以我們眼光中的所謂快樂爲轉移，」他的良心強迫他說。

「有一件事我很肯定，」伊低聲說道，「自從認識你以來，我覺得快樂的多了。」

「你這麼說，你真是天僂了！」他叫道，在這狂喜中，他就俯首吻那隻靠近他的白嫩而滿飾着的玉手。伊並不發怒——伊眼睛望着他時，充滿的還是愛情與溫柔。

漫長的早晨過去了，那光明耀目的下午，在他未曾掙扎得離伊以前，已經進來了。他們的密談並沒有被攪擾；敵帥特夫人的用人人都懂得他們的事情；真的，那個管家同他的「我輩」還說過這樣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們快要有主子了。我知道這兆頭，誰想保住這兒這隻飯碗的，還是恭維恭維諾哀先生好哇。」

「我們夫人斷不會嫁個平民小子的，」一個頑皮的年青女僕說。

「我們夫人要不嫁，嫁時一定是嫁給諾哀先生的，」那管家謹慎地說。「你們要想在這兒吃飯，還是把這件事情記在心頭為妙。」

真的，這似乎很可能；全屋子裏的人，一個個都相信起來了。他們女主人嫁的時候，一定是嫁諾哀先生的。他們到底失望了，他們希望伊的第二個丈夫，至少是個伯爵；不過，只要伊喜歡，一切仍然是好的。所以克拉武諾哀和敵帥特夫人的會晤，從來不受攪擾。用人等

都以極度的尊敬恭維他，他隨即覺得他幾乎便是這可愛的大廈裏的主人。

那晴朗的午後自他別伊以後，伊就覺得全日的光輝均已死去。沒有事情能使伊歡欣，沒有事情能引起伊的興趣；伊的全心與全靈，在專誠渴想着伊何時得能再見他。他們晚上會遇見麼，還是伊必得等到明天呢？時光多長而又多乏味啊！沒有他，這生活不知要怎樣了？怕就是一個可怕的空虛吧？到此敵帥特夫人以手掩面。

「我愛他！」伊自語道。「我爲什麼要不承認呢？我以全心愛他——我，從未想到愛什麼人的我。我不必爲此羞愧，他原是一個翩翩的紳士與才子。假使我能使他更進一步，我的錢就能用的很得當呢。我愛他，我終於知道這個字的意義了。」

第二十一章

133

那晚克拉武留在家裏。他本來要和敵帥特夫人一同赴伊友人那個宴會去，後來因爲條子遞錯了，使他無限失望。克立繞在家替他備飯，結果，仍然是一場白辛苦。伊不能使幽暗的會客室生輝，而他於長日在敵帥特夫人那邊消遣之餘，轉覺其加倍的幽暗了。他太太端不出

珍貴的小吃給他，因為伊既無財力，又無廚子。伊又拿不出上等的香檳酒，伊有限的財力，毫無置酒之可能。可是伊鋪上一張最潔白的檯布，端上些最雅緻的鮮花，和伊親手調製的美味的小盞——但歸終什麼都是白白辛苦，什麼都歸無效。沒事引得他的歡心。房間是這樣的難受——加上花卉更加不堪了——伊把那花兒拿掉不好麼？

「我想你愛花的呀，」伊在痛苦的驚訝中說道。

「愛花，」他接說一遍，「你拿我當做一個富於感情的女學生麼？」

「並不是這樣，不過因為你回來時從沒有不帶些半萎的花的——自然而然地我便以為你是頂喜歡它們的咧，」其時伊目前活栩栩的現着一幕羅拿德送伊的那束白玫瑰花被克拉武無理毀壞的情景；伊的眼睛，滲騰着未出眶的血淚。

克拉武知道他時常帶回來的半萎的花為敵帥特夫人所送，默然不則一聲——也是無話可說。

「今天晚上你寫文章麼？」伊頂胆小地問，渴望和他談天，但不知他為什麼又現出惱怒的樣子。

「不寫，」他硬生生地答。「你倒像我應該一天到晚做牛的。我不能夠老是工作。」

伊制住了自己；伊收進了盈眶的淚；伊鎮靜了伊心的急跳；伊不願觸犯他的壞脾氣，敵帥特夫人，那位信他是一個好脾氣與豪俠的人，如果當時看見他那美容上沉重的怒氣和他口邊不滿意的紋路，伊也許不會那樣鍾情於他。這些小便宜，普通總是留給做太太的。

「你有一個自由的晚上，我真喜歡極了，」克立綈靜靜說道。伊已經受過教訓；伊並不提起要出去；伊早已絕望斷念，不想望這種閒暇的晚上是給伊的。伊僅問，「克拉武，我有什麼可以使你娛樂的麼？」

他帶着半不耐煩的神氣說道：「克立綈，你能為我做的最聰敏最好的事情，莫過於讓我一個人在此地。我不耐煩騷擾和妄談。人家想我老是不在家的，你一定有許多話來說了。」

「我情願照你的意思做去，」伊幽幽靜靜地說。

伊離開桌子時，那顆溫存多情的心，已經片片碎了。伊回到房內，閉上房門。他並不覺得失少伊，就連伊已經出去了都不會留意。伊哭得像是心腸欲碎的樣子；跪在床邊，臉埋在衣裳中，戚戚然嗚咽得使伊消瘦的身軀震動。他並不跟伊過來，一會兒便忘了方才對伊的聲

色俱厲。他只是念念於敵帥特夫人，伊那富麗南面的玉顏，從未曾向人懷柔，而獨獨對他垂青——伊愛他，他確信無疑。

「伊愛我，」他自語道，說着還覺得驚懼交集。伊有什麼權利可以愛他？他有什麼權利可以接受伊的愛啊？他是用最卑鄙的手段去騙伊；他自己已經是結婚的人了；他自己原已有一位美貌的太太，而且很愛他；但他以不耐煩的嘆息擺脫想伊的念頭。他自己的思想挖苦他，困擾他。他拿起雪咖來試試，但是烟不能像平日的慰藉他。奇哉，他從未想到過克立締，這猶如伊早不在他的生命中。他看了他所精選的漢衛拿，毫無安慰，也隨手把它扔了；心裏只是不安和不快，於是就在房內踱來踱去。可是這樣還是於他無補，他又坐了下來，忽然有一本新書的封面，吸引了他的視線。他把它拿起來——書籍對他每有不可抗的魔力——一見便知是他所喜歡的一個作家的小說。其時，無論什麼東西，只要能夠閃躲他自己的，都是他所最歡迎的；他馬上翻開來看了。

這原來是一部神怪的，可怖的，動人的小說，頓令他肉跳，心驚，血液盪動得如中毒一般。這是這樣一部書，一個男子爲他所自以爲是愛情而結婚；娶了一個天真美好的女郎，帶

伊一同進入倫敦大天地裏去。那兒他遇見了別的女人，更文雅，更智慧，更多才——其第一步下走，便是他悔婚了。克拉武看了，禁不住嘆一口氣。第二步，那男子因在社會上周旋，便遺棄他的太太，隨伊自己生活，從來不帶伊出去，不願伴伊在家裏坐坐。書中第三段，講到那被遺棄的太太發覺伊丈夫拒絕給伊的笑容與注意，已移向別人，於是嫉妒，責斥，與詈罵都來了。第四段敘述年青的太太因遺棄而心碎，伊那優美的品性全僵化了，同時伊那敗壞的品性却完全活動起來，結果不惜藉狂飲以自解。他把這種種略閱一過，跳到頂峯去。那丈夫因痛恨他的醉酒的太太——恨伊至於切骨——覺得伊阻擋他的前途——覺得如果沒有伊做他的贅累，他就可以娶那美而富的女子；那女子原不知他已婚的事實，表示伊願意嫁他——經過一番強烈的誘惑，自謂他的太太勢在必死。

那太糟了——一部輕描淡寫和悅安詳的小說還可以娛樂娛樂他，恢復他的精神——這本書的恐怖惟有使他震驚，不過他還是手不忍釋——他得看完它的結局。那人到底殺了他的太太沒有？他想一想便覺毛髮慄然；但他一定要知道這裏面的結局。那丈夫已決意要他太太死；伊擋住他的前途，是一種永久的磨難。他覺得他自己已在猜疑爲什麼伊一定得死——不知

伊丈夫還是用毒藥，還是用刀砍，抑還是用淹死伊的法子。

這是巧妙的死，一種最不易被人發覺而不留痕跡的死。因為一朝罪惡得了勝——暗殺過了許多年數不會發覺出來。這裏他又猜想那男子到底有否治罪——這點他還不知道呢。不差，他終於受罰了——頂嚴厲地，應得地，可怕地受罰了；他這纔把書闔上。這事如幽靈般地纏繞他，他重新帶恐懼似地把它放在桌上。他掀開窗簾，月光妖氣盛極的射了進來。他於是自責，責他自己的神經病與傻狀；但他又自謂，看了這樣可怖的書，就是神經比他健的人，也難免要受刺激的。

他匆匆到房裏去——克立梯就是已經睡着了，伊總可做他一種僑伴，比較這恐怖的思想好多呢。伊果然睡着了，很沉熟地睡着了，月光照到伊那慘白的臉上與金色的髮間。一隻雪白的伸在被外。伊安靜地睡着了，但是他仍然看得出伊面上的淚痕。

試想——暗殺這樣的一個太太——是多麼不可言喻的糟，想起來多麼可怖啊！他看看那慘白美麗的面龐，這樣的光潔在它的休息中。伊在睡中微動——可愛的櫻唇震顫着，淚珠兒從眼瞼下漱漱地掉了下來。伊連做夢都在哭泣呢。他聽見伊帶着頂愛護的口氣在喚他自己的

名字。

「伊多愛我呀，可憐的孩子！」他說。「我待伊不好——我應該好一點。」

他蹲下身去，又想到神怪的可惡的小說。男子會謀殺這樣美好，這樣年青，這樣多情的
一位太太麼？

伊忽然驚呼一聲醒來，眼內含着可怖的恐懼。

「你在幹什麼，克拉武——你爲什麼這樣奇怪地看我？」

「克立緹，我不過在想你多美啊！」他答，伊聞聲震顫，却不自知其爲何故。

第二十三章

又是兩星期過去了，時間似乎已把他拖入漩渦，他終於不克自拔。他完全做了敵帥特夫人的影子，他那樣專心地對伊，即使他有時會猛然驚悟他自己行動的乖謬，他也必然難於制止。他並不醒悟，而過錯就便一天深似一天。最糟的一層，就在克立緹覺察了，覺察的比言語還要清楚：知道他的心已離伊而去，他不復愛伊了。有了這個認識，伊個人生命中的力量

與希望，像是凋謝了死亡了。埋怨有什麼用？他以冷淡的禮貌待伊，對伊那多情的心，實比死亡還要厲害；隨便什麼時候，伊常願他用頂憤怒的態度和伊說話，而不喜歡他用溫和的口吻。

「我親愛的克立綈，請你不要等我，我很抱歉留你一個人在家裏；你得找一本書看看。」他老是用這種語氣同伊說話。這樣說過之後，克立綈總是回到房內去流傷心之淚，而他則天天減少對伊的想念。在他看來，伊不過是他上達榮華富貴之路的一件障礙，有時候他甚而至於詛呢他第一次遇見伊的時辰。

一天又一天只見他伴着敵帥特夫人。薄亥德夫人出人意外的忽然回到倫敦來了。伊丈夫因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伊親自到場，伊自己方面，也因為某種理由，所以就回來了。惡意的人說是因為漢倫大佐在奧白納兵營，伊想乘機再同他會晤一次就是了。有一天午後她去看飛，撞見克拉武也在那邊。不到幾分鐘工夫，伊就知道他們兩人已到了什麼程度。「魔術真的發動了，」伊自思道。「他們互相戀了呢。」伊覺得無限興奮。

克拉武最難受的，就是伊坐着趕他——沒有機會可以和敵帥特夫人耳語溫存，沒有機會

可以聽伊的獎讚——他不得不走了。

他一出門，薄亥德夫人隨即串過房間，來到那女主人的前面，雙手捧起那張美麗的臉兒，看住了叫道：

「我知道了，飛，我一點兒也不疑惑；你還是勇敢爽直把事實告訴我罷。」

「你要聽什麼事實？」敵帥特夫人問道，臉紅得什麼似的。

「親愛的，你知道那種好聽的防禦術於我是沒有用的。我一見就明白，我相信我所親自目視的事實。我去了以後那少年是不是天天在這兒？」

含羞的回答是：「是，我以爲是這樣的。」

「你還不過以爲；你還不知道——你愛他呢。」

伊帶着一種驚奇而文雅的神氣抬頭向前者說道：「是麼？你怎麼知道的？告訴我什麼事使你這樣想的。」

「有一百樣理由呢。飛，我告訴你，不管你有沒有知道，你愛克拉武諾衰了。你已將你整個的心給他了。你眼睛看他的時候，裏面發出光輝。」

「那我倒不知道呢，」燕道。

「還有，」薄亥德夫人續說。「如果叫我做審判官的話，我敢說他也在熱烈地愛你呢。你現在還是據實直招罷。你準備嫁他麼？」

「那我不能說；他從來沒有向我求過婚。」

「他有對你說過他愛你麼？」薄亥德夫人問道。

「並沒有用這樣多的話；我想他不曾同我談過戀愛。」

「不過，」薄亥德夫人插人道，「他在態度間，笑貌間，噓嘻間，誦讀間，總已表示過的，雖然他從來不曾談到過。」

「不，從來不曾過，」敵帥特夫人答道。

「那爲什麼緣故呢，我倒要稀奇起來了？」薄亥德夫人躊躇着。「阿，我猜着了，他見了你怕。他知道他和你之間相差之遠。」

「我以爲並沒有多大的懸殊，」敵帥特夫人答道；「他是個有學問而高尚的人，沒有人能比他更好，」

「那全是胡說，飛，你有官銜，你有偌大的家財和特殊的地位——你雖然看不出，到底是有天淵之別的。飛，要緊關頭在這兒；你的愛是否到了不顧一切懸殊和不稱——請你告訴我好麼？」

「他從不曾暗示過怎樣屬意於我，至少，並沒有用那種特意的方法表示過，叫我說我怎樣屬意於他，那有什麼用呢？」

「只要告訴我一件事情就夠了；假使他愛你的，你愛他麼？」

「我呀——我想我愛他的，」敵帥特夫人道。

「如果他向你求婚了，飛，你答應麼？」

伊靜默了幾分鐘，才開口輕輕說道：「答應。我想你不會笑我吧。我愛他，如果他向我求婚，我是一定答應的。我想不到我會愛什麼人，不過我已經愛他了。」

「全心愛他麼？」薄亥德夫人問道。

「全心全意，」飛懇摯地答。

「親愛的，我這纔高興呢。前日我想起你，末了我的結論是你唯一的希望，便是戀愛，

嫁你所愛的人。我敢預言你將來一定是頂快樂的。我相信你也許可以比較好的一着——你也許可以看得高一點；不過，總而言之，我不敢斷言愛情到底是不是比較的更上的一着。」

「我以為是這樣的，」歐帥特夫人道。「你同我談及這件事我倒不以為意。我所常常疑奇的，是他的絕未對我提起。假如他是像你所說的愛我，那麼他為什麼不對我吐露呢？」

「他怕呀；只要你稍稍給他一點兒鼓勵，他一定會就向你談起——他覺着這裏面的懸隔啊。事實擺在眼前，我敢說他並不是愛你太微，實在是愛你太甚。」

薄亥德夫人去了好久，歐帥特夫人獨坐回想伊所說的那番話。事實是這樣，不到幾天，飛買了一本很美觀的生辰書，而克拉武，就是伊第一個把書給他看的人。

「請你把你的生日寫在那日子上。」

「我的生日？」他接述一遍；「多怪！就是明天，八月九日。」

「八月九日；讓我們來看看你的日子在說什麼。」

伊翻書時，他俯身靠近着伊；「六月，七月，八月；啊，在這兒。八月九日；多怪，那日的花是褐罌粟；你知道那花的意思是「幻思」，我將詩句讀給你聽好麼？」

「請，」他溫文地說。伊念道：

「他愛了一個理想中的人，

一個他自己想像中的人，

一個空氣的孩子，他心坎的回聲，

並且，如浮於江上的百合花，

她浮在他思想的江心。」

敵帥特夫人道，「我不知道這對你可真？」

「我所愛的可要比一個空氣的孩子有理性的多呢，」他說；「你的生日是幾時？」

「是五月十七日，」伊答。

「書給我，讓我看你有些什麼。」

「多怪，多美啊！」他說；「你的花是一朵山百合花，你的句子是——我說不出喜歡它

：我用念麼？」

「噢，你想你愛我的，是麼？」

咳，這也許是如此吧；

但我學而知之

愛原有好多方式。

好多方式而真實的僅有一個，

那又是絕無與僅有呵。

那些看來最光明的假型呀。

可沒有一樣耐久。」

「我說不定喜歡不喜歡；這裏有的是疑惑，猜忌，不信，而愛情不該有一於此；愛應該沒有陰影，而爲光明的，無畏的，和不受纏繞的。」

不過飛儘管在那裏想薄亥德夫人的話——「稍稍給他一點兒鼓勵。」伊忽然抬頭看他。

「你的生日是明天。多奇怪！我不知道請求你一件事你會生氣麼？」

「我怎麼也不會對你生氣的；這一點你總該早知道了。」

「我希望不會，」伊道；「不過讓我爽直講，明兒是你的誕辰——容我送你一樣禮物，

不是以朋友送朋友，而是以一愛讀大作的讀者的資格相贈，可以麼？」

「你要是那麼辦，那我的生日將因此而值得紀念了，」他答。

「明兒讓我見你。來同我一塊兒吃中飯；我們一定要為你祝壽。我們還要往郊外長驅去——你一定是頂喜歡的。這樣子好麼？」

「你使得我像小孩子一樣，巴不得現在就是我的生日了，」他答。

他記起來了，有些像刺痛似的，就是他已經半允許過克立綈帶伊到寇地方的花園裏去；不過伊是可以等着的，伊也只好等着的。而敵帥特夫人的意旨，是一定要順從的。他可以對克立綈說那天他有別的事情，不能帶伊到寇去，他們隔日好去的。但是，使他大快而又大驚的，就是伊靜靜地回答他伊實在沒有想去的意思。這麼着，他就把這件事丟在雲外了。他同飛一塊兒度了一天狂歡的日子。他們晚上分別時，伊放一個小包在他的手中。伊親手在上面題着「一個讀者獻給作者的禮物」。他打開來一看，只見一隻富麗的金鋼鑽戒指，純用白金鑲出。他不覺驚喜交集；假如他聽見薄亥德夫人所謂「稍稍鼓勵」的話，他也許還要笑呢。對這樣禮物的唯一的不幸，就是他永不能在他太太面前公然戴着。

第二十四章

「我留我不會惱了你吧，」第二天他們會見時敵帥特夫人這樣說。

「適得其反，你賜給我快樂，你並且使我茫然不知如何申謝。」

「我不要謝，」伊溫文地答道：「我只要知道你喜歡的就夠了。」

「戒指內有無限的詩意，」克拉武道：「這原來是我唯一屬意的珠寶。你記得法蘭西斯王的戒指麼？」

「不，那是什麼？」伊問。

「他有一個頂寶貴的戒指——周圍刻着古雅的題語，「上帝，法蘭西，和瑪該理德——

——除此戒指外，我無愛情。」」

「那真美，」伊道。「你戒指上要題字麼？」

「我願從法蘭西斯王那兒借用一半——「除此戒指外，我無愛情」。」

說到這裏，他忽然停住了，因為他是矛盾與虛偽。他覺眼前出現一種幻影，一隻雪白的

手，那手上他曾經套上過結婚戒，題的是：「吉凶，好壞，其惟死亡離我倆。」天啊！他在幹什麼，和別的女人談戒指？伊呢，出乎愛的敏捷與銳利的自覺，看出他面上的變態，深信那是由於愛伊所起的作用。到那時伊就更加確信薄亥德夫人的話了——他因中間的懸隔而畏懼，還得有點兒鼓勵才行。可是這回不能再用鑽戒的方法了，伊想用別種方法使他知道假如他真的愛伊，他不致白白愛伊。他呢，受良心責備，竭力想躲避這一題目，而伊則更加相信，終至弄得他怕得不敢發言。

「我常常想，」他疑惑不決地說，「做一本論戒指的書一定是頂好玩的。名目可稱為論戒指之詩意，把所有的題語都放進去。」

「你著一本好了，」伊說。

「我想我來著一本；敵帥特夫人，還得請你給我些感通。」

這纔是奇怪咧；伊對他只是和善，殷勤，甚而至於愛護，而他却不談半個愛字。這真使伊怨恨發急；伊每天給伊自以為最大可能的鼓勵。他似乎更加喜歡伊了，更加追求伊的同儕了，更不願意離開伊了，然而他却不敢一字半語的愛情或婚事。

有時候他回家想起伊的美貌而發狂，爲伊那富麗與珠寶而眩惑，爲伊那帶着花朵的芬芳而陶醉，爲他自己的狂熱而出神，而克里綈的影子，就爲他所憎惡，那慘白的臉，金色的髮，優柔愁苦的眼，都爲他所憎惡了。

在這曠大的宇宙中，再也沒有像那曾經被愛而不再被愛的人影之可惡了；這是種恆久的現活的責備，或是種恆久的痛苦。克拉武厭倦了。有一天晚上他回來脫去手套，忘了他手上的戒指。克里綈馬上看見，因爲它的光輝如火光般的躍入眼簾。伊於驚奇中脫口叫道：

「呵，克拉武，好一個戒指！呀，這是金鋼鑽——多美呀！我可以看一看麼？這一定費了你好多錢吧，」伊慢吞吞說道。「像這樣一粒金鋼鑽——一定要百巴金鎊吧。你爲什麼要買它呢？」

他躲閃本題，說道：「我得撐住門面呵，克里綈。」

伊讓他的手從自己掌中溜去。

「我倒要說那未免撐過頭了，」伊道。「你自己買一只一百奇倪的鑽戒的時候，却連一副手套都忘記買給我。你想那公平麼？」

「我想到一樣事情，」他忽然怒道，「就是女人從來沒有知足的。」

「有的人很少事情使伊們不知足呢，」克立綈回道。

伊看見那戒指，就便怒從中來，他爲自己花了這麼多的錢，却不肯爲伊花一點兒錢。伊一直怒到一種沉晦無望的失意，嗣後他們的家庭不復快樂。不過，雖然如此，那烏雲還僅僅大如手掌。

有一天因爲工作緊迫，他抽不出工夫去會敵帥特夫人。這一天就覺得說不出的無聊與沉長。有時他覺悟了自己的愚失與狂妄——有時他對自己已往的行爲戰慄，想到擺在他面前的將來更爲之戰慄。在這忙碌的一天內，他除去了訪問，第二天午刻進門時，他就看到敵帥特夫人臉上的微怒。

「你在什麼地方？」伊問。

「忙，爲所愛的生命而書寫，」他答。

「那麼樣我一定不責備你，不過我實在有點兒動氣。昨天晚上薄亥德夫人來找你，以爲你一定在這兒。伊要介紹你一位法國大作家，第什麼先生，他有事到這兒來，和他們敘一夜。」

他才念過黑刺中之黑，很想見見你。德夫夫人就打發人來找你，你却不在這兒，你不但失
去了一夜歡娛，並且錯過了一個在文壇上大有用於你的介紹。」

「我很抱歉。敵帥特夫人，這可沒有辦法的。」

「我從來沒有想到，直到昨天晚上才覺奇怪我還不知道你的住址。我若知道的話，昨天晚上
必定叫車子來接你了。自然，你不是有意避開我的。我一向沒有寫條子或是書信給你的必要
，否則，我早該想到這一層了。」

他頓時看出他的危險了。要是燕有他的住址，送條子，書信，或是什麼別的消息去，克
立綫要知道了，他再也不能嚴守婚事的秘密。雖然如此，他的從容並不離棄他，他已預備了
一個懦夫的避難所——說慌。

「多怪你會提起這事來！」他說：「我今兒想來和你商量的事情，這正是其中之一樁。
我向來住在一層裝簧好的房子裏，現在我不得不換了——事實上我明天就要搬家——你想想我
搬到什麼地方去好？」

他們隨即進於長談，不用說得的，就是他果真要搬家，伊當然喜歡他和伊靠近些兒。相

近有一帶屋子叫做林潭斯貴爾，他可卜居於彼。就連在伊同他談話的時候，他的心裏，仍然是不斷地在想計策——克立綫非離奧勃雷斯貴爾不可——他非竭力誘伊離開倫敦不可。伊若能暫回母家，那麼重負去了！但他知道伊決不願獨自回英格蘭去，他又絕不想去，故而他只有勸伊往海濱或鄉下去。就是他會到不得不承認那錯誤蠢笨的婚事的時候，但現在總尚非其時——現在一定不行；這樣做去，結果必招毀敗。因此他每天這樣勸慰自己，他的交際日益廣闊；他曾在一最嚴格的會裏當過選；感謝薄亥德夫人與敵帥特夫人，使他得能立足於倫敦最優美的廈宇。如果他忽地挾一個太太出去，一切就都完了。人們再不會談論作家克拉武諾哀。敵帥特夫人和他說話時；這一切思想在他的腦際盤旋。他決計租林潭斯貴爾的屋子，不把他目前的地址給伊而走。他這樣巧妙地計劃好，以致那隱飾的情形並不為伊所覺察。他馬上拔脚就跑，租了一層房子，遠超他的財力。他告訴女房東他要隔幾天才搬進來，這幾天內若有條子，書信，或其他信息來時，請伊代為收藏。

153

他這纔回家，決計教克立綫離去；不管伊喜歡與否。時運湊巧——克立綫面色多病。他比平時格外和善地對伊道：

「你面色不大好，克立綈；什麼事兒呀？」

伊可以回答他：「一顆碎的心」；但伊只說：「沒有什麼；我很好。」

「不見得吧。這是否爲了暑氣；究竟是天氣的緣故，還是什麼呢？」

「不要管我的面色，」伊說，勉強快樂地說，「沒有關係的。你現在吃咖啡好麼？」

「不，我要和你說話呢，」他說。「你得聽我的話，我不滿意你的面色。」

「這是什麼一回事，你還只有方才覺得麼？」伊說。「我不舒服已經好些時候了，不過以前你並沒有注意就是了。」

「我現在覺到了，我想想一種補救的辦法，」他說：「倫敦在八月裏是很鬱悶的——你該到海濱去，這變換一定於你有益處的，同時你也一定會覺得快慰的。」

「你不喜歡翼擾人擠的地方，」他續道。「我記得南海岸有一可愛的小村子，那邊的風景非凡，沒有人叢的煩悶。克立綈，你喜歡麼？」

「倘使你和我同去的話，」伊道：「沒有你我就去。我不願意獨自去。」

他不覺如釋重負；隨即把手圍住伊，將伊拉近他自己。

「那當然，克立綽，我和你一同去的。不過我不預備長住在那邊。」

「你可以在那邊工作的，伊插言道。

「現在著作不過是我工作中的頂小的部分，」他答道，「交際責任是頂緊要的咧，你在海濱，我好常常來看你的，克立綽。」

第二十五章

薄亥德夫人也像敵帥特夫人一樣奇怪着克拉武爲什麼毫不提及婚事。他猜想大概是因爲他覺到他們的懸隔太甚；他不想作築橋引渡的嘗試。「我必得給他一個暗示才行，」伊想道，「還要幫助他的求婚，正像我幫助他的書籍一般。」其實，因薄亥德夫人喜歡這年青的才子比喜歡什麼人都強，所以情願做無論什麼事去幫他的忙。

恰巧克拉武和薄亥德夫人相遇於敵帥特夫人那裏，而他們的女主人正在會客。

「跟我到花房裏來，」伊說，「讓我們避開他們。」

克拉武跟伊到花房裏，那邊是一個幽美小角，滿是些奢華的坐位，百來種外國種的香花

，一個美麗與色調的奇象。

「飛知道怎樣使人舒服，」薄亥德夫人道，躺下在一隻長椅子上，「我就相信舒服。」

「敵帥特夫人什麼事都做得頂好的，」克拉武緩緩地說。

「伊真是一個好人，」薄亥德夫人續道；「伊一旦真的愛了什麼人，伊就不願有一點兒事情介於伊和伊的愛人之間的。」

「這我也確信的，」克拉武道。

「伊就是願為愛情而結婚的女人之一，」薄亥德夫人說道；「了不得的請求伊都有過呢。假如伊拜金的話，或者是專為地位，伊早已再醮了；但是伊存心要不嫁，嫁時一定要為愛情。」

「這我相信，」克拉武道。假使不是為了克立梯的緣故——他於是便覺對那無瑕的面龐與金色的髮，興起一層憎惡似的情緒。

「我一向就是你的忠實朋友，」伊低聲說道，越加靠近他了；「現在我有些極想告訴你的事情在這兒。」

「我太高興領教了，」他緩和地說，而他的心，却已在裏面沉將下去。

「你首先還得應許我不把這事兒傳揚出去，就是你永不把它洩漏。」

「你知道我頂尊重你的信任，」他道。

「我知道，」伊安慰似地答着。「我之所以要求緘默，不過是一種形式問題。我常常同你談談飛。」

在接着的片刻的靜寂中，他似乎覺得伊必定聽得出他的心跳——心跳的那樣響和快。

薄亥德夫人俯下頭去，幾至和他的頭相觸，才用很低的聲音說道：

「我看出敵帥特夫人的祕密來了，我告訴給你聽。」

「那可以麼？」他問道，對伊快要說出來的話忽覺畏縮。「你想伊會不高興麼？」

「那沒有關係的，伊是永遠不會知道的，」伊答。「我已經看出伊的祕密來了，就是伊愛你。」

「愛我！」他叫道——「敵帥特夫人那樣可以愛英國任何貴族的人愛我！」

「是啊，」薄亥德夫人大喜道。「我還要更進一步告訴你——就是你倘若向伊求婚，伊

會答應的。」

「這可能麼？」他問道。

「這是真的，」伊懇切說，「你一定會發覺的；我唯一的奇怪，就是奇怪你從沒有看出過。我覺得十分可靠，伊待你比待什麼人都來得好。你不能希望一個女人會直接告訴男人伊怎麼怎麼愛他；但是伊已經給了你每一鼓勵，那我不疑的。我時常在旁邊靜觀，奇怪你的盲目。伊如果知道我對你說這些話，會永遠不原諒我。不過這全是真的，你該早看出了。」

他仰坐在椅子上，氣喘色變，泛白的唇張着，但這裏面發不出聲音——這樣整個的被誘惑——心窩裏是這樣的軟弱。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他終於略出這句話來。「真的，我不知道。」

「這似乎是這樣的，」我們的夫人冷靜地說道。「我不得不說我稍覺失望。我預料你必喜不自勝——你好像不頂高興似的。」

他回答伊，嗓子間滿含着強烈的情緒；「太陽光驟然照到一個人身上，你想對於他怎麼樣？」

「使他目盲，」伊答道。

「對了，使他目盲；那就是我的情形了。」他道。「我是目盲了——我——我看不出了——不論我自己的生命或是別人的——光耀使我發眩了。」他做出眩暈的樣子，伊那敏銳固定的眼光，注視着他的面龐。

「我懂得並且可以承認由於這而來的許多思慮與情緒，」伊冷靜地說道，「但不是這一切，實在的，我不大懂得。你在發抖，你的面龐發白了。這可不像由於快樂，却像由於憂懼呢。」

「我准是憂懼呀，」他說；「你和我易地而處，只怕也要憂懼了。試想這樣的一個消息對我怎樣——試想，您老。倘使你誤會了，或者這不是真的，那教我怎麼辦呢？無怪我要疑惑不決。再試想，這是個多麼驚人的消息！」

「那我都知道的，」我們的夫人說，「可是我不大滿意。來，坐在旁邊，記住我是個忠實的朋友，我真的喜歡你，並不是僅僅因為你是一個聰敏或是勝利的作家，實在也爲了你個人，爲了你的天才，品性，與相貌。我真的誠實地喜歡你，你可以信任我。把事實完全告訴

我；你有愛別的人麼？」

「沒有，」他發急道。「上天知道我沒有！我對人曾有過幻想和喜歡，但像我現在知道愛情了，除敵帥特夫人之外，我從未愛過什麼人，而且永不愛什麼人了。」

雖然這麼說，這一番話還是着瘋着野般地說出來的，在伊聽來，總覺得這些話後面潛伏着愛情，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你，」伊答道；「不過要你告訴我——你可以信任我——你沒有資累的——你瞧，我說得多直爽——那一種發累都沒有的，足以阻礙你的娶伊；是不是？」

這正是他照直盡說的時機了，也可以說是他一生的緊要關頭；如果這個時機一過而把事實隱瞞了，則他一生的信譽就完了；他手中握着天平，善惡兩類天使同時都在向他耳語；信譽伸出伊那歡迎的臂膀，不信譽也在向他獻情。

「假如有這種事情的話呀，」傅亥德夫人說，「不要怕。我知道人們的天性是怎樣的。假如有這種事，爽直告訴我，從頭至尾告訴我。我願意幫助你打出一切困難。」

他默然不語了半分鐘，把生平所有的情緒壓緊在裏面。克立梯柔美的面龐顯現於前，同

時從那像是遼遠的金色夾道裏邊，他望見那本來可以屬於他和敵帥特夫人的前程。

「我要求你吐露真情，」薄亥德夫人再番懇切地說。

伊大吃一驚，因為他的態度忽然嚴重起來，破口叫道：「我什麼發累都沒有——一點兒也沒有；我是頂自由的。」說着，就舉起右手做一回發狂似的手勢，當他說時，似覺目視克立梯那美而愁的臉沉在黯淡的水中；他喉間來了一種如叫痛般的呻吟，但他終于還要再說這句話：「我是頂自由的！」

「你誠懇的多可怕，」薄亥德夫人微笑說；伊聽到他自由的話，頓覺煩慮盡消，「別人還道你在演一齣激情戲呢。只要對我說你確實沒有娶過妻就可完事的事情，却來拚命的發誓，這真何苦來呢。」

他驚恐得如同被鎗擊一般，至此他又在他虛偽的人生上加上印，說道：「薄亥德夫人，我還沒有結婚呢。」伊相信他。

「還要請你把我所說的祕密守着，所有的消息，隨你運用。」

他又握住伊的手，叫道：「一定要請你幫助我！我現在不能見伊了——我當真不能。你

不知道我受刺激到如何地步。請你隨便替我說些什麼就得了，只說我和律師有點兒接洽，或者說我不大舒服，隨便什麼你想的到的，爲我設計的都得。我這顆腦袋在打旋了，你把我趕瘋了。」

「這纔是我要看的了，」薄亥德夫人笑道！「這纔像真正的誠懇了。你若聽我的忠告，我看你就可以在現境上止步了，馬上去見飛，勇敢地向伊求婚去。讓我替你把伊找來，就在這一忽兒。」

他的泛白的面龐止住了伊。

「如果我現在立刻去見伊，我相信我一定要倒斃了！請看顧我，替我找些口實，讓我走罷。」

「好，」伊答：「隨你的便好了。我待你太好害了你了。你對我這麼多的善意難道什麼話都沒有麼？」

「你是一個人所能得的最好的朋友，」他說，俯首去吻那隻仰着向他的手。他勉強堆上笑容說話，但被他泛白的臉和發震的唇阻住了。他這纔走了。

『我從來想不到他那樣愛伊的，』薄亥德夫人望着他出去時自己默默。

第二十六章

幾分鐘之後，敵帥特夫人來了。伊四面一看不見了克拉武的影兒，玉顏驟然變色，眼珠裏的光彩也跑了。

『克拉武諾哀走了麼？他爲什麼不等一會兒呢？』伊問。

薄亥德夫人只是發笑。

『親愛的，他把託辭的重担放在我的身上呢。他叫我說只說他有約會，有些接洽的事兒，或是他不大舒服；其實，就是無論什麼可以使他脫身的話。』

『那可是爲什麼呢？』伊問。

『飛。我老老實實告訴你罷。我本來可以照他所說的做去——捏造一百念句推託話；真正的事實是這樣的，我說了些關於你的話，把他驅得半瘋了，不能再來見你。』

『你找了些什麼話說我呀？』伊問。『什麼話，告訴我罷。』

「飛，我們開口便講你，像克拉武一個人同我在一塊兒時常常講的；他說——我真的記不起來了怎麼樣起頭的。」

「怎麼樣起頭不要管他，單只告訴我他說什麼。」

「他說你——我呢——請你不要怒我——我說他可以不必失望的——說他要是真的有意思知道，他實大有希望的餘地。」

美麗的臉時而變紅，時而變白。

「你當真對他說了這許多麼？」伊問。「他——他怎麼說呢？」

「你想他怎麼說？」薄亥德夫人道。

「我巴不得他說他愛我的，像我這樣愛他。你知道我是這樣的。」

「那正是他多麼愛你呢，」薄亥德夫人得意揚揚地說。「我知道你已經沒有心了，我就頂着實地對他說了。飛，他愛你——這一點是毫無錯誤的了——還有使你更加快慰的，你道是什麼？你還是他的初戀呢。不但如此，你將為他的終愛。他走了，因為我把關於你的話全同他說了，使得他樂不可支——他不能再見你；不過下次他見了你的時候，我相信他一定要

向你求婚了。」

克拉武諾哀返家後到他自己的室中，幾乎像着魔一般。他界乎愛，悔，惡，懼各種情緒之間，昏迷欲狂。在暗憺的會客室裏踱來踱去，那邊已不見了那柔情與愁苦的臉。他強自振作，想出進行的定策。他不由的屈服在一個理想的夢境之下，要是他自由的話。他巴不得就在那時候，那一刻，跑到敵帥特夫人那邊去；他巴不得向伊求婚，把伊的手握在掌中；他巴不得將胸中一部熱情的史對伊一五一十敘敘；他巴不得撲伊在懷中；他巴不得在那可愛的光彩的臉上親吻一百下，過幾星期狂迷快樂的日子，然後吉期來臨。他於是又想像他父親的快樂與自傲，要是把他請來參加他兒子和敵帥特夫人的婚禮。他又幻想着所有的報紙上都載着交遊廣闊的作家克拉武諾哀怎麼和美麗的敵帥特夫人結婚的消息。

能夠怎麼樣，前程正不知要如何；他的雄心還該有止境麼？比他不著名的作家尚且要設法插足國會，有了他太太的財產，他太太的地位，以及那班朋友的幫忙，他還愁有什麼不能去的地方？在他熱切的幻想中，他看見他自己在白良漢宮中；那時他父親和他的朋友，會看到比枯燥的文壇上的讚譽更好的東西。他可以做到什麼——新任的勳爵或男爵無疑。然而現

在呢，他却一定要在苦工和極端的潦倒中度其餘生。什麼東西能夠補償得失去那愛他的美而貴的女人？一方面是一種極樂的前程；一切奢華的享用，解決了廁身於英國最上層社會的難關——還有當地最美的美女的愛，光榮和盛名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呢，勞苦的工作以及喪失其他一切他所最寶貴的。這一點現在他就能看出，如果是他把已婚的事告知敵帥特夫人，他們一定不會再見面。伊那樣真心愛他，伊一定永不會再見他。「要我回到舊生活中去，那我寧可死的，」他自語道；「不管後事如何，我決不能那麼辦。我已得天堂一瞥，我不能在大門外生活。」

不過，雖然在飛的色與財雙重誘惑之下，雖然對伊的熱情正在狂妄的時候；他依舊明白什麼是應該的，什麼是不應該的——他知道無論任何犧牲，任何代價，他應該立刻離開倫敦，到克立綈那邊去；一方面將事實全告訴敵帥特夫人，以後永不再見伊的面。

當一個教士陪着一個女子到東海一個小村莊來居住的時候，並沒有驚動的事。克拉武諾寫信給克立綈父親，說伊的身體不大好，他勸伊往東海去住幾禮拜，不過他因為有事情，不能離開寓所。

在海濱小住一兩個禮拜，牧師聽了也着實喜歡；不過他還沒有寫回信以前，他和渴望他去的羅拿德諾爾曼，他的護衛與參謀，先作商量。他不直接上倫敦去接他女兒，就在一個車站裏等伊，陪伊同到東海去。譚先生一眼看見那舊式的村莊，即覺憂喜參半。

「克立綈，這地方對於身體強健的人，原是塊好地方，不過我不懂你男人爲什麼要揀這樣偏僻的地段。」

「他知道我喜歡幽靜的」，伊說，譚先生却現出猶疑的神情。

「克立綈，我覺得你已經太幽靜了；你已經大大的變了。」他因爲太重禮貌太溫和了，所以並沒有向伊盤問嫁後生活的詳情。他用他自己的眼睛看出這是不快樂的婚姻。克立綈同他談伊丈夫的著作，以及他的著作的成功，在社會上的發展，牧師只是悶悶地聽着。

「可是，克立綈，這一切中，你在什麼地方呢？」他問了。

「我，」伊應道，閃着呻吟般的一笑，直刺他的心頭。「我沒有在什麼地方，要等克拉武的地位穩固了再說呢。」

「胡說！」牧師不耐煩道。「他爲什麼不帶你在一塊兒呢？你假使稍稍往外面跑跑，他

的人一定要兩樣些，」說到這裏，見他的話打動了伊的不快之感，他也就此停止了。

他們差不多租了一所在東海最偏僻的屋子，是一所四處都隱伏着教人看不見的幽居。它兀立着如一種隱居，由崖角所告成。那裏除了白色的岩石，金色的沙粒，和藍色的滾濤之外，就便一無所見。

「克立綈，這裏我們足夠賞鑑海景，」牧師道，「你瞧，多寂寞的地方！一個人儘可以而這裏淹死而沒人聽見他的叫喊。」

他們不一回就把屋子安排得好好兒的，他們坐在一間小會客室裏，那邊可以望見沙灘和海，還有兩間玲瓏的臥室，從它們的高度和四周繞着山石的情形看來，很像一個鷹巢。這是一處寂寞的所在，同時，風景也是頂宜人的。

「克立綈，你儘管喜歡它，」牧師發一個寒噤道，「但是老實告訴你，這地方一會兒可就會把我悶死的。」

「爸爸，我對於這地方却比喜歡還要更進一步呢。這真合我的心意。波濤山風的聲浪，使我安慰。」

伊常時一個人，美麗的面朝着海，守着那波濤的起伏，似乎把地上的一切都忘了，只是出神，以致收師担起心來。他自己的生活倒很安逸地過去，大清早起身，覺得晨浴很舒服。他喜歡往山崖上走走，看看那班捕魚的人。不過，他一邊走，他的心頭還是滿了愁思——短短的兩年以前，克立締會在他身邊跳舞，他還記得在英格爾瓦德時，他出去看病人，伊就跟他一同去，一路跳着玩着，使那提在手裏的籃子裏面的小東西，遭了無妄之災。『克立締，我的乖孩子，好好兒的走，』他會這樣說；而伊呢，反而嬉皮笑臉的對他說那不行，因為風吹着伊走。然而現在再不見奔奔跳跳了；當他叫伊一同到漁人家裏去時，總覺得伊無心地回答你一聲『好』就完了——伊就是厭倦與悲愁。

『這全是伊錯嫁了人的緣故，』他步上山崖時自言自語說。『伊錯嫁了人；總該嫁羅拿德諾爾曼的——他愛克立締；克拉武只愛他自己。』

但是，問伊時，伊從來不肯承認一句不快樂的話來。『我不大舒服，』伊就這樣回答他，『我在倫敦永遠也不會舒服的，爸爸——那裏不合我的心意。我想念太陽光和花卉，那裏既乏味，又幽暗。』

伊對於那不再愛伊的丈夫太真實太尊重了，從沒有一句話表示對他的不滿意，也從沒有什麼暗示表明伊的大悲哀與痛苦的。

介於屋與海之間的沙灘上，有一塊平坦的大石；這便是伊鍾愛的坐位。伊會在那裏坐幾個鐘頭，不看書，也不做活，只是呆呆守着那波浪的起伏。他也慢慢兒看慣了伊坐在那邊，他那金髮的克立梯；伊時常眼望着海，美麗的面龐，浮着一層蒼白的氣色——從來沒有風吹上半點顏色——伊想着一件事情，僅僅一件事情，那便是：「伊丈夫爲什麼不愛伊了呢？他愛了誰來代替伊的位置呀？」

現在伊已擺脫了日常裝飾與人生的煩腦，現在伊有長久的時間可以靜思默想，伊就歸到他的不復愛伊的結論。回頭一看，伊幾乎能描摹他愛情消滅的情形；伊還能回憶剛到倫敦後幾禮拜的幸福，那時他崇拜伊，跟着伊如影之隨形；那時除非伊靠着坐，否則，他就不能執筆爲文；那時他那樣完全那樣專心地愛伊，他不知怎樣表示他的愛情的豐富。伊能夠描摹那逐漸的消滅；他怎的開始獨自出去，他怎的覺到伊在他書房裏討厭，從他許多不留意的說話中，伊怎的發見他唯一的心願，在監守他的婚事的祕密，俾不致阻礙他的前程。

這兒伊又記起那隻戒指，和那隻戒指定係別人送他的猜疑。一縷痛苦的思想引起別縷，他怎的漸漸對伊厭倦，冷淡，與不關心起來，卒至遣開伊來這荒涼的所在，假惺惺托詞於爲伊的健康。伊也的確覺到他之所以將伊遣開，無非爲了他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還有因爲他已經厭棄伊了。有時候他也寫信來，草草的信，讀了不啻是一片冗長的謝罪書。他寄給伊書籍和報紙，但是他從來不寫或是想到來看伊的話；而伊則以伊心靈的全力去愛他。

第二十七章

牧師同他的女兒來東海已經旬日了；伊的生活，絕少人生的興趣。孩子們偶然偷偷地圍在山崖上去看那獨自坐在那邊的美貌的太太，起初伊沒有注意他們，後來那班小孩子拿了海灘上檢來的貝殼鼓着勇氣跑到伊那邊去。最後，他們同伊說話了，有一個跛足的男孩，臉長的頂可愛的，喜歡在日光下躺在伊的身旁，問伊許多關於遠方白帆船的問題。

伊過去的生活以及和這相連接的一切事情，如一場大夢遺在伊的背後。伊所有覺到的現實的事情是這樣——伊還是滿心全力愛伊的丈夫，而他呢，已經厭棄伊了。伊已成爲一個棄

婦。他對別一個人用情去了，伊不過是他的資沈和煩累。要是伊能夠死，伊就快樂了。伊時常懸想如果伊就在這沙灘上睡着，讓波濤輕輕滾到伊身上，將伊一下子滾去，不知也算錯誤否？以後不知會怎樣？伊父親一定哀慟欲絕，他將永遠不得快樂；羅拿德呢，他一定是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感傷；惟有伊的丈夫——心與天良都告訴伊，他必覺如釋重負。「他娶我錯了，」伊自語道，「死亡將替他改正那錯誤。」

牧師對伊慢慢地吃驚起來了。他們到東海已經旬日，而伊的身體並無進步。他要伊同他回家去，小住幾禮拜，但是那裏會有效？又同伊說伊丈夫會來接他回去的，伊依然不聽，因為伊想起最後那一次提到英格蘭瓦德時他面上的神色，早知道他永不會上那裏去。

「最慈愛的，不必叫我了，」伊這樣對他說。「少婦從沒有獨自歸甯的。」

他聽了很懊喪，知道自己在這兒至多只能住兩個禮拜，另外又沒有人能替代他的位置。他又捨不得離開伊。在這進退兩難的情勢下，除了請他的所信任的顧問羅拿德來，別無辦法了。他見了那玉容上的變故，中心鬱鬱不樂。克立綽有他同在那時候，總是高高興興的；舊日的和平與安靜似乎又回復了；——受愛護真可樂啊！伊出去時克拉武從來不經心的，對於

伊的舒適和幸福，也很少記得的；而諾爾曼却刻刻顧着伊。

有一天伊舉目望他，兩眼中滿含着感激的友愛。「你似乎自然而然會知道我所需要的一切，」伊開口道。「我差不多想像你是在研究我的任何欲望似的。」

「我的確是這樣的，」他溫柔地答。「我相信我自然而然地會知道你的一思一慮，不管它多微細。」

伊知道事實確是如此，而在用仁善的友愛澆灌伊的人的面前，伊的健康，也就日漸恢復。日復一日伊逐漸嘉納羅拿德諾爾曼的真誠高尚的品性。

有一次諾爾曼和牧師兩口兒在開誠佈公地談話。

「我想你沒有什麼可能為力吧，」諾爾曼道；「這是種可憂的情形，非局外人所能干預。如果伊丈夫不能把伊放在心上，我不知道你怎樣能夠勉強他。」

「我想不出這個道理，」牧師道，「他為什麼要娶伊？我現在覺得這不過是一種幻想，而不是愛情——現在他的幻想消滅了。」

「我也以為如此，」諾爾曼道；「還有，我相信他的幻想，因他有許多情敵的事實急變

而爲一種行動。目前的問題，就在我們怎樣替克立綈打算。伊仍舊愛他，這一樣我是確信的。

「不差，」牧師說道；「那是毫無疑義的；雖然他不要伊在倫敦，伊還是不願意聽人提起歸寧的話，他寫信來說他想遷居，他望伊在東海自己尋尋快樂，還有說他將在這幾星期裏來看伊；這樣看來，他好像不要伊回去了。」

「伊爲什麼不同你一塊兒回家鄉去呢？」羅拿德嚴肅地問。

「這層我懂得，」那牧師道，「向來這樣被寵容慣的伊，當然不願意戚友們知道伊是怎樣被遺棄的；這一層想你也諒無不知。」

「這是實情，」羅拿德又嚴肅地說，「可是我們却無能爲力了。」

牧師忽地從「心不在焉」中興奮起來，說道：「羅拿德，我叫了你來，想請問你的忠告的。你對我像兒子一般，還有，我年紀大起來，人弱起來，覺得需要一個人依靠依靠。我要你的忠告。自從你來到這裏，克立綈已經大有起色；你使得伊快樂，加益於伊。你沒有來以前，伊那樣灰心，那樣失望；伊坐着望海，望得我怕了。羅拿德，我且把我的所憂告訴你吧

；伊愁的勝於言語所能形容，我怕伊不等死亡的自然來臨而前去尋求它呢。」

羅拿德大吃一驚，道：「你不是這個意思吧，克立綽斷不為那樣的。」

「可是傷心能使伊變懦弱的啊；伊早非故我了。我索性再明白點告訴你，當我看伊一個鐘頭又是一個鐘頭的坐着望波濤的滾滾，我着實擔憂，伊面上浮着一副耐着等死的神情。這便是我的兩難處：我不能再陪着伊，同時我又不能勸得伊和我一同回去，我怕離開伊。」

「這是一個難關，」羅拿德道，「而且是一個極嚴重的難關。」

我想我雖則不能夠，你也許想得出一點兒打破難關的方法，」牧師又加上一句。

「我想唯一的方法，只有找一個人來陪伊。不過，我希望，我相信，你的觀察是錯的。」

—

「我不會錯的，你知道，克立綽雖然常時光明嬉笑的，却是個頂會幻想的女孩——和別人不同——全是詩意與情感，可憐的孩子，希望於世界的是那麼多。相信我，伊就是那種充滿了各式關於死的羅曼思想。躺在沙灘上讓海水來捲伊去的女孩，我的確相信伊是這樣的。」

「那麼我們不可以讓伊一個人在這裏——你不能多住，我又不可以；不過我們可以在英

格爾瓦德替伊找一位女朋友來，伊喜歡黛瑞金。你到家後，就叫黛瑞金來怎麼樣？」

牧師愁容頓消，抬頭說道：「那我願意；就是這件事——一個年青的同伴，一個女朋友——難關可以解決了。我一到家，馬上叫黛瑞金來陪伊。」

想到這層，他老人家心裏略略安慰，因他的老心爲了他孩子的失去生趣而痛傷。情景會老是這般麼？他想如果是這般下去，伊能耐得多久？

第二十八章

潭先生和羅拿德定好的歸期到了。克立綈最近似乎稍覺快樂，身體也似乎稍稍來得健強了，牧師頂大的憂慮也消滅了。他仍舊決意叫黛瑞金來陪她。他們三人在海濱散步。那早晨天朗氣清，滾滾的波濤，在他們脚前澎湃。羅拿德並不對克立綈說離愁，也不說這孤僻的一隅對他比勝天堂。他們向前走着，牧師停步檢貝殼——他知道英格蘭瓦德渴望着的小嗓子，都會叫着他要遠處海濱的貝殼。羅拿德和克立綈却不止步。年青的律師回頭看看伊，他覺得伊的聲音低得很；他看見伊的面部雖有煥發精神的海風吹颯，仍然是自如死色，看見伊

眼中滿含痛苦，自己不由得訝異担心。

「克立綽？」他叫伊道，「有什麼事兒不成？今早晨你面色很不好呢。先前我倒沒有留心——什麼事兒？」

「先前我也沒有覺到，」伊答；「海嚇死我了。」

「海！爲什麼？我想你很愛的。」

「是啊，」伊答；「不過今天——今天早晨——使我害怕。我時常有一種神經病式的幻想，那波浪一再同我說：『你將要到我們這兒來了——快來吧。』它們這話發出很奇怪的音韻，怎麼也不離開我的耳朵。」

「一種不健全的幻想吧，克立綽，」他說；「一種馬上會被煥發精神的空氣沖散的幻想。」

「我勉強一笑置之，」伊道；「無如沒有東西能夠驅逐這幻想。」

「告訴我幻想是怎麼樣的？」他道。

「好，讓我告訴你，」伊答着，聲音微微發震，「過去有好幾夜我就是做着這一套最奇

怪的夢——常常夢海；但是不像我們現在看見的樣子，在太陽光下光明而蔚藍，那是被一片灰霧和黑暗罩蔽着的神情，沒有月亮，沒有星；海水暗鬱重濁，發出嚴肅而悲慘的呼號。後來我便覺得身子在它上面——不知道怎麼樣的；後來就下到海裏，一隻很硬的手——一隻男人的手，從它的力量我知道的——在那裏推我下去。我愈沉愈深了，那時水雖然沒住我的口，我仍能聽到我自己的呼號——啊，羅拿德，那樣的一種呼號——後來我被自己喊醒了，覺得眉宇間還帶淚痕。羅拿德，你想那夢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的，」他和悅地說，可是他的心早往下沉去了。「沒有什麼意思的，不過你沒有像你想像的健康；還有，你倘若不留心，也許會一時神經錯亂失足墮水。」

「真的只有這麼一點點麼？」伊問道，面上攤上快樂。「我漸漸覺得這是快要淹死的預兆。」

「你怎麼會淹死呢？」他問；「你從不到水上去的人。我解釋夢景重複的緣故給你聽。海一天到晚在你眼前，你當然受着很深的印象，你做過一次那樣的夢，就在腦筋裏盤旋想着；再加這是個不快的夢，把你嚇了。你想得很厲害，又加上你腦部的不頂健全，無怪這思想

和害怕深入腦中，夢而又夢。」

「羅拿德，你以為是這樣的麼？我真高興。那似乎是對我這傻極了的幻想，就是當我在水中下沉時波浪圍住我唱着『你將要到我們這兒來了，快來吧。』的幻想的一個簡明的釋明。」

「克立綽，幻想以外，別無所有。你有勇氣告訴我，我不勝欣慰。一種不健全的發熱的幻想，它們也許會完全留着，直等你身體健壯一點兒；過幾天會逐漸減少的。你告訴我，我實覺欣慰。這事情告訴我了之後，你覺得少怕些了麼？」

「是的，」伊感激地答道；「少怕些了。」

「克立綽，」羅拿德道，「有時候我要來看你。你知道令尊將邀黛瑞金到這兒來伴你小住幾週。這對伊無異是一種佈施，正同於你有用一般；他老人家自己也要常常來的。我也許比他多來一點，因為我覺得你身體不頂健壯，人又不大舒服，有個老朋友來同你談談，對你總是有益的，可以使你高興些，我自己將努力工作，無論什麼時候抽得出幾個鐘頭；我就到這裏來同你談談。」

伊在孤獨和失意中，對他表示着從未曾有過的依戀。「你要走了，我真難過。羅拿德，你待我這樣好，我願你時常來走走。」

「不過我霎時間從山崖沙谷裏來看你的時候，請你不要吃驚。我什麼時候都會來的。」
「你來總是歡迎的，」伊說。

「伊見了那兩個頂疼伊的人的焦灼，就勉強做出頂快樂的樣子，可是羅拿德對伊噪子間的悲音聽得太清楚了。」

「爸爸，你回家後不要因我發愁，」伊在臨別對伊的父親說。「請你每天這樣說，「克立綈好一點了，」因為這話快要成事實了。我不久就會復元，慈愛的，你過一會兒再來好麼？」

牧師又勸伊同他一塊兒回去，但伊的面色馬上轉白，態度堅決地對他道：「爸爸，請你不要再叫我。除非克拉武來和我一同去，我就永不歸寧——永不再回去的。」他聽了，也只得強自知足。

伊陪他們走過懸崖，直至他們來到小村站上，羅拿德從不敢記住伊和他握幾次手，和他

父親親幾次吻。伊最後的幾句話，差不多是從極沉痛的嗓子裏哭出來的。

「爸爸，」伊說，「你回到家裏以後，請你替我吻園中的各枝花各株樹。告訴它們——告訴它們（我知道它們一定有靈）我將來一定去看它們。再會，爸爸——再會，羅拿德，把我所有的愛帶回家——家。」

「羅拿德，那些顯然不是一個快樂的妻子所說的話，」牧師說道。「一個快樂的妻子只有一個家，那家便是伊丈夫的所在。我可憐的克立締，沒有這樣的一個家。」

羅拿德實在比他還來得焦急，但是他不敢將焦急的原因說給牧師聽。他不由得想起那個夢；他把它看得很細微——他解釋給克立締聽，正如他信以為任何有識者所應爾的，那不過是身體上的緣故；然而這夢還是纏繞他。

「假如我稍稍相信些伊的丈夫，我就不這麼替伊焦急了，」他想。

他回到英格爾瓦德時，他決定常常去，並擬在不意的時候去，教他自己至多不要過兩星期去看伊一次——他有他焦急的理由。

第二十九章

一點鐘又一點鐘敵帥特夫人期待着伊的情人。伊不懂他爲什麼不來。薄亥德夫人的話在耳中作響：『下次他看見你時，他要向你求婚了。』伊是那樣的認真，那樣的深信，使飛不由得毫不加以疑慮。伊那樣愛克拉武，愛他得那麼長遠了，而伊的愛總不免如落在空中一般，現在伊得到酬答了，伊於是懸想假使這事失敗了，伊的一生，正不知要怎樣了。他爲什麼不來呢？光陰過去的這樣快，他總得快要來了，整個午後伊就在伊那雅麗的客廳中徘徊候他，而他終於不來。夜晚到了，伊依舊像午後一樣耐着心等等，而他還是不來。伊可就有些詫異。那晚伊回到房裏去時，伊的臉慘白而焦灼，美麗的唇緣，懸掛着勞神的紋痕。

明天他會來的——那是一定的——滿是些道歉和他爲什麼不來的充分理由，還有，他假使看到伊的焦心，將格外對伊溫存。可是這一天來而又去，而仍不見情人之蒞至。伊就更加焦急了。他病了麼？他遇到了什麼不測麼？伊深信他從前絕沒有這樣久的離開伊過，他現在之所以如此，其中必有緣故。『他今天再不來，明兒我要寫信了，』伊自語道。

這一天過去，而他仍然不來，伊於是就執筆寫信。伊不願多寫，僅僅問他爲什麼不來。

伊等着，但是不見回信，於是決定去望他，因爲想他准是病着了。

「他工作得太辛苦了，」伊想道；後來又想到他不久將脫離自食其力的情況，不覺破顏微笑。那時，伊爲了他的緣故，纔覺伊的財富的可愛，錢對他將大有用處；他嗣後可以隨便寫寫；他可以環矚全球的名勝與偉蹟。

那天伊恰巧駕車到一家大出版處去，而那邊接洽的事情，又不便委托別人代理。伊正立在店內，很像藝術館的一分店，克拉武進來了。伊一見他，面部突然如火焚一般，再也不冷下去，但等伊振作過來，便對他望着。他顯然沒有看見伊，很忙的樣子和那引長店裏另一角上的人說話。伊見他顏色憔悴，大爲驚訝；連他的聲音，似乎都改變了。伊伸手給他時，說道：

「我看見你很高興，但是你的顏色多憔悴呀！你這幾天來到底怎樣了？我怕大概爲了過分工作吧。」

他聽見伊的聲音，如同晴空霹靂，猛然一驚

「我很不舒服，」他說，「有兩天了——呵，那樣不舒服，使我什麼都做不得。」

「你到底怎麼了？」伊溫柔地問；「我真擔心呢。」

「我也說不出，」他懶懶地說。「我吃了不少的小苦。」

到此伊腦中湧現一縷思想，覺得他所感的痛苦，一定是疑惑的痛苦；以爲他愛伊而不敢公然告訴伊——除此之外，必無別因。

「你去看過醫生麼？」伊問。

「沒有，」他答，「我沒有想到。」

「我猜着了，」伊自思道，「我猜着了。痛苦是在他的心裏，不是在他的身上，而這種痛苦，純由於他的愛我而來。」至此伊笑道：「我給你做醫生好麼？我替你配方。今晚來同我吃晚飯——密談的晚飯——讓我看我能否把你面上的倦容除去。」

「你真是天使，」他叫道。

「我很快慰我恰不是天使。在目前做一個女人我很知足呢；」伊很放心離開他，確信他必然愛伊。

第二十章

幸哉伊沒有看見別伊後的那個情人，其時因為看見伊的高興已經消散，他的眉間現出極大的苦悶，他強壯的軀幹震顫，他強壯的白手緊緊地握着，他的唇白中帶愁。

離店後，他才覺悟過來他得迴避一切通衢大道，急急到無人能看見他的僻靜地方去。他叫了一輛二輪馬車，跳上車，說一聲「督事公園」，他記起那裏有一叢小樹，完全是一個隔絕世界的所在。他走來走去走了好幾個鐘點，訝異着他自己熱情的可怕，望着過去與未來而驚恐。他在鬱悶中呻吟。

如果不是爲了克立綈，伊老是夾在中間；伊猶如一種障礙的站在他和他心欲的一切的中間，站在他和愛情，財富，以及成功的中間。

如果伊死了的話，如果克立綈死了的話！當這種思想初次湧現的時候，他立着如同木偶一般。他能想像那張在死亡中的優柔的臉，冷靜而沉寂。多情的眼睛閉着，唇安置着；他能想像那隻曾經攀過他的白手拱疊在白的胸際，永遠靜寂。一百張口似乎在他周圍呼喊；「克

立綈死了。」

有一次他在長得很高的青草地上跪下去，因為這些思想刺他使他狂亂。它們像是鞭棒的痛撻，它們像是毒箭的毒鏃，他高聲叫喊他所記得的唯一的禱告：「不要叫我們受試探，拯我們出諸惡。」當他精疲力盡躺在地上時，柔風吹來，遞着優柔聖靈的思念。也許是好天使在勸告他了，像他們對付被試探和鬱悶的人似的。此時並不算太遲；前面原還有一條路，一條能給他平安的大路。

他必須到敵帥德夫人那邊去，或者寫信給伊，將實情完全告訴伊；然後他不再見伊的面，不管伊怎麼樣想他，不管他的代價怎樣。他必得拋棄一切富貴與愛情的念頭，那是沒有辦法的，他必得回到克立綈那邊去。他那曾經一度自信爲他全心所愛的克立綈，對他的愛情唯一有權要求的克立綈，是他的合法的妻子的克立綈。回到伊那邊去，帶伊離開這罪惡的試探他到這麼厲害的大都會；帶伊居住在美麗的鄉村裏，那邊他可以常常著作，把他的生命致力於他的義務和他的藝術。

他這纔從草地上站起來，走到那成蔭的林中，像一個倦極了的孩子躺下身去，他的腦和

心都休息了，那種爲他好久不曾有了的休息。

忽然間那黑而美的面龐現上眼瞼——那有全球可以選擇而偏選擇了他的女人——愛他——追求他，願將伊的財產，伊的愛情，連同伊自己，都交給他。他熱情的狂亂在內裏奔突，安靜的休息就被衝破了。他必得再去看伊，他不能不別而行，他這樣自語自言；他必得再見伊一次，然後回到他的義務那邊去。祇要一次——去看看伊的明眸，也許去親親伊的香膩的櫻唇——一次——祇要一次就夠了。他一邊說，一邊長嘆，他想把伊擁抱一次，正如古時男子在爲伊們戰死疆場而出征前永別所愛的女人一般。

「沒有人能夠描寫他所未曾感覺未曾忍受的事情，」他自語道。「如果我現在必得寫一個人受誘惑至於他的能力之外，爲着想起一個女人的美貌而發狂，我就知道怎麼樣着手了。」

不差，他必得再見一次飛，而後言別。「否則至少，」戰顫的決心道，「至少他不告訴伊時，他也得離開，用寫信的方法將全部事實都告訴伊，明天他就可以去看克立梯了。」

那決定似乎很堅決地肯定時，他便覺得安靜了。他走回寓所去，覺精神已經大好。他還

沒有看到別一方面的底蘊——就是他的夢完了時，他應該怎麼樣。他舉目環視室內，克立締的姿態纏繞他。

「明天我就同伊在一起了，」他說。想着，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一種比他向來所經過更來的安靜更來的泰然的睡眠。一覺醒來，他連忙預備密談晚餐的服飾，他也曾想到過還是把這宴會放棄的念頭——他若寫信去辭謝並且把綠山告訴敵帥特夫人，那不是更來的一舉兩得麼？然而那懦弱方面的天性，終於得勝了：他要再去看伊一次，這一次將成爲最後的把晤。他臨走時，坐下寫一封信給他太太，這信後來也大有用處——不過幾行東西，但全是很好的。

「克立締吾愛：

我望不日就來你處——或者是明天，或者還要過幾天。望你從速恢復健康，因爲我將帶你一同出洋去，或往北方暫住。 你所愛的丈夫克拉武諾哀。」

他這次的信，比他別伊後所寫的無論那一封信都來的親暱。這信是他在懺悔與失望雙重壓迫下所寫成的。他隨即將信封好寄出。像他這樣浮躁的天性，這樣容易丟棄一切煩悶的人

，他覺到多少他已補償了自己手造的冤孽。

第二十一章

克拉武在那多事之夜進門時，飛的動人，爲從來所未有。客廳的輝煌，也爲從來所未有。他兩眼羨慕地注視着伊；伊顯然是決心來結果伊的戰利品的，伊那淡琥珀色的衣裳，半蓋白色的外套裏面，和這付打扮配合的，還有那些豐富的金剛鑽。

「你好得多了，」伊說；「我在你臉上看一眼便知你已經好得多了。瞧，我終究是個好醫生。」

舊魔術又臨到他。伊的人的魔力，使他無力與之對抗。他伸臂給伊，同到膳廳裏去。他將這兩相比較：這邊是金銀輝煌，杯盤閃耀，鮮花芬芳——那邊，奧勃雷斯貴爾，則暗蓬蓬的室內，什麼時候都只有難吃的燻肉。同時他就想起要不是克立梯從中作梗，這一切富麗榮華，都是屬於他的。他不禁又聯想到每天和這樣天仙似的女人同享這樣珍貴的盛筵，其樂不知何如。生活一定完全變過了。啊，要是這情況永遠不變——要是這情況不是末次而成爲他

「日常的幸福——他一再自言自語——『最後一次了』。正思想間，他抬起頭來，兩人的目光恰遇了對着——伊也許也在那裏想每天能夠這樣多好呢。」

餐畢，伊站起身來微笑道：「今兒你必須自以爲主子了，還請隨便些，如同在自己家裏一般。你一會兒到客廳裏來找我好了。」

伊走了，留他一個人——留他一個人在那裏被他的熱情和伊的愛情的明證而發狂；留他獨自在那裏籌思要不是克立絲，這一切都是屬於他的。

他不多躊躇；他竭力自告這是他在此華度中最後的一夜；他是在和伊度最後的五分鐘，但是在某種浮泛的態度裏，他不相信這些是當真的。他果真如伊所吩咐的到客廳去找伊，可是伊已經到前臨花園的雅麗的涼臺上去了。

「這是我的愛地，」伊道。「這兒我比家裏什麼地方都喜歡。在這兒，不管周圍的世界多忙，一個人還是幽靜得很呢。」

陡然間伊想起薄亥德夫人所說下次克拉武來時要說的話，唇緣自然地微露笑容。他見到了，就問伊爲什麼緣故。

「我在這裏想薄亥德夫人對我說的一點兒事情，」伊答。

「你假如想薄亥德夫人或隨便什麼人，我就要妒忌了，」他說。「你必將全部思想給我才好。」

「我怕我準是這樣呢，」伊答，聲音頂低微的。「我恨我給你太多了。」

「那不可能吧；我貪得它們全部。我若能要得你每一念頭，每一言語，每一顧盼，我要。」

他一點點挨近伊，伊並不拒絕；伊的玉容轉柔，進而現出一副他所從未會見的溫柔。他那狂熱衝動的風颺鼓勵他前進，混亂他的腦筋。「我妒忌你把思念給別的人，」他道。「你知道什麼緣故麼？最愛的，請你回答我；你能猜出箇中的原因麼？」

「我想能夠吧，」伊答，伊的聲音柔美而低沉。「這是因為你——你——」

至此，他就以難制止的劇烈摟住了伊，摟在自己的懷中。

「因為我愛你，」他叫道：「因為我愛你，崇拜你，為前人所未有的愛與崇拜——因為我為了我自己愛情的熱烈而發狂了。不，請你不要惱我，你得聽我說來。」

他吻伊，吻得如同一個人吻死者一般，夾着類似失望的熱情。

「親愛的，」伊說，「我怎麼會惱你呢——我——」伊驟然停了，他只見伊面已如焚。

「你愛我，我的愛人！」他耳語道。

「是啊，我愛你，我從來沒有愛過什麼人，我也永不再愛別人——惟有愛你，克拉武！

而良善的精靈，就此跑了。

第三十二章

克拉武諾哀仰望天空，明月在雲上循行。衆星沒有警告給他。他向着他的命運奮勇前進。

「飛，我幾乎不能認真你的愛我，」他說，露着孩子般的知足的神氣。

伊的頭倒在他的胸際；伊覺得伊終究找到了家。」

「你爲什麼不能認真呢？」伊問道。「你爲什麼不能相信呢？」

「這實在太好了，令人難以爲真，」他一面說，一面把伊抱得更緊；發狂也似地吻著。

「這真奇怪，我做了這麼多年的人，總不會懂得愛情的意義，直到如今才知；不過我一向知道，我常常對自己說，一朝我愛——我一朝愛了人——那一定是用我的全心去愛他的。如今我真的用全心來愛了。我現在比從前百倍珍視我所有的一切，因爲你將共享。」他知伊絕沒有想到任何障礙——伊覺得他們倆一定是白頭到老的。他知道伊盼着他向伊求婚。伊對於他的信任感動了他。當他把伊摟在懷中的時候，他知道這是頂野蠻的殘忍；因伊的深切愛他而更爲殘忍。

「克拉武，我有點兒事情要對你說，」伊續道。「你不止一次和我說過我們中間的懸隔——你以後切不可再這樣。我們倆之間並沒有懸隔——愛情使我們平等了。」伊的面龐隨着言語的熱烈而加紅，兩隻手也不由地緊握起來。「假如中間有什麼優越之點，那還是在你一方面，」伊說。「你是個才子。我着實沒有認識你以前，我就羨慕你的著作，我要求你允許我嗣後再不提起這件事情。」

伊的宏量感動他到了絕未曾有的地步。他只能吻那親愛的櫻唇，喃喃地說伊是多麼的香

體與可愛。

「你不知道，」伊說，「把我這一生的重担放在別人肩上是覺得多麼快慰——現在我自
由了，和小孩子一樣的快樂。」

太陽落山了，月和星輝耀在天空。

「時候一定不早了，」敵帥特夫人忽然說道。

「不過，飛，我還沒有把我要說的話說到一半呢，」他叫道。

「我也沒有說完呀，」伊答；「不過我希望我們的生涯不致盡於今夜——我們再談的時
間多着呢。明兒你一定來的吧。」

明兒！那時他沒有決定要做的是什麼？明兒愛情必須終止了。他待伊多殘忍呀！

「克拉武，你總不會再離開我這麼久吧，」伊溫柔地說。「我要把鍾點數着，直等我再
見你為止；我們有這麼多的話要說，這麼多的事要商量。但是現在你必得走了——時候不早
了。」

「那麼你得遣我走，」他說；「我自己可走不開。」你知道他一離開伊的影響，懊悔的

刺痛就會在那裏等候他；要教他面對面的對着自己的良心，忍受它的責備，還是教他當着一團的敵人來得容易，來得勇氣。

「那麼去吧，」伊道，閃着快樂的一笑；「可是要快快回來的。」

他離伊時的親吻與言語。使伊永記勿忘。

當他在涼夜的空氣中回去時，想想如果他走進那幽暗的屋子裏去——那在月光下也覺悶人的屋子——不知對他有沒有什麼用處；他心煩意亂，就是身體休息了，有什麼用處；但是，習慣得勝了，他終於走了進去，坐在他所喜歡坐的那只椅子上抽烟。假如什麼東西有智慧的話，這智慧便在那藍色的烟雲裏。他便放棄了解決他一生最難的問題。

「如果不是克立締從中作梗！」啊，誰料想得到伊竟成了他的贅疣，誰夢想得到他的愛情變為不理不睬，甚而至於變為憎惡呢？「我總該，」他自語道，「總該把伊讓給羅拿德的。我會要這麼樣的婚姻，可不是發了瘋了麼？」

雖然，一切後悔都已無補於事；他已陷入困難的溝中；他怎麼能脫逃呢？他想到英國無論什麼人，要是有一個機會降給他，沒有人會不自以為是人羣中的幸運兒的時候，不

由得惱怒他自己的命運。這幾乎類似神蹟的幸運，偏偏會降賜給那不能接受的他。

他丟開紙烟，因為他的念頭驅得他發狂了；他躺下勉強入睡；但是他僅僅夢見他已經自由了，預備和飛結婚。他又夢見他自己站在街頭的一隅，一條奇怪城市內的奇怪街道，成羣的人挨過他的身旁；當他們經過的時候，男女老幼，每一個人都朝他望望，說：「克立綈死了！」

醒來時，他只覺一身恐怖的冷汗。於是他又睡着了，夢見他獨自坐着，聽得郵差敲門，他大驚一跳抬起身來，從郵差處接過一封信來——一只好大的信封，闊闊的黑邊，拆開一看，也是這一句話，「克立綈死了！」有一回的夢來得更加可怕——他在一片潮濕踐毀的荒塚間走路，那是一片滿長着野草苧麻，和那森森的松柏等叢林的淒涼寂寞的荒塚，使他路過也爲之毛髮悚然。在一角上——絕對和別處隔離——有一座孤寂荒涼的墳墓。那時好像有什麼東西迫着他去看它；他却不願意走近去，他見了害怕；但是他的腳終於走過去了。野草這樣的長，他要看墓碑誌，非把草撩開一把不行。他伸手去撩時，夢中但覺苧麻狠狠刺他，使他痛極而呼。他撩開長而暗的野草，只看見下面的字：「克立綈諾哀神聖的紀念。」於是他聽

得百口叫問，「伊怎樣死的？」

第二十三章

他起身走到清晨的空氣裏，可是晨景的新鮮，日出的明媚，沒一樣能降低他內裏的炎熱。第二班信帶到敵帥特夫人的一張條子，說適纔有重要的賓客從巴黎來，伊終日無暇他顧。「我原擬同你敘談的日子，却非和他們周旋不可，世上再沒有比他們不識時務的客人了，」伊這麼寫。「今晚請你一定到立斯特夫人的跳舞會去，記住和我舞每一「華爾次」。」

他誓將真相大白於伊同伊永別的日子到了。誰知這個誓的最後機會與希望，却和伊的信同歸於盡。假如他整天和伊獨坐在一起，他大有將事實盡情告訴伊的可能；可是照現在的事實，連這最後的一線希望，也完了。

這一天如漫長的熱夢般過去；他沒有計算時間；他毫不知早晨死去，午後已來。他恐慌了不止一次，怕他將纏重病，因為他的四肢疼痛，頭部纏繞，腦筋如焚。立斯特夫人那邊，他到得最早。當敵帥特夫人打扮得比什麼時候都輝煌進門的時候，他的決心從此逝去；如今

他再也不能告訴伊了。愛情與快樂，顯露出一道新的光輝在伊的面上，光耀伊的雙眸。伊那白蠟般的衣裳，是用水仙花鑲邊的，花中嵌着的金剛鑽，閃爍得如露珠一般。伊的頸上卦着金剛鑽的鏈條，裏面的光亮，活躍的猶如火光。

伊一忽兒就看見他，他也上前去見伊，他的嗓子似乎失了作用，他的唇漸覺僵硬。伊把手放在他的臂上，說道：「我很高興你已先我來此，今天我真夠受了。你想我這樣渴想你，有這麼多的話要和你說的時候，偏偏要教我招待全世界最可憎的兩個女人。」

「飛，要是這一天於你難受，請試想它於我怎樣？」他答說。

他們經過跳舞廳時，克拉武幾乎能想像別人對於他的談論。因被這樣的美女所選中而著名，已夠使他自豪了——他知道他走過廳裏的時候，每一個人心裏都在忌妒他，渴望得他的地位，他就驚喜萬分。他看到伊接受他的注意所賜予的權威了。為飛的情人的緣故，他已受到從來不曾受到過的恭維與追求——做了伊的丈夫又不知要怎樣了？那晚上他覺到不同的生活已期待着他。先前那些過他身前只朝他行一個冷淡的鞠躬禮的人，現在都圍着他來獻殷勤了。他的頭腦便和他的成功與幸運一齊轉變方向了。歐帥特夫人為他留着的所有的華爾次舞

，他看見薩克斯頓的伯爵要求伊同舞一次而爲伊婉詞謝却時，他的臉高興得漲的通紅。

「現在我是屬於你的了，」伊道，這一句話，就把他胸中的主意的最後一綫微光也毀滅了。

房間都慢慢暖和了，花兒在熱氣中婆娑。立斯特夫人把全層房間打開，最後的一間法式窗子通到一塊草地，而他們倆在那裏敘談，是很自然的。飛含笑望着伊的情人。

「飛，」他熱情奔放地和伊耳語，「你知道我今晚聽到些什麼？那才叫我妒忌呢。」
「什麼話呀？」伊溫柔地問。「你知道沒有事足教你妒忌吧。」

有人告訴我卡斯頓公爵向你求過婚。我明知這不與我相干；不過你對我是沒有祕密的——我愛，可有這回事兒麼？有的人說你已經接受他了，有的人說你早已把他拒絕。」

「我真莫明其妙這事怎麼會傳出去的，」伊道。「沒有一個字出我的口過，這點我可以不必說的；不過這是件事實，你只要一想我的愛你，便可以斷定我的答復是什麼。」

「我不能阻擋別的男子羨慕你，」他道，「我即使能夠，我也不願意；不過，飛，我耐不下別人對你獻媚求愛。」

「我不要其他的人，」伊連忙說道；「克拉武，那點你總知道的；況且，別人向我獻媚求愛的機會也不久了，像你所說一樣。」

「我希望不久了」，他道。

他們倆在菩提樹下散步，他明知接下去的應該是那一套；伊已給他以提出婚姻的機會，但他總是猶豫不決，面色轉白，心頭急跳。他怎麼可以呢，他怎麼敢呢？他所熟思的那事情是一種犯罪——一種在人爲法上也必受重罰的犯罪——他怎麼可以，他怎麼敢已經有了妻子而再向這美女求婚——他怎麼可以呢？然而伊已經在等它了，這層他可不能佯爲不知——伊期待着那句確定伊的幸福的話，而在月光之下伊是這樣的美麗，使他無能抵抗其誘惑。

「克拉武，」伊溫柔地說，「你爲什麼不做聲呀？你又爲什麼愁容滿面？你當然不致因卡斯頓公爵而惱怒的吧？我願將經過的事實全告訴你。我於去年遇到他，我不喜歡他；今年我又遇到他，差不多待他很無禮的。我從不曾鼓勵他的注意；他處處跟着我，用信窮迫我，這本來不是我的不是。我從來不回他的信——一封都沒有回過。克拉武，你相信我麼？」

「那我當然相信你的！」

「他當真寫信給我時，我不但不高興，倒悶極了，因我不願麻煩寫回信那些事情，不過他寫那封求婚信給我的時候，禮貌強迫我寫回信了。我不能把這樣的一封信擱置不復——不是麼？」

「不能，我愛——請相信我，我不是妒忌卡斯頓公爵或是他的信。」

「那麼你爲什麼愁懣靜寂不像平時的呢？」伊問。

「是麼？我想大概因爲我有點兒被我自己大喜感住了，而不知怎樣擔當的緣故吧。我想不出別的理由來。」

「你準是這樣愛我麼？」伊溫柔地說。

「真的，親愛的，我是這樣，」他答；伊口中發出滿意的嘖嘖。伊靜默了好一回；他現在的寂靜，定然是爲了他那頑固的全頭所致——他們倆間的懸殊——這樣的老婆念又來光顧他——伊必須鼓勵他。白嫩的手於是溜進他的掌中，親暱的雙眸尋覓他的眼睛。『他不能誤會我，』伊自語道；『他知我太深了。』『我很欣慰你沒有惱怒卡斯頓公爵那請求——奇怪得很你會對我說這樁事情。我不欲告訴你，可是我也不欲對你有一樣祕密，』伊道。

「飛，吾愛，你多好呀？」他喃喃答道。

其時樹林中豁然瀾出一個空隙，他們看見月兒在天空中駛行。

「克拉武，」伊說，「你也得像卡斯頓公爵的做一下，看我是不是也寫一封拒絕的信。」

那是什麼？」他急問道。

伊含差作笑，他抓住伊，一再的吻伊；他明白，他自語道除照此做去外，別無辦法，而且得馬上就做。

「我比卡斯頓公爵大胆的多，對你直敘我是多麼的愛你。」

「那不過是事情的一半呢，克拉武，」伊答着很伶俐的一笑。

「別一半是——」啊，要是伊猜得中他爲什麼停住猶豫，要是伊能細察他心靈的撩亂，伊必然失色迴避。

「別一半是，就是我該向我親愛艷麗的夫人求婚。」

「克拉武，」那女郎道，「你什麼事兒呀，你的臉這麼白，你的眼這麼野，什麼事兒呀」

？

「沒有什麼，」他接着說道。

伊情不自禁地將手放在他的掌中。

「你向我求婚着了慌了。我敢說是這麼樣的；剛纔你的手像火焚似的，現在却變做冰冷，你還在發抖，克拉武。你嚇壞我了，」伊面色也乍現蒼白而焦急。他竭力鎮定，再保證給伊聽。

「你想我猶預着慌，」他說；「試想我所憂慮的事情。」

又過了一陣肅靜之後，他纔問道；「飛，你肯嫁我麼？」在他自己心中，他也奇怪一個迅雷不會把他打死；不過在他看來，這似乎是被迫而急進，爲他所不得不然，伊的美貌誘惑他，伊的愛情驅他於狂。

「克拉武，我將樂爲君婦，」伊答，說時雙眼已滿是喜淚。

「那麼吉期應該在什麼時候呢？」他續道，嗓子因衝動而粗啞不清。

「你要幾時便是幾時，」伊幽靜地答；「我們可以隨意而行；我們沒有別人商量；我們

很自由，儘可以隨意而行。」

「對啊！」他長嘆道，「我們是，正像你所說的，很自由呢。」

「那長嘆又何苦來呢？我知道，縱然有我所說的一番話，你還是守着地位的怪念。教我怎麼辦，或者怎麼說，可以表示給你看你是多麼錯誤，我是多麼愛你呢？瞧！我願將手放在你的手中，並且說，「克拉武，我真熱地愛你——隨你喜歡，你要我幾時做你的妻，便是幾時！」好了！女人是從來沒有這樣自認過的。現在你相信我了麼！」

他看伊時，他眼中也充滿了豈大的熱淚。

「我不配你，」他叫道。

「你就是高尚，真誠，與善良的一切。你爲什麼要固執自卑呢？克拉武，我不懂；你對我無異是一切的一切。」

伊站在那裏，他望着伊；月光照耀着伊的白衣和頸上的鑽石；他不覺爲愧悔所壓倒。

「克拉武，今晚上得有此一談，我真覺快慰，」伊開口道。「我要給你一個驚奇；雖然我在你未向我求婚以前就該替你做了，但是我總不便給你預先知道。明兒十二點鐘那時候請

你來好麼？我想那時候將爲我生平最快慰的時候。你來好麼？」

「當然，飛。什麼事兒？你告訴我好不好？」

「不，這是我留給你的奇物。我想我們該回去了？別人會尋我們呢。」

那晚上，克拉武諾哀有生以來第一次服藥強睡。

第二十四章

第二天克拉武諾哀到敵帥特夫人那邊去時，在圖書室內會見她，另外還有一個身材高大面容嚴峻的男子，見了他面前桌上攤開的紙和契據，一望而知其爲律師。飛自己仍舊像平日樣的斯文地迎上來同他握手。他，就是在那嚴峻講法律的人的面前，也禁不住要抱伊吻伊。她轉身向律師時面帶笑容，說道：「漢鮑立區先生，讓我給你介紹諾哀先生，你同我說你有了他的書，可以過幾個鐘點不倦。」

「諾哀先生是久仰的了，敵帥特夫人，」那律師道，「真的，久仰的很。」克拉武鞠了一躬。

「漢岫立區先生會告訴你爲什麼請你到這兒來，」飛道；「他會解釋給你聽，解釋的比我還清楚呢。」

那律師有點兒發窘了。「諾哀先生，」他開口說道，「敵帥特夫人同我密談過伊如何傾心於您先生——在事實上講，不久伊將變更身分而爲更快樂的一種，也是意中的事。」

克拉武不知這種種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件事何時得了。他起初看見那律師，怕這事一定是和克立梯有關，那時這恐懼還沒有完全消除。

「諾哀先生，您的高才，我們都知道的，」那律師繼續說道，「不過敵帥特夫人對我表示過，以爲才子在世俗的物質上，未必得到相當的酬報。這裏我必得說明，敵帥特夫人自從伊先生去世以來，擁有大宗的進款，但是伊從沒有用過三分之一，算起來直到如今，差不多有六萬金鎊的數目了。如果我沒有記錯，今年的進款還不在內。」

「對的，」敵帥特夫人道，律師隨即續說：

「敵帥特夫人在那裏想怎樣把這筆款子利用得最得當，這款子我可以稱它是一種餘款。伊所要我對你說的，就是伊怎麼把它處分法。」

克拉武諾哀這繼換過一口氣來，心上如落下一塊大石。畢竟這事與克立綽無關。

「也許，」那律師又道；在世俗的眼光看來，敵帥特夫人並沒有做得最妥最善的可能範圍內的事；不過伊爲人慷慨，我可以加一個「俠」字。伊將這筆款子完全用在購買堪特一塊地產，叫做大特斯東。那邊我會經到過的。據我看來，那是英國最美最堅實的地產之一，而且大有發展的可能；據傳說，雖然這不過是一種傳說，說那邊還有大煤礦呢。如其是這樣，那邊的發展，正未可限量呢。照現在的情形，市價實足六萬鎊。這塊大特斯東，和三千鎊的歲入，敵帥特夫人一並給您作爲一種贈與，永退屬於您和您的後裔。」

單調的聲音停住了，幾分鐘內，一片靜寂。克拉武的臉在蒼白中呈着死色。他走到敵帥特夫人眼前，雙手伸出給她。

「飛，教我對你說什麼好呢？教我怎麼感謝你呢？」他叫道。

「我不要謝；」伊道。「我見你快樂實在太高興了。現在，把我和我的愛情放過一邊，你且不必使你的奇才爲辛苦的工作所累了；你可以與到提筆；你可以有暇研究，有暇對藝術環境了；我望你喜歡到那邊去。」

「飛，我不能謝你；我說不出我在想什麼感覺什麼。」

伊笑眼抬頭望他道，「我想，你該慶賀我的有才幹吧。我絕沒有想到我自己處理事務的能力。將來先夫的律師們聽到我將嫁大特斯東邸屋主克拉武諾哀紳士，他們可就沒話說了；否則，他們若知道我要嫁一個作家，他們很可以使事情麻煩些；現在我才懂得我的妙計了。」

但是他知道這不過是她要使得他泰然於心的方法。給他這樣的厚惠，原與伊的人極相稱合，而那厚惠，看起來似乎還是爲了伊自己的最後目的。這兒大家默默了一回，後來還是那律師打破岑寂，鄭重其事的說道：

「敵帥特夫人要我把所有的契據都預備好整理好，諾哀先生，這樣一次會面，就可以將全部事情結束。我已經照辦了，現在請您在這兒簽個字，還有這兒，凡百看見有鉛筆註您名字的地方，都請您簽一下。我帶了兩個書記作證人。敵帥特夫人，你許我按鈴招他們來麼？」

在克拉武蒼白的臉上，呈現着比刺激更厲害的東西；當律師把筆放在他手中，一種強烈

的感觸佔據着他，說道他不能拿筆，他不能娶伊，他欺騙伊的好卑鄙與兇惡，他已經有了妻子，那妻子慢慢被他憎惡了；他不能佔有大特斯東郎，那塊地永遠不能屬於他的，這無異搶奪那愛他的慷慨的女人的東西。即使到了那一剎那間，他還有這種猶豫，就是這樣的兩個女人，都是多麼地愛他。他舉目看那律師，眼內滿含着煩悶——即使到了那時，這一句話，還能變換他一生的航路，因他本來不是生來犯人；但是那句話終於不說。漢軸立區先生以為他對簽字的地方不頂確悉。他用手中的鉛筆指點第一處的地方道：「在這兒簽。」至此又停了一回，旁坐的人，着實有些莫明其妙。他一下筆，他的罪就判定了。

朗誦文書，證人簽字，總計費了一刻鐘。手續完了，漢軸立區先生走了，書記們也一同走了。敵帥特夫人回頭向伊的情人嫣然一笑，使他陶醉顛倒。

「我不敢擅自做那事，」伊道：「我怕你不接受。」

「我願接受那雙香甜的手所賜予的一切，」他道，低頭前去親吻；「不過，飛，吾愛，你實在大可不必做這件事。」

伊將手圍住他的頸子，說道：「我擁有比我怎麼樣去花它們更多的錢，好多年了，克拉

武，但是金錢給予我快樂的，這還是第一次呢。我不聽別的道謝，不過我要你明兒一早就來，我們可以一同到大特斯東邸去。」

第三十五章

可奇者，當克拉武做了大特斯東邸地主和三千鎊一年的所有主的那天，全英境內，不知還有比他更愁悶的人不，他自語他要到遼遠的地方去，他再不能和克立綉共同生活；他既知道伊所給予他的損失，他再也受不住看見他的人。第二天早晨他到敵帥特夫人家裏去，路上見陽光而畏縮；見路過的行人而畏縮。他見飛已在等候他。

「十一點鐘車可以轉回了，」伊說。「多好的天氣！」

大特斯東邸離倫敦約六十里，道經堪特的樹蔭花園和多陽光的小山。不一回他們已到大大的鐵門前，門開進便是花園。克拉武舉目一望，既奇且喜。他一見屋，一堆大而精緻的灰石，和那奇異的地壇，三角屋頂和塔樓，還有闊大的階石，通到美麗的園地，園中間泉源清出銀色的浪花。他忘懷一切的煩惱，一切的愛思。

「這準是一個天堂，」克拉武道，他們一同步下汽車。這一切全是他的了——他自己的了，他身旁的女人的贈品。他，羨慕奇怪樣的眼望着伊，真的是「克拉武諾哀，大特斯東」的主人」了。他不能認以爲真。

伊知道他又在想什麼了，便伸手放在他掌中，說道：「我看出你的思想來了，不過請你常常對你自己說，「這是我的愛情給我的，」那麼除了好的印象之外，不會有別的了。你瞧了它的外表已經這樣喜歡，見了裏面的樣子，不知道要怎麼樣了？這是你生平所見過的最動人的古式屋宇。」

他們找到了他們的車夫和他的妻子——兩個可敬可靠的人，他們留在那兒看守屋子。敵帥特夫人對他們道：

「這是諾哀先生，那裏的新主人。」

至是克拉武享受到權力的第一次甜蜜。他們對他多麼小心呀！他們怎樣的跟隨他；他們怎樣服侍他，手和腳；他們怎樣希望這樣那樣都使他高興；除了新主人之外，那夫人是毫不被尊重的。他們聽到伊是敵帥特夫人，不覺相顧愕然，而克拉武心中只是想假如他們知道

此中的底蘊，不知又要怎麼樣了。

他忘懷一切的焦心事；他在見了英國最莊麗的一座大廈的歡樂中，已經忘懷一切。敵帥特夫人快樂着如小孩子般喜樂光明的快樂。

「克拉武，你得先來瞧這間房子，」伊道，當她領他走到一間爲他有生以來所從未見過的一間最美麗的房間。這房間很長，四扇大窗子望着一叢森林的通景；天花板畫的華麗極了，擺飾全是頂和諧與藝術化的。

「這是圖書室，」伊說——「克拉武，你的聖地。我已經定了一張頂美觀頂堅固的寫字檯，我想你無論有沒有與兒，見了必覺非寫不可吧。我相信我早已愛這間房了，我極盼望你在這兒會快樂，克拉武。」

他捧起那玉顏吻去時，早忘了克立梯之一息尚存。

第二十六章

克拉武諾哀和敵帥特夫人遊大特斯東邸的第二天早晨，他醒來時，便曉然於心，覺到他

無力自拔於那自墮的陷阱，他已沒法退出他那軟弱的，狂亂的，傻獸的，促他進入的圈套。被伊的魔力盲目的他，太無力去抵抗他虛偽所稱謂的命運，他已經說了飛所當然希望的話，在一切經過之後，聽他向伊求婚的話。事後他向他自己說，他可痴了麼？否則，他只要用浮泛的信任和希望的語氣說，那就是，用一種聽天由命的樣子說，也許能過得去的，而且只要他當真捏住了手指，那近在眼前的財寶，還不是實際上也落到他的掌中麼？敵帥特夫人用這種話同他說，這其間無疑可知。然而，當他再見伊的時候，什麼都消失了。伊很高興地會着他，伊爽直地毫不隱飾地將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掌中，以親暱的言語，甜蜜的擁抱迎接他，使他魂消魄盪，卒致逗留震顛在他唇邊的話——能使伊失色退避的話——截住不發。

日子一天天過去，這番話依然留而不說，雖然有尊嚴與恐懼本身的呼聲。他完全自棄，不管前途如何，日復一日的近到他迷醉的頂點；因為，盲目着急急前進的他，已得到敵帥特夫人自願的同意，說他們的婚期——他知道絕不該有的婚期——不應久事拖延。

飛快樂逾常——這樣的快樂，伊再也夢想不到伊的情人會處於相反的地位。他來來去去，守着將近的嘉禮的一切預備而起一種奇怪的不信。因為他怎麼可以同飛結婚，當他合法的

妻子還住在海濱的小村子裏？

「要是克立綈死了的話！」他就連日繼夜，沉溺在這樣的思想中，非文字之力所能描寫其可憐——愁悶，灰心，這些字常常是跟着他的——「要是克立綈死了的話！」啊，多少人曾爲一不智的婚姻而斷送終身，正如我所做的一般！」他對自己狂呼。他又沉痛地追念着以同一婚姻爲得計的當時。假如他取消這婚姻，他會做的。假如他能回到當初帶克立綈來倫敦的時期，他很喜歡回過去。

但是找不到出路，他在失望中呻吟。這是怎麼樣的財運，既到手中，而爲一女人的緣故失去，而那女人又早已爲他所不愛。假如他能追溯他的步伐，單獨和克立綈在一塊兒，從頭生活起，他願意幹去；他願意高高興興地拋棄財富，娛樂，榮耀，以及這世界以爲可貴的一切，但求心地平安與知足。

這都做不到了；他已經走了這麼遠，除了虔誠懺悔之外、別無補益，而對此的第一步辦法，惟有據實說出。他巴不得死的念頭，已經有過千次；人生於他不過是煩惱；他在那一方面都看不出快樂來。即使他欺騙敵帥特夫人直至經過結婚的滑稽劇的程度，然而幾天，幾星

期，幾個月之後，還是要發覺的；他不能永遠把這事隱飾過去，他就有入獄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假如他捐棄他新得的財寶，回到克立綉那邊去，他必成爲人類中的最可憐者；他再也耐不住那種生活。

他還是回去見克立綉爲善；他自己並無特殊的定策。也許伊會同意離開本國；不過那還是不行——老牧師和羅拿德諾爾曼會知道的，而且會嚴密地顧到伊的利益。他也許能夠勸誘伊同意於一合法的分離——到那時他還是結不成婚了。假如他能達到離婚的目的，那麼諸事就算大畢了；但是他有什麼理由可以請求呢？他這樣的左思右想，雖然得不到擺脫難關的可行方法；可是有一件事情，他心理非常清楚——他得去見克立綉。他寫了一張條子給敵帥特夫人，請求伊想他那晚上他不能到，要是他趕得及的話，他還是前往看伊，就是五分鐘也好的。

「我很好奇想見見諾哀先生呢，」格雷思林水道——一位敵帥特夫人相識多年的白僧女子——伊們倆住在一起。

「格雷思，我們會整天看不到他呢；他就是來，也得很晚了，他說，也許要近半夜。」

說着，朝窗外望望天氣怎樣，因為她知道克拉武要出城去，天氣的問題，對她就有興味了，這並不是一個好天氣的日子，天色黯黯昏沉；一點兒風也沒有，空氣間有一種密層層愁悽悽的景象。

「多困人的天氣！」伊說。「克拉武一定要出門去多可惜呀。這是幾禮拜以來我沒有看見他的第一天。我的覺到沉悶與愁苦，大概也是自然的吧。」

「除非你胡思亂想，感覺沉悶是不會損害你的，」格雷思林水道；「而你偏偏常時那樣的。」

「我是這樣的麼，格雷思？最近我的生活覺滿是快樂，我根本沒空兒胡思亂想，我常常奇怪我爲什麼這樣快樂。」

「也許，」格雷思道，「煩悶還沒有來呢。」

「我希望它不來，」飛答：「我不要這麼想；我願煩悶在婚前來而不願它在婚後。」

「說這話的是不是約翰生博士——「獨身沒有福，結婚煩惱多」？」格雷思林水道。

「不差，我想是他吧；有幾分他是對的；不過我，格雷思，是一個相信美滿姻緣爲人間

天堂的人。」

「我希望你的經驗，會辯證你的信仰，」那年青的大儒學派的信徒道。「我不是一個婚姻全部滿意的信仰者。」

敵帥特夫人從窗前轉過身來，局促不安，因伊還是在紀念克拉武，伊不喜歡那風雨將至的天色。雲兒聚集空際愈聚愈密，灰厚的霧似乎籠罩着萬物。

第三十七章

曾經籠罩過大京都的濃霧，移向東海去了。這是更進一步的不幸，因為鄰鎮蛙頓正在舉行一年一度的賽會。

有兩條路可以到蛙頓去——一條越過崖石，別一條繞過海岸，兩者在濃霧中都很危險；為要避免不測起見，東海的居民不約而同的都決定趕早出發。因此當晚克拉武諾哀進村的時候，村中已經鴉雀無聲，十室九空。他一路走去，那賽會的廣告影到他的眼簾，他才知村人全走了。

在衆崖的頂上，就是在村莊的街道上，霧已稍稍散去；但是在克立綈居住的那間小屋的四周，霧却來的又濃又灰。他但見漁船縱橫沙灘上；不聞奔濤駭浪，海已如陸地一般被濃霧籠罩。

他悄悄地在沙灘上走去，直抵小屋。只見窗玻璃受霧而溼，從一扇窗中透出血紅的火光。他料克立綈定在那裏——這般的毫無動靜，這般的毫無聲息，這般的荒涼沉寂。那邊無肉眼看見他，無人耳聽見他——這是做不留形跡不致聲張的事情的地方，的時候了。當他舉目仰望錫色的天空與毫無聲息的海面時，他震顛了，他全身發冷雙手發抖了。他似乎覺着有一朵猩紅的雲落下掉在他的身上，繞在他的四圍；奇怪的昏迷臨到他，他的知覺好像離了他幾分鐘，在那幾分鐘裏，他已回到敵帥特夫人的客廳裏，伊的白臂圍住他的頸子，伊那可愛的玉顏假倚着他的面龐，從伊的洩地的花邊內做出來強烈的香味輸送到他的鼻中；他已回到那裏，聽伊說他的名與利，都在伊的雪白的手心中等他。

猝然一驚，他仍回到現在的神情。霧黏着他多牢——他的頭髮溼了，手上還似乎有水！
「海霧甚於陸霧，」他大喊道，目的在聽聽他自己的嗓子究竟怎麼樣了。他的聲音，粗暗而

不自然，卒使他自開失色。他如果能自己看得見自己的樣子，泛白的臉，着魔的眼，站在那裏如同狂熱驅他瘋獸一般，他自己也必一定害怕。他走近小屋，朝那窗口望了進去，伊果然在那裏，伊的生命阻擋着他和那幸運的女人。伊低着頭朝火爐望着，伊的側形朝窗。光綫照在伊的金髮上，使它發光如聖像頭上的光輪。他立了一回，望着這愁容滿面的女人；但那兒絕無憐憫與愛的感覺打動他的硬心。

克立綈很少動顫，他畏退了，怕那柔憐愁苦的眼看到他。魔鬼的手似乎從大霧中伸出來，將他一把抓住；魔鬼的聲音帶着譏嘲的嬉笑充滿了空間，他不能再耐了；他必須同什麼東西說話，否則他將發瘋。

他輕輕的開了門，樅小的房間，在爐火的光耀中紅亮；大霧沒有流佈到那邊，克立綈聞開門的聲響起身回頭一看，已和伊的丈夫面面相對了。伊遇着他的眼睛，不由得怪叫一聲；

「克拉武——克拉武——」

「人家聽了，還以為我是來——來害你的，」他道，聲音全發沙了。「暗殺你」幾個字原來已在他的唇上。他向伊走去，但是伊只管後退，被他一碰，便即燧頭起來。他差不多很

粗暴地將伊一把拉來。

「你這樣悄悄地這樣突然地來——你的面色這樣白，你的眼睛這樣野，以致我嚇得魂不附體了，」伊且抖且說。

「這倒像一幕三等貨色的激情劇呢，」他飄道。「爲了這麼樣的一種歡迎，我着實不必老遠的跋涉來此。」

「不過，克拉武——克拉武；」伊叫道，「有一些——那是什麼？——不像你自己的神情在你的臉上。」

他差不多很粗暴地閃過伊身旁。

「真是胡說——你說的什麼胡言！你在不大客氣；你連坐都不叫我坐——」

我見了你嚇壞了，克拉武，」伊道；「你的神氣，好像別一個靈魂跑進你人裏似的；你不像從前的了。假如——假如你看見你自己的臉，你也會害怕呢。」

「請你不要再講我的人好麼？你到底什麼意思？你一次一次叫我到東海來，現在我來了，你就這樣接待我！」

「我吃慌了，」伊呻吟道。

一張男子的臉在窗外向裏望了一會兒，忙閃過了；但他們中沒有一人看見。

第二十八章

克拉武拖一把椅子到爐火旁，望望那老遠站着的妻子，臉發白，身體抖着，好像脚下生了根兒似的。

「我還是回去吧，」他說：「你對我好像沒有話說。」

「克拉武，我很抱歉；我沒有想到要害怕的，我是不得已的。你的神氣這樣奇怪；你的神氣像是很恨我的樣子——像是我從中作梗。我也形容不出你的神氣，我嚇壞了——真的嚇壞了。克拉武，你沒有寫信來告訴我你來了。如果我知道——」

「如果你知道，你要好一點吧，我猜想，」他說；伊仍舊不走近他。

「克拉武，我拿點什麼給你吃好？」伊問，強自鎮定。「你遠遠的來，一定很累很餓了。」

「我的確那麼樣，還要厲害點兒呢，」他答；「但是你似乎不會想到這點。」

「現在我想到了，」伊答；「你要想吃點什麼呢？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人人都到蛙頓賽會去了。」

他眼中發出一種突然的多變的火光，臉上現出一陣痙攣他那雙健壯而白的手，忽而緊握，忽而鬆散。

「你就是一個人在這裏，」他對伊說，「這又怪了；難道他們教你自己招呼自己不成？」

「話很簡單，但聲音已不復如平日。」就是一個人！」

伊長嘆答道：「全村莊空了。我拿點什麼給你吃呢？」

「要是你有的話，就給我點兒白蘭地；那霧好像仍舊黏住我的樣子。我除它不掉；白蘭地會把它趕跑的。」

「父親在這裏的時候買了些呢，克拉武，我就去拿來給你。」

伊離開房間去找白蘭地，而他呢，全着魔了，倒在爐火旁的椅子上。他的四肢像全失了力量。大滴的東西停在他面前，他的唇變為冷而硬，同時由那裏來往的呼吸，變為大口熱辣

竦的喘哮；魔鬼的聲音充滿他的耳鼓，魔鬼的笑聲充滿四圍的空間，紅霧飛到他眼前，他似乎在和一千個敵人掙扎。猛抬頭看見克立梯端了瓶走進來，身子不由得戰兢。

「快一點，」他叫道，「我不大舒服；那霧會殺死一隻狗子。」

「這却不會殺死我呢，」克立梯道，「我在這裏面過了好久了，我巴不得它會殺死我。」

「咳，我們頂希望的，總是不大得到的，」他說。「拿杯子過來。」

伊抬起頭來，幾乎驚懼失色。

「不滲水你不喝的」伊叫道；「啊，克拉武，它會燒你的喉呢。」

「喉準要它燒呢，」他說；「那可怕的霧把我冷死了。」他接過了洒着半杯清潔的酒的玻璃杯，喝了下去。一會兒血色回到他的臉上，嚴厲殘忍的神態，又回到他的眼中。

伊縮步震顫，霎時間他又舉目看伊。

「你戰戰兢兢的什麼意思——你道我來吃你麼？」他叫道。

「不是；不過你不像我所知道的克拉武了。你說你跑了這麼多的路來看我，而你對於我却沒有一句好話；你並沒有問問我的身體怎麼樣了；你不曾說一句表現你對我關懷的話。」

「如果我不會覺到最深的關懷；我就不在這兒了，」他道；但是這些話在伊聽來，無異是一種鄙夷。

至此，經過這麼多月的遺棄而未會冷淡的舊情，又回到伊的心上。就是到了這個時候，像他的遺棄與狠心，只要他對伊說一句話——只要他對伊微微表示歉意，伊就會原諒他。伊走到他坐的那把椅子背後，俯首向他道：「克拉武，你沒有和我接吻，一次都沒有！」他不敢告訴伊他的唇上還熱着別個女人的親吻。伊低下伊那優柔的臉朝他，但他並不用唇去碰它；他內裏丈夫氣的最後一線的榮光，抗拒這種不忠。伊胸中的舊恨，於是又湧上心頭，「他已經不愛我了。」伊的頭落在他的肩上，傷心地痛哭起來。他竭力想待伊兇惡，教伊走開；他竭力想用回憶誰的臂方才放在那裏的方法來硬化他的心；但是——一個人的殘酷也有一種限度；他終於那一件都做不到；他不能解開伊的臂膊，或者推開伊；不過伊自己見這樣的表情沒有回聲，便直起身來看他。

「克拉武，你對我沒有一句話，沒有一次吻；啊，我離了你這麼久。你已不把我放在心上，事實我終於知道了；你的心與你的愛，都已離我而去，不再爲我所有了。」說着，便

跪在地上，以手掩面。「我到底幹了什麼要這樣厲害地受刑罰，我到底幹了什麼呢？」

他突然站起來；他常對自己說，「要是克立綽死了的話！」是一事，而聽那些可憐的嗚咽又是一事；他忍不住了。他突然站起身來，看看沒有別的好方法可以止住伊，只得把他要走的話再拿來嚇伊。

「我還是走吧，」他說。「我是不預備來受這個的。」

他這一針果然馬上見血。伊果然連忙從地上站起來，強自遏止那幾乎能左右伊的嗚咽。伊又張臂走到他那邊去。

「啊，克拉武，對我說你我間可怕的過去不過是你要試試我的意思——要知道我到底有多少愛你。你知道麼我們已經別了多久，你見了我還要這樣麼？現在你對我沒有情了麼？」

「你着實還是不要問我這個問題好，」他答。「我沒有工夫，你還要做那種無謂的舉動，我要同你說話。」

失望的靜止，似乎佔據了伊；伊的手下垂了，仰望着他的面上的淚珠也揩乾了。

「我有些事情要向你提議，」他道，他的眼在伊那緩和而注定的視線下低下來，嚴厲兇

狠的神氣又回到面上。「現在你知道，和我告訴你一樣明白，我們的婚姻，是一種錯誤。」

「是的，」伊傷心地說，「你使得我覺悟到這一層——一種最可怕的錯誤。」

「我想用我所能夠的最好的方法來補救它，我到這兒來求你幫忙，克立梯。赤裸裸的事實是這樣——你不但不能爲我臂助，反而阻礙我的前程，你站在我和我的幸運之間——我要你答應我的要求。」

「你的要求是什麼？」伊問道，帶着失望的冷靜。

他靜了一回，半覺慚愧；然後才鼓着勇氣道：「這是個可驚的要求，我承認，可是也是我所迫不得已的，假如我爲好着想。克立梯，你肯答應我離開英國，永不回來麼？我願給你一筆豐足的款子。我會勸你父親陪你一同去。你如果肯去，我願盡我的力量增進你的幸福與舒適。」

「那就是，你要和我完全地、整個地分離，」伊道；「像離婚或死亡所能做到的完全，不是麼？」

「不差，」他答；「把事實瞞過你反正也沒有用處；那就是我所要求的。」

「你難道完全不愛我了麼？」

「是啊，完全，」他答。

「你覺得我只是你成功的絆石，你前程的障礙麼？」

「我覺得你準是這樣，而且還要更甚，」他答。

「恕我饒舌；請問在你我有生之日，你永不會再愛我麼？」

「不，永不再愛，」他說。

「克拉武，再答我一句話；你曾經愛過我麼？」

他不作聲了一回，那日光照耀的花園和蘋果樹下那可愛的嬉笑的面龐等等回憶，閃過他的眼前；於是纔慢慢說道：「不，我想不會。假如沒有羅拿德諾爾曼使我由妒生愛，我想我決不會向你求婚。」

「還有一件事情，」伊道，聽了他那說話長縮。「你愛別的人麼？」

他自思還是照實和伊說明為妙。

「克立綽，爽直的對你說，我確別有所愛；不過你問我這個問題，未免太笨了。」

「你所愛的人是否就是那送你手上的戒指的人？」

「是伊。」

「我早想到是這樣的，」伊說；幾分鐘內，伊在極端的靜默中站着，沉着地看他。

第二十九章

「算你連惡也惡得痛快，」伊在那一陣靜寂後說道。

「木已成舟，隱瞞有什麼用處？」他隨口說了一句。「我覺得痛快實說是莫大的仁慈。」

「你要我走，使你可以自由和你那個愛人過活是麼？」伊低聲說道。

「你若是一定要逼取一種動機，那麼這個便是，」他答。

「那麼，」伊斯文道正色道，「我做不到，我一定拒絕。我得遵守神明的法律；我相信一個丈夫的尊嚴，在他妻子的手中。」

「我不是來聽講道的，」他狠狠說道；「我是來要求你答應我所想的解決我們的事情的唯一智慧方法的。」

「那個我可永遠不能答應你，克拉武，」伊切實說道。

「好，那麼事情完了，」他答。

伊輕輕向他走去。「克拉武，我懇求你一件事情，」伊說，「再一件。讓我回到你那邊去。我情願為你工作，幫助你，我願服從你的一切意旨；我再也不以一語一盼來惱你。」

「事實上你只會做你自己喜歡的一切，一點兒也不會做我所喜歡的事情，」他說。「多謝你，不過我的主意是不會變更的，我永不願再回復以前我們同過的生活去。」

「可是我，」伊說，「只要你心裏有一點兒願望，不願在你似乎無力抵抗的誘惑中離開你。這既然沒有用處，我也不願再有所求。但是我固守我與你共同生活的權利；至少，克拉武，不被遣去離開你。」

伊料不到這個人的狠心，看了他臉上那種兇狠的神色，便覺驚懼逾常。

「好，你拒絕，」他說，帶着一種了結的語氣。「我也不再要求你了。我們討論別的事情吧。」

「克拉武，我們當中有着這樣的隔膜，怎麼能討論別的事情呢？再不能有所討論。」

「那麼隨你的便好了；也許你願意找點東西來給我吃？吃完了我就要回去了。」

再要懇求什麼是不中用的了，伊對自己說：他不聽伊的話。當伊在那邊爲他預備食物時，他開着門站在那裏看半隱住的海。伊已經打定主意怎麼做去。假使克拉武那晚離開東海，伊也照樣做。伊想回父家英格蘭瓦德去，就在那兒和他同住。伊太傷心了，體面兩字，再也顧不得許多；現在就是全世界都知道他已經遺棄伊，那也沒有什麼要緊了。伊忍受着莫大的打擊——伊已聽到他親口說他不再愛伊。生命似乎已經離開伊，但伊還是想勉強忍受，直等到家爲止，那時，伊希望在親愛的家裏，在伊自己那望着蘋果樹的房內，躺臥幾星期，有工夫可以安慰安慰伊父親，然後被人家扛出去，長眠於菩提樹下。現在這已不大關緊要——再也沒有更低的不關緊要——愛情與生命全完結了。到此，伊忽然一驚，記起羅拿德諾爾曼對伊說的話來，就是在蛙頓賽會時節，他也許要到東海來。伊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願望，巴不得他現在就在這裏。

伊預備了伊能力所及的好菜給他吃，然後纔走出去通知他菜已經端好。他沒有聽見伊輕微的腳音，伊停住了步，望了他一回。他站在那裏很英挺，他那高的架兒筆直，他的姿勢，

是一種非學來的儒雅，他的臉朝着那寂然無聲被霧籠罩着的海。伊是多麼地愛他，而今伊却和他這麼遠。這樣愛他的伊，甚而至於願爲他捨生——難道伊當真是他和他前進途中的障礙麼？

「克拉武，」伊叫道，「菜預備好了；我已盡我的力量。」

他回頭身子發一陣戰慄。

「那班漁人多隨便地把他們的小船放在沙灘上，」他說，「他們的網也在那裏呢。」

「那很安全的，」伊說；「我想東海從來沒有過竊盜的事情。」

「那一種犯罪的事情都沒有？」他插嘴道。

「沒有；我想此地的居民連這個名字也不知道吧，」伊說。

伊少不得看出來他雖然拿些菜放到盆子裏面去，他始終不動一動；他竭力想把事實瞞過伊，但是伊終於看出了。

「克拉武，」伊說，「你已經胸有成竹。我也打定了主意——你也許要聽吧？」

「要是你再給我點兒白蘭地，我就聽聽，」他答。

伊把瓶放在他旁邊，刺激之下，他的新勇氣又活現了。「我想回到我父親那邊去，」伊說。「你既然已棄我而去，那就是我唯一的去路。」

「我們到門外去談吧，」他說。「我覺得雖然有大霧，比這悶氣的房間要好的多呢。你把衣裳穿好，我們就出去吧，」他說這番話的時候，他眼望着別處，省得那優柔的臉，引動他的憐憫。

「到門外去，」克立緋接着說。「克拉武，到大霧中去？」

「是啊，」他答，站起身來把椅子扔開，「隨便什麼地方都比這裏好，這四塊牆壁可僵死我了。來，克立緋！」

伊猶豫了一回，他望着伊。

「快一點！我在這裏可不能呼吸哪！」

伊走到房中，戴上一頂帽子，肩上披上一件外套——一件黑外套，和一頂闊邊鑲玫瑰花的帽子。在後來的日子，這瑣事他記起了好多次。

「克拉武，我預備好了，」伊說。他又喝了些白蘭地，靠在門板上。他不回頭看伊，他

也不說話。他們就默然同向海岸走去。

「這兒真冷靜，」克立綈說道，「一個人死在這兒，準是沒有救星的。」

「你爲什麼要這麼說呢？」他問道。「你在人家頂不料會有這種事情的時候說這種奇怪的話。」他的話與其說是好好兒的說出來的，毋寧說是抽噎出來的。

「我很不幸，」伊道，「從不能使你喜歡過。我沒有什麼意思，不過說一個人在這裏叫喊起來，沒有一個人會聽見的。」

「好一個可怕的念頭，」他答道，「好一個可怕可說這話的地方。」

「我怕在這裏走路，」克立綈道；「我們離海太近了——在霧中我看不出水來。」

「我們却聽得到呢，」他道，低聲一笑。「克立綈，我想來坐一下船兒，捺一二哩玩玩呢。我們沿着岸撐好了。你以爲怎樣？」

「我說你連自己前面的手都看不出，要到海上去，那不是瘋了麼？」伊道。

「可是海上要清爽得多呢；我聽見遠遠的有一縷亮光呢。相信吧，霧在岸上就是頂大的；我相信我們如果能夠衝過這一層，我們就得達到清爽的水。」

「我不以為然，克拉武。天色如錫，雲好像合霧混起來似的，浮在海面上。」

「我倒喜歡到海面上去，」他強地說道，「我向來喜歡盪舟子的。來罷，克立綉！」

「克拉武，你當真要我同你一塊兒落海去麼？」伊問道。「要是你要我去，那我就同你去；你教我到什麼地方去，我總是去的呀。我這一生做什麼，還不是竭力教你知道我是多麼的愛你麼？」

「那麼來，」他答道；「我想我這裏面拿一隻不妨吧？」

「不妨，你隨便拿就是了；我常常一個人出來的；我想像這樣的大霧天會到海上來的，全天下也只有我們兩個人吧。」

「好極，我們能創作些人所不敢的事兒，」他說，一面撞着一隻船，推下沙灘去，又叫伊道：「來，手給我——跳進來。」

他站在船中，手內持槳。伊過去，他幫伊進來。經過幾番用力的推動和竭力的盪撐後，船才離岸了。他們就默然無聲。這麼樣幾分鐘，伊的外套，不知怎麼一來，只見已經解開了。

「我得把它鈕起來，」伊道，「這霧逼得太冷了。」但他忙來攔阻伊，道：

「你把這槳拿一會兒，克立絲。我的指頭給牽住了。」

「這倒好這裏既沒有輪船，也沒有漁舟；我瞧不出它們。」

「我也瞧不出，」他道，挨近伊些；伊還沒有怕他，小浪在船的四周嗚咽。

「克拉武，我們越走越入霧裏去了，」伊道。「呀，那是什麼？」

「什麼？我沒有聽到什麼。」他答道。

「這也許是我的幻想吧——我想我好像聽見我們旁邊有槳聲似的。」

「這是幻想，」他道；竭力想從霧中探視；「這近旁沒有人。我們再撐一點兒過去，我想那邊霧一定沒有了。」

黏人的霧更重了，小船駛入更濃的黑暗中。幾分鐘之間，只聽得調勻的棹槳聲，過後便是一片大靜寂。在這大靜寂中，只有那旋作旋輟的風嘯與低聲拖長的浪濤。忽然間那裏震出了一個女人的可怕的呼號，接連兩次；在那滿霧的海上，輕泛着一隻小舟。當船泊岸時，一個男子從裏面跳出來，——一個人了。他將船拋在水一漲便能漂去，水不漲看起來好像船被

浪漂上擱淺一般的地方。他留一根槳在船內，把別一根丟在海裏，他知道霧散時，大家一定會注意它。他於是拿了女人的黑外套和玫瑰花鑲邊的帽子，在沙泥上拖來拖去，然後把它們也丟入海中。它們必定會在晨光下漂浮，講述它們自己的故事。

他這纔急急忙忙地走了。

第四十章

克拉武抵敵帥特夫人家時，差不多已經半夜了。伊急忙張臂上前迎接他。伊纔介紹過格雷斯林水給他，卒然停住笑聲道：「克拉武，你撞壞了什麼地方不成？你袖口上有些血跡呢。」

伊覺到自己的話的効果時，更爲驚訝，因爲他跟着說道：

「血，在什麼地方？」伊點着袖口，格雷斯好奇地瞅着，那雙尖利的眼睛，又把他的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

「諾哀先生，今天晚上你顯然在那裏打仗呢，」伊道，「你的領子上也有些血跡呢。」

他用盡力量強自鎮定，然後纔用一種不關緊要的語氣道：「我還要請你原諒；我不會覺察，我誠懇懇希望你會原諒我。這原來是一樁極不羅曼的瑣事。事情是這樣的，你也看得出，因為我鎮日裏神經受震，今天太自苦了些兒。回家時我的頭說不出的痛，我的鼻就冒血了，痛楚才慢慢兒的消去。」

「我可憐的克拉武！」敵帥特夫人甜密地說。「你這麼匆匆忙忙的回來，我差不多是很抱歉的。克拉武，你顯然得有個人照顧你纔行呢；你不能依靠你自己。」說罷，輕手輕脚地勉強他坐在一張舒適的椅子裏，再拖一只小杌子，自己坐在他的身旁。

「好了，現在讓我講，你歇息兒聽着吧，」伊道。這麼着，伊便頂喜悅地同他談天了。伊得能有他同伊在一塊兒安慰他，高興的不知什麼似的。他頭靠在後面，閉上了眼；伊話裏的漣波之聲，安靜了他，鎮定了他。閉上他炎熱的眼而坐聽，減低他腦中的熱度；但忽然間他又在海上，在潮濕的黏人的大霧中；他像是在和一個什麼人掙扎；於是一陣喊聲起於水上，如利刃一般割開霧露。他躍起身來如呻吟般的喊了一聲，他的額上濕着大滴的煩惱，他的雙目着魔。

敵帥特夫人驚極而呼。不過一剎那以前，伊正自相安慰伊已把他說得好好兒的睡去了。『克拉武親愛的，什麼事兒呀？』伊道，貼着他；『什麼事兒呀？』其時，格雷斯林水只是發怔瞅着，他重新強自制止。

『我的愛人，你會把我爲不可寬恕的莽撞吧，』他道，『你的話說得我沉沉睡去，我夢中似乎沉入海中。我想休息一夜，總會好些吧。』

伊對他道晚安的時候，微微着慌般的笑着；不過格雷斯林水却覺侷促不安。

一天早晨約翰譚牧師坐在老日規旁蘋果花叢中的一個鍾愛的座位上，右手拿着許多信，但是他不想拆開來看。那時候他不大想看什麼東西——他的心滿惦念着克立綽，他把伊留在那裏孤苦鬱悶。過一會兒他慢慢地開始拆信了。第一封是一個鄰近的教師來請他去講道的；第二封是從一個救濟會來的，要求他的幫助；第三封是一個大學裏的老同學寫來的；第四封——至此他的指頭發震了——第四封有東海的郵印；可是那封面上寫的不是克立綽的字。這可是什麼意思呢？

他看着，他心如碎；日光盲他，衆鳥的鳴聲對他不過是煩惱；因爲這封信是他女兒住的

那所小房子裏的女人寫的，告訴他有些很嚴重的事情遇到了，請他千萬立刻動身。信中又說他們本來要寫信給這位太太的先生的，因為不知道他的地名，所以不會寫。他們聽見他太太說過他現在已經離開他從前所住的那所房子了。他們又加上一句請他立刻動身，不可誤時的話。什麼事壞了？四日前他還接到克立綽的信，伊還是照常娛悅他說伊現在已經好的多了。而現在這班人寫着要他立刻就去，因極嚴重的事到了——那一定是關於克立綽的——伊病了，他們所以來叫他。

他第一個念頭不轉到伊的丈夫，却轉到羅拿德諾爾曼。羅拿德會和他一同去，會知道怎麼辦才好的。他自己不頂健強，也不能多所擔當；克立綽一向站在他和一切困苦之間的，他就把它們一笑置之。他要到羅拿德那邊去。

「我已陷入大困難境裏了，」他向諾爾曼太太道，伸手和伊為禮。「羅拿德在那裏呢？」

「他有公事出去了，幾天內恐不得回來吧。潭先生可有什麼事情嗎？」

他將信放在伊手中。「諾爾曼太太，你看吧，羅拿德既然不在家，請你告訴我怎麼辦吧。」

滿。」

伊憂容滿面地看下去，因為伊也愛克立綽，一向在那裏極擔心，生恐伊的婚事結果不圓滿。

「你以為怎麼樣？」他問道，伊正慢慢地摺着信。

「我也不知道怎麼個想法，不過總是伊病了。這是封笨信——太浮泛了；他們應該告訴你到底是怎麼回事情。假如克立綽有什麼不測，伊丈夫應該教他知道的。」

「他地名已經改過了，」那牧師道；「我想不出到什麼地方去找他纔是呢。」

不過諾爾曼太太是個大有分寸的人，伊以為不管克拉武諾哀在什麼地方，還該去找尋他的。「你非立刻動身不可，」伊道。「讓我打電報給諾哀先生。我想打到他的出版處去，教他們馬上轉達他。你就在東海遇見他。我只說有些不測，和你在那邊等他，請他一定要馬上就去。一方面請你老人家也不要誤時；這個由我辦就是了。」

「你真好，」他簡單說道。「你想克立綽果真會有什麼不測麼？我不滿你說伊一向就是很不快樂，可憐的孩子；啊，那樣的不快樂。」

「我也常常憂愁這個呢，」諾爾曼太太道；「伊不該嫁他的——伊真是不該嫁他的。」
 「是啊，」牧師嘆道；「現在想着這點可已不中用了；不過無論如何，伊嫁錯了人是無疑的，雖然伊從來不肯承認。」

「要是伊肯承認，伊就不至於做女人了，」諾爾曼太太善和地說，因為伊可憐那似乎被憂懼嚇癱了的白髮老人。

「你——你想伊總不至於死的吧？」他用一種慄悚的低音問道。「諾爾曼太太，不會死的吧？」

「不，我想不會的；要是伊死了，他們一定會這樣告訴你的，我說。請不要傷感，事情決不會像你擔心的那麼凶，回頭你會知道。我就陪你到車站去，順路去打那電報。我們還得向好的一方面希望去。」

約翰潭不知他該怎樣度過這旅行的長時間。他的思念，全被一張照片佔據了，一張孩子的照片——一個善憧憬，金色頭髮的孩子，用種種頂有意思的問題去麻煩他們。他忽而從這些思念中驚醒過來，記起他是人家來催他去的——因為有些可怕的事情到了。不是死亡！當

然不是死亡！死亡不敢侵犯那美麗的孩子，伊的臉猶如一朵含苞的玫瑰花，伊的髮偷得太陽光——柔美，親愛的孩子，伊的聲音如音樂，而伊的言語，沒一句不是愛撫。死亡要伊幹什麼？不是死亡吧；無論什麼，誰有不是那個！也許伊病的很厲害，然而不管犧牲如何，此次他必要帶伊回英格爾瓦德，他們將看護伊，使伊回復健康。

第四十一章

他終於到達小車站了；這一回沒有克立梯帶着笑迷迷的臉和柔和的眼來迎接他了。沒有一個人知道他，也沒有一個人同他說話；他在小山上走，一會兒到了東海的小村落。但見那村莊上鬧蓬蓬的，人聲鼎沸，秩序混亂；村人都成羣結隊的一叢叢站立着，很留心地在討論什麼事情。他走過時，他們都屏聲息氣地很好奇，獨有兩個站在一所小舍圍門口的女人只管起勁地說話，沒有聽到他，也沒有看見他。

「伊自己幹的，」其中一個女人同另一個說；「我看伊很不快樂呢。」

伊們講的是指克立梯麼？伊很不快樂——這可是說伊麼？

他一直走到伊們那邊去了。

「你們可是在講諾哀太太麼——伊幹了什麼呢？」

一個人掀起圍裙蒙面而跑，別一個驟然失色，戰戰兢兢的說道：「老先生，你還是上那屋子裏去吧；那兒他們會告訴你的。」

他並沒有不照着伊說的話做去的念頭；他就向那小舍走去，只見一大羣人圍在那邊。他們都在互相談論，人聲極爲嘈雜。他一到，聲音全停住了。他停步在小舍門口，屋子裏擠滿了人，他不得進去；不過他站在那邊，看見一件女人的外套，水淋淋的放在桌上，旁邊還有一頂玫瑰花飾着的帽子，看起來像是在水裡浸了許多時候似的。他立地認出它們是克立綽的東西。它們在桌上幹什麼，伊的人在那裏？這班人明明在那裏考究這事情。

「我要看歲拉勞濱斯，」他道；但他的聲音，已非原來的聲音。當時就有好幾個女太太們叫道：「歲拉，有人找你！」他又聽到一陣「那是伊的父親吧？伊的男人在那裏呀，可憐的人？」的耳語。至此，小舍中的女人已經出來了，慟哭不已。

「這是你寫給我的嗎？」牧師問道，四肢上下，無處不抖。

「是的，先生，是我。我有不好的消息要報告你；但這可不是我們的過錯——誰都會同你那麼說的。」

「告訴我到底什麼事情，」牧師道，「讓我聽到底是那一個不好。」

「歲拉，爽直告訴他吧；還是不要教他等着好，」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女太太們索性都圍到他的四周，看他如何忍受。

「我真不知怎樣說起纔好，」伊道。「老先生，你知道兩天以前是蛙頓賽會，村莊裏什麼人都去了。我們本來就不大放心留伊獨自在。就是我的女兒在這裏，也好做做伴，但是伊不要我女兒留着。伊一再說，「勞濱斯太太，我很做得來的。我會招呼我自己的。」不過，老先生，我假使知道有什麼不測會臨到那美人兒的話，我一定不去了。」

「賽會那天恰巧大霧——有些人不高興去了，但有人說蛙頓那邊天氣還是好的；所以全村的人都去了。老先生，我們剛動身時，我還看見諾哀太太的。伊拿些錢放在孩子們的手裏，對我說：「勞濱斯太太，我盼望你快樂；把所有的煩惱丟在後面快樂一番。」我再也不想回到回來就會遇着這最大的煩惱。我回家時，已經遲了，我們到家的時候，這屋子全是漆黑的

。我教他們輕輕地進去，相信伊一定是睡着了。我走進客堂裏，桌上留着伊晚飯的東西，和一個白蘭地酒瓶。那頂教我吃驚了，我從不見伊太太嘗過那些東西的。後來我們全去睡了，想想諾哀太太一定已在房裏睡了。早晨我第一個起身，想補起我昨兒整天的不到，打掃了客堂，替伊預備了一桌可口的暖暖的早飯之後，我纔去請伊。那知道伊臥房空空，把我幾乎驚倒。我的心拚命的跳，說不出話來。房間沒有動過，還是像我離開時一模一樣兒——床沒有睡過，其中還有些事情使我慌了。後來我想也許伊往海濱去了。伊喜歡清早起身的，不過爲什麼伊自己收拾房間，這我可就不懂了。什麼都沒有失少——伊的首飾盒兒原樣不動的仍在桌上，裏面伊的錢袋也在；所有伊的衣服，仍像我去時一樣掛着。你知道，老先生，我總是親身服侍太太的；但是我不見了一件鑲皮的外套和太太常戴的那頂飾玫瑰花兒的帽子。『牧師太息着；那女人又急急地續說道：

『老先生，我還不告訴人，以爲可憐的太太，伊常常覺的不安，一定出去了；不過我仍舊想去找伊。

『這是個天氣很好的早晨，但不見諾哀太太，沒有伊的影蹤；但是我看見擱在海濱上的

小艇裏，有一隻浮在海上，裏面有一根槳，另外，海面上我看見似乎也有一根槳。我又看見黑沉沉的一堆東西，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女人的衣裳。我就怕了，我忙跑回家來：我們男的來了，還有許多漁人，我就告訴他們。一會兒他們就拖下一隻小船去瞧水中的包裹是什麼。果然，是伊的外套，一點兒都不差；幾分鐘以後海浪又將伊的帽子漂來擱在沙灘上。

「老先生，事情已經擺正了，一點兒都沒得疑的了；我們已覺得它同清楚本身一般清楚了。伊一定是孤苦得倦了，或者是覺得無聊——伊時常覺得無聊的——拿一隻船在水上盪一下；伊時常這樣的，不過伊總是很小心靠着海岸的；照槳尋着的地方看來，他們說伊一定撐得有點兒路程呢。有兩件事使我們很懷疑；就是伊，那樣的柔弱，怎麼能把小船推到水裏去，還有，伊怎麼敢在那麼大的大霧下到海上去，連你自己前面的手也瞧不清楚的時候——那真教我們難懂呢。這麼看來，事情一定是這樣釀出的——很清楚了。伊出去盪盪槳，等到伊撐了有些路程，他們說一定是伊的身子靠在一邊，船打側重了。這麼一來，就把伊掉入海裏去了。照一根槳在船裏面，別一根浮在水面看來，大家更覺得確實了。老先生，我們沒有辦法了。他們男人家整天兒的守着，但事實一定是這樣，那時潮汎朝外湧，伊的身體給那些潮

水滾跑了——男人家都這麼說呢。」

於此告一段落；圍着的女太太們帶着驚喪的臉後退；勞濱斯太太話說完時的那種沉寂中，含着可怕的成分。他終於鎖着喉嚨道：

「帶我到伊房裏去。」

他們領他到那邊，爲大苦難擊盲打尊的他，如同小孩子一般；這事早已奪去他的一切官感與知覺；伊們讓他留在伊的房裏，伊們聽見他仆到地上，放聲大哭。

「唉，克立綉！我的寶貝，你到那裏去了？」接着，在伊那度過多日痛苦生活的房內，只是一片靜寂。一個靈魂在人生的苦難中掙扎；一個老翁躺在那裏，被那強烈的如死亡一般的失望所打倒。

一小時過去了，圍着小舍的羣衆加多。兩小時過去了，約翰潭牧師已站在他們中間。他立了一會兒，望望周圍和滿同情的面龐，說道：「要是我失敗了，我願那班看見我失敗的人原諒我。我的孩子，是我心中唯一的安慰——我唯一的生命！要是我當初反抗了，請饒恕我，現在聽我說吧，當我說我用卑微的願從祝福並親吻那隻曾經打我的手。」

他們都默不做聲，女太太們都哭了。男子們却挨近些他。

「老先生，我們難道一點兒都不能幫忙麼？」他們叫道。

「朋友們，我還不能思想呢，」他道。「你們必得替我想想纔好。」

「老先生，你相信這是太太自己幹的麼？」一人問道。「會有什麼人害伊麼？」

「不，」牧師道，「不；伊在這世界上就沒有有一個仇敵。」

「你想會不會有人知道全村人都不在，等這一天來害伊麼？」別一人問道。

「我想不會的吧，」牧師道。「我想沒有人會要謀害我的孩子。」

「你有沒有去叫伊的男人？」又一人問道。

「去叫了，他不久就可來，我想，」牧師答着。

其中有些人跟着他，領他看攔在沙灘上的那隻小船。

「要是船能夠說話！」約翰潭道；這時村莊上的一個警察來了，上前對牧師行禮，小小

的人羣就擴大起來。

「老先生，我是在娃頓值班的，不過我直等六點鐘才去的。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發個誓，

就是沒有一個爲我所不知道的生客可以徑自到這村子裏來的。」

「那是我們第二步該顧到的事情，」牧師道，說着，嘆了一口氣，從那閃爍的海轉過身來，在那晶亮的波浪之下，他相信他的寶貝長眠着。

第四十一章

所有的詢問都是偏於同一方向的，因此困難不見減而反增——沒有生客來過這邊，可是無疑的了。當時留在村裏的人，一一都問過了，而每一人的回答，是一式一樣的。

克拉武抵東海時，快半夜了——他急急到小舍，見牧師已在等他了。他們間的相見禮是最冷淡的；約翰潭知道他眼前的人，就是他女兒的幸福之摧毀者，他不能好好兒的招呼他，即使連碰一碰他伸着的手，也是做不到的事。他把手放在背後，省的去碰克拉武諾哀的手，這種舉動，在他生平，也許爲他素性所不慣爲的。

「你——在這兒——潭先生！」克拉武道。「什麼，究竟什麼事情？」

「最兇的不測，」牧師道：「我們都怕克立維已經淹死了。」

約翰潭不是個假冒爲善的人，他不以爲需要裝什麼體面——他並不假想這消息會使那絕少想到他妻子的丈夫悲慟。就連克拉武諾哀聽罷所顯的驚惶，他都不預防的。

「克里緋淹死了！你是什麼意思呀？」他叫道。「你把我嚇壞了！」他的臉這般的發青，他的唇這般的發白，他高大的身材，這般的發抖，使牧師的心，對他生疑。這個人表現這樣的情緒，可不是錯判了他了？」

「我也和你一樣的莫明其妙，」牧師道，「不過我願將我所已經知道的告訴你。」他於是把方才聽到的事源源本本的說了一遍。

克拉武低首聽着，然後抬頭向牧師道，「我連一句話都不信，這個可不能相信——伊爲什麼會在像你說的那麼大霧天到海面上去呢？」

「我也不懂呢，我不敢說我所担心的事。」

「但你可以同我說說，」他答道，「你該將你所想的事告訴我。我不知道我自己想些什麼才好。」

「我怕，」牧師道，「我可憐的孩子很不快樂。我不瞞你說，你們兩個人的婚事，是一

件致命的錯誤；不是你從來不曾愛伊過，便是你的愛一忽兒就完了。」

「現在不是青備我的時候，」克拉武道，現出突然的激情的爆發。牧師看了，以為倒是一種沉痛的表示。「也得對我發些慈悲纔行。」

「我不是有意要和你爲難，」牧師道，「不過我親愛的孩子，的確是很不快樂。你假意爲伊的身體伊送到這兒來，但是像伊這樣苦悶的心緒，伊還有什麼健康可以恢復呢？據我所早就看到的——伊也早就看到的，真情是這樣的——你已經厭棄伊了。」

克拉武不耐煩地回頭對他道：「我真不懂你；不管我的感覺怎樣，不管你判斷的對不對——那些到底和克立縹這回的事情有什麼相干？」

「我要跟你說呢，」牧師嚴肅答道。「我再聲明一句，克立縹實在很愁悶。我眼見伊幾個月來的坐着望海，假如有什麼女子臉上帶着心痛的記號，伊的臉就是。當時我見了很擔憂。」

251

克拉武聽他說話的時候，臉上現出一種奇怪的神氣，一種爲老牧師所毫不明白的神氣。到此乃開口問道：「那麼你信不信是伊自己淹死的呢？」

約翰遜牧師嚴肅地搖搖頭。「我不以為是這麼樣的；我不想這麼說，不過我也並不驚奇；伊的確是不快樂。我的心裏覺得有兩種解說：第一就是在一種愁苦與淒涼的夾攻之下，伊也許會去划船，想自己解解悶兒。照村人說，或者因為一失手，槳掉了，想去撈來，不知怎麼樣身體一歪，船身打側了。這是可能的一種解說——別一種也許是因為悲哀與受苦衰弱了伊的腦筋，伊於心灰意懶中，就去尋求那不及時的死亡。我怕這便是我對於伊會在那麼樣的大霧中到海上去的唯一的解答吧。」

克拉武震顫着，叫道：「你把我嚇壞了。你早知道克立綈這種事情，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告訴有什麼用呀？」牧師冷靜地說。「這世界我也看得多了，知道一個男人一旦厭棄他的太太，沒有什麼調停能夠生効的。」

克拉武又戰慄後退。「現在還請你原諒我，」他道。「我忠實實的承認我沒有像我應該待伊的待伊；但是我怎麼也想不到會鬧到這樣的一個結局。我們一定要做些什麼事；我們一定要把真相找出來才好。」

「海水將死者漂來時，真相自然會明白的，」牧師莊重地說道。

「不過，」克拉武道；「你怎麼知道伊準是死了呢？」

「假如伊不會淹死的話，那麼又在那裏呢？」牧師問道。「這裏的人都說伊如果在潮向外湧的時候淹死，身體就被潮捲到大海裏去了；若是一個人潮向裏湧的時候淹死，身體就會漂到岸上。」

「他們是一班無知的笨伯；他們知道什麼呢？」

「比我們着實知道的多呢，」牧師簡單回道，「遠過我們；這些人生長於海濱，全是頂熟練的，我們對此倒一無所知；明兒我們也許可以明白點——那時再說——晚安吧。」

曙光初露。克拉武已在沙灘上和衆漁人焦思滿懷地在商量了。他們什麼都想不出來麼？

他問——難道什麼事都不能做一點來證明他太太當真淹死麼？「誰能把我太太的確息探聽得來，我情願出五十金鎊的資格！」克拉武激昂說道；「伊到底是活着，還是淹死！」五十鎊！他們都面面相覷；他一定很愛伊，他願出五十鎊做伊的消息的代價。「告訴其餘的人，」他說，聲音悲傷。「說我情願出五十鎊作爲那個能探得我太太的確息的酬勞——活着還是死

了！告訴岸旁每一個人。我決不食言。」他在濕淋淋的沙灘上慢步，忽然轉身說道：「朋友們，我還有一句話要說。你們在我患難中都待我很好。假如得不到我可憐的太太的消息，我情願這樣，情願將那五十鎊金子分配給你們幫忙我的人。」

那天中午，沿岸有一種謠言，說屍體已經找着了，浪把一個淹死的女人漂到海克斯漢岸上。這消息一剎那便傳遍全村，村人圍滿了那兩人耽擱着的小舍。「伊找到了！」他們都嚷着；「波浪把伊漂到岸上來了。」牧師一聽到這個消息，低下頭，哭得和淚人兒一般；而克拉武，則失聲倒在椅上。

他們立刻就一同往海克斯漢趕去，父親和丈夫，爲此悲傷的追索。他們終於到了目的地，到了那屍體被扛上的漁人家裏。「這是我的女兒，」牧師道，「我們大家怕伊淹死在東海的女兒。」那漁人突然向克拉武問道，「先生，那是你的姊妹？」「不——不，」他連忙回道；「我的太太——我的太太。」他臉上和神情上有些地方，使那老翁不由得對他睨了一回。

「是你的太太，」他也照說一遍，慢吞吞地，於是他又轉眼看那白髮老人。那水夫天賦的誠實的知覺，偵察出克拉武諾哀的假惺惺。

「老先生，你說你不見了你的小姐，可是麼？」

「是啊，」牧師道；「我的獨生孩子。」

「這麼着，我想這兒你是找不到伊的，」那人嚴肅說道。「這屍體是昨兒漂來的；不過這女人，我相信伊不是淹死的。」

克拉武面色頓然泛白，而約翰潭則焦灼地看那老漁人。

「我的女兒是淹死的——伊在那天可怖的大霧中到海上去。」

那人搖搖頭。

「躺在這兒的這可憐的東西，是水還沒有碰着伊以前撈起來的——至少我相信是這麼的，」他道。「伊是岸上找到的，靠近那白的石山，伊的額上，還有一個傷痕呢。我不願意對這事多講話，不過我相信其中必有緣故。伊是個和容美髮的女子。」

約翰潭牧師聽了這些話，不覺怪叫一聲，因為在他看來，這女子一定是他的女兒。

但伊不是克立綫。他便跪在地上禱告，求神明仍舊饒過了伊來。

他們又來到露天，克拉武拿了些錢發給那漁人，使他目張口開，興奮異常，抬頭向諾哀

先生道：「先生，這比我平常所得到的多得多呢！」

「沒有什麼，我曾經出了五十鎊賞格給那個能報告我太太的消息的人，」克拉武在臨行時對他說，但他的眼睛，不由得從旁人直射的視線裏低下來。

他們回到東海，全村莊的人都出來打聽他們帶來的消息。

第四十二章

牧師和克拉武一同坐在小舍的會客室裏，這地方，雖然到了現在，克立梯的許多印象，還是依然存在：伊採來的花朵，伊讀過的書籍，伊所忙碌着的理想工作，沒一件移去。當這兩人一同坐着的時候，其間却有驚人的不同：克拉武只顧引避他自己的眼，免得它們碰着任何能引起回憶克立梯的東西；而牧師的目光，却從來不曾離開過那些東西。他們聽得這屋內忽然起了一種搔動生人的口音，又聽得他們門上有人急急的叩門。原來有幾個鄉人急於求見先生們，他們已獲得他們以為最清楚的證據。那天早晨，在沙灘上，恰在他們稱爲什麼清水灣下的地方，濤浪捲來一條花邊圍巾和一塊白手帕。約翰潭將全濕而沾泥沙的東西接過來，

拿在手中，不差，它們是克立梯的，在手帕角上，還有伊親手繙着的名字——克立梯諾哀，而那條花邊圍巾，他還常常看見伊圍在頸子上的。

「疑義既然沒有了，希望也沒有了，我的女兒是已經死的了，」約翰譚說道。克拉武至此，也泛白着臉，避過頭，說道：

「不差，伊死了。」

數小時以後，他們又清靜了。牧師又出去瞧海，他稱海爲他女兒的墳墓；克拉武將自己關在室內。他們重晤的下午，既光明而和暖，牧師面上那種可憐的悲哀，卽鐵石心腸，看了也必爲之感動。

「諾哀先生，我們在永別以前，互相都有幾句話要說吧，」他道。「第一點，我要說的是這個——我自己要想慷慨地酬謝那班素日待伊好的人。」

克拉武聽了，喃喃的說了些什麼話，牧師並沒有聽見。

「你呢，」他續道，「可把你答應他們的錢給了他們——那班送圍巾和手帕來的人；當然也在該謝之列——不過我還想謝謝那班待伊很好的女太太和小孩子。」

「你怎麼樣吩咐，我都依從，」克拉武忙回道。

「還有，」牧師道，「我——我相信，我是唯一真正悲哭我孩子的人——我想把伊的紀念碑就放在這邊的禮拜堂裏，另外再在家鄉的墓地上，豎一個大理石的十字架。」

「你意思是我去了伊並不悲哀不是？」克拉武問道，口氣是那麼專橫，使牧師聽了，不由得對他默責相視。

「我不願意牽到這個問題上去，」他說。「你要是照你應該愛伊的那麼愛伊，伊現在決不至於死，一定是好好兒的活着。此外還有一個人將要悲伊弔伊，竟或像我一般的厲害，那人當然就是羅拿德諾爾曼，另外就再沒有人了。我要豎個十字架紀念伊，但是，克拉武諾哀，記着，你的姓氏一定不刻上去。墓碑誌由我寫；我不要說謊。這上面不說克立綈諾哀，克立武諾哀所愛的妻子紀念；這上面將僅僅這麼寫——「給克立綈，約翰潭獨生的愛兒。」克立綈的墓碑上，決不教它有誑語的最淺的痕跡。」

爲了種種緣故，這樣倒合克拉武的心意；他絕無意思要見他自己的姓名刻在克立綈的墓碑上；雖然如此，他現在却做出很委曲很責備的神氣。

「譚先生，你儘管照你的意思做去；責罰我，這是在你的權力之下，也許是我所應受的，」他低聲說道。

「對的，你是應受的，」那老年人道；「你已經把那最可愛最光明的一條生命摧殘夭折了。在這個世界，上帝不解釋給人聽的某種智慧的理由之下，那兇惡者有時似乎是勝利的；你，無疑的將大大的勝利，有名聲，有財富；不過你也少不得要被我那受屈不樂的孩子的回念所纏擾。」

他們就此分別了，絕少想到他們日後將會於何時何地。

克拉武對他妻子的遺物，一點兒都不拿；黑外套，有玫瑰花的帽子，花園巾和手帕，全由牧師帶去了。牧師慷慨地獎賞了那班待他女兒好的人，然後纔回家去。

克拉武多住一天；他不要有人說他不紀念他太太。他沒有去以前，隨意散財；他加倍五十鎊的錢，分給村人；他對於每一瑣屑的事情都報酬的很厚，還有，還使那班簡單純潔的人所喜歡的，就是他要求他們把他太太淹死時的那隻小船毀了，他另外買一隻比它好的去換它。

「我也和潭先生一般，」他說，「我受不了聽見這隻成了伊棺材的船；把它毀了，我就好過點子呢。」

村人答應着立刻照他所說的做去，而女太太們則互相交頭接耳，說他雖然待伊不大好，他的心倒好的很。

「他們再不會說什麼來攻擊我了，」克拉武諾哀臨走時想道；「我已經平穩地收買了他們。」

因此，慘劇就此告終。報紙上也不過略略提及；這類詳情，是不能引人生趣的。一個女子在不知名的鄉村裏淹死，這種新聞是沒有什麼人覺得有興味的。因此這件事就在莫知莫覺中過去了。

約翰潭牧師到家了，他開頭就跑到善提樹那邊去。那時羅拿德還沒有回來，不過諾爾曼太太却送了一封伊兒子寫給他的信來。牧師隨即到那精緻的會客室裏去看信。他就在那屋子裏停了好一會。當諾爾曼太太抬頭去望他的時候，但見他雙膝跪在地上，在那裏流淚。伊驚訝着上前，可是伊又猛悟到這眼淚不是愁淚。牧師伸手向伊，說道：「我的好友，你在我的

憂傷中是這樣的仁善，我——我有一件不能告訴你的秘密。我眩惑了，我驚呆了。我所清清楚楚看到的一切，便是令郎羅拿德是普天下最真摯的人，最高尚的朋友！」

第 四 十 四 章

克拉武諾一到倫敦，馬上回自己的廬中去。他不敢去見敵帥特夫人；他知道那雙多情敏銳的眼睛，會探出他多少異常的地方來。當他接到電報的時候，他寫了封信給伊，只告訴伊他因要事，非離城幾日不可；他答應伊一回來便寫信給伊；當他回廬而有暇自願的常見，他却又不敢寫了，他也不敢去見伊。他的每一神經，似乎已被擊碎，就是要想對於頂微細的聲響不起恐怖和戰慄，也幾乎不可能的了；他担不起他自己那可怖的神經之騷動與疲乏。他自己說這完全是由於缺乏休息的緣故——他必須歇息兒了。

「我不能太小心，」他自言自語道。「我得幹去，我還得說那些不致引我自己注意的事和話。」他於是買了一瓶安神藥水，立刻回來，喝下，睡着了，不是安靜，因為無夢的睡眠，只是那些無愧於心的人底命運，而他這睡還是充滿了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恐怖。不一會，就

驚覺，叫喊，但總是不醒，因為安神藥水太強烈了。他這樣的掙扎了一夜，直至東方發白，纔安入睡鄉，那也許是出他於腦熱症的理由吧。他醒來時，差不多已是正午，當時，他又焦思着自己不知可能見敵帥特夫人不能。他的手微微有點子發抖，不過伊會說這是過於工作的緣故。昨天晚上他不能拿住一面鏡子，現在他能夠了；他的面龐雖然困乏蒼白，但已失去先前那教他恐怖的險悍的氣色，他決定去冒一回險；他異乎尋常的小心打扮，然後往敵帥特夫人那邊去，飛正是一個人，一看見他進去，就擁着柔情的笑容來迎接他。

「克拉武，你離開我這麼久呀。你上什麼地方去了？你在幹什麼，你的臉色這樣的不好？我多高興見你！」

伊似乎太高興了；伊不懂他為什麼發震到這個樣子。他吻伊，他的唇緣的接觸，猶如烈火一般。飛漸漸變了臉色；覺得他異乎尋常。從前，他們只要暫時離別幾小時，他似乎就要來看伊，他就對伊百般撫愛；可是眼前，他似乎變了。什麼緣故呀？這也不一定是因為他對於伊減了愛情吧。

「飛，」他輕輕將伊摟住，說：「我怕你對我一定很失望吧。在你看來，我一定顯得頂

奇怪的頂蹙氣的吧。我不喜歡訴苦，但是事實是如此，我有些不大舒服。」

「克拉武，不大舒服！」伊憐着叫了起來；「讓我瞧瞧你的面色。」說着，將他拉近日光，很關心地察看了一回。

「克拉武，你說的不錯，你的面色是不大好。你到底怎麼咧？」

「我自己也不知道呢。」說着，把伊用力一抱。「飛，這是你的不是！」

「我的不是！」伊說，臉上滿現驚訝。「克拉武，怎麼，我使你不舒服，我到底幹了什麼呢？」

「你使得我這麼愛你麼。這不過是一種反應作用，並沒有別的；我先前只怕永不能得勝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會經多麼担心。後來你的禮品來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一切都使我夠受了，所以前幾天我總是怕我會發腦熱症。」

「頂愛的克拉武，」伊說，將那溫柔微涼的手按在他火燙的額上，炎熱的眼上。「你從前爲什麼不把這些告訴我呢？」

「我不喜歡——訴苦是多麼的沒丈夫氣。我就是連承認自己有病都憎惡的，更何況對別

人。」

「但我可不是『別人』，」伊親暱地說。「我是這世上唯一要同你『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人兒。克拉武，你難道忘了麼？」

「這是我一生榮幸與快慰的事，我怎麼會忘記呢？」他問，「飛。我自己很擔心。幾點鐘以前，我覺得我會害腦熱症似的。你想我會害大病麼？」

「我想如果我能使你不害病，你決不至於那樣的，」伊答道。「我覺得我似乎不但能替你戰退疾病，甚至於還能替你戰退死亡呢。」

「愛人，我想到了一些我希望你做的事情，」他說。

「克拉武，這洪荒的宇宙中，什麼事兒我都願意去做。你說什麼事兒？」

他捧着那美麗的臉對他自己的臉，他的炎熱的呼吸似乎在燃燒伊的額際。伊的那顆女性的心，在憐憫，同情，與愛戀中，完全傾向着他。

「飛，我想請求你一件恩賜。不，不是恩賜，是一個問題。假如我要你放棄英國，放棄你的一切的朋友，你目前的一切的生活，隨着我——譬如說到美國去——你願意麼？」

伊沈默了一會兒，說道：「願意，你去什麼地方，我也願意去什麼地方。照你所喜歡的做吧，我沒有與你分開的意志與願望。」

「愛人，你是多少愛我啊！」他無力地說。

「克拉武，你怎麼也不會知道是怎麼呢，因為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伊說；伊對他可說是竭其優柔，竭其周到的了，不過伊決定了一件事，比什麼都緊要，就是克拉武應該立刻到大特斯東去。「你為什麼不去呢？」伊道。「這於你毫無兩樣。而且那邊純潔壯精神的空氣，比任何醫生的藥石都好；一定去，克拉武，我巴望的很呢。」

「這於我可不怎麼了不得，」他道；「我們的婚禮應該很祕密，婚結完後，我們就馬上要離開英國；那麼着，飛，我們為什麼還要在那邊組織一個家呢？」

「那就是我所要的事——可以知道，可以感覺得我們有一個家了。克拉武，你不知道有一個同你組織的家的念頭，對於我是個什麼樣子呢。」

「不過這就是家呀，」他道，舉目四顧美麗的房間。

「是，但是不及大特斯東呵！」伊答道。「我的心裏，大特斯東和你，總是聯在一塊兒

的。我勸你還是到那邊去吧，我還要你允許我不再工作，完完全全的休息；克拉武，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爲你打算。你一點也不像平時的你了，你的精神全沒有了。克拉武，你難道不記得我們倆，遇到什麼好玩的事情，常常大家一同嬉笑，整幾個鐘點的嬉笑，而現在却從不會嬉笑過麼？現在，我們新的快樂的生活已經確定了，我們倒反而似乎忽然變老了，倦乏了，松悶了。克拉武，你必須照我希望的做去——去，到大特斯東去。」

「好，我去，」他答道。他口內這樣說，心內盤算道，這總沒有什麼多大關係的；無論如何，總只有三禮拜工夫；挨過這時期，他就結婚，而且離開英國了。他要使敵帥特夫人高興，決定到那邊去。這麼一來，他的思緒倒分散了。這種情形，既滑稽而又稀奇，他自己也覺得如此；他只要回復一聲他不要房子了；他慷慨地把房租付到月底，包起他的書籍和其他的所有物，將它們送到倫敦橋火車站；他也不留地址；他這麼想着，想只這一來，他就可以從此脫離舊的生活而不留些微形跡，這是多麼可安慰的事啊。一天早晨，他就叫了一輛單乘馬車，往車站馳去。

他雖然平生習於安樂與富庶，但是教他佔有那滿佈着寶貴的器具，圖畫，金銀器皿，和

富麗的四景的堂皇大廈，而又教他知道這一切都是屬於他的這一層，對他仍如奇蹟。這對他真猶幻夢一般。他勉強認以爲真。去到那富麗的膳廳內吃最名貴的小餐，頂精緻地裝簧着，還有一個訓練嫺熟的僕役侍候着，侍候着他在最美的美酒中選擇，這是最奇怪的感覺。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了——而它們的價值……！

還要想那個幹什麼？他自問道；爲什麼不好好兒的享受那命運所賜予的一切？教他忘懷那海水的悲嘯，那在水面消散的呼號，那濃霧的纏繞，那耳內響着一個女人的哀號的長夜跑路的驚惶與恐怖的時候，終於會到來的。現在他何必想這些事情呢？

他從未曾愛過一個人比愛自己更愛的，真的，除非是飛。他父親待他頂好的，但他對於他，却沒有多大的敬愛。雖然，當他在富麗的住宅中徘徊瞻仰的時候，他巴不得，從他心之自傲處巴不得，請他父親來瞧瞧，巴不得他能將這一切財寶都顯示給他看，但那也自然會待時而至的。他要安靜地結婚，上外國去，過了兩三年再回來；沒有一個人會知道這婚禮在什麼時候成立，就是他的父親，約翰潭，羅拿德諾爾曼，也不會知道的，那時他就可以跨入一種爲極少數人所能享用的人生道途。

但求他能忘記一小時；但求他能從這恐怖的感覺中——一個女人的手，用失望的緊握攀住了他，「啊，克拉武，饒了我吧！」那種日夜不休的叫聲——釋放自己。

只要他能夠忘記，他就能快快樂樂地在他的新家庭裏；他就能泰然自若；他就能和別人一樣，無所顧忌。

第四十五章

敵帥特夫人什麼都順利進行。克拉武已經好一點了，但總不能充分讚揚他那新而美的家庭。他隨便什麼時候來看伊，他總講到這一件事，用他的頌讚，使她開懷。他拿他自己感覺的描寫去娛樂伊；他從來沒有住過這樣的自己的屋子。

「我住過小學，住過大學，我也住過我父親的屋子，嗣後我就在苦工中生活，」他說。「你不知道我有這樣的大屋子是覺得多麼奇怪；我總時時想把那些大門開了，讓其餘的都閉上——但這樣很不差。」

「你好些了我真高興，」伊道。「假使大特斯東對你有益，你還要祝福它呢。」

他沒有告訴伊他怎麼樣的被幽靈纏繞，怎麼的在月夜覺得一個瘦長的女人陰影走進他的房來，仆倒在他的身上；當他移動時，全影又似乎消散做一片濃厚纏人的海霧，像雲一般地落在他身上，使他的臉湧出大滴的恐怖之流而甦醒。他也沒有告訴伊他不止一次拿起手鎗，躊躇打量他該否把那僅僅成了他的贅累的生命結果了。時間會驅散這些恐怖的，他想他頗願等它的到來；提起這些來，對他毫無好處，而且倒會鬧出害處來呢。

但是另外總還有一件事——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幻覺，還是什麼——他不由的不想着有什麼東西跟住了他似的。他曾經看見過一個生人在大特斯東廐房裏閑遊，當他問他幹什麼的時候，那人含糊答應了些話就溜開了。另一早晨，當他經過花園，他自己覺得很確實，他又看見那人從一扇門上在望他，但是他一覺自己被人注意到，却又溜了。

有一天，他上他的出版處的公事房去，他可以起誓，他又瞧見那人。有好幾夜，他辭了敵帥特夫人出來時，他不是看見而是覺得，從路的對面，似乎有什麼人在那裏瞅他。不過，這究竟是真事，還是他的熱狂的幻覺之一部，他却不得而知了。不止一次，他靜靜地立着，竭力想認識他究竟該担心的事情——可是一點兒也沒有。他的太太死了，人家說是由於伊自

己不慎的失足而淹死的。伊那時住在東海，他忽於去看伊是真的，但除此之外，沒有人能說什麼來着。伊在日，金錢上得到充分的供給，死後，他也曾顯示過每一可能的尊敬的標幟。沒有丈夫能比他更強。伊的父親，雖然爲了他——他所樂於叫的——的疎忽與冷淡而怒他，但此外他也無話可說了；他於是自語道，普天之下，無一人知道他去過東海的事。就是海水將他太太屍身漂來岸上，也沒有話可以攻擊他；他將到那書信不通的地方去，教他父親去應付一切就是了。他又自語道，假如有什麼事露了馬脚——有什麼他所隱藏着的可怕的祕密的線索，他就該早知道了。他將這種種理由集合起來以後，於是一再自相安慰道，他是很平安的。不過，心內雖這樣想，身上却震顛得像一個從大險中脫逃出來的人一般。

一天早晨，敵帥特夫人獨自坐着。格雷斯林水還沒有下來，飛就獨自早餐。當早班信送來時，伊懶洋洋地順手接過來，放在飯桌上，不願打斷伊當時高興的思縷——伊正在想克拉武。過了一會兒，伊才將它們一一披閱。其中多數是請柬或賬單，只有一封是信，信封上的字迹並不認識，這信就特別惹了伊的注意；而披讀之下，頓令伊驚奇交集。那信云：「夫人，這信的目的，在拯救那位行將鑄成大錯的敵帥特夫人。最好請伊對克拉武、諾哀先生問幾個

問題。寫信人原是一個最憎惡詆毀別人和寫「無頭信」的人，可是目前他却不得不運用他自己所最憎惡的方式了。請歐帥特夫人向克拉武諾哀問這一句話：「你的太太怎麼了？」並請伊在那個結果上判斷他的為人。」「如果這封信得能像寄信的精神而被接受了，那麼，一切就都歸於善美了。」那信結尾說。

伊讓那封信從伊手中落到地上，伊第一的感覺，便是伊對於那個寫無頭信的人的痛恨。什麼，伊好好兒的知道克拉武沒有太太的；他從來沒有結過婚。他還記得薄亥德夫人怎樣常常勸他不要結婚。這真是胡說！但是，「你的太太怎麼了？」

這些字老是帶着一股不快的鈴音，伊於是又輕饒地發笑，想起他的已有太太之不可能。他租了幾間房子是有的，假如他有一位太太的話，伊一定早已得知了；伊當然相信那一個男子的誓言。伊首先的衝動，便想把這封信毀了，可是，伊再一想，就把它鎖在抽屜裏去吧，那麼，也許結婚過了多少年，她再拿出來給他看，看他怎麼說法。可不是現在，他身體很不健壯的現在。不過，這終於成了伊戀愛光中的第一片陰雲。

第四十六章

歐帥特夫人竭力想把這事丟開，伊自相理論道，一個正當的男人，決不寫那種無頭信，同樣的道理，一個正當的女人，也決不屑注意這種事情。假如有人有什麼事來攻擊克拉武諾，他很可以用坦白無畏的方式而公然出之。伊就決定不理它，不去提起它；這不該教伊的行動受它絲毫的影響，除了伊因此而格外待他好些。不過，奇怪的很，伊終於丟開不了；伊總是在那裏想，想，想他已往的言行，竭力在那裏偵探究竟在他的言語中，是否有關於這件神秘的線索——而伊至終探索不得。伊一再自思，這裏面沒有一句話是真的，一句都沒有。但又是奇怪的很，當伊想起竟有人知道這件事情這一層，伊就毛髮慄然了。伊決不拿伊給格雷斯看，因為伊當真知道伊的心，伊必然會知道那是由於什麼緣故。伊想，克拉武來時，就問他幾句話，看看伊所猜想的是否不錯——就是他有一個仇人。

那早晨他來的特別早，伊當下便決定了去進行伊的第一步測驗。他比前幾天好多了，伊看了這變化非常快慰。聽他嬉笑，聽他說他是多麼愛伊，聽他說伊是多麼美麗，伊覺得無限

暢快，先前他似乎把這些都忘了。

「克拉武，」伊第一句說，頭息在他肩下，「你想你有仇人麼？」

「仇人！」他回聲道。「不，我想是沒有的吧。」

「你想世界上會有人來詆毀你麼？」

他停了一會兒，想着。約翰譚不喜歡他的，羅拿德諾爾曼一定憎惡他。不過他們之中，誰也不是他的仇人，誰也不至於要詆毀他的；這一層他是很有把握的。於是他答道：

「不會，飛，我想我在世界上沒有仇人。」

聽他這麼說，伊只是現着微窘與深思的神態。假使他沒有仇人，假使他沒有人要詆毀他，那麼爲什麼要寫這封信呢？於是伊又問道：

「你可有仇人而自己並不知道的麼？」

「唔，那是可能的，」他答道。「也許有人妒忌我在文壇上的成功，我的著作，我的文名，我想那是很可能的，雖然我不以爲作家會互相妒忌。」

伊的臉色纔復了元——這是個頂可能的解釋，也許有人妒忌他，想來從中破壞；但是他

們終於失敗了，伊說，伊一定要證明自己對他的真誠與信仰。

「你爲什麼問我這些話？」他問道。

「由於無聊的好奇，」伊答道，歡歡喜喜的笑着，伊的信心就很堅實了。

「飛，我倒不知道你是這麼個好奇的人。我覺得你這種樣子還是第一，次呢，」他說。

「這怕不至於是末次吧，克拉武，」伊嬉笑着說道。「現在我們沒多少閑功夫說我們要說的話；將來幾禮拜之後，我們倆時時一起了，我要打聽你過去生活中的每一件瑣事呢。」

他聽着不由的戰慄起來，不過他隨即把伊一吻，說道：「吾愛，這是一部對你公開的書呵！這裏面每一行，每一頁，你都可以看的。」

「我們回英國來之後，你一定要帶我到你所喜歡的隨便什麼地方去：去你的家，你的小學，你的大學。克拉武，你肯不肯教我那樣有分你過去的生活？」

「吾愛，那我只有太高興了！」他說。不過他口裏雖這麼說，心裏却發誓道，一朝同伊離開英國，起碼要二十年不回來；要做到這一點，他自覺頗有把握；伊只要離開了他的主張，似乎再沒有什麼了，而且，他們結婚之後，伊勢必更加愛他，勢必更加俯從他的意志。因

此，他們的談話，就漂流到遠樂於此的事情上去，而敵帥特夫人，有一時幾乎全忘了鎖在抽屜中的那封信。

三天功夫在充分的愉快中過去，克拉武已隨時日而俱臻於安全，飛已隨時日而同上幻夢的快境。直等到第四天，又是一封信來了，這一輪，飛見筆跡便就一驚；伊馬上會意。這一回信內的口氣更加强硬了。

「夫人，」——那信開首寫道——「你顯然不理我的警告——啊，你自己知道。你顯然沒有拿我吩咐你的那句話——「你的太太怎麼了？」——去問克拉武諾哀。你幹麼不問呢？我不是懦夫；無頭信於我，其可惡的程度，正如它對於你一般。我之所以用這一種方式來寫信，不過是爲了想出你於奇恥和大辱。你必須放棄和克拉武諾哀結婚的一切念頭；立刻遣開他。我只等你遣發了他，便帶他正法去。我不願你分担他的恥辱以及由這恥辱而生的刑罰。勇敢敢地問他，他到底把他的太太怎麼了。我就在這話的效果上賭個東道。假如他吞吞吐吐，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在欺騙你了。假如他對這問題毫無畏意，而反覺得好玩或奇怪，我就承認我是個讒人者，我是個小人。我將靜等幾天，瞧瞧這一封信的效果。還有，假如你再不理

，我勢必採取別種步驟。」

信又從伊手中落到地上。這究竟是那一個，寫的這樣的百折不回，這樣的態度強硬？教伊怎麼辦呢？敵帥特夫人有生以來，沒有這樣窘迫過。伊在另一方面，當然也是不快樂的很。第一封信和這一封對比，只是微乎其微。這一封讀來再也不像是一個妒忌或仇恨的人所寫；這一封，像他所說的，像是對伊的一個警告。

「教我怎麼辦呢？」飛窘的自問道，窘迫極了——這爲的不是伊對於克拉武失去了絲毫信心，而是伊對於那些來信的肯定，摸不着頭腦。

假定伊拿這句話問他如何？這是伊所萬萬做不到的；伊萬萬不能給他這麼重大的侮辱，他也萬萬不能饒恕伊的，但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他的罪惡是什麼，他的刑罰又是什麼呢？如果他過去有什麼做錯的地方，伊惟有分担他的刑罰，不管那是什麼刑罰。他的隱仇越加跟住他，伊惟有越加愛他，越加爲他而奮鬥。伊不願問他「把他太太怎麼了」去侮辱他，但伊想用別的話問他。

當晚，他們倆都應一個宴會，其時兩人同在那賓客極少而幽靜的精選跳舞會中。起初敵

帥特夫人想不去，回頭一想，這也許是伊做敵帥特夫人的最後一幕了，因此就去了，格雷斯當時也想去。至於克拉武，當然是必去而無疑。飛想在舞中同他談起。伊現在不常和他在一起了，因為格雷斯往往也在內。伊總覺得有什麼話要對他講。伊的思想中，已充滿着那神祕的信。

「克拉武，我們談談天吧，」伊說。「下一次是華爾次，我乏了。最近我不大跳舞呢。」

「飛，我巴不得我們能在月下跳舞，在意大利什麼城中，」他說，「我滿心渴望離開英國。」

這句話打動了伊的心。為什麼他喜歡那樣呢？接着伊又想起他怎的要伊把他的婚事嚴守秘密，怎的要求伊同他一塊兒到地球的另一角去。難道那些信果真有些不可信的微影不成？伊對於他的信心不會片刻動搖，不過覺得他生平如果有什麼隱事，伊願意知道，願意分担。世人常有不是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罪惡；他的情形也許是如此的吧。也許在他的家庭間，或者甚至於前一代的事使他受累，也未可知。無論如何，伊總以知為道上。所以當美妙的音樂

充斥空際的時候，伊便走過舞廳，倚在伊情人的臂上，一同步入花房，那兒，燈光如明星一般在樹間閃耀。

「花前我就能暢談，」飛道。

「吾愛，你可有多少話要說，可以使我做個愉快的聆教者麼？」他說。

有伊，他是這樣自豪自傲——這顯貴的女人，打扮着一身他所喜歡的裝束——白軟緞，配着金剛鑽與紅寶石。

「克拉武，我總是愛和你說話，」伊說。「今早晨我在那裏想你我兩人是怎樣互相信賴着。你想我的生平，你有要知道的事麼？」

「沒有，吾愛，」他答道，「我得對你信仰——像你所說的——只有太榮幸了。」

「那麼，克拉武，請你告訴我，」伊極優柔的說道，「你的生平，可有要告訴我——要我

知道的事麼？」

「沒有，一點兒也沒有，」他答。

「這裏面你毫無祕密麼，克拉武？」

「毫無。」

「請你告訴我，」伊說道，「你生平可做過錯事或愚事？」

「不會。什麼人都幹過痴事——最聰敏的人，也未免失足於此。但是，我，飛，沒有過比痴更甚的事來自責。」

「你總不會對我守一點兒秘密的，克拉武，是麼？」

至此他內心激起一種極微渺的衝動，想要告訴伊一些真事——至少，他已婚的事實。無如這個念頭，一出生便死亡了。

「不會，可人，我對你沒有秘密，」他說；「假使我有什麼秘密，我也是守不牢的。」

第四十七章

克拉武一面這樣說，一面做出那種假誠實的態度望着伊，伊的心頓覺寬鬆輕散——那種信，一定是捏造的。伊本來就不會片刻信以為真過，不過得他否認一聲，也是好的。他是這般的英俊，伊呢，如往常一樣，願拿他的話去排斥全世界。他俯首對着伊，望着伊，稍

稍露出奇怪的神氣。

「飛，什麼事使你問我這些話？」他帶俏問道。

「整個早晨我在思想我們的生平，因為它們快要合而爲一了。同時我還想我們相互間不知可還有什麼秘密存在沒有。」伊一雙閃亮的眼珠，只直向他射去。「克拉武，你生平除我之外，並沒有戀過第二個人，是麼？你對於別人，有的是幻想和夢象，是麼？」

他望着伊，臉上滿堆着真誠。

「飛吾愛呵，無論遭遇怎樣，一件事是確定了的，除你之外，我從未戀過什麼人，也萬萬不會戀的了！」

他打退那隻快要沉滅而攀住他的手與金色髮的回憶，竭力把他的思想集中於他面前的顯赫的面龐。

克拉武，「伊猝然說道，「你知道你有時臉上有一種頂古怪的氣神，像是一片雲霧浮在你眼前，使它們全給它混蒙了的樣子麼？」

他吃驚了，一會兒纔說道：「這真奇怪，你就會看得出來，飛——正是這個東西呢，我

眼睛一抬，就像有一片白霧罩住它們似的。我想大概是因為我晚上書看的太多的緣故。」

伊信以為真了，如相信他其他的話一般。

「等你健康恢復的時候，我想這自然而然而會消去的，」伊說，伊那裏想的到就是在他生命終了的那一剎那，這也決不會消去——再也想不到這是他永遠避免不了的回憶的咒詛之一。

「飛，」他頂柔情地說。「我不知你對我的愛到底有多深？這是否堅固到足以忍受一切？」

「是，」伊答道，帶着充分的信心，「什麼事情，每一件事情。」

「譬如，」他說，「有人到你這邊來告訴你我的可怕的故事，而且拿出憑據來，那時你便怎麼樣呢？」

「一笑置之而已，」伊答道。

「他們的話決不會影響你麼？」他又問。

「不，親愛的，永不；完全的愛，攜着完全的信，我相信我對你的愛是完全的，克拉武。」

『感謝上帝，』他叫道；『感謝上帝這世上有一個人完全信我。我想一個女子對於愛伊的男子的信心，是人類天性上最美的特點之一。』

他也萬萬想不到伊已經得知那對於他的空洞而可怕的攻擊。伊自己理論，現在——他們已經開始講了——究竟是不是伊可以對他提出信中的話的時候。一縷驟然愉快的思想湧現在伊的心頭；伊竟大可不必用這些話，伊只要引一句老的成語就得了；從他的不因此而着急的事實，便可證明他的完全的純正。伊舉目相對，唇邊微波着笑意。

『請問你，先生，你不是已經有了太太的麼？』伊引用道；大概不過幾天以前，他曾經念一齣古劇給他聽，而這句話便是此劇的出典。可是他並不震憾或變色，眼中也並無恐懼，他一無驚惶；英俊的面龐，露出有趣的笑容，瞅着伊，說道：『沒有，我沒有太太，但我希望不久就有一位了。』

非常的回憶，在他內裏鼓盪，令那英俊的面龐，終成蒼白而發急。『我的皇后，我希望不久稱你為我的太太！』他叫道；『但再無別的女人，戴這同樣的頭銜。』

伊比稱心更滿意了；伊的心發一回快樂的鉅震，並不是為伊對他有什麼疑竇，為的是他

的真誠所給予的甜蜜與優柔。

「我想，伊對他說，當他們夜來分手的時候，『今晚是我生來最快樂的一天；克拉武，花房中的一小時，和那華爾次的音波，將常在我的心中隱現偕同。』」

回家去時，伊惟有覺得更愛他了，伊的全心，全靈，與生命，全包在他的當中。伊又覺得伊必得把那些信燒了，永不想起它們，永不教他知道伊收到過那種信，試驗他的信心。

過後兩天又是平平安安的過去了，大半光陰，他總伴着伊在一起。他送來許多耶裏的花充實伊的屋子。不止一次他把伊擁在懷中，狂熱地吻伊，叫道他巴不得這可怕的期待的時日，快快終結，巴不得他們已在法國或意國。

「克拉武，你現在比以前更愛我了，」在這麼一回狂歡的擁抱之後伊對他說。

「我合你同在的每一個鐘頭，我的愛都進步的，」他說。伊呢，自然是相信他的。

在那兩天內，伊時常獨自尋思那不知名的仇敵，那人自稱為伊的朋友，不知他可曉得事情是在那樣的情形下過去了，不知他可曉得伊對他的警告，僅付之輕囁的一笑，而那信唯一的功用，只是使他們更加親密了？這神秘的寫信者到底是誰呢？這一定是個知道伊的人，並

且知道伊的事情的人。伊的訂婚，並沒有守做一個秘密；不過伊也並不以為除了伊的朋友圈之外，還有什麼人會知道。這也許是種戲耍，也許是那一個愛慕伊的人，一個卑鄙得要想惡報伊疎遠他的人，一個以為伊的未來婚姻是一樁傻事的人所寫的；不過這不像紳士階級的行爲，而伊的朋友與愛慕者，至少却都屬於這一流。這是一種也許爲伊所永不能解的神秘。伊也覺得有一種印象，就是那寫信者，必係一個知道些關於伊日常生活與日常行動的人。這可是誰呢？無論這是誰，他少不得會看出伊對於他的惡意，毫不留神。他是否在那裏監視伊——等候着發另一個拳擊呢？

果然，第三天這事又來了。當伊和格雷斯坐着談笑，又來一封筆跡熟識的信。伊隨手將信拆開，漫不高興地尋思着這一回襲擊又是個什麼樣子，他現在又要說些什麼，他又要拿些什麼來攻擊那個伊信以為值得一切的羨慕與鍾愛的人？適纔格雷斯在旁，伊便放下信，差不多不敢披閱，深恐這信使伊難受時，被格雷斯發覺，因為伊素來是眼快手亮的。可是格雷斯老不走開。伊原不信那些鬼話，不過伊仍然想知道這裏而又說些什麼。伊終於不能再耐，展開信，看了。

「夫人，——今天我對你作第三次的警告——事實爲你所不能漠視。克拉武諾哀曾經在一處名喚英格蘭瓦德的地方結過婚；時在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他與一位美女子名克立梯潭的結婚。婚後他即帶伊來倫敦，隨後他們倆就在奧勃雷斯貴爾住了一時。這些事實，你都可以在英格蘭瓦德註冊簿上明白查得的，你會知道那地方的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的婚姻，幾乎還都目覩他結婚的。那裏你還曾看見他的父親，勞勃特諾哀，高等學校的校長；還有他太太的父親，約翰譚牧師。啊，請你在尙未「作爾自縛」而蹈罪惡與愚蠢之前，去一究這種種事實之究竟——真的，還是假的。我看見過你了，我知道你是一位美而柔勝的女子，鍾情於那不配立足人世的男人。我之所以饒教你，所以作此最後一次的祈求你去遣開他，正爲了這個緣故。拿這封信給他看，他就會杳如黃鶴而不返。當你和克拉武諾哀對面站着時，你就請問他：「你把你的太太怎麼了？」恕我不再寫信——行動將取言辭之位而代之。」

285

「親愛的飛，你在做什麼啦？」一個清晰的聲音叫道，飛這纔甦醒過來，知覺自己已手執着信，往地下倒去。「你在做什麼啦？」格雷斯又問。

伊抬頭瞳目出神。

「我一時頭暈眼花，現在好了。」

伊將信團摺在冰冷發震的手內，可是又不能毀滅它。

「我想你沒有什麼壞消息吧？」格雷斯問道。

「沒有，」伊答，伊那顆忠實的心，就是到了這種時候，還是忠實於克拉武。「我沒有壞消息；不過這裏面有謊話，使我發惱罷了。我想你若不以爲意，讓我進去騎一忽兒吧。我想會好一點。」

「我相信一定有什麼關於克拉武不對的事情了，」格雷斯暗暗想道。「伊對別人的事情決不會惱到這個地步的。」

第四十八章

教伊怎麼辦呢？伊並沒有看到那封信裏的勁兒與力量，可知伊心中對他依然忠實。對這件事伊故意盲蔽自己；然而事實俱在，有年月日，有姓有名，假使毫無根據，那人知道只要

伊上英格爾瓦德一去打聽，便可識破其虛偽，他怎麼可以這樣寫呢？那又豈是最好最妥的辦法？他之錯與不錯，伊自能一目了然，可是伊自己天性中的崇高，立刻起來反對，以為這何異於不信任。不，伊不願這樣；伊寧願把信中的事告訴他，讓他自己否認；伊寧願相信他的話去敵對任何人的話。伊不願顯露絲毫對他的缺乏信心，願把所有的信都交給他；雖然這最後的一封裏的證據，似乎足夠出人意外，單只說全村人能對證這婚禮，已經說得很多了。不過，假定這一切全是真的，他如果像信中所說的已經結過婚了，那麼他為什麼要把他的婚事隱瞞起來呢？他的太太究竟在那裏呢？他怎麼能把他已婚的事實瞞過社會——至少是瞞過倫敦的社會呢？尤其是，假如他已經結過婚，怎麼可以再向伊求婚像他所做了的呢？這分明是胡謔！伊真所謂被影子所欺負了。但是有一時伊又想親自到英格爾瓦德去走一輪——瞧一瞧註冊簿就夠了。過後伊又自責不該，伊對他的信心是一切的一切，為什麼要讓它被幾句無聊的話所動搖呢？可是猝然間伊又覺到雖然是最偉大的愛，也得加以謹慎纔是；伊勢必要保護伊自己的人格與名譽。忽而伊又把這念頭打消了。伊在他手中是千妥萬妥的。『說一個人已婚，原不就是惡意的誹謗，』伊自語道。

喜樂勝過一切憂懼，一切疑惑，伊對克拉武的信心堅立，伊將把信件交給他，教他看，告訴他伊一點兒也不相信它們；那是再好不過的上策。伊於是決定了；假如有人在暗中計算他，伊不願助人傷害他。伊覺得那天他來的比往常慢的多；光陰從來沒有過去的這樣遲鈍的。然而他終於來了。那早晨他的氣色更好了；擔心與沉悶，似乎已由他的面上轉運到伊的面上。他看見伊面容微沉和眉宇間略帶痛苦，這還是第一遭。

「爲什麼，飛吾愛，今兒你這般多思深心的樣子，像是半歐洲的事情都在你腦中煩着似的？」

「這在煩着比那更甚的事呢，」伊說；「不過，克拉武，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心，永不至於因有絲毫的懷疑你而痛傷。」

「那我知道，」他們坐下時，他微微的笑道；但是他的心房，却勃然大驚，砰然大跳。伊大概不知又聽見些什麼，看到些什麼了，這一點他是確定了的。他必得在各方面自衛；他必得對於什麼都有個準備。他只覺一種類似不安定的情緒襲來，好像是灰心；他將竭力奮鬥，即使萬一事情敗露，得，那也不打緊；也許死去比這樣的苟延生命於不斷的疑懼中爲上。

他略略和伊談些無關緊要的事，然後說道：

「飛，今早晨你不像平日，吾愛，可有事情不成？」

「我很高興你先問我了，」伊說，嘆了一口鬆釋的氣；「我想告訴你——我巴不得我早就告訴了你。」

他就會意一定有文章了，而且還是很嚴重的；但同時却有一種不經心的勇氣，急來相助。不管它是什麼，他必能打出一條走路。

「在我不和你說什麼話之前，」伊說，「讓我保證，一次爲定，就是我對於你的信心是完全的堅固的和先前一樣，什麼事兒都不能動搖它。我鄭重聲明，它們是給你的一種擔保品。唉，就是現在，克拉武，我還正因這幾句話快活些呢。」

「真是的，吾愛？那麼仍舊快活好了，對我說說畢竟什麼事使你煩悶？今早晨只管在那裏想你，飛。你意想不到大特斯東在晨曦下有多麼好看呢。我巴不得你也在那邊。」

「克拉武，我巴不得我們到大特斯東去住，」伊機警地說；「不過總得先完成你要旅行去的志願，然後再來家長住。」

「長住，」他隨着說道。他張臂把她摟住，兩人互相緊偎，因而他的面龐，就藏了起來，伊說話的時候，就看不到他面色的轉變了。

「克拉武，」伊開頭說，「你知道我向來不惱你的。」

「我知道，」他說。

這顯然有什麼變故了，他巴不得伊縮短他困坐疑城的時間，把那事情說個明白。但是伊的勇氣不振，伊把頭倚在他胸前，他只覺伊那柔軀的身體在震顫。

「說吧，吾愛，當然，你說的話，決不至於傷我的——我對於你的愛，你也知道的太深了；說吧。」

伊提起一隻粉白的手臂，圍住他的頸子，說道：「克拉武，你可結過婚麼？不要害怕，告訴我吧——這是毫無關係的。我知道即使你瞞過我一件什麼事情，爲的也是想減免我的痛苦。告訴我，你可結過婚麼？」

在這一剎那間，有的全是寂靜。他忙將伊摟得更緊。

「不，從來沒有；飛，問這樣的話！」

「你認識一個叫做克立梯潭的人麼？」

他聽了這個名字，不覺混身亂戰。這，終於成爲他一生最難的一個難關了，他自思道，他惟有鼓着所有的勇氣，來渡過這個難關。

「克立梯潭？」他隨着說道，用那勉強裝做鎮靜的音調。「不差，我認識的。」

伊看不見他面上可怕的死色；他又不教伊去望它，因爲他用一隻手這麼地把那深黑的髮卷抱住，使伊不能舉目看他。

「你可曾和克立梯潭當着衆人面前在英格爾瓦德的教堂裏結婚，然後和伊一同到奧勃雷斯貴爾住的麼？」

他默不作聲了一會兒；這可真真是一切或毫無的關頭了。這便是實招，完全實招，或者否認的時候了。這便是眼看那美婦人和伊巨量的財富從他手中遁去，或者把那兩者更加把握得緊些的時候了。這全靠他的力量與勇氣，全靠他的撒謊的大胆了。

「不，」他慢吞吞說，一面將那攔伊的手臂縮了出來；「這些話沒一句是真的，一句都沒有。」說罷，將伊的臉捧起來，眼望着伊的眼。

「你一定要告訴我，」伊說，「爲什麼用這些話來侮辱我。我用侮辱兩字，因爲這只是侮辱而已。」

「克拉武，我並不相信它麼，」他叫道；「我連一句話都不信。我已經對你說了；我願意拿任何事來表明我的完全不信。」

「告訴我，你在那裏聽來的，怎樣聽來的，」他說，那炙熱的呼吸，幾乎已從他的唇上消去。

一切都看伊的回話了；這也許是一種來毀滅他正在建築的虛偽與欺妄的屋宇的東西，這也許是一種使他完全安全的東西。一種發狂也似的渴望，貪婪的自熱，起來襲住他。他受盡了一切苦難，難道這富饒的代價，還要脫他而遁麼？

「克拉武，我告訴你，我少不得早就告訴了你，」飛說，一面便將信件交給他。

他拿來，一封封看了——慢慢兒的看，肅然無聲。

啊，這終於來臨了——可怖的霹靂！他把他的太太怎麼了？他必得將這句話先熟思一下，該比他對伊開口還要先一步纔行。沒有人知道他把伊怎麼了——除了上帝和他自己——沒

有別人；這問題不過是一種猜度。假使最不祥的事來到，他也能告訴伊他的太太怎麼了；伊的父親知道的，全東海的居民也知道的；那問題他是用不着怕的。他就大笑，而他笑裏的侮慢，在歐帥特夫人聽來，無異是一種美妙的音樂。

「這兒沒有一句話是真的；飛，你可以相信我，或者不相信我，橫豎隨你的便。」

「我完全相信你，」伊說。

伊說這話的時候，他看見伊露出他所懂得的伊那崇高誠信的天性。

「這簡直是不值得否認麼——雖然他寫的嚴乎其神；這簡直連它故意想激發片刻的鄙視都不值得——簡直；不過，飛，假使要這樣才能使你滿意，我情願在我們的婚期以前帶你到那些地方去走一轉。我們還有整整的四天功夫。隨我到英格爾瓦德去，還有——叫什麼名字，奧勃雷斯貴爾，讓你自己去，瞧瞧這謊謬的事情可有一件是真的。這就再公道也沒有了。」

不過，即使在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他深知道伊那忠實的信心與大量的信任，決不許伊接受它的；他並且也知道，只要他能夠渡過這四天的功夫，他的一生，就平穩無事了。他將和伊悄悄結婚，帶伊往外國去。他並將十分留心，教什麼人都探不出他們的行蹤。

他等候伊的回答。

「我完完全全的相信你，」伊說，把手放在他的掌中。

第四十九章

「克拉武，」飛道，「三封信都給你看過了。告訴我，你想寫這信的是誰？」

「瘋子，」他答。

「啊，怎麼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呢。那你一定知道是誰，那寫信的人？」

「咳，我知道——他的事我可以全講給你聽。克立綈潭——那虛偽的嘴唇，就在這字上啣啣——克立綈潭是一個極美麗的女子，而這封信的作者——我不必提他的名字——爲伊顛倒若狂。伊不答應嫁他，他就此人事不知了。他並不惹人。沒有人會夢想到要去和他爭個短長。他只有一點癡呆，在別的事上還是一樣的不錯，可理喻。他不時要癡性大發，咒詛那最純潔的人，說他娶了他所愛的女郎，神不知鬼不覺的帶了伊走了。這全是瘋子的信，我倒願你早就給我看了，我早就可以使你放心了呢。」

伊以最完全的信心，相信他所說的每一句話。

「親愛的，我高興，」伊說。「我早就不相信；不過我總是喜歡從你口中知道這一切都是假的。」

「比假還要假，」他加一句。「可憐虫，我着實可憐他；但是我們大可不必留意他。」

「我不能留意他，」伊說；「信上又沒有地址；我不過總覺得那寫信的人一定近在咫尺，而且在監視我。」

「我若能捉住他，準教他再不能監視什麼人！」克拉武大聲說。「飛，把信給我。」

伊順從地將信全數交給他。他接過來，便一一撕得粉碎。

「如果他再來攪你，我就對付他像我對付他的信一般。好了，吾愛，讓我們互相了解吧。假如你還不滿意，我願意帶你到英格蘭瓦德去。假使你已經滿意了，你一定要允許我，從今以後，再不准將這個題目在你我間提起。你揀那一樣？」

「你當然知道我是揀那一樣的，」伊說。「當然，我不會到英格蘭瓦德去；那不是好像我對你懷了疑慮？我預備了，而且很願意，允許你不再提起這件事情。這既然是你所不高興

的，我幹麼還要說呢？」

「飛，這並不是使我不高興，不過是太蠢了，不值得爲它費光陰罷咧。喔，飛，到我們的婚期還有幾天？四整天，時間難道不能縮短點子麼？我們爲什麼要老是等着呢？我渴想帶你離開全世界，到我們自己所造的天堂去，那邊沒有一個人能夠攪擾我們。」

「克拉武，定日子的是你，」伊答道；「不是我——你忘了。」

「那我一定是發瘋了，日子定的這樣遙遠，」他說。「飛，假使是我定的，讓我把它改了吧；改爲明天。爲什麼不呢？我們又不必有什麼儀式；你有密司林水在那裏；你和我說過的伊允許過當我們不在的時節，住在此地，我也已經把一切都預備好了，可以將大特斯東全交給傭人。爲什麼不教他們今兒就把行李裝妥？讓我們明天一早就馳往禮拜堂去，帶密司林水同去，伊回來可以料理家務，我們就直奔火車站去。飛，你以爲怎樣，你願意麼？」

伊那樣愛他，一聞他急於要同伊結婚帶伊走的話，不覺心頭砰砰，樂不可言，在他急切的求結婚的快活中，伊早將信中的事盡諸腦後。

「不過，克拉武——爲什麼要變更我們原來的計劃呢？」伊問道，微微帶着驚訝。

「因為那太笨了。我們爲什麼要等呢？這四天功夫教我們做什麼呢？不過是等候而自悔我們該聰敏些兒而已。說對的，飛！」

「格雷斯會笑我們呢，」伊說。

「讓格雷斯笑好了，這又不會有害於我們的。要是這是格雷斯自己要結婚，只怕就兩樣了呢。不要管格雷斯，管我吧。」

「我就是管你的，我一點也不管格雷斯。」

「那麼爲什麼猶豫呢？」他問。

「因爲我們並沒有正當的理由，就這麼三心兩意，可不是成了兩個小孩子了麼？」伊說。

「你不該說沒有正當的理由，飛。我要這麼樣，可不就夠了麼？」

「好了，」伊答道，「那麼着，明天早晨麼？」

「是，明天早晨，要是你答應的話，飛。那天其餘的功夫，我將專事預備一切。我會到大特斯東和管家的交涉去，教他住在那裏；我會到禮拜堂去；隨便什麼事我都曾做的，只要

「你肯說一個「好」字。吾愛，說吧——那一個小小的字，關係我的生命呢。」

他蒼白而興奮；龐大的刺激，搗動他的全人，伊只覺得他在震顫。他一定是了不得的愛伊——伊有這麼偉大的戀愛，將怎樣的快樂啊！伊自思着。

「說「好」，吾愛——這是我懇求你的第一件現實的事情。你愛我，這是你的好——你將大特斯東給我，這是你的慷慨；但是你若能對我這個祈求說一個「好」字，這便成爲你所賜予我的最大的鴻恩。」

要想拒絕那樣論辯式的聲音，那樣俯視着伊的優美殷勤的容貌，那樣含着熱烈的愛情來接觸伊唇緣的雙唇，真是難極了——很難說「不」字，伊自己也承認伊沒有理由可以說「不」字——定在明天結婚或過四天結婚，這對伊本來就沒有多大關係；如果他已經決意如此，伊當然退步相從。伊回頭便很斯文地對他說：

「我願隨你的意思做去，克拉武；要是你說明天，就明天好了。」

於是便決定明天結婚。

「飛，今晚我還得來看你，」他一面作臨別之吻，一面這樣說，「商量幾件我們現在沒

有功夫商量的旅行上的瑣事。我準於八九點鐘再來。」

「我們等你吃飯，」伊微笑說道。「我一定要馬上去看格雷斯了。」

伊找到了密司林水，就把他們變更計劃的事告訴伊。

「你們爲什麼要換日子呢？」格雷斯問道。

「克拉武要這樣呢，」伊答。

「他爲什麼要這樣呢？」密司林水又問，但這一問飛可就回不出話來了。

「我原不該說什麼，飛，不過，親愛的——我真不喜歡這樣。皇天后土，我真巴不得你有個比我有經驗有識見的人和你在一起。我一定要說我實在不喜歡這些事情的外觀。你的訂婚並不會守祕密，可是你的結婚偏偏是了，還有，不但這變做頂隱藏的事，而且連日子也毫無特別理由的把它換了，我實在不喜歡。」

「我一定要說我是贊成克拉武的，」敵帥特夫人道。「我們既然無所等候，幹麼要等着呢？美麗的天氣在走着，我們如果要去逛逛法國或意國，我們必須和它同行。」

「我親愛的，」格雷斯林水道，一面吻着伊，「我們朋友做得已經好一會了，而且我疼

你也許比我疼什麼朋友都疼些，但是我總不滿意你這們婚事。這裏面說不定有點兒古怪，雖然這時候再來說什麼已經太遲了。我總是滿心巴不得你不會遇見克拉武諾哀。」

「我可不會怎麼鄭重其事的聽你的話呢，」飛開着玩笑道，「因為我知道你的意思並不如此。罷了，格雷斯，你如果肯料理一切我所拜托的事情，我可要去吩咐他們收拾行李了。」

「你帶你的女僕去麼？」格雷斯問道。

「當然；沒有伊我就動不得了；而且，我為什麼不可以帶伊去呢？」格雷斯，吃飯時你就好了。」

但是格雷斯並無笑容。「我希望你萬事如意吧，」伊說。

「當然呢，」飛笑着；「真誠相愛的人，沒有不萬事如意的。」

說着，伊就匆匆然走了。伊發了一切關於行李的命令。伊也同克拉武一樣，巴不得旅行上愈少煩累愈好；所以大部分的行李，都是直送巴黎旅館去，克拉武隨便什麼時候可以去領。飛吩咐完了，便坐下去休息，憧憬着克拉武與將來。伊差不多把那些信全忘了——他的解

釋，使伊完全滿意——當一個傭人進來報告，說有一位上等人有頂要緊的事情來見伊的時候。伊要看名片，但傭人說那人沒有名片。伊打發他去問姓名，但回來說來者是生客，伊不必知道他的姓名，不過他一定要見伊，因為他的事情非常急迫。

『多膩煩！這可有什麼與我相干的？』不過我想我還是去一下，『敵帥特夫人道；說着，便立起身去了。』

第五十章

飛一脚跨進客廳，便見迎面一個修長英俊的男子，頗覺陌生。他對伊打了嚴肅的一鞠躬。

『我想這位就是敵帥特夫人吧？』

『是，』伊答，『我就是敵帥特夫人。』說時十分斯文，因為伊對他一見生情；煥發坦白的臉，帶着那副愁思的表情，使伊喜歡。

『假使能和夫人有半點鐘不被打擾的談話，我就高興極了。我有些很嚴重的事情要和你

談一談。」

他的言辭這樣迫切，伊的面色就不禁立時微白。

「這可是很必要的麼？」伊說。「請你不要想我無禮，今天實在忙得很呢。」

他也知道，也知道爲什麼緣故。

「對不起，這是不可避免的，」他答道。

伊按鈴發了些必要的命令，然後回頭嫣然一笑，使那生客，那最初就真心可憐伊的人，更加不願加痛苦於伊了。

「既然有必不可省的事，那我當然願意誠意聆教。不過我勢必會顯着古怪，因爲我實在忙極了，」伊說，「請坐吧？」

「歐帥特夫人，讓我自己介紹，」那人道，那時他們已經就坐。「我就是羅拿德諾爾曼，英格爾瓦德人。我先前原是克拉武的朋友，現在却不是了。」

伊的面龐頓時泛白，伊的嘴唇可憐地顫動。

「請你見信，」他說，「這是我平生最痛苦的一刻。」

「我想你總不至於說什麼使我難堪的話吧，」伊答他道；「那一層你倒不必担心的。」

「我怕適得其反，」他說，「我怕會使你很難堪；但這實在是無法避免的。敵帥特夫人，我想你的受人虐待，比什麼人都來的兇。」

「受誰的虐待？」伊問道。

「受克拉武諾哀的虐待，」他答道。

伊立起身來，站在他面前，莊嚴挺直，雙目炯炯，說道；「我還是告訴你吧，就只一次，你要拿什麼話來攻擊諾哀先生，那是毫無用處的。我不會聽的，你放心！」

「敵帥特夫人，你必須聽着；」他說，神氣是那樣的肯定與充滿着權威，像是在說，他是不差的；而飛却覺得侷促不安。

「你試想，」他說，「假使我的目的不是一種最嚴重的，我會不顧箇人的勢頓而僕僕從英格蘭瓦德到這兒來麼？」

「我也願意相信，在你自己心中，你以為是很對的，可是在別人看來，可就不那麼樣了。我早知道了；諾哀先生把你的事說給我聽了。我知道你很不幸（請相信我，我同情於你），

你的腦筋有些兒毛病。諾哀先生告訴我過，你窘迫他好一會了。」

「要是諾哀先生告訴你說我是瘋的，那麼他便是一個比我想像的更惡的惡棍。」

「你不能當着我的面說這一類的話，」伊威嚴地說；「你要是再這樣說，我馬上就走

。」

他覺得伊已經認真了，他如果想有効於伊，非得忍耐不可。

「誰也不喜歡被人說他瘋狂，」他說；「敵帥特夫人，請你相信我，我正是同你現在一樣的神志清楚；你相信我是瘋狂的麼？瞧，我有瘋狂的樣子麼？」

「沒有，」伊答道，很勉強的樣子；「你看來不像是瘋狂的，不過有時候一個人的外貌是靠不住的。我的意思，不是說你該關在瘋人院裏——一刻也不必關——我不過說你有一種狂熱近於瘋狂罷了。」

「那麼請問這是什麼？」羅拿德悄然問道。

「唔，我沒有不可以告訴你的理由。你不是在你那家鄉戀着一個人麼？」

「有的，我用全心愛伊，」羅拿德答道，「不差。」

伊含着無限的溫情與安詳望着他。

「我知道，我也着實替你難受，」伊很斯文地說，「當愛情變成瘋狂的時候，那一定是很可怕的。」

「不過我的愛情，並不會變成瘋狂，」他說。

「也許不會；但也會變成狂熱的。諾哀先生告訴我，你就是被一個念頭作祟，只要你以為那個人認識你所愛的女郎，你便不是說他偷了伊去，就說他把伊暗殺了。」

「克拉武諾哀倒是個聰敏——」他開始了，苛刻地開始了；但是伊立刻舉起指頭作勢。

「記住，」伊說，「有一個字攻擊他，我就走了。」

「我不說一句攻擊他的話，不過我的故事，應該這樣的說下去，」他答。「敵帥特夫人，我懇求你把那惑念打消了；我完全是神志清楚，而且像你一般的並不狂熱。請你試信。我來，冒着大險與勞頓，來救你逃脫那最可怖的命運。我揀這種方式，為的是它對於你最少痛苦。我很可以先求法律解決，但我情願採取這先來求你的一着。我這麼樣，也許是愚笨的，寫無頭信給你，不管它的用意多好，一定不會有什麼用處；後來我又坦白的寫信給你，把真

情告訴你。你可有將那些信給克拉武看麼？」

「每一個字我都給他看了，」伊答。

「那麼他怎麼說呢？」

「他對我說方才我對你所說的解釋；說你在許多地方都很聰敏很清楚，但是有一種狂熱，相信什麼人把你所愛的女郎害了。」

「那麼你相信他麼？」

「相信，」伊認真地答道，「我確實相信；我相信他簡單的話，好像我相信別人的誓言一樣。」

「那麼，自然，他我之間，你總聽信了他的話？」

「一點兒也不差，」伊答。

「你這麼難以說服，我也沒有辦法了，」他說。「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那幾封信裏我所寫的，沒有一個字不是真情。克拉武諾哀明明白白當着伊父親，他的父親——我可以說，簡直是當着全英格蘭瓦德人——的面和克立綈潭結婚的。不但如此，而且，要是必要的話，

不知有幾千幾百的人，還能對此起誓，他們都是親眼瞧見那個婚禮的。你只要去看一看登記簿便明白了。」

「這些你早已對我說了，」伊說，帶着哀憐的微笑；「他都否認了。」

「但是當然，你當然聽他的話不是，敵帥特夫人？」

「我要聽他的話去對抗全世界，」伊忙道。

「那麼沒有希望了——你確實爲了克拉武走最險惡的路了，我來爲的是求你允許我打消和他結婚的可怕的念頭。」

「不，」伊肯定地答道。「我決不給這種允許。」

「那麼你是冒了險了。我倒不相信世上會有這麼頑強的女子。我要講完我的故事，你必須聽着。他同伊結婚，是成百的人所能證明的，是教會登記簿所能證明的；他又帶伊來到倫敦。後來因爲他的殘忍的冷淡與忽視，傷了伊的心。」

伊立時昂起頭，一方面是不懂他的話，二則也不相信。

「伊死了麼？」伊問道。

「當中還有更黑的黑幕呢，」他說。「問一問克拉武諾哀伊是否死了。他知道。我一再說過，他帶伊來到倫敦，盡他的力量，用他逐步的酷毒去治死伊。我去看過伊好幾次，每次去總覺得伊比以前瘦些，慘白些，憂悶些。有一次我看見伊丈夫克拉武諾哀和你一同在戲院裏。從那時起，伊越加日趨頹喪了——伊不堪覺察，可憐的孩子，覺察伊丈夫的心離開伊去了。」

「你講的多可怕呀！」伊叫道；「你講的好像這全是真的樣子。」

「這本來就是真的，」他道；「不管你怎麼想我——多早晚你橫豎自然會知道這是真的。我愛伊，你知道，敵帥特夫人。我要求伊嫁我，却被伊拒絕了。伊甯願嫁克拉武諾哀，但是我知道伊是失策了；我知道他是自私，殘忍，與冷酷，伊永不會快樂——可憐的克立綈！」

「半點鐘差不多完了，」敵帥特夫人道，眼睛望着鐘。

「敵帥特夫人，我不再就誤你，但我還要再問你一遍；你是否仍舊不肯解除這婚約？」

「我拒絕，」伊堅執說道。

「你的忠實，敵帥特夫人，使我欽羨，但是你的盲目，強迫我的憐憫，」他說，「你拒絕——絕對的完全的拒絕？」

「是，」伊答；不過說那字的音調，却含着三分猶豫。他那認真的態度，不由得伊不感到驚奇。

「這麼着，」他說，「是你教我走一條最有力的反對方向去了。假使你不相信我，不放棄你的所謂「婚約」，那我勢必訴之於法律！」

「你的半小時正完了，」伊答。「謝謝你對我這麼幻想着；我望你驅除這一切胡思亂想，勉自忘懷你一切的妄念。」

「天哪！」他叫道。「世界上豈有這樣的盲人！」

敵帥特夫人按鈴。

「你領這位先生出去，」伊說，伊那肩頭的徽簪，告訴這有經驗的傭人伊是怎麼個用意。

第五十一章

「那件事完結了也好，」敵帥特夫人自思道。「多奇怪的事呀——完全是一種狂熱症，可是倒顯得頂真似的；要不是克拉武，我總以為他是和常人一樣，真真的有什麼懊惱了。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比這再像真再可怕的事情過。如果我說給格雷斯聽，不知道伊又要怎麼說了。」

伊走近鏡臺，自審有無受此事件的影響。只見鏡裏面映出一張面龐，蒼白慘憺，眼圈陰黑，唇白微顫。見了這光景，伊倒也略吃一驚。

「爲什麼我的面色就變了個樣子？」伊自訝道。把手放在脈上一按，果然脈息勃勃狂跳的如電掣風馳。「我怎麼了？」伊叫道。「當然的事我是不相信那些鬼話的；全世界的話，也永不能使我的心有片刻的反他。我知道這是一種狂熱症，不過我倒要瞧瞧克立緹潭，要是伊還活著的話。那人多愛伊呀！」

格雷斯林水下來問伊幾個關於明天的問題，見伊之下，只是默不作聲地站着看伊。

「你着了什麼了？」伊問道。「飛翼愛的，我想你一定遇到了什麼神秘吧？我希望你信任我。」

伊也巴不得能夠這麼樣，因為忽然間，恐怖的憂懼來襲伊，使伊不得主意。假使這全是真的怎麼樣呢？要不相信這些話，原來也很容易，只要眼看克拉武的面龐，不管一切而信他；但是如果這是真的，又怎麼樣呢？現在伊為什麼開始懷疑起來了呢？伊於是對格雷斯道：

「格雷斯，你信不信一個貌似好人的人也能做假君子麼？」

「多嚴重的一個問題！因為人類天性的關係，我是不得不說我的確相信的。我素來就承認這點。你知道麼，親愛的，你的人就是說不出的天真，想想你入世已經這麼多年數了，在這種社會上做人，你應該比如今所知道的更多些知識。我老是這麼想呢。」

「真的，格雷斯？我不知道——我覺得這世界已不如先前一半的光明了。」

「可有了什麼事兒不成？」那女郎叫道。「呵，親愛的，我已不得這段婚事已經完了，或者永不實現。有時我覺得十分的神經錯亂在這一件事上。」

「這又何苦來呢！」飛道。伊所有的信心，在那一剎那間又回復了原狀。「我想一個人在他的生活快要大變的前夜都是這樣的吧——神經錯亂也就很自然的。你想，格雷斯，明兒這時候我已離開你離開家走了。我忍不住要覺得難過——不過你不要誤會這是不頂愛克拉

武的緣故。」

「不，那我再也不會想的，親愛的，」格雷斯坦白地說。「我想你實在太愛他了。假如我沒有什麼別的事可以幫忙，假如除了神經錯亂之外沒有什麼真真的事，我想我要走了，去把行李收拾好了。現在教我離開你，我是不担心的。」說着，便匆匆出去，克拉武已經進來了。

「你來了，我高興極了。」伊說；「我想敵帥特夫人不頂舒服呢，你得寬慰寬慰伊。」
「爲了什麼事要寬慰寬慰伊？」克拉武笑嘻嘻的問道。

「好，那麼安慰安慰伊，好聽一點，爲了伊快要出閣了；」那女郎一邊匆匆出去了一邊這麼說，喜樂的笑聲，散播着空間。

他走到飛那邊，高興地笑着。現在時候快近七點了，仍然沒有遇到什麼事情，並無危險之兆；他的精神，就快快的恢復了。明天早晨什麼都好了；他就安全了。可是他那敏利的天性馬上告訴他，飛有些兒古怪——伊雖然還是一樣高興地歡迎他，但是伊的神態上，有一種爲他所從未會見的約束。伊的面白白的，那雙伸出給他的手在震顫。

『我的愛，你來了，我真高興！』伊叫道。『我受了一大嚇。我對什麼人都不能說，只有你，克拉武。』

他將伊抱住，摟在胸前。

『什麼大嚇，飛？』他問，因為他覺得伊雖然在他臂膊的安全的庇護下，伊仍然在震顫。

『他剛纔在這裏呢，克拉武；他說了那麼可怕的話。』

『什麼他，吾愛？』他忙問。

『哪，那個寫信給我說你的人；你記得——你說給我聽的那個發瘋的人。』

『在這兒！』他大叫道；他的呼吸，似乎在恐怖中消失了。『在這兒！』他又說一遍；

『同你——羅拿德諾爾曼！呵，吾愛，少不得我不會離開你獨自在這兒！他嚇了你麼？』

『嚇了，真把我嚇死了！還有，克拉武，他怎麼一點兒也不像是個發瘋的人——他說話

說得頂清楚的。要不是我早知道他是有狂熱症的，我一定相信他呢。他要我答應把我們的婚約取消。我說不肯的時候，他就說我在冒險兒；後來他又警告我說要訴之於法律了。你知道麼，克拉武，他不但一口咬定那樁無聊的婚事，他還暗示了些更壞的事呢。』

「更壞的是什麼？」克拉武問道。他硬想發笑，但他的面龐，已不由自主地無人色了。

「他所暗示的我不大明白——總而言之是一件頂可怕的事罷了；克拉武，怎麼連一個瘋子都會說這樣的話——不過他暗示你對那不幸的女子做了什麼事，我也說不出什麼事——說你殺了伊，或者是傷害了伊。」

大滴的東西忽現眼前，死一般的恐懼冰凍了他血管中的血液。

「他就這樣麼？瘋子的謔語！我難受他把你嚇了，吾愛。這東西該受罰。」

「呵，克拉武——可怕呀！他不像發瘋，他說——。」

「不要理他，飛；我對你說他在那一個題目上，就是個謔語的狂熱者。把那丟了吧。讓我們想想明天，想想我們要去的地方，飛；那嚴重的面龐不像一個好日。叫我怎麼說怎麼辦你才能放心呢？」

「要你告訴我，」伊叫道，「這全是假的——全是一種卑鄙的無恥的誑話。」

「我就是這麼對你說了。啊，飛，你說一句話就夠了，假使你不信我，現在就說，還不遲。我不會用什麼來束縛你的，吾愛，除非愛情。」

他的勇氣漸漸的減退了；他縱然已經冒了多少險，作了孤注的一擲，但是在那個時候，他總覺得若是伊能將婚約撤回，他就釋放了。但是伊並不撤回；他的人的掩眼法罩住伊；伊覺得他對於伊，就是生命本身。伊抬頭來吻他，好像一個人吻他已死的所愛者一般。

『我信任你，克拉武，』伊說。『我不願意解約；我爲什麼要這樣呢？』

這些話全是真摯地誠實地說的，不過在他聽來，却缺乏熱情的發音。

伊鬆去他的摟抱，且說且勉强的笑道：『我祇有兩分鐘功夫打扮預備吃飯了，教我怎麼安排呢，克拉武？』

『一點兒也不用安排，』他說。『你這樣本來就很美麗麼。』

『要是我着了晨服去吃飯，家裏的人會想我不知道遭了什麼災禍了，』伊說。『我一會兒就來。』

說來也奇，當伊吻他別他之後，那恐怖的憂懼又來襲伊。今天以前，伊一向是以一笑置之的，這差不多不曾使伊煩悶過；可是現在，無論伊怎樣，總有一種爲伊所不能自制的恐怖。伊匆匆促促地打扮，因爲慌忙敷衍裝的緣故，伊那藝術化的化裝室，已經成了個亂七八糟

的所在。伊對於那梳粧臺，也從來沒有那樣淡漠過。

格雷斯剛在和克拉武談話，他們三人於是一同坐下吃飯。克拉武的精神很好。他覺得他已至危險的邊緣，他正從最後五分鐘內脫逃——他只要再過一天，僅僅一天的功夫，他就在他仇人的前面了。讓他渡過難關，到明天，他就能嘲笑他們了，也許明天羅拿德諾爾曼會滿載證據而來，可是那時候，他早已結過婚，早已遠行了。他將謹慎提防，教他的行蹤，不留些微痕迹——一點兒也不留，他將要對飛說他所以要把他們的旅行嚴守秘密，爲的是他對伊情深，想將伊完全據爲已有的緣故。伊聽了必然欣喜樂意，他呢，也就安全了。他一朝離開英國，誓不復返。

他把這事計劃妥當安排妥當了；他爲這事曾經幾個鐘點的駒着目不交睫。不過如今他已得到一切苦難的代價，因爲希望似乎已經確定。他只要等到明天，他自語道，就是到了那時，他也早預備去敗挫他們。他預備婚禮在大清早舉行。等第二天那時羅拿德來的時候，他已遠揚，脫離一切的追蹤尋跡而安全無恙了。現在他不擬經過那震動的厲害的軌道，他們必然取道杜浮而至卡來，那麼就找不到他了。他將揀那條無人跡的小路前去。他又自語道，這是

一個一髮千鈞的時候，然而他將得勝。還有一天，還有二十四個鐘頭，他就無影無蹤了。當他大口喝着美酒的時候，他的精神就興奮異常。在那一心只想挫敵的計劃中，他幾乎全忘了他自己的惡行。他大笑，他說笑話，直等格雷斯林水都想他到底不是個壞伙伴了為止；敵帥特夫人也以爲那使伊痛苦的一舉，無論如何，決不至於比任何幻夢更真。他喜歡這興奮；他想像着明天羅拿德再來見他已杳如黃鶴時的形景，不禁一再大笑。他只覺意氣揚揚，傲然如一個指揮軍隊凱旋了的將軍。他於是又奇怪爲什麼惡事反而到頭繁榮。忽然間，他的沉思，被廳鈴的狂響而截斷。當時他一人獨在膳廳，喝喝紅葡萄酒，吸吸雪茄。女太太們都不在——格雷斯去整行李，飛上客廳去了，伊就在那邊等他。

第五十二章

大而怒的鈴聲又響了。克拉武呢，他的每一條神經，已經伸展到了透頂，正奇怪爲什麼却沒有人接應。他望着青烟的雅緻的雲環在空中起而消散，起而消散，自己默想着英國僕役可真懶透了，敵帥特夫人把伊的僕役全教壞了；他將來喜歡到一處地方去，那邊——他停住

了，那無疑是一個男子的聲音，而生面嚴厲，在叫他的名字；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這是他的病態的幻覺呢，他的興奮的錯覺呢，還是當真有人來找他呢？誰會到這兒來找他？他失笑了。他的祕密，守的只怕是太嚴密呢。不差，他一定是對的，又是一聲叫他的名字。這可能是什麼？這個勇於翻策一件惡毒而懦夫式的事情的人，到此却投縮了，胆怯的過於小孩子。他緊握着白蘭地的瓶子，慌慌張張的喝了一酒杯的樣子，可是即使那東西，也不會教顏色回到他面上來，教暖氣回到他心裏來。他小心翼翼地站起來，開了門；他竭力想聽出廳裏而在做什麼，但正在那時，却一點兒聲響也沒有了。他從奇怪的靈感裏覺得那邊一定有什麼生人。他又聽到敵帥特夫人的聲音，還有那些話，雖然他不是頂聽的清楚，但是那種音調，聽來却是一種驚訝而不是尋常的音調。他聽見他自己的名字——這可是什麼呢？多難堪的煩悶呵！只要再二十四個鐘頭他就安全了——當然——當然那些血腥臭的獵狗，不會在他的路綫上的——當然事情不會被發覺的。大滴的東西，從他前額滴將下來，他的兩隻手，比死人更冷了。

於此便是一陣隱隱嗒嗒的綢緞聲，一個女子的疾速而輕盈的脚步聲；但一下子什麼聲音

都沒了。他勉強想再喝些白蘭地，但他不能；他想他就勇敢地出去承當最凶險的來臨，但他可終於不敢；他想他就喊起來，請問這究竟是在幹什麼，但他的舌黏住了他的喉底。輕盈的脚步聲回來了；粗鹵的聲音，又叫他的名字。一道恐怖的火焰，像是在燎焚他的身心；一種驚駭的狂亂，襲住了他的人；他衝到窗口；他可以把它打開，就此滾下去到街道上麼？他於是用了那滾熱，迫切，震顫的手，慌慌忙忙地開窗；然而，他却動不得它。在他那盲目的發瘋般的狂亂中，他發出一聲狂怒與慘痛的怪叫，提起拳頭，直撲窗門——嘩唧唧，玻璃碎做片片，掉落在街中。

這麼着，便是一陣衝上樓梯的聲音！熟練的耳朵，已經聽出那個聲響。第一個衝進房來的是歐帥特夫人，伊，慌忙趕上前來，兩隻白臂圍住他的頸子。

「我的愛啊，」伊叫道；「我不相信；他們不能損害你；我情願站在這兒，他們要來碰你，他們得先踏過我的屍體。」

「現在，夫人，」第一次說話的那個粗鹵聲音的說道——「這裏沒有你的分兒；那一個男子都沒有拖一個女人陷落到這種事情的權利。」

白臂更加緊緊地圍着他。伊早已忘了有生人在面前的事，伊已忘懷一切，只知他的受辱與患難。伊親那鉛色的面龐；就是到了這個時候，這面龐對於伊，還是優美如常——伊不管誰瞧見了伊，也不管誰聽見了伊。

「哦，我的愛啊！」伊叫道，「我愛你，我始終信任你。我不相信任何攻擊你的話。我願意救你，即使這得用盡我的錢財喪失我的生命。哦，我愛！本來我們明兒就結婚了。哦，我的愛呀，我的愛！」

伊的頭倒在他的懷中，要不是他的圍抱，伊怕早就倒了。

那班人都往後退了，都被伊的悲恫嚇退了，其中有一個人噤咕了幾句野蠻話，幸而克拉武沒有聽見。幾小粒丈夫氣的火花，似乎回復到他的身上來了。他舉目看來人。他們似乎全着了魔的樣子，其中最前立的一個，恢復了原狀，走過來，一隻手放在他肩上，說道：

「我帶得一張捉你的拘票，爲了你在二十日晚上在東海謀害你的妻子克立梯潭！我警告你，無論你現在怎麼說，將來就都是攻擊你的證據。」

但是敵帥特夫人不動；伊並不因爲他欺瞞了伊而呼號，却反而把他貼得更緊；伊的手握

着他的手，像是只有死亡才能把它們拆散一般；伊抬頭對着他的面龐，面上漾着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柔情。

「讓我幫助你，我的愛——讓我幫助你。我知道這是假的。」

「這是假的！」他叫道。

「那你自然得拿出東西來證明，」那偵探道；「現在你必須跟我去。」

「不！」敵帥特夫人道。「假使你要帶他去，帶我好了。我是不和他分開的。哦，克拉武，你講一點話吧，我的愛，他們聽了會知道的——說吧；我想你一定能夠證明你是清白的；把你對我說的那些關於克立梯的話對他們說吧！」

「我們不能誤時，」那偵探道。「當然，先生，你可以叫一輛車子等在門口，要是你要的話；我們不願使你受苦過於你所應得的。」

「你們不能碰他；你們不能帶他走；他——他是我的。」飛叫道。

其中有一個人瞧瞧克拉武。

「先生，你不能救這位女太太，教她不受往後的痛苦麼？伊難道沒有母親，姊妹，或者

是友朋來同伊去麼？時間是很短促的。」

他們差不多扳不大開那對白臂；他們差不多不能拖開伊，就是像他們那樣的硬心，也不忍心伊的叫喊與流淚。怎麼辦好呢？

「先生，要是你還有一絲兒憐憫；」那偵探道，「你一定會告訴我一個可以來扶這位女太太去的人。」

「叫密司林水，」克拉武道，但飛登時叫道：

「哦，不——一千個不字——不要給格雷斯知道！」

「吾愛——」他說道，他的嘴唇，白的震的不成個樣子。「讓我叫格雷斯來——格雷斯會扶掖你的，我——必得去——我必得去了。」

「但你是清白的呀，克拉武，」伊叫道。

「是啊，我是清白的，」他答，說着，沉重的一嘆。在那樣刺激的可怕的壓力下，伊已開始昏暈過去，他用一種手勢，叫其中的一個人去按鈴。

「叫密司林水來，」他說；一個傭人抖抖縮縮，慌慌張張地來到門旁。他又說；「叫密

司林水到這裏來。」

他覺得那白臂是怎樣地纏着他，他只聽得伊口中發出一聲極微細的「哦，上帝，發發慈悲吧！」他低下頭，帶着失望的激情去吻伊。

「吾愛！」他說道，「抬頭瞧瞧。你瞧，格雷斯來了——我要去了。」

「讓我和你一同去，克拉武，」伊呻吟道。「教我獨自留在這兒，我要死了。」

「你不能和我一同去，不過明兒你可以來看我的——一切都會歸於順利的。」

當他想到有什麼東西來攻擊他之不可能的時候，精神上的那些墮落性的殘灰，又回了過來。他竟忘了那濃霧，那荒涼的村莊了麼？

「這一切都會歸於順利的。飛吾愛。」他再說道，那時格雷斯已進入室中。

第五十三章

格雷斯林水默不作聲，可是那種對克拉武的靜視，却比連串的責備更甚。

「我可否請問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伊冷冷地對那偵探問道。

伊看見克拉武的頭，俯伏在敵帥特夫人低垂的面上；他當不住又聽得這麼說：

「這是拘捕，密司。」

「爲了什麼要拘捕？」

「爲了暗殺要拘捕，」是簡單的回答。

「暗殺誰？」格雷斯問道。

「這先生因暗殺他太太而被捕，密司。」

「這是什麼話，他明兒才和這位女士結婚呢，」伊叫道，那張慘白的臉，便從它的躲藏處舉了起來。

「哦，格雷斯，來，我撐不住了；我們本來明兒就結婚了，但是現在——現在——」

「我親愛的，」格雷斯叫道；「這是對你多可怖的事啊！」伊的目光，直向克拉武射去。

「你對於伊真是毫無憐憫，」伊說；「而伊還是這麼愛你。」

伊竭力想拆開那對圍住他頸子的臂，可是伊做不到。

「飛，讓我勸你，跟我去吧，親愛的，」伊說，「你瞧，我親愛的，假使諾哀先生有太太的，那麼，不管伊是死了還是活着，我覺得總得要瞪個水落石出。這真真的不是你的分兒，讓那件事攪清楚了，你仍舊可以隨你的意思再專心一意的對他的。」

「我沒有太太！」克拉武叫道。

「你聽見他說的話麼，格雷斯？——他沒有太太；他只有我呢——他沒有別人。」

「那我聽見，」格雷斯淡淡地說道；「不過，你瞧，親愛的，法律上是沒有羅曼斯的。假使法律稱呼什麼人是一個男子的太太，那麼伊準是他的太太，而諾哀先生是因為暗殺他的太太！」

「哦，格雷斯！你對他也這麼苛刻麼——我是相信他的——我是愛他的！你真是又尖酸，又刻薄，又冷淡！」

「我親愛的，」格雷斯道，那種直率的態度，只有原諒伊年青——「我親愛的，我簡直從來沒有想過他是個好人。」

「飛吾愛，我一定要去了，」喪氣的克拉武道。「我們話別時，也許他們會讓我們倆

在一起。」

但是偵探們那裏肯依。

「你們不肯！」他勃然怒道。「你們迫害得我還不夠——你們連放我和伊辭別一會兒都不肯麼？」

「不，我們不能，」是石一般硬的回答。

他的眼睛，放出一隻被擒時的野獸迫得要猖獗的閃光。真的他的確有突窗而逃的意思，同着這親暱的沒法想的女人攀着他，叫他怎麼辦呢？他把伊扶起，放在一張沙發上。

「吾愛，他們不肯給我們一點時候，」他說。

他跪在伊身旁，先前攀着他的手臂，至今已無力而放下；他親伊那泛白的唇緣。

「哦。克拉武——克拉武！」伊呻吟道，「明兒本來是我們的婚期呀！」

他吐出在悲痛與失望中的沉重呻吟。伊提起雙手，把他的頭揪到自己胸前。

「再見，吾愛，」克拉武說道，再親一次他再也親不到第二次的白唇。

伊竭力想掙扎起來，攀得他格外牢些；伊竭力想提起手來，把他抱的緊緊的安全的，使

得沒有人可以來捉他，但是伊力不從心，無可奈何；而那些聽見伊口中發出來的呻吟的人，永遠不能忘懷；伊便往後倒去，慘白，冰冷，無知覺了。

「現在，先生，快來；最好便是讓它這樣。」

「格雷斯，格雷斯，你總會照顧伊的吧，」他叫道。

但是格雷斯連看也不願意看他。伊的面龐，帶着憤怒的侮慢而顫動。

「你至少應該對伊發點慈悲，」伊說。「伊從來不會冤誣過你，伊太愛你了。」

「格雷斯，」他說，「你相信我有罪麼？」

「對的，」伊說，「我相信。我向來就以爲你這個人又陰險，又殘忍，又狡猾。有這三壞點護着你，我也不奇怪你的所爲；不過你至少應該饒恕這樣愛你的一個人。」

他的頭一直垂到胸前。

車子已經在門前了；傭人等衆也知道了事實的微微的暗示；他們全集在樓梯間的過街裏，急於知道女主人有否遭難。

「你們當然用不着用手拷拷我，」克拉武叫道，當偵探拿出一副純銅的手拷。

「先生，那位女士看着的時候，我是不爲這樣幹的，現在可不打緊了；還有那個，」說着，指點那隻流血的手，「也在向我們攻擊你呢。」

他被強迫的服從。他想起只要再遲二十四個鐘頭——只要二十四個鐘頭——他就安全了的念頭，他就咬牙切齒。他環視他再也着不着的那奢華的房間；他又瞧瞧身旁那垂死的女人——他帶着一副慘白堅決的面龐，回頭對那捉他的人們說：

「我預備好了，」當他看見那些僕役們的怒容，他驚退了，惶恐而戰兢。

「你還得去吃比這更難受的生活呢，」其中有一個人無禮地說。

比較地說，他們對於他，在敵帥特夫人跟前，還和氣小聲兒些，但是現在，什麼和氣的影蹤兒都消滅了。他步下那輝煌的樓梯，記得上來的時候，脚步總是輕快自如，耳內還常常聽到喃喃的囁嚅咒罵。

他車子開時，什麼話也不說——他從窗子望到靜悄悄的昏夜；他又望着慢步的人羣。他車內和那班人一樣，在街上滑滾開動的來往過；但他是一個多麼盲目愁苦的傻子啊！

「我上那兒去？」他突然問道。「你們爲什麼要帶我去？」

「爲了你暗殺妻子，」便是那蠻厲的回答。

「暗殺，」他也含糊地說了一句——「暗殺！」誰會說這是暗殺？——有誰聽見那浮在水面的怪叫，有誰聽見那重物掉入水中的潑聲？——有誰知道那晚上他在海上？

「你要好把你那隻手綁紮起來，」那偵探道；「我看你有一條微血管破了呢——讓我替你綁。」

粗糙棕色的手觸着他的手，這般的白嫩和俊俏，更添上他的慚愧與恥辱，就是連那人一觸着他，也都要嚇得後退。他乃放聲大笑——一種使那班人聽了更向他後退的笑聲。

第五十四章

格雷斯林水這樣一個素來富於策略的人，至此瞧着那個躺着的慘白而靜默的人，也沒有辦法了。伊連忙跑到門旁，那班僕役還站在那邊，好像等待幫忙似的。

「去，」伊叫道，「除了力裁德，全去！力裁德，你主人很不舒服。快來幫我！」

「可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不成，姑娘？」那管家的問道，「我們可以放胆問一問麼？不

是好奇，是因爲我們大家都想念着我們的夫人。」

伊在尙未回答以前，自己籌思了一下。明天報紙出來，他們少不得要論長說短的；要把這件事守秘密吧，那是沒有希望，毫無希望的。此外，他們一定要知道明早晨是沒有婚禮的了；那一切都告終止，僕役等則必須留着。據伊所知道的，便是克拉武再也不會出監獄——這也奇怪，伊的良知終是反對他的。既然如此，伊還不如照直告訴他們爲上，這麼一來，倒可以邀得他們的同情。

「我有很不好的消息告訴你們，」伊開口說了。「敵帥特夫人，平素待你們頂好的主子，現在很不舒服。我怕伊很難以從這回打擊恢復過來。我現在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們這是什麼一回事。諸哀先生，你們大家都知道的，爲了犯暗殺罪而被捕了。當然，這也許完全是一種錯誤；爲了他的緣故，我希望如此。但是這件事情對於我們的計劃，就要大變了。我確信這是敵帥特夫人的旨意，明兒你們一個也不要走，雖不是這樣定當的，不過你們還是候着，等伊好了，自己決定再說。像你們這麼好的忠心的傭人，我也用不着再說你們應該怎樣謹慎說話，應該記住對你們主子太太忠實在乎沉靜。現在，力裁德，你來。」

那女僕就進來，一見敵帥特夫人，不覺憂懼失聲。

「伊死了！」伊叫道。「哦，林水姑娘，伊死了！」

「沒有！你不要大驚小怪的越幫越忙，力裁德。除非你自己制得住，否則，你就得再叫個人來。去拿一點兒哥羅水來。」

格雷斯一想，既然生命對於伊朋友只有恥辱與憂傷，倒不如讓伊死了爲上。不過念頭雖然如此，伊依舊用盡了伊的力量去回復伊的生命，不管有一時伊的一切努力似乎全落了空。伊猶豫着是否須請醫生，因爲伊想好避免，就避免一切蜚語與閒話。但過了一會兒，那深暗的眼睛慢慢地張開來了。飛向格雷斯伸出伊的手臂，苦叫一聲。伊呢，跑到伊身旁，盡力的寬慰伊，但伊那裏得的到安慰？

「哦，我親愛的，」伊叫道，「我到底幹了什麼上天要這麼刑罰我呀，我到底幹了什麼呢？」

「不過將你的心給錯了人罷了，」伊說，「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麼。」

「但是，格雷斯，他不至於犯罪的。天啊！」伊叫道，從沙發上跳了起來。「你知道什

麼事兒出過了，他們帶他到監獄裏去了麼？格雷斯，格雷斯，我爲什麼還不死呢？」

「我最親愛的飛，死不能有助於你的；掙扎着好起來，把這件事瞧個正。這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證據不久就會判定；不過你應該幫他的忙。」

「我應該——我願意，不過教我怎麼幫法呢？格雷斯，快告訴我怎麼幫法！」

「第一步，你要好起來；瞧，現在你連動也動不得；你沒有氣力；你躺着病而無能，對克拉武是毫無用處的。現在，比什麼都要緊的，便是先好起來。喝了這個，讓我扶你到你房裏去，試試睡着了。明兒你有很多的事要辦呢。」

「什麼——我該辦些什麼？」伊叫道。「告訴我，格雷斯，那麼我可以在晚上想想，預先準備好了。」

「假使我在你的地位，」格雷斯說道，「明早晨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去請倫敦頂著名的法律顧問，將克拉武的事情全委托他。財可通天，你又有好多。你必得盡力把它像水一般的倒出來去洗淨你的情人。」

「我情願全拿出來，格雷斯，連每一個小銅錢都拿出來，去洗淨他！」伊叫道。「哦，

格雷斯，我是這樣的愛他。」

「我知道，我懂得。現在，飛，把這興奮劑喝了。喝了會好些的。郵局裏寄信去，現在還不會太遲。隨你要請那一個律師，信我會寫的。第一件事情叫他明天早晨到這兒來，那麼他可以聽你的吩咐。你看，親愛的，這些事一會兒就可以查出來的。假如克拉武諾哀當真已經結過婚，一個機警的律師馬上會探出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和那一個結婚等等。假如這種證據拿不出，那麼你的情人是清白的，受冤枉的，成了一個有意仇恨的或是一個瘋子的犧牲品了。」

「格雷斯，」飛霎時叫道。「我想去請漢軸立區先生呢；他同任何英國律師一般能幹，我的確知道的。他知道克拉武的——他一定也爲他難過的，我想請他去。」

「好，這頂好了，我現在就寫條子，從郵局寄去，第一件事他明早晨就到這兒來。」

伊從地板上站起來時（因爲伊一直就跪在那不樂的女人身旁），敵帥夫人攀着伊。

「不可離開我，格雷斯；我不敢獨自在這兒！不要離開我，我嚇壞了！」

「我一刻也不離開你，不論今晚或明晨，或是在你沒有復原之前，」伊答道。

「因為，哦，格雷斯，我覺得有這麼一種可怕的思想！你想這裏面有實情麼？還有，假使他做了惡事——我的可憐的克拉武——他會不會因為愛我而幹的麼？」

「不會，」伊答道，「愛情從來不能作為惡事的口實。飛，你第一次在什麼地方遇見他的？誰把你介紹給他的？」

薄亥德夫人呀。伊很喜歡他，後來誰都照樣的知道他了，我——我第一次看見他就很喜歡他了。我相信，對他是一見生情。格雷斯，請你告訴我，看天的面上，他的做錯事是不是爲了愛我的緣故？」

「不，我以爲一定不是的。愛情只有教人更趨高尚的。勉強掙扎你自己，鎮靜着你自己；也許事情到明兒會有希望些呢。」

「我希望會，」飛道，深深地嘆了一口。「哦，格雷斯，格雷斯，明兒本來是我們的婚期呀！請你告訴我，格雷斯，他明兒會回家來麼？」

伊那雙可憐的眼睛瞅着伊的朋友，不覺熱淚雨下。

「我希望這樣——沒有不可能的事，」格雷斯答道。「飛，請你告訴我——爲什麼事情

都這樣糟了，你剛說那樣不舒服，我也慌了——請你告訴我諾哀先生的手怎麼了？」

「他割傷了，」敵帥特夫人答道：

「看那傷的頂厲害的呢——他怎麼割的？不是用刀吧——刀也不會割的那麼厲害的！」

「不；他是用手突破窗門，」飛說。

「這又奇了，他爲什麼要那樣幹呢？——多奇怪的舉動呀！哦，對了，我聽見的原來就是玻璃掉下去的碎響。對了，那邊還有一塊大玻璃破着。爲什麼他要幹這個呢？」

「哦，格雷斯，不要問我——不要問我，我親愛的；我不能告訴你。我想大概是他慌了。」

「慌了，因而想尋逃路吧，我猜想，」格雷斯道。

「是，大概就是這樣吧，」飛說。「我還記得我跑進來時，他站在那邊，正在窗下，血從他手上滴下來滴得滿地板。哦，格雷斯，今晚上的恐怖！叫我幾時才能忘記呢？」

但是從那晚起，密司林水再也不提起克拉武無罪的可能。伊用頗慰藉的話，勸誘這不樂的女人去到房裏，自己也一同去。完全整理好了的箱篋的照眼，又帶來一陣新的辛酸的刺

激。

「我這麼愛他——這麼愛法！哦，格雷斯，叫我怎麼辦呢？」

一直過那慢慢的長夜，格雷斯從未離開伊一步，從未倦於安慰伊。待等黎明，飛倦極而沉沉睡去，格雷斯等過了這一回，就吩咐把所有的箱篋都打開了，將裏面的東西，重新安放在衣櫃裏，回頭敵帥特夫人起來，不致再見有什麼有力的景象提醒伊的悲愁。

翌日那深黑的眼張開時，太陽已經出了半晌。飛伸手給格雷斯，道：

「哦，格雷斯，格雷斯，這是我們的婚期呀？」

「誰知道這一天裏要出什麼事！」格雷斯道。「你得馬上去見漢軸立區先生——我請他十點鐘來的，現在已過九點了。」

但那美麗的面上很少希望；它還是蒼白而疲乏。

「漢軸立區先生來了，」格雷斯不一忽轉來說。「要我和你一同去見他麼？」

「我沒了你是中用的了，」飛道；伊們倆就一同上圖書館去了。

第五十五章

慈心的律師訝異地望着敵帥特夫人；這蒼白而憔悴的女人，可就是前天對他說伊是世上最快樂的女人那顯赫的美人麼？他心中並不贊同伊的行事，因為他原就不相信什麼愛情，情感的羅曼的舉動。

「敵帥特夫人，你的面色很不好呢，」他說。

「我遇到大難了，漢軸立區先生；我請你來，就是爲了這個。請你幫幫我的忙好麼？」伊說。

「滿心情願，」那律師道。

「多謝你，我早知道你肯的。你必定要爲我替克拉武諾哀證明無罪。」

「無罪！」漢軸立區先生叫道，「什麼事無罪？」

「你還沒有聽到消息麼？」飛問，「關於克拉武的事一點也沒有聽到麼？」

「到這裏來以前，一個字也沒有聽見。連他的名字都沒有聽見，不過我常常想他幸運的

很。」

「不要這樣說吧，」伊叫道。「哦，漢軸立區先生，我說不得了。格雷斯，你替代我說吧。」說着，忙將臉躲入手心。

「這不是一段頂體面的事情，」格雷斯說道；「漢軸立區先生，簡明的事實是這樣的，克拉武諾哀晚上爲了犯暗殺他太太的案子在這兒被捕了。」

「他的什麼？」那律師叫道，幾乎從椅上跳了起來。

「他的太太，」格雷斯又道，薩帥特夫人蒼白震顫的唇邊，發出微弱的叫喊。「你不必相信的，」伊說。「他不承認這個，我相信他的話去對抗全球。」

「不過我從前覺得，」那駭異的律師說道，「他不會娶過親麼。」

「我原先也這麼想，」飛愛愁地答道；那是伊的信心動搖的初次表現。伊的眼儘管急切地釘着那精明和善的臉兒。

「他們說他是娶過親的，他們說他暗殺他的太太，故而把他捉去了，」伊說；「可是這是假的——他最後的一刹那，還對我說過這是假的；我必須相信他。」

漢軸立區先生過了好幾分鐘，纔從駭怪中恢復過來，他的半已消散的能力，也纔回復過來。

「娶親了——暗殺他的太太！我敬愛的歐帥特夫人，這可是真的麼？請你將你所知道的事全告訴我好麼？不過一定要全從實說，不然，我可吃不下幫你。請你從認識他的時候起，直到昨天晚上為止，一應全說給我聽。」

伊照辦，一件瑣事也不漏，一一都告訴了他；但只聽得他很嚴重地說道：

「我敬愛的歐帥特夫人，我怕你頂兒的被欺負了。」

伊的臉泛白了，他看見伊的手也在發抖。

「你以為是這樣的麼？」伊問道，那聲調的悲慘，使他不忍卒聽。

「我的確以為是這樣的。恕我直率，你已經顯出比小孩子更甚的輕信。」

「我相信他，原來是因為我愛他，」伊坦直地答道，使旁邊兩個人的心，不由得對伊憐憫。

「這更可惜了！」那律師道。為什麼當那人帶着最明白的證據（在我看來）到你這兒來的

時候，你不試驗試驗你的呢？爲什麼不馬上差人或自己到英格爾瓦德把這件神祕的事情攙清楚了呢？只要半個鐘頭你就可以把它辦好了。」

「我不願這麼做，因爲這樣好像我不相信諾哀先生了，」伊說。

「真是千萬個可惜把你的信心誤寄了。我真不懂：這似乎你是張着眼來下坑阱；敵師特夫人，說句實話，真是的，我不相信英國還有別個這麼大意的女子。你對他說時，他怎麼說呢？」

「他一口咬定說這是假的。他說那個他在英格爾瓦德認識的諾爾曼先生是發瘋的——說他愛這密司譚，因爲被他拒絕了，他的腦筋就出了毛病；說他的狂熱症使他常常不是說人家拐誘了克立緋譚，便是暗殺了克立緋譚。」

「你就此信以爲真了麼，敵師特夫人？」

「我完全相信了，漢軸立區先生。」

「我敬愛的夫人，你真是個奇人。這麼個不全的，幼稚的，不像樣的故事！我覺得諾爾曼先生的行爲，倒像是你的真朋友呢。要是他所說的不是事實，諾哀先生爲什麼不像任何正

當人一般去告他；或者和他面對面，將真情揭發出來，或者打他一頓呢？若是他是清白的，他早該揀一樣做了。你難道看不出這全部是多麼的假，多麼的幼稚和虛偽？在英國境內，怕再沒有別的女子會相信他，咳，一個都不會吧。還有，當時你也不攷究考究他到底還是對你說實話，還是假話？」

「不；一點也不會，」伊答。「我拿我全部的誠懇和信心，全交給他，正如我拿我全個心，全副情，給了他一樣。我相信就是註冊簿放在桌上，我也不會去打開來看的。」

律師對此公然自白之驚異，好像給伊一種新的曙光，因為伊隨即轉身向格雷斯道：

「你想我太輕信了麼，格雷斯？」

「假如你願意我說實話——是的，」格雷斯林水柔善地說。「最最確實不過的。我贊成漢軸立區先生的話。」

「哦，格雷斯，」飛道，「叫我怎麼辦呢？我已被對於克拉武的純信和怕這駭人的故事也許是真的兩種心思攪昏了。」

「我們不妨把這嚇人的疑懼拋開了，」漢軸立區先生道。「你既然要把諾哀先生辯護的

事交給我，我不得不先知道它的真相。現在我馬上要到英格爾瓦德去，看看他究竟有沒有結過婚。要是果然結過婚，那麼將他的太太究竟怎麼了。現在，敵帥夫人，你已賜我榮譽給我完全的信賴，請你答應我完全聽我的話好麼？」

「我答應，」伊答。

「我老實告訴你，據你所說的看來，那人是犯罪的了；不過今天就可以明白了。我今晚六點鐘就回來。正是這時候我還要苛求你一件事情，就是請你不要去探望諾哀先生。」

「我原說今天要去的，」伊嘆道。

「但是你一定不可以；至於爲什麼一定不可以，這裏面當然有重大的理由。」

「既是你的意思，我也答應好了，橫豎你總不會錯的。」伊答着，他就伸手向伊，伊攀在上面。「你一定會幫助我的！」伊又懇求式地叫道；「你一定會幫助克拉武的吧？」

「我一定竭力幫忙，」他說。「我要走了，否則怕趕不上車子。」不上半點鐘，律師已在英格爾瓦德的道上。他悄悄地坐在車內的時候，腦海中翻騰着方才聽來的事情，他的訝異與時俱進。

第五十六章

當晚六點鐘漢軸立區先生回來了。那天到底怎樣挨過去的，格雷斯也從未知道。對於伊，這正是一種酷刑與苦痛。飛感受着透刺的苦悶，因為鐘頭一個個過去，一切希望，似乎也漸漸死去了。伊很願意仍舊守住對克拉克武的不變的信心，但是不可能了。律師的疑惑，把伊動搖着，他的訝異，使伊懺然。他那罩上鉛色的臉，出血的手，野而驚惶的眼，震顫着發白的唇站立着的形狀，又回到伊的面前。那人可就是伊所愛的——那發抖的畏葸的懦夫？這些話水泡似的起伏於伊的心中，但伊再也知別的了。

過一會兒，六點鐘到了，飛乏力的什麼似的，起來去會漢軸立區先生。

『我相信這難免要把伊害了，』格雷斯悄悄地對律師說。『伊沒有吃東西，伊什麼事都不做，儘是哭，哭得我心碎為止。我不知道對伊怎麼辦纔好。』

他們悄然走進房裏；飛一見他們，勉強想起來，但是伊沒有氣力；這麼一來，就又翻倒了，一陣火熱的紅雲，炙燒伊冷白的臉。漢軸立區先生一直走到伊的面前。

「敵帥特夫人，我到英格爾瓦德去過了，有消息給你呢；不過要等你吃過東西才同你說。懇求地對我瞧沒有用，我不來的。」

格雷斯默不作聲地倒了一杯酒，飛默不作聲地把它喝了；伊知道要去反抗那鐵主意是沒有用的。他於是坐在伊旁邊，伊把頭躲在掌中。

「我有奇怪的消息呢，」他說。「我立刻就上英格爾瓦德去——當然，誰也不知道我的任務。我先到主要的旅館裏去，那裏聽得好幾個人說，克拉武諾哀和克立梯潭結婚的事都是親眼看見的，這裏面一點兒神祕也沒有。這個人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而又怎麼胆敢裝作獨身，這實在非我所能說了。我後來又到教堂裏去，看見了註冊簿。婚禮就在那邊舉行的，爲了要證據，我隨手把證書抄了一張。我敬愛的敵帥特夫人，我不想說什麼話，不過，你接到警告以後，爲什麼不寫信到英格爾瓦德去，我真的有些夢想不到了。」

「因爲我相信他，」伊緩緩地說；「因爲我情願相信他。」

「可就是這個了，請你瞧一瞧證書好麼？」

他拿着，當伊讀到姓名，「克拉武諾哀與克立梯潭，」伊低聲一喊，面就藏在掌中。

『可憐的孩子！』律師哀憐地說——『可憐的孩子！』

他不知怎樣勸伊才好；他也見過女人的受苦，但是從不曾見過這個樣子。

『英格爾瓦德地方個個人似乎都知道克拉武諾哀，』他續道。『他父親是高等學校裏的校長。我到那邊去，只說是參觀學校，他就同我談話。他談起他兒子克拉武，那位大作家，頂得意的樣子。他同我說；再也夢想不到我所已知的事情，說他兒子多麼漂亮，多麼能幹，立足在倫敦最高貴的社會裏，還說他娶了約翰譚牧師的女兒。

『不過，』他又嚴重地說，他兒子受了一個很兇的打擊——頂兇的打擊——他年青的太太死了。』

『死了！』我說。『伊怎麼死法的呀？』

『這是一段很悲的歷史，』他說；『我的兒子從那時起，再也不是他原來的人了。那可憐的姑娘是淹死的，他們先前住在倫敦人擠陰暗的一帶地方，伊呢，向來吸慣了鄉間的好空氣的，就此萎靡憔悴。我兒子看出伊需要換換環境，回頭就送伊到一個幽靜的海濱村莊上去，叫做東海。伊就在那邊淹死的。』

「怎麼淹死的呢？」我問。

「唔，說起來實在奇怪的很，」他說。「這好像是這樣的，那時全村的人都到一個什麼賽會去了，伊——像平時一樣——到海上去划船；別的倒沒有什麼奇怪，就是這一點，那個時候，恰巧是水陸兩處罩滿了從來沒有過的可怕的濃霧。」

「我又問他伊的屍首找到了沒有；他說『沒有』。那就最奇怪的了。人沒有找到，不過伊穿的衣服，帽子，和外套，都漂到岸上。獨有伊的屍首，終究不曾找到。我問他大約有多少時候了，他說照他所記得的，大概是有三星期了。他又說他兒子很懊喪，打算到外國去呢。敵帥特夫人，你瞧，這一切是多麼矛盾啊。他已經娶了親而偏否認已婚；他父親給我對於他太太死亡的一段清晰而一貫的事實，和其時的報載對證相符，現在他却因暗殺伊而被捕。這是一件最複雜的案子。」

「要是這不過是他已婚而對我隱瞞的事，我倒沒有什麼——我願意原諒他。這不是他的過錯——格雷斯，我終於看見陽光了。這裏面所有的，就是這麼一點子罷了。他不願意告訴我他是已婚的人——這只不過過如此而已，這完全是由於他愛我的緣故；他沒有這樣的心思。」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造他的謠言？他太太自己淹死了，怎麼可以說是他謀殺伊的呢？」

「那就是要解決的問題，」漢翰立區先生道。

他突然向格雷斯望望，只是伊對他發出一聲輕輕的怪叫。

「離這死多久了？」伊問道。

「三禮拜了，」他答。

伊轉向敵帥特夫人，叫道：「飛，你記得麼，三禮拜光景前，那晚上諾哀先生回來的那麼遲，你守着等他，我走下來來看他？」

伊面上的驚訝，反映在飛的面部。

「你記得麼，他是那麼的厥白，着野，興奮？你記得麼他袖口上的血點，還有一點在他的領上，你同他說話的時候，他怎樣在椅子上昏了過去？」

「記得，這一切我全記得的，」伊說。

至此鴉雀無聞，三人一聲不響地靜坐了幾分鐘；這黑暗中望不見一縷陽光。還是格雷斯首先開口說道：

「那晚上我見了諾哀先生，真是嚇極了。有時候他像是興奮的瘋了一般；有時候却平靜下去，慘白而發抖，連話也不大能說了；我看他這種神氣很奇怪，心想敵帥特夫人爲什麼那麼樣喜歡他；現在我可全明白了。」

「對啊，這是顯而易見的，」那律師道。「敵帥特夫人，你還有別的吩咐沒有？你要我替諾哀先生辯護麼？老老實實的告訴你，我寧願不幹的。我不能相信他的清白，而且我不是那些在片刻的留意中就準備去證明黑即是白的人。我勸你還是去另請高明爲上。不過我還要忠告你，那非得著名的刑事律師不可。我相信他需要金錢所能換得的最好的辯護。」

「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伊叫道。「喔，格雷斯，幫幫我的忙。我當不住聽這一切！」接着那美麗的頭垂下了，深黑的眼緊閉了。

「伊昏過去了，」漢翰立區先生道；「我怕伊再也不能從這一個打擊下恢復過來。」

第五十七章

替克拉武謀法律上的援助，已經無此需要；他早已越此而過之，在一切的人爲的法律之

外，一切人類的憑證之外，那裏只有天上的神明，升堂在審判死人。這是一齣可怕的慘劇；人人都在談論，晨報上也全是；這樣的轟動，差不多好幾年沒有了。

他臂上的傷口草草給它紮好之後，他就被關在一間地窖裏。他靜坐了好一回，臉上的緊張漸漸地消去了，一種奇怪的鎮靜臨着他。他抬頭望望那捉他的偵探。

「你是說我暗殺我太太來到這裏的麼？」他問。

「是，就是這個罪名。」

「誰告我的？」他又問。

「我想是英格爾瓦德的羅拿德諾爾曼吧，要不然，就是約翰潭牧師。」

往後他就是一個人了。他埋頭在兩隻手中，竭力搜索何者為他的幸運，何者為他的不幸；但是他不能夠把思想集中，每一念頭都來了，獨有他所要的不來；每一件事他都清醒，獨有他自己生命的路線不明，而他又不能隨從；每一件事都擁在胸頭，獨有他要記得的東西不來。

那夜沒有人看見他；他自己很知道，那地方是一個荒棄的處所，鄰近沒有一個人。羅拿

德諾爾曼爲什麼要告他暗殺呢？克立綈父親爲什麼要告他呢？他們怎麼能夠這樣呢？他們怎麼知道他和他的行徑，使他們做這樣的事呢？他已失去了飛——像他那樣昏迷的神志，他仍知道他已失去了伊；有的是再不能看見伊，因爲就是從最好的方面着想，假使他們不能證明他的暗殺罪，他們會馬上揭破他的婚事。這裏面毫無難處——真的，他很知道除飛之外，他決不能瞞騙任何人到那麼久遠。

於是又來一陣奇怪的困倦與昏迷，他這纔撐不住了，躺下在粗陋的床上。他覺得外衣越弄越濕了，又像有一條泉水從他的衣袖中流出到地板上。那泉流愈來愈急，一股奇怪的幾乎是悅意的怠倦偷摸到他的身上。

滴——滴——滴——從他袖口到地板上——滴——滴——滴——每一滴掉下去，總是潑潑的響一聲，可是他並不留意。他闔上眼，他就在牧師住宅的園中——克立綈在蘋果樹下，老牧師帶着他仁善的面龐與白髮；還有，羅拿德；克立綈對他微笑，羅拿德永不許佔有伊——永不，縱然他裝得那麼和藹與懇懇。

「來，可人！」他說；於是克立綈便把伊那金髮的頭倒在他的胸前。

於是又是一張女人的苦悶的臉，看它從浪峯滾騰的泡沫間看他——一陣怪叫在他的耳中亂響——海水如漩渦一般把伊滾去。這帶走的可是什麼東西？滴——滴——滴——朱紅的流澗長延了，轉深了——倦怠與昏迷，也增進了。現在他已不能張眼，他不能喊一聲，因為他的雙唇已經枯乾與封鎖；他僅僅清醒的記得起他們曾在地窖裏面留着一些水。哦，只要他能撈得着的話——那打什麼緊，即使他明天就死，只要他現在能撈着水來喝的話！

但是他無力動顫。當他被捕時，在絕望中他並沒有注意到玻璃割成的傷口的嚴重；就是到了車內警官替他包紮的時候，他也不曾想到這一點；他的腦筋過於為別的事所佔據了。

他躺下時也毫不顧慮到這一點。有那暖流從他袖口滾滴，很不舒服；但那有什麼要緊——在那裏就是叫喊起來，有什麼用處呢？

他的眼皮發重，一種死的重壓的知覺，來到他的心上——他幾乎難於呼吸了——這力量可真太大了。現在沒有對克立締的念頭，也沒有對飛的念頭了。只覺得好像有什麼活的東西，仆倒在他的身上，神不知鬼不覺的，將他的呼吸從唇上吮去。

忽然間他覺得他快死了，他所聽見的那地上的滴滴聲，是他生命的寶血；他硬是想叫

喊，他硬是想動顫，他硬是想張開那發重的眼皮；但那軟弱的肢體裏，早已不剩半點生氣。

他嘆了一口長氣，就有一種可怕的拘攣來到他的面上；他又像一個酣睡的小孩嘆着氣；於是——於是他死了。

那潑塔聲繼續了幾分鐘，窗外就騷擾起來。原來是巡夜的走過門口，看見一條閃紅的血流，立刻知道有什麼事變了。他打開窖門呼喊救助，愈時並不頂多，但是一位全能者比他進去的更早，把那囚犯釋放了。

他的死沒有人該負責；沒有人，連死者自己也不知道傷口有那麼厲害。也許他們都不難受，因為沒有人會要看看克拉武那樣的一個人去活活地被絞死。

第二天報紙上也不過登了一段渺渺的小新聞——「名作家克拉武諾哀因暗殺其妻而被捕，旋即死於窖中。」

★ ★ ★ ★ ★ ★ ★

兩天之後，當克拉武諾哀的屍身移到墓基的時候，就有一男一女來認領埋葬。

「你是誰，女士？」那管事的問道。

「我是他的太太，克立梯諾哀！」伊說。

第五十八章

三年過去了。勞勃特諾哀長眠在他兒子身邊；自從得知他兒子死的驚耗之後，驚痛之下，他就一蹶不振。他活了不到幾個月功夫，一天早晨，就看見他在藏書室裏的椅上死了，手裏捏着他兒子孩時攝的一張照片。他們把他埋在他鍾愛的克拉武身旁。格雷斯林水和敵帥特夫人已從外國回來；格雷斯在外國結了婚；飛自從受克拉武暴死的打擊，痛苦到了極點，現在也慢慢兒的恢復了。伊怎麼也受不住到大特斯東去居住的念頭；伊也受不住把它變賣了的念頭，伊終於將它充作孤兒院，找了伊所能找的許多孤兒進去。克立梯呢，已經回伊家，就去幫伊(飛)的忙，因為伊們兩人現已成爲莫逆之交。伊們從不提克拉武的名字，雖然對他的回憶，於伊們都親愛，他的紀念，深蘊在兩人的心中。飛，雖然有許多人來向伊求婚，但是伊全把他們拒絕了。

「我決不再入情海，」伊對克立梯說。事實上伊果真不再嫁了。伊在伊那班可憐的受罪的孩子間，自有伊的樂處，當歲月給伊拔去了伊痛苦的毒刺。

有一次，正當一個倫敦季節，薄亥德夫人同伊的專情的騎士漢倫大佐，從城裏來到邸中。

「噢，飛，你比先前更年青了，」伊說；「不如丟了這些孩子，跟我回城裏去吧。」

「不，我親愛的，這是我的天國，我只望我一直住到我死。一個被炙傷的孩子，見了火怕了。我是一度被炙傷的人，你知道。」

「啊——是呀，我真難過——頂傷心的。」

「我們不要去談論它，」飛鎮靜地說道；「但是我常常想，我有一句話要請問你——誰第一個告訴你克拉武還沒有結過婚？」

薄亥德夫人默默地想了幾分鐘，纔說道：「我老實不能告訴你。大概是我自己猜想猜想吧。我不記得有什麼人告訴過我。」

「他自己有這樣告訴你過麼？」飛問。

「沒有，」伊又想了一會，答道，「不，我不敢說他告訴過我。」

「那說得夠了，」敵帥特夫人道，伊再不往下說了。

★ ★ ★ ★ ★

克拉武諾哀死後第四年的一個春晨，克立綈和羅拿德在英格爾瓦德的老禮拜堂結婚了。

這是一個寧靜的婚禮，因為那逝者的回憶，還鮮活在大家心中。婚成後，羅拿德就帶他

的嬌妻上大陸去。他們很快活——他們現在還是快活。一個金髮的飛替他們製造陽光，而老

牧師生命上最大的煩惱，也就是這個頑皮的小女孩；他叫伊爾克。

有時，正當夕陽初下的黃昏，他們的思念逗留在過往之路，他們談起那死者——很仁愛

很寬和地談他，因他們的生性如此——克立綈把手放在伊丈夫的掌中，眼內含着對他的所有

的默默的感謝之光——一位在最後五分鐘拯救伊和克拉武的靈魂的天道救主。

假 童 男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正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總代售	代售處	印刷者
夏拉特勒魯姆	所	汪 闓 鈞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開明書店 大公報館 神州國光社 光明書局	西門外斜路三德里十號 上海印刷所 本市二三一四八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一日出版

1117
1024 52

縮	
價	